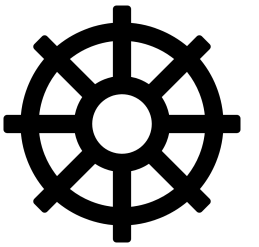
律 藏



大品部

Mahāvaggapāḷi

Buddhasāsanaṃ ciraṃ tiṭṭhatu

https://www.tipitaka.cn

版权与流通说明

本书仅供学习、研究与免费流通使用。

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许可，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以销售、收费下载、付费课程、商业印刷、商业发行、改编出版等方式使用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

允许：个人阅读、学习、非商业分享、寺院或公益团体免费结缘流通。

禁止：售卖、牟利性印刷、平台付费下载、改名再出版、删改内容后发行。

公益免费印刷结缘无需另行申请，须保留本版权页。

本作品采用 CC BY-NC-ND 4.0 国际许可协议发布：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完整资料与最新版本请以 https://www.tipitaka.cn 发布版本为准。

版权所有 © 2026 三藏之路

目录

1. 大犍度 1

1. 菩提故事 1
2. 牧羊人故事 2
3. 目恰林达故事 2
4. 王处故事 3
5. 梵天劝请故事 3
6. 五比丘故事 7
7. 出家论 14
8. 魔论 18
9. 出家具足戒论 19
10. 第二魔论 20
11. 跋陀瓦其亚事 20
12. 优楼频螺神变论 21
13. 频婆娑罗会见论 30
舍利弗与目犍连出家的事 33
知名者出家 35
15. 依止师义务论 36
16. 同住弟子义务之论 41
17. 逐出论 43
18. 老师义务论 47
19. 内弟子义务论 52
20. 逐出与请求原谅 55
21. 愚者与不善巧者事 57
22. 依止舍弃论 57
23. 应授具足戒五法 58
24. 应授具足戒六法 60
25. 外道先前论 62
26. 五障碍事 65
27. 王兵事 66
28. 指鬘盗贼事 67
29. 破狱盗贼事 67
30. 被标记盗贼事 67

31. 被鞭打事 68
32. 被烙印事 68
33. 负债者事 68
34. 奴隶事 68
35. 铁匠般度事 69
36. 优波离童子事 69
37. 蛇风病事 70
38. 刺事 71
39. 阿混德利咖事 71
40. 依止舍弃论 71
41. 罗睺罗事 74
42. 学处论 75
43. 杖业事 75
44. 不问遮难事 76
45. 不抚育事 76
46. 刺沙弥事 76
47. 般哒咖事 76
48. 贼住事 77
49. 畜生趣事 77
50. 杀母者事 78
51. 杀父者事 78
52. 杀阿拉汉者事 79
53. 污比丘尼者事 79
54. 二根者事 80
55. 无亲教师等事 80
56. 无钵等事 81
57. 不应出家三十二结合分 81
58. 无惭依止事 82
59. 游行者等依止事 82
60. 以姓随诵允许 83
61. 二达上期待等事 83
62. 胎二十具足戒允许 84
63. 达上仪式 84
64. 四依止 86
65. 四不应作 87
66. 于罪不见举罪事 87

67. 彼摄颂 88

2. 伍波萨他犍度 91

68. 允许集会 91
69. 允许诵巴帝摩卡 92
70. 玛哈咖毕那事 93
71. 允许界 94
72. 伍波萨他堂论 94
73. 允许伍波萨他首座 95
74. 允许不离衣界 96
75. 界的废除 97
76. 村界等 98
77. 伍波萨他分别等 98
78. 略诵巴帝摩卡等 99
79. 律问论 100
80. 律答论 100
81. 举罪论 101
82. 拒绝非法甘马等 101
83. 请求诵巴帝摩卡者等 102
84. 允许取半月计算等 103
85. 允许前行事 104
86. 远行等事 105
87. 给予清净论 106
88. 给予欲论 107
89. 取亲属等论 108
90. 疯狂者决议 109
91. 僧伍波萨他等分别 110
92. 罪对治法 111
93. 罪的发露法 112
94. 同类罪对治法 112
95. 无犯十五法 114
96. 集非集想十五法 116
97. 疑十五法 117
98. 追悔所作十五法 118
99. 破僧前行十五法 119

100. 界越出广说 122
101. 见到标志等 122
102. 以别住等作伍波萨他 124
103. 不应去分 124
104. 应去分 125
105. 应呵责人见 126
106. 其摄颂 127

3. 瓦萨入住犍度 129

107. 瓦萨入住允许 129
108. 瓦萨期游行遮止等 129
109. 七日事允许 130
110. 五种未告知亦允许 133
111. 七种未告知亦允许 137
112. 已告知即允许 138
113. 障碍时无犯瓦萨断门 139
114. 僧团破裂时无犯瓦萨断门 140
115. 船等处瓦萨入住 142
116. 不应入住瓦萨之处 143
117. 非法决定 143
118. 答应恶作罪 144
119. 其摄颂 147

4. 自恣犍度 149

120. 不安乐住 149
121. 自恣种类 151
122. 自恣给与允许 152
123. 亲戚等受取论 154
124. 僧团自恣等分别 154
125. 罪过对治法 156
126. 罪过显示法 157
127. 同类罪过对治法 157
128. 无犯十五法 158
129. 众非众想十五法 161

130. 疑十五法 161
131. 追悔所作十五法 162
132. 破僧前行十五法 163
133. 界边际广说 166
134. 日期差别 166
135. 相等见 167
136. 别住等自恣 168
137. 不应去分 168
138. 应去分 170
139. 应避人见 170
140. 二语句等自恣 171
141. 自恣搁置 172
142. 土喇咤亚事等 175
143. 事搁置等 176
144. 争论论作者事 177
145. 自恣摄 179
146. 其摄颂 180

5. 皮革犍度 182

147. 索纳·果离维萨事 182
索纳的出家 183
148. 双层等鞋的禁止 186
149. 全蓝色等的禁止 186
150. 允许垂带鞋 187
151. 内园中鞋的禁止 188
152. 木屐等的禁止 189
153. 车乘等的禁止 191
154. 高床大床的禁止 192
155. 一切皮革的禁止 192
156. 允许在家装饰等 193
157. 索纳·咕帝坎纳事 194
158. 玛哈咖佳亚那的五种允许的显示 194
159. 其摄颂 197

6. 药犍度 199

160. 五种药论 199
161. 根等药论 200
162. 毕林达·瓦恰事 205
163. 允许糖等 207
164. 雨中等禁止论 208
165. 已取的受取 209
166. 允许已受取等 210
167. 刀手术禁止论 211
168. 人肉禁止论 212
169. 象肉等禁止论 214
170. 允许粥蜜丸 215
171. 青年净信大臣事 216
172. 贝拉塔·咖佳那事 217
173. 巴咤厘村事 219
174. 苏尼德瓦萨咖拉事 221
175. 拘提村谛论 222
176. 安巴巴利事 223
177. 离车族事 223
178. 狮子将军事 224
179. 允许净地 229
180. 门达咖居士事 230
181. 允许五种美味等 232
182. 盖尼亚结发行者事 234
183. 罗迦玛拉事 235
184. 老年出家者事 237
185. 四大教法论 238
186. 其摄颂 238

7. 咖提那衣犍度 240

187. 允许咖提那衣 240
188. 取七法 242
189. 受取七法 242
190. 取六法 243
191. 受取六法 244
192. 取十五法 245

193. 共取十五法等 246
194. 未完成受取十五法 246
195. 未达十二法 248
196. 已达十二法 250
197. 应作十二法 252
198. 未离散九法 254
199. 安乐住五法 256
200. 障碍与非障碍论 257
201. 其摄颂 257

8. 衣犍度 260

202. 吉瓦咖事 260
203. 长者妻事 262
204. 频婆娑罗王事 263
205. 王舍城长者事 264
206. 长者子事 265
207. 灯光王事 266
208. 细耶咖双衣论 268
209. 三十次下泻药论 268
210. 求恩论 269
211. 允许毛毯等论 270
212. 寻求尘堆衣论 271
213. 衣受持者认可论 272
214. 库房认可等论 272
215. 衣染色论 274
216. 允许割截衣 275
217. 允许三衣 275
218. 额外衣论 276
219. 毗舍佉事 277
220. 允许坐具等 280
221. 适于净施之最小衣等论 282
222. 僧团衣生起论 283
223. 伍巴南达释迦子事 285
224. 病人事论 286
225. 死者所有物论 287

226. 裸体遮止论 288
227. 草衣等遮止论 289
228. 全青色等遮止论 289
229. 已结瓦萨者未得衣论 290
230. 僧团破裂时衣生起论 291
231. 恶取善取等论 291
232. 八衣纲目 293
233. 其摄颂 293

9. 占波犍度 296

234. 迦叶姓比丘事 296
235. 非法别众等甘马论 299
236. 白不成就甘马等论 300
237. 四人组作等论 303
238. 别住者等论 305
239. 二驱摈等论 306
240. 非法甘马等论 307
241. 优波离所问论 309
242. 呵责甘马论 314
243. 依止甘马论 317
244. 驱出甘马论 317
245. 下意甘马论 317
246. 不见举罪甘马论 318
247. 不忏悔举罪甘马论 318
248.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论 319
249. 呵责甘马止息论 319
250. 依止甘马止息论 321
251. 驱出甘马止息论 322
252. 下意甘马止息论 322
253. 不见举罪甘马止息论 323
254. 不忏悔举罪甘马止息论 323
255.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止息论 323
256. 呵责甘马争论论 324
257. 依止甘马争论论 325
258. 驱出甘马争论论 326

259. 下意甘马争论论 326
260. 不见举罪甘马争论论 326
261. 不忏悔举罪甘马争论论 327
262.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争论论 327
249. 呵责甘马止息论 328
250. 依止甘马止息论 329
251. 驱出甘马止息论 330
252. 下意甘马止息论 330
253. 不见举罪甘马止息论 331
254. 不忏悔举罪甘马止息论 331
255.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止息论 332
270. 其摄颂 332

10. 憍赏弥犍度 336

271. 憍赏弥争论论 336
272. 长生童子事 340
273. 巴拉咖罗纳咖前往论 347
274. 东竹园前往论 347
275. 巴利雷亚咖前往论 348
276. 十八事论 350
277. 允许接纳 353
278. 僧团和合论 353
279. 优波离僧团和合问 354
280. 其摄颂 356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1. 大犍度

1. Mahākhandhako

1. 菩提故事 1. Bodhikathā

1 那时，世尊——那位佛陀——初成正觉，住在优楼频螺（Uruvelā）的尼连禅河（Nerañjarā）岸边，一棵菩提树下。接着，世尊在菩提树下单跏趺坐，整整七天，体验着解脱之乐。然后，世尊在那一夜的最初时分，对缘起进行了顺向和逆向的深思：“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就这样，这整个苦蕴集起了。”

“而正是由于无明的无余、消散和灭尽，才有行的灭尽；由于行灭，识便灭；由于识灭，名色便灭；由于名色灭，六处便灭；由于六处灭，触便灭；由于触灭，受便灭；由于受灭，渴爱便灭；由于渴爱灭，取便灭；由于取灭，有便灭；由于有灭，生便灭；由于生灭，老死、愁、悲、苦、忧、恼也就灭尽了——就这样，这整个苦蕴灭尽了。”

那时，世尊了知此义，便在那时发出这样的感兴语：

“确实，当诸法现前时，

在那精进、禅修的婆罗门面前，

那时，他的一切疑惑就都消除了，

因为他了知了有因之法。”

2 接着，世尊在那一夜的中夜时分，对缘起进行了顺向和逆向的深思：“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中略）……就这样，这整个苦蕴集起了……（中略）……灭尽了。”

那时，世尊了知此义，便在那时发出这样的感兴语：

“确实，当诸法现前时，

在那精进、禅修的婆罗门面前，

那时，他的一切疑惑就都消除了，

因为他了知了诸缘的彻底灭尽。”

3 那时，世尊在后夜时分，以心意顺、逆地观察缘起：“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中略）……这样，整个苦蕴就集起了……（中略）……就灭尽了。”

那时，世尊了知此义，便在那时发出这样的感兴语：

“确实，当诸法现前时，

在那精进、禅修的婆罗门面前，

他驱散魔军，巍然安住，

如同太阳照亮了虚空。”

菩提故事终

2. 牧羊人故事 2. Ajapālakathā

4 那时，过了七天之后，世尊从那个定中出来，从菩提树下来到牧羊人树那里。到了之后，便在牧羊人树下盘腿坐了七天，体验着解脱之乐。那时，有一位出身哼哼种姓的婆罗门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他与世尊互相问候致意。谈过了亲切的、令人难忘的话之后，他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那位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乔达摩尊者（Gotama），要怎样才算是一个婆罗门呢？还有，哪些是成就婆罗门的特质呢？”那时，世尊知道了这件事的义理后，就在那个时刻，说出了这段感兴语：

那已驱除恶法的婆罗门，

不傲慢、无垢秽、善调御自己的人，

已到达终极智慧、完成了清净梵行的人，

他才有资格依法宣说梵论，

于世间任何处他无傲慢。

牧羊人故事终

3. 目恰林达故事 3. Mucalindakathā

5 那时，世尊过了七天，从那个定中出定，从牧羊人树那里到了目恰林达（Mucalinda）那里。到了之后，在目恰林达树下，他以单一跏趺坐的方式坐了七天，体验着解脱之乐。就在那个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巨大乌云出现了，带来了持续七天的寒冷、刮风和暴雨天气。那时，龙目恰林达从自己的住处出来，用身体在佛陀的身上缠绕了七圈，并用他巨大的颈部皮褶遮盖在佛陀的头顶，站着心想：“不要寒冷侵扰世尊，不要炎热侵扰世尊，不要让蚊虫、风、热、爬虫类接触到世尊”。然

后，龙目恰林达过了七天，知道天空已经晴朗没有云了，便从世尊身上把缠绕的身体解开，收起自己的形态，变成一个青年男子的模样，站在世尊面前，合掌，礼敬世尊。那时，世尊知道了这件事，在那个时刻，说出了这首感兴偈：

“满足者的独处是快乐，对于已闻法、已见法的人；

世间中，无害是快乐，于诸众生能自制。

“脱离欲染在世间是快乐，超越诸欲是快乐；

破除‘我是’之慢，这才是最上的快乐。”

目恰林达故事终

4. 王处故事 4. Rājāyatanakathā

6 那时，世尊过了七天，从那个定中出定，从目恰林达树那里到了王处树那里。到了之后，在王处树下，他以单一跏趺坐的方式坐了七天，体验着解脱之乐。就在那个时候，德布萨（Tapussa）和跋离咖（Bhallika）这两位商人，从伍卡拉这个地方出发，正在那条路上旅行。那时，一位与德布萨和跋离咖商人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天神，对这两位商人说：“亲爱的先生们，这位是刚刚成为正自觉者的世尊，正住在王处树下。你们去吧，用炒面和蜜糖团去供养那位世尊。这对你们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于是，德布萨和跋离咖这两位商人，就拿着炒面和蜜糖团，到世尊那里去了。到了之后，他们礼敬世尊，站在一边。站在一边后，两位商人这样对世尊说：“尊者，为了我们长久的利益与安乐，请世尊接受这些炒面和蜜糖团”。那时，世尊心里想：“如来确实不能用手接受东西。那我该用什么来接受这炒面和蜜糖团呢？” 那时，四大王天知道了世尊心里的想法，就从四个方向，向世尊呈上了四个石质的钵，说：“尊者，请世尊就在这里，接受这些炒面和蜜糖团吧”。世尊就用那个贵重的石质钵，接受了炒面和蜜糖团，接受后便用了餐。那时，两位商人知道世尊已经吃完，手从钵上放下来，就以头面顶礼世尊的脚，然后对世尊说：“尊者，我们从今日开始，活着尽形寿，皈依世尊，也皈依法。请世尊记持我们为近事男。”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早受二皈依语的近事男。

王处故事终

5. 梵天劝请故事 5. Brahmayācanakathā

7 那时，世尊过了七天，从那个定中出定，从王处树那里到了牧羊人榕树那里。在那里，世尊就住在牧羊人榕树下。那时，世尊在独处、隐居的时候，心里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所证得的这个法，是深邃、难见、难懂的，它是寂静的、殊妙的、无法

靠逻辑推论的、微细的、只有智者才能体会的。而这里的人们，却乐于执著，喜欢执著，为执著而欢喜。对于这乐于执著、喜欢执著、为执著而欢喜的人们来说，这件事是很难看到的，这就是此缘性、缘起；这件事也是极其难看到的，那就是一切行的寂止、一切依着的彻底弃舍、渴爱的灭尽、离欲、灭、涅槃。更何况，如果我去宣说这个法，而他人却不能理解我，那对我来说只会带来疲劳，只会带来困扰”。于是，一些以往从未听闻过的、令人惊叹的偈颂，在世尊心中浮现：

“我通过艰难证得此，现在何必宣说它；

被贪欲与嗔恚所征服的人，是无法善巧地觉悟这个法的。

“它是逆流而行的、精微的、深奥的、难以看见的、极其细密的；

那些被贪欲染着的人看不见它，因为他们被一片愚昧所遮蔽。”

那时，世尊这样思惟着，心就倾向于少事务，而不是倾向于宣说教法。

8 当时，娑婆主梵天以自心了知世尊心中的思惟，便这样想：“唉！这世间将要迷失了，这世间将要败亡了！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的心，竟倾向于安住无为，而不倾向于演说正法。”于是，娑婆主梵天犹如力士屈伸手臂，从梵天界消失，出现在世尊面前。那时，娑婆主梵天偏袒上衣一肩，右膝跪地，朝世尊合掌，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请世尊说法！请善逝说法！有些众生尘垢稀薄，因不听闻法而退堕；他们将成为法的了知者。”娑婆主梵天这样说后，接着又说了偈颂：

从前在摩揭陀国人中出现过一种法，

不清净之法，被污垢者所思惟；

请打开这扇不死之门吧！

让他们听闻无垢者所证悟的法。

“就像站在山顶的岩石上，

正如能遍见周围的人们；

同样地，善慧者啊，你登上了法的宫殿，

登上了高楼，成为具足全知之眼的人，

请以离忧之心，俯视这些沉溺于忧伤的众生，

请观察这些被生与老压迫的人吧。

“起来吧，于战斗中获胜的英雄！

作向导者，在这世间无债而行；

请世尊说法吧；

会有理解法的人。”

这样说后，世尊对娑婆主梵天说了这话：“梵天神啊，我也有这个想法——‘我所证得的这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微妙的、不是思惟所能及的、微细的、聪慧者才能了解的。然而，这世代众生却乐于执著，喜爱执著，欢喜执著。对于这乐于执著、喜爱执著、欢喜执著的世代众生来说，要看到这此缘性、缘起，是很难的；要看到这“一切行的止息，一切依着的弃舍，渴爱的灭尽，离欲，灭，涅槃”，更是难上加难。我如果说法，而他人不能理解我，那对我来说只是疲劳，只是困扰罢了。’而且，梵天神啊，以前从未听闻过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偈颂，浮现在我心中——

“我通过艰难证得此，现在何必宣说它；

被贪欲与嗔恚所征服的人，是无法善巧地觉悟这个法的。

“它是逆流而行的、精微的、深奥的、难以看见的、极其细密的；

那些被贪欲染着的人看不见它，因为他们被一片愚昧所遮蔽。”

那时，梵天神啊，当我这样思惟时，心倾向于不热衷，而非说法。

第二次，娑婆主梵天又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请世尊说法吧，请善逝说法吧！有些众生是少尘垢的性行，由于没听到法而退失，他们将会成为知法者。”娑婆主梵天说了这番话，说完之后又接着说：

从前在摩揭陀国人中出现过一种法，

不清净之法，被污垢者所思惟；

请打开这扇不死之门吧！

让他们听闻无垢者所证悟的法。

“就像站在山顶的岩石上，

正如能遍见周围的人们；

同样地，善慧者啊，你登上了法的宫殿，

登上了高楼，成为具足全知之眼的人，

请以离忧之心，俯视这些沉溺于忧伤的众生，

请观察这些被生与老压迫的人吧。

“起来吧，于战斗中获胜的英雄！

作向导者，在这世间无债而行；

请世尊说法吧；

会有理解法的人。”

世尊再次对娑婆主梵天这样说：“梵天神啊，我自己也这么想过：‘我所证悟的这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悟的、寂静的、殊胜的、非逻辑推论所能达到的、微妙的、唯智者能体验的。然而，众生却乐于执着，喜好执着，欢喜于执着。对于乐于执着、喜好执着、欢喜于执着的众生来说，这种即此缘性之缘起是很难见到的；而这个一切行的寂止、一切依着的弃舍、渴爱的灭尽、离欲、灭、涅槃，更是极难见到的。如果我去宣说法，而他人不理解我，那只会使我疲累，只会使我受到困扰。’梵天神啊，那时我心中竟然浮现出前所未闻的这些偈颂：

“我通过艰难证得此，现在何必宣说它；

被贪欲与嗔恚所征服的人，是无法善巧地觉悟这个法的。

“它是逆流而行的、精微的、深奥的、难以看见的、极其细密的；

那些被贪欲染着的人看不见它，因为他们被一片愚昧所遮蔽。”

那时，梵天神啊，当我这样思惟时，心倾向于不热衷，而非说法。

第三次，娑婆主梵天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请世尊说法，请善逝说法。这世间有那些生来尘垢较少的众生，他们若没有听闻法便会退失，但将来一定会有法的了悟者。”娑婆主梵天说了这番话后，接着又说了以下这些：

从前在摩揭陀国人中出现过一种法，

不清净之法，被污垢者所思惟；

请打开这扇不死之门吧！

让他们听闻无垢者所证悟的法。

“就像站在山顶的岩石上，

正如能遍见周围的人们；

同样地，善慧者啊，你登上了法的宫殿，

登上了高楼，成为具足全知之眼的人，

请以离忧之心，俯视这些沉溺于忧伤的众生，

请观察这些被生与老压迫的人吧。

“起来吧，于战斗中获胜的英雄！

作向导者，在这世间无债而行；

请世尊说法吧；

会有理解法的人。”

9 那时，世尊了知了梵天神的劝请，又出于对众生的悲悯，便以佛眼观察世间。世尊用佛眼遍观世间，看见众生中，有的尘垢少，有的尘垢多；有的根器利，有的根器

钝；有的相貌好，有的相貌差；有的容易教导，有的难以教导；其中有些人平时能看见来世的过患与怖畏，有些人则看不见。正如在青莲池、红莲池或白莲池中，有一些青莲、红莲或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还没长出水面，沉在水下生长；有一些青莲、红莲或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刚好与水面齐平；还有一些青莲、红莲或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却已冒出水面，不被水所沾染。同样地，世尊以佛眼观察世间，看见众生也是如此，有尘垢少的，有尘垢多的……乃至有人害怕来世过患，有人不害怕。看完之后，世尊便以偈颂回答娑婆主梵天：

不死之门已经为他们敞开，

让那些有耳的人，生起信心吧！

“我因顾虑徒增劳苦，

梵天神啊，未在人间宣说这娴熟殊胜之法。”

那时，娑婆主梵天心想：“世尊已应允我的请求，将会说法开示了。”他向世尊行礼，右绕后，就在那里消失了。

梵天劝请故事终

6. 五比丘故事 6. Pañcavaggiyakathā

10 那时，世尊心里想：“我应该先为谁说法呢？谁能很快理解这个法呢？”接着，世尊想到：“这位阿喇拉·迦罗摩（Aḷāra Kālāma），聪明、能干、有智慧，很久以来尘垢就很少。我先为阿喇拉·迦罗摩说法吧，他能很快理解这个法。”这时，一位看不见的天神向世尊报告说：“尊者，阿喇拉·迦罗摩已经去世七天了。”世尊自己也生起了这样的认知：“阿喇拉·迦罗摩已经去世七天了。”那时，世尊心里想：“阿喇拉·迦罗摩的损失真大啊。如果他听到这个法，肯定能很快领悟。”接着，世尊又想：“那么，我应该先为谁说法呢？谁能很快理解这个法呢？”世尊接着想到：“这位伍达咖·拉玛子（Rāmaputta），聪明、能干、有智慧，很久以来尘垢就很少。我先为伍达咖·拉玛子说法吧，他能很快理解这个法。”这时，那位看不见的天神又向世尊报告说：“尊者，伍达咖·拉玛子昨天晚上去世了。”世尊自己也生起了这样的认知：“伍达咖·拉玛子昨天晚上去世了。”那时，世尊心里想：“伍达咖·拉玛子的损失也真大啊。如果他听到这个法，肯定能很快领悟。”

那时，世尊心里想：“那么，我应该先为谁说法呢？谁能很快理解这个法呢？”接着，世尊想到：“那五位比丘帮我很多忙，在我精勤修行的时候照料过我。我先为那五位比丘说法吧。”然后，世尊又想：“现在那五位比丘住在哪里呢？”世尊用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到那五位比丘正住在波罗奈城（Bārāṇasī）的仙人堕处

（Isipatana）鹿野苑（Migadāya）。于是，世尊在优楼频螺随心自在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朝着波罗奈城的方向游化而去。

11 那时，一位名叫伍巴咖（Upaka）的邪命外道，在伽耶（Gayā）和菩提迦耶之间的路上，看见世尊正走在大路上。看到后，他对世尊说：“朋友，你诸根清净，肤色纯净明亮。朋友，你是跟随谁出家的？谁是你的老师？你认同谁的法呢？”听完这话，世尊用偈颂回答伍巴咖邪命外道说：

我是征服一切者、了知一切者，
于一切法中无染着；
舍离一切，于渴爱灭尽中得解脱，
我自己证悟，又能指认谁为师呢？
我没有老师，无人与我等同；
在这包括天人的世间，没有与我相当的人。
因为我是世间的阿拉汉，我是无上的导师；
我是独一的正自觉者，已得清凉，已证寂灭。
“为了转动法轮，我将前往迦尸城；
在这盲目的世间，我将击响不死的大鼓。”
贤友，如你所自称的那样，你理当是无边胜者！
“如我这样的人，实为胜者——他们已证得漏尽；
我已战胜诸不善法，因此，伍巴咖，我是战胜者。”

听了这话，邪命外道伍巴咖说了句“但愿如此吧，朋友”，摇了摇头，便拐上另一条岔路离开了。

12 那时，世尊一路次第游行，来到了波罗奈的仙人堕处鹿野苑，五位比丘所在的地方。五位比丘远远地看见世尊正走过来，看见后，他们便互相约定说：“道友们，那个沙门乔达摩来了，他生活奢侈，放弃了精进，已经退转到奢侈享乐中了。我们不应向他顶礼，不应起身迎接，也不应替他接过衣钵。不过，可以为他设一个座位，如果他想坐，就让他坐下吧。”然而，当世尊一步步走近五位比丘时，五位比丘却无法遵守自己的约定。他们不由自主地起身迎向世尊，其中一位接过了世尊的衣钵，一位铺设了座位，一位端来了洗脚水，一位摆好了脚凳，一位放好了擦脚板。世尊在铺好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坐下后便洗了脚。但他们仍然用名字和“道友”这种称呼来招呼世尊。见此情形，世尊便对五位比丘这样说：“诸比丘，不要用名字和‘道友’这种称呼来招呼如来。诸比丘，如来是阿拉汉、正自觉者。诸比丘，请仔细听好，不死之门已

经被找到，我来教导你们，我来为你们说法。只要你们按照教导去实践，不久之后，你们这些善家子弟为了那个至高目标而正确地离家出走、出家修行，最终就会在现世通过自己的亲证、证悟后，圆满成就梵行的最终目标而安住。”听了这话，五位比丘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道友，你过去即使修那些戒行、那些法门、那些苦行，都没有证得超越凡人的圣智殊胜见，如今你生活奢侈，放弃了精进，退转到奢侈享乐中了，又怎么可能证得超越凡人的圣智殊胜见呢？”听了这话，世尊对五位比丘这样说：“诸比丘，如来并非生活奢侈，没有放弃精进，也没有退转到奢侈享乐中。诸比丘，如来是阿拉汉、正自觉者。诸比丘，请仔细听好，不死之门已经被找到，我来教导你们，我来为你们说法。只要你们按照教导去实践，不久之后，你们这些善家子弟为了那个至高目标而正确地离家出走、出家修行，最终就会在现世通过自己的亲证、证悟后，圆满成就梵行的最终目标而安住。”第二次，五位比丘又对世尊说了同样的话……第二次，世尊又对五位比丘说了同样的话……第三次，五位比丘又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道友，你过去即使修那些戒行、那些法门、那些苦行，都没有证得超越凡人的圣智殊胜见，如今你生活奢侈，放弃了精进，退转到奢侈享乐中了，又怎么可能证得超越凡人的圣智殊胜见呢？”听了这话，世尊对五位比丘这样说：“诸比丘，你们以前可曾听我这样说过这样的话吗？”

“从来没有，尊者。”

“诸比丘，如来是阿拉汉、正自觉者。诸比丘，请仔细听好，不死之门已经被找到，我来教导你们，我来为你们说法。只要你们按照教导去实践，不久之后，你们这些善家子弟为了那个至高目标而正确地离家出走、出家修行，最终就会在现世通过自己的亲证、证悟后，圆满成就梵行的最终目标而安住。”世尊最终说服了五位比丘。于是，五位比丘便开始认真听从世尊的教导，倾耳聆听，心中升起了求证道果的决心。

13 那时，世尊便对五位比丘说：

“诸比丘，出家之人不应亲近两个极端。是哪两个呢？一个是沉溺于感官欲乐的低俗、粗鄙、凡夫、非圣、无益的欲乐享受；另一个是自苦其身、痛苦、非圣、无益的自我折磨。诸比丘，如来通过避开这两个极端，已经证悟了中道，这条道能使人眼界清明、心生智慧，导向寂静、通智、完全的觉悟和涅槃。诸比丘，哪一条是如来所证悟的、能使人眼界清明、心生智慧，导向寂静、通智、完全的觉悟和涅槃的中道呢？那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诸比丘，这就是如来所证悟的中道，它能使人眼界清明、心生智慧，导向寂静、通智、完全的觉悟和涅槃。

14 “诸比丘，这是关于苦的圣谛。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与不喜欢的相处是苦，与喜欢的分离是苦，求不得也是苦。简单来说，五取蕴本身就是苦。诸比丘，这是关于苦之集起的圣谛。那就是那种会导致再生的渴爱，它与喜乐和激情相伴，到处寻找欢喜，也就是：对感官欲望的渴爱、对存在的渴爱、对不存在的渴爱。

“诸比丘，这就是苦灭圣谛——也就是对那种渴爱的彻底无余褪去、灭尽、舍离、弃绝、解脱、不粘着。“诸比丘，这就是导向苦灭的道行圣谛——也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15 “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是苦圣谛。’“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苦圣谛应被彻知。’“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苦圣谛已被彻知。’

“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是苦集圣谛。’“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苦集圣谛应被断除。’“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苦集圣谛已被断除。’

“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是苦灭圣谛。’“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苦灭圣谛应被证悟。’“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苦灭圣谛已被证悟。’

“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是导向苦灭的道行圣谛。’“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导向苦灭的道行圣谛应被修习。’“诸比丘，在以前从未听闻过的法上，我生起了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这导向苦灭的道行圣谛已被修习。’

16 “诸比丘，只要我在这四圣谛上，像这样三转十二行相、如实的知见还未彻底清净，那么，诸比丘，在包括天神、摩罗、梵天在内的世间，在包括沙门、婆罗门、天神、人类在内的众生中，我就不曾宣称：‘我已证悟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诸比丘，一旦我在这四圣谛上，像这样三转十二行相、如实的知见彻底清净了，那时，诸

比丘，在包括天神、摩罗、梵天在内的世间，在包括沙门、婆罗门、天神、人类在内的众生中，我就宣称：‘我已证悟无上正等正觉。’然后我生起了这样的知见：‘我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最后一生，现在不再有未来的存在了。’”世尊如此说。内心喜悦的五诸比丘，对世尊所说感到欢喜满意。

就在这段解说正被宣说的时候，尊者孔丹尼亚生起了远离尘垢、远离污秽的法眼：“凡是任何有集起性质的东西，那全部都有灭尽的本质。”

17 而当世尊转动了法轮时，地居天神们纷纷宣告：“世尊在波罗奈城的鹿野苑，转动了这无上的法轮，这是任何沙门、婆罗门、天神、魔罗、梵天神，乃至世间中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听到了地居天神的声音后，四大王天也纷纷宣告……四大王天的声音被听到后，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身天也纷纷宣告：“世尊在波罗奈城的鹿野苑，转动了这无上的法轮，这是任何沙门、婆罗门、天神、魔罗、梵天神，乃至世间中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就这样，在那一个刹那，在那一个片刻，在那一个须臾之间，这声音直达梵天世界。而这个一万个轮围世界震动、大震动、剧震动；一道无量广大的光明在世间显现，超越了天神们自身的天威。这时，世尊发出这样的感叹：“孔丹尼亚确实已经了悟了，孔丹尼亚确实已经了悟了！”正是因此，孔丹尼亚尊者便得到了“孔丹尼亚”这个名字。

18 那时，具寿孔丹尼亚已经亲见法、证得法、了知法、深入法、超越了疑惑、远离了彷徨、获得了自信、在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他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我在世尊跟前得以出家，得以受达上。”世尊说：“来吧，比丘。法已经被完善地宣说了，去过梵行生活吧，为了彻底地灭尽痛苦。”这便成了那位具寿的达上。

19 那时，世尊不断地以佛法开示去教导、去指引其余的那些比丘。当世尊以佛法开示去教导、指引具寿瓦巴和具寿跋迪亚（Bhaddiya）的时候，他们生起了远离尘垢、远离污秽的法眼：“任何有集起性质的东西，那全部都有灭尽的性质。”

他们已经亲见法、证得法、了知法、深入法、超越了疑惑、远离了彷徨、获得了自信、在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他们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我们在世尊跟前得以出家，得以受达上。”世尊说：“来吧，诸比丘。法已经被完善地宣说了，去过梵行生活吧，为了彻底地灭尽痛苦。”这便成了那些具寿的达上。

那时，世尊就着带出的食物，用合乎法的开示，教诫、教导其余那些比丘。三位比丘外出乞食带回的食物，六个人就靠它维持生活。世尊以合乎法的开示教诫、指引具寿玛哈那玛（Mahānāma）和具寿阿萨吉（Assaji）；他们受到教诫、指引时，生起了远离尘垢、远离污秽的法眼：“任何有集起性质的东西，那全部都有灭尽的

性质。”他们已经亲见法、证得法、了知法、深入法，超越疑惑、远离彷徨、获得自信，在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于是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我们在世尊跟前得以出家，愿我们得以受达上。”世尊说：“来吧，诸比丘。法已经被完善地宣说了，去过梵行生活吧，为了彻底地灭尽痛苦。”这便成了那些具寿的达上。

20 那时，世尊便对五位比丘说：

“诸比丘，色身不是我。如果这色身是我，那么这色身就不会导致疾病了，而且对于色身，人们也能这样要求：“让我的色身是这样，让我的色身不是那样”。可是，诸比丘，正因为色身不是我，所以色身才会导致疾病，而且对于色身，人们无法这样要求：“让我的色身是这样，让我的色身不是那样”。感受，不是我。如果这感受是我，那么这感受就不会导致疾病了，而且对于感受，人们也能这样要求：“让我的感受是这样，让我的感受不是那样”。可是，诸比丘，正因为感受不是我，所以感受才会导致疾病，而且对于感受，人们无法这样要求：“让我的感受是这样，让我的感受不是那样”。想，不是我。如果这想是我，那么这想就不会导致疾病了，而且对于想，人们也能这样要求：“让我的想是这样，让我的想不是那样”。可是，诸比丘，正因为想不是我，所以想才会导致疾病，而且对于想，人们无法这样要求：“让我的想是这样，让我的想不是那样”。诸行，不是我。如果这些行是我，那么这些行就不会导致疾病了，而且对于诸行，人们也能这样要求：“让我的诸行是这样，让我的诸行不是那样”。可是，诸比丘，正因为诸行不是我，所以诸行才会导致疾病，而且对于诸行，人们无法这样要求：“让我的诸行是这样，让我的诸行不是那样”。识，不是我。如果这识是我，那么这识就不会导致疾病了，而且对于识，人们也能这样要求：“让我的识是这样，让我的识不是那样”。可是，诸比丘，正因为识不是我，所以识才会导致疾病，而且对于识，人们无法这样要求：“让我的识是这样，让我的识不是那样”。”

21 “诸比丘，你们觉得呢，色身是恒常的还是无常的？”

“是无常的，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的，是苦还是乐呢？”

“是苦，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苦、具有变坏性质的东西，合适把它看作是“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吗？”

“不合适，尊者。”

“感受是恒常的还是无常的？”

“是无常的，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的，是苦还是乐呢？”

“是苦，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苦、具有变坏性质的东西，合适把它看作是“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吗？”

“不合适，尊者。”

“想是恒常的还是无常的？”

“是无常的，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的，是苦还是乐呢？”

“是苦，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苦、具有变坏性质的东西，合适把它看作是“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吗？”

“不合适，尊者。”

“诸行是恒常的还是无常的？”

“是无常的，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的，是苦还是乐呢？”

“是苦，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苦、具有变坏性质的东西，合适把它看作是“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吗？”

“不合适，尊者。”

“识是恒常的还是无常的？”

“是无常的，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的，是苦还是乐呢？”

“是苦，尊者。”

“那么，凡是无常、苦、具有变坏性质的东西，合适把它看作是“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吗？”

“不合适，尊者。”

22 “因此，诸比丘，对于任何色身，无论是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在的或外在的，粗大的或细微的，低劣的或殊胜的，远处的或近处的，所有的色身，都应该以正确的智慧如实地看待：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对于任何感受，无论是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在的或外在的，粗大的或细微的，低劣的或殊胜

的，远处的或近处的，所有的感受，都应该以正确的智慧如实地看待：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对于任何想，无论是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在的或外在的，粗大的或细微的，低劣的或殊胜的，远处的或近处的，所有的想，都应该以正确的智慧如实地看待：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对于任何行，无论是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在的或外在的，粗大的或细微的，低劣的或殊胜的，远处的或近处的，所有的行，都应该以正确的智慧如实地看待：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对于任何识，无论是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在的或外在的，粗大的或细微的，低劣的或殊胜的，远处的或近处的，所有的识，都应该以正确的智慧如实地看待：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

23 “诸比丘，当有听闻的圣弟子这样观察时，便对物质厌离，对感受厌离，对想厌离，对种种意志活动厌离，对识厌离。厌离了，就离欲；离欲了，就解脱；解脱时，便有了‘已解脱’的智慧，他知道：‘生已灭尽，梵行已立，应做之事已做完，不再有这轮回的状态了。’”

24 世尊说了这些话。五比丘听了世尊所说，心中欢喜，随喜世尊的教导。就在这段开示宣说之时，五比丘因不执取，心从各种烦恼中解脱了出来。那时，世间有了六位阿拉汉。

五比丘故事终

第一诵分

7. 出家论 7. Pabbajjākathā

25 那时，在波罗奈，有一个名叫亚萨的良家子弟，是长者的儿子，从小生活养尊处优。他有三座宫殿：一座供冬季使用，一座供夏季使用，一座供雨季使用。在雨季的宫殿里，他被无男人的歌舞伎乐所环绕侍奉，整整四个月都不下到地面上的宫殿。一天，这位在五种欲乐中完全满足、备享快乐的良家子弟亚萨，早早地睡着了；他的侍从们也睡着了；一盏油灯彻夜燃烧。然后，良家子弟亚萨早早地醒了过来，看见自己的侍从们正在熟睡：有人的腋下夹着小竖琴，有人的脖子上挂着小鼓，有人的腋下夹着铙钹，有人披头散发，有人流着口水，有人在说梦话。他感觉眼前这一切就像一处停尸场。看到这景象，他心中生起了过患感，他的心倾向于厌离。于是，良家子弟亚萨发出这样的感叹：‘实在令人压抑啊！实在令人逼迫啊！’

接着，良家子弟亚萨穿上黄金拖鞋，向着自己家的大门走去。非人众生为他打开了门，心想：‘不要让任何人成为良家子弟亚萨从在家生活走向出家的障碍。’然后，良家子弟亚萨向着城门走去。非人众生为他打开了门，心想：‘不要让任何人成

为良家子弟亚萨从在家生活走向出家的障碍。’然后，良家子弟亚萨向仙人堕处鹿野苑走去。

26 那时，世尊在夜晚接近拂晓时起身，正在露天处经行。世尊远远地看到良家子弟亚萨走过来，便从经行道下来，坐在为祂铺设好的座位上。这时，良家子弟亚萨走近世尊不远的地方，发出了感叹：‘实在令人压抑啊！实在令人逼迫啊！’于是，世尊对良家子弟亚萨说：‘亚萨，这里并不压抑，这里也没有逼迫。来，亚萨，坐下吧，我将为你说法。’良家子弟亚萨听了，心想‘据说这里不压抑、没有逼迫’，满心欢喜、雀跃，脱下黄金拖鞋，走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行礼后，坐在一旁。世尊为坐在一旁的良家子弟亚萨次第说法，即：讲布施、讲持戒、讲升天；解说欲乐的过患、卑劣与杂染；解说出离的功德。当世尊知道良家子弟亚萨的心已准备好、柔软、没有障碍、喜悦、净信时，才向他开示佛陀们独有的最崇高的教法：苦、苦的集、苦的灭、灭苦之道。就像一块洁净、去除了黑渍的布能完全吸收染料一样，同样地，就在那个座位上，良家子弟亚萨生起了远离尘垢、无有瑕疵的法眼：‘凡是有集起性质的东西，那一切也都是有灭尽性质的。’

27 这时，良家子弟亚萨的母亲登上宫殿，没看到亚萨，便去到了长者居士那里，对长者居士说：‘居士啊，你的儿子亚萨不见了。’于是，长者居士向四方派出信使，然后亲自前往仙人堕处鹿野苑。长者居士看到了那双被脱下的黄金拖鞋，见后便顺着踪迹找去。世尊远远地看到长者居士走过来，见后，世尊心想：‘让我显现一个这样的神通变化，使得坐在此处的长者居士，看不到就坐在此处的良家子弟亚萨。’于是，世尊显示了那样的神通变化。长者居士走到世尊那里，对世尊说：‘尊者，世尊您见到良家子弟亚萨了吗？’世尊回答道：‘居士，坐吧。说不定，当你坐在此地时，就能看到也坐在这里的良家子弟亚萨了。’于是，长者居士心想：‘听说我只要坐在这里，就能看到坐在这里的良家子弟亚萨了。’他满怀欢喜，向世尊行礼后，坐在一旁。世尊为坐在一旁的长者居士次第说法，即：讲布施、讲持戒、讲升天；解说欲乐的过患、卑劣与杂染；解说出离的功德。当世尊知道长者居士的心已准备好、柔软、没有障碍、喜悦、净信时，才向他开示佛陀们独有的最崇高的教法：苦、苦的集、苦的灭、灭苦之道。就像一块洁净、去除了黑渍的布能完全吸收染料一样，同样地，就在那个座位上，长者居士生起了远离尘垢、无有瑕疵的法眼：‘凡是有集起性质的东西，那一切也都是有灭尽性质的。’这时，已经亲自见到法、证得法、了知法、深入法、超越疑惑、没有彷徨、获得自信、在导师的教法中不需依赖他人的长者居士，对世尊说：‘太殊胜了，尊者！太殊胜了，尊者！尊者，就像把倒扣的翻正过

来，把遮盖的揭开，为迷路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持来油灯，让有眼者能看见事物；同样地，世尊用种种方式阐明了法。尊者，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世尊接受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直到生命结束，我都已皈依。’他成了世间第一位三语皈依的近事男。

28 就在为其父说法时，良家子弟亚萨观照着正如他所见、正如他所了知的那个境界，他的心通过不执取，从各种烦恼中解脱了出来。这时，世尊心想：‘在给良家子弟亚萨的父亲说法时，他观照着正如他所见、正如他所了知的那个境界，他的心通过不执取，从烦恼中解脱了。良家子弟亚萨已经不可能再退转回到低俗的欲乐中，像以前做在家人时那样享受了。现在，让我收起那个神通变化吧。’于是世尊收起了那个神通变化。长者居士看到良家子弟亚萨坐在那里，便对他说：‘孩子亚萨啊，你的母亲正沉浸在悲痛忧伤中，你要救你母亲的命啊！’这时，良家子弟亚萨望向了世尊。于是世尊对长者居士说：‘居士，你怎么想呢？一位有学的智慧、有学的知见，已经如你一样见到并了知法义的人，当他观照着正如他所见、正如他所了知的境界时，他的心通过不执取，从烦恼中解脱了。居士，这样的人，还可能退转回去，像以前做在家人时那样享受欲乐吗？’‘那是不可能的，尊者。’‘居士，良家子弟亚萨，正是以有学的智慧、有学的知见，如你一样，已经见到并了知法义。在观照着正如他所见、正如他所了知的境界时，他的心通过不执取，从烦恼中解脱了。居士，良家子弟亚萨，已经不可能再退转回到低俗的欲乐中，像以前做在家人时那样享受了。’长者居士说：‘尊者，这真是良家子弟亚萨的获益，真是良家子弟亚萨的大收获啊！因为良家子弟亚萨的心，已经通过不执取，从烦恼中解脱了。尊者，请世尊今日接受我的供养，并由良家子弟亚萨作为随行比丘吧。’世尊以沉默表示了应允。长者居士知道世尊应允了，便从座起，向世尊行礼，右绕一圈后，离开了。在长者居士离开后不久，良家子弟亚萨对世尊说：‘尊者，我可以在世尊座下出家，接受达上吗？’世尊说：‘来吧，比丘！法已善说，修习清净的梵行，以彻底灭尽痛苦吧。’这就是这位尊者接受达上的经过。那时，世间有了七位阿拉汉。

亚萨出家终

29 然后，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外衣，由具寿亚萨作为随行比丘在后，前往长者居士的住处。到了之后，坐在铺设好的座位上。这时，具寿亚萨的母亲和前妻，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行礼后，坐在一旁。世尊为她们次第说法，即：讲布施、讲持戒、讲升天；解说欲乐的过患、卑劣与杂染；解说出离的功德。当世尊知道她们的心已准备好、柔软、没有障碍、喜悦、净信时，才向她们开示佛陀们独有的最

崇高的教法：苦、苦的集、苦的灭、灭苦之道。就像一块洁净、去除了黑渍的布能完全吸收染料一样，同样地，就在那个座位上，她们生起了远离尘垢、无有瑕疵的法眼：‘凡是有集起性质的东西，那一切也都是有灭尽性质的。’她们已经亲自见到法、证得法、了知法、深入法、超越疑惑、没有彷徨、获得自信、在导师的教法中不需依赖他人，对世尊说：‘太殊胜了，尊者！太殊胜了，尊者！……尊者，我们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世尊接受我们为近事女，从今日起，直到生命结束，我们都已皈依。’她们成了世间最初的三语皈依的近事女。

那时，亚萨尊者的母亲、父亲和他的前妻，亲手用丰盛的主食和非主食款待了世尊和亚萨尊者，直到他们吃饱、婉拒了更多食物。在世尊用完餐、将钵从手中拿开后，他们便坐到一边。接着，世尊通过佛法开示，教导、激励、鼓舞了亚萨尊者的母亲、父亲和前妻，令他们心生欢喜，然后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30 亚萨尊者的四位在俗朋友——维玛罗、苏巴户、布纳吉（Puṇṇaji）、嘎旺巴提（Gavampati），都是波罗奈城里富豪和次等富豪家族的子弟。他们听说：‘据说那位良家子弟亚萨，剃除了须发，穿上袈裟，离开俗家，出家进入无家的生活。’听到这消息后，他们心想：‘显然，能让良家子弟亚萨剃除须发、穿上袈裟、离开俗家而进入无家生活的这个法、这个律，绝非等闲；这样的出家，绝非等闲。’于是，他们前往亚萨尊者那里。到了之后，向亚萨尊者行礼，然后站在一边。接着，亚萨尊者便带着这四位在俗朋友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亚萨尊者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这是我的四位在俗朋友，都是波罗奈城里富豪和次等富豪家族的子弟。愿世尊教导他们、指引他们。’世尊便为他们次第说法，也就是讲布施、讲持戒、讲升天；解说欲乐的过患、下劣、杂染，以及出离的功德。当世尊知道他们的心已准备好、柔软、没有障碍、喜悦、净信时，便向他们开示佛陀们独有的最崇高的教法：苦、集、灭、道。就像洁净、去除了黑渍的布能完全吸收染料一样，同样地，就在那座位上，他们生起了远离尘垢、远离污秽的法眼：‘任何有集起性质的东西，那全部都有灭尽的性质。’他们已经亲见法、证得法、了知法、深入法、超越了疑惑、远离了彷徨、获得了自信、在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他们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我们在世尊跟前得以出家，得以受达上。’世尊说：‘来吧，比丘们。法已经被完善地宣说了，去过梵行生活吧，为了彻底灭尽痛苦。’这便成了那些具寿的达上。随后，世尊以佛法开示教导、指引他们；他们受到世尊以佛法开示教导、指引时，心从诸漏中解脱，不再执取。那时，世间有十一位阿拉汉。

四居士友出家终

31 亚萨尊者的另外约五十位在俗时的朋友也听说了，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前后相续世代良善家族的子弟。他们听说：‘那位良家子弟亚萨，剃除了须发，穿上袈裟，离开俗家，出家进入无家的生活。’听到这消息后，他们心想：‘显然，能让良家子弟亚萨剃除须发、穿上袈裟、离开俗家而进入无家生活的这个法、这个律，绝非等闲；这样的出家，绝非等闲。’于是，他们前往亚萨尊者那里。到了之后，向亚萨尊者行礼，然后站在一边。接着，亚萨尊者便带着这约五十位在俗时的朋友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亚萨尊者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的这约五十位在俗时的朋友，都是来自各地的、前后相续世代良善家族的子弟。请世尊教导、指引他们。’于是，世尊为他们次第说法，也就是说，他开示了布施的论题、持戒的论题、生天的论题，并揭示了感官欲乐的过患、卑劣、杂染，以及在出离中的功德利益。当世尊知道他们的心已经准备好、柔软、没有障碍、欢喜、净信时，他便开示了诸佛独有无比的法教——苦、苦的集起、苦的灭尽、趣向苦灭的道路。正如一块洁净、去除了黑点的布料，能完美地吸收染料一样，就在那座座位之上，他们生起了远离尘垢、无有瑕疵的法眼：‘任何有集起性质的法，全部都有灭去的性质。’他们已经亲见了法、证得了法、了知了法、彻底洞彻了法，度越了疑惑，远离了犹豫，在导师的教法中获得了不依赖他人的自信。他们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们能否在世尊座下出家，能否获得达上？’世尊说：‘来吧，诸比丘！法已经被很好地宣说了，为了彻底地灭尽苦，来修习梵行吧！’这便是这些尊者获得达上的方式。接着，世尊用佛法开示教导、指引这些比丘。当这些比丘在世尊的佛法开示中接受教导和指引时，他们的心不再执取，而从诸漏中解脱出来。那时，世间有了六十一位阿拉汉。

五十居士友出家终

出家论终

8. 魔论 8. Mārakathā

32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已经从一切束缚中解脱了，无论那是属于天界的或是人间的。诸比丘，你们也已经从一切束缚中解脱了，无论那是属于天界的或是人间的。诸比丘，为了众多人的利益、为了众多人的安乐、为了对世间的悲悯，为了天神与人类的福祉、利益、安乐，出发游方去吧！不要两个人走同一条路。诸比丘，去宣说法吧，这法在开头、中间、结尾都是吉祥的，有意义、有词句，去开显这完全圆满、全然清净的梵行吧。这世间有众生，他们只有少许的尘垢；由于没有听闻

到法，他们正在退失；他们将会成为了解法义的人。诸比丘，我呢，将为了说法，前往优楼频螺的将军村（Senānigama）。’

33 那时，魔罗波旬来到世尊前，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已被一切束缚所缚，无论是天界的还是人间的；

你被大系缚所缚，沙门，你无法从我解脱。”

“我已从一切系缚解脱，无论是天的或人的；

“我已从巨大的缠缚中解脱。终结者，你已被击败。”

有一个行走在虚空中的套索，那就是到处游走的心。

我就要用它来束缚你，沙门，你无法从我这里逃脱。

“色、声、香、味，还有合心意的触，

对这些东西，我的欲望已经消失了，你，死神，已被我击溃。”

于是恶魔——世尊知我，善逝知我——苦恼忧愁

他就在那里消失不见了。

魔论终

9. 出家具足戒论 9. Pabbajjūpasampadākathā

34 那时，诸比丘从四面八方、各个地方带回了那些想要出家的人和想要受达上的人，心想：世尊会让他们出家，会给他们受达上的。结果，诸比丘自己很辛苦，那些想要出家和受达上的人也很辛苦。那时，世尊独自在安静处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念头：“现在，诸比丘从四面八方、各个地方带回了那些想要出家和受达上的人，心想：‘世尊会让他们出家，会给他们受达上的。’结果，诸比丘自己很辛苦，那些想要出家和受达上的人也很辛苦。我何不允许诸比丘：‘诸比丘，现在你们自己在任何方向、任何地方，都可以为人出家、为人受达上吧。’”那时，世尊在傍晚时分，从独自禅修中起身，以此因缘、以此事件，做了佛法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独自在安静处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念头：‘现在，诸比丘从四面八方、各个地方带回了那些想要出家和受达上的人…… 我何不允许诸比丘：诸比丘，现在你们自己在任何方向、任何地方，都可以为人出家、为人受达上。’”诸比丘，我现在允许你们：现在，你们自己在任何方向、任何地方，都可以为人出家、为人受达上。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为人出家、为人受达上：

首先，让他剃除须发，穿上袈裟衣，把上衣搭在一肩，向诸比丘的足下顶礼，蹲坐下来，让他合掌，然后应该教他这样说：“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我第

二次皈依佛，我第二次皈依法，我第二次皈依僧。我第三次皈依佛，我第三次皈依法，我第三次皈依僧。”诸比丘，我允许通过这三遍皈依的方式出家并受达上。

三皈依达上论终

10. 第二魔论 10. Dutiyamārakathā

35 那时，世尊在雨安居结束后，对众比丘说：“诸比丘，我通过如理作意和如理精勤，证得了无上的解脱，亲证了无上的解脱。诸比丘，你们也应当通过如理作意和如理精勤，去证得无上的解脱，去亲证无上的解脱。” 接着，邪恶的魔罗走近世尊。走到后，以偈颂对世尊说：

“你被魔罗的罗网绑住了，无论是天界的还是人间的；

你被大系缚所缚，沙门，你无法从我解脱。”

“我已从魔罗的罗网中解脱，无论是天界的还是人间的；

“我已从巨大的缠缚中解脱。终结者，你已被击败。”

于是恶魔——世尊知我，善逝知我——苦恼忧愁

说完，他就在那里消失了。

第二魔论终

11. 跋陀瓦其亚事 11. Bhaddavaggiyavatthu

36 那时，世尊在波罗奈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向优楼频螺方向开始游行。那时，世尊离开大路，走进一处丛林。进入丛林后，在一棵树下坐下。当时，有大约三十位跋达瓦基耶族的贤友青年，带着各自的妻子，正在那处丛林里游玩。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妻子，为了他，朋友们找了一位妓女来。可是，当他们玩得忘乎所以时，那个妓女就偷了他们的财物逃跑了。这时，那些青年们为了帮那个朋友办事，寻找那个女人，在丛林里四处搜寻，看到了世尊正坐在一棵树下。看见后，他们来到世尊面前，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请问世尊见到一个女人了吗？”“年轻人，你们找女人做什么呢？” “尊者，我们是大约三十位跋达瓦基耶族的贤友，带着各自的妻子在这里的丛林游玩。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妻子，我们为他找了一个妓女。尊者，可是当我们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那个妓女就偷了我们的财物逃跑了。尊者，我们这些朋友为了帮那个朋友的忙，寻找那个女人，才在这丛林里四处寻找。” “年轻人，你们觉得怎么样？是去寻找那个女人更好，还是去寻找你们自己更好呢？” “尊者，对我们来说，去寻找我们自己当然更好。”“那么，年轻人，你们坐下吧，我要为你们说法。”“好的，尊者。” 那些跋达瓦基耶族的贤友青年，顶礼世尊后，坐在一边。世尊为他们开

示了次第说法，即：宣说了布施说、持戒说、生天说；解说了感官欲乐的过患、卑劣与杂染，以及出离的功德利益。当世尊知道他们的心已变得柔软、调柔、没有障碍、昂扬、净信时，便为他们开示了诸佛最殊胜的教法：苦、集、灭、道。就像一块洁净的、去除了黑垢的布，能够完美地吸收染料一样，同样地，就在他们坐着的地方，那远离尘垢、没有瑕疵的法眼，对他们生起了：“凡是任何具有生起性质的法，这一切都具有灭去的性质。” 他们已见到法、证得法、了解法、深入法，越过了疑惑，远离了犹豫，获得了自信，在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他们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们愿在世尊座下出家，愿得达上。”“来吧，诸比丘，” 世尊说：“法已善说，请你们修习梵行，为的是彻底灭尽痛苦。” 这样，这便成了那些尊者们受达上的仪式。

跋陀瓦其亚友事终

第二诵分

12. 优楼频螺神变论 12. Uruvelapāṭihāriyakathā

37 那时，世尊一路次第游行，来到了优楼频螺。当时，在优楼频螺住着三位结发苦行者：伍卢韦拉·咖沙巴（Uruveḷakassapa）、那迪·咖沙巴（Nadīkassapa）和嘎亚·咖沙巴（Gayākassapa）。其中，结发苦行者伍卢韦拉·咖沙巴是五百位结发苦行者的领导者、引导者、首领、领导者与首要人物。结发苦行者那迪·咖沙巴是三百位结发苦行者的领导者、引导者、首领、领导者与首要人物。结发苦行者嘎亚·咖沙巴是二百位结发苦行者的领导者、引导者、首领、领导者与首要人物。那时，世尊前往结发苦行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的隐居处。到达后，对结发苦行者伍卢韦拉·咖沙巴这样说：“迦叶（Kassapa），如果不麻烦你的话，我想在你的火堂里住一晚。”“大沙门，对我来说倒不麻烦，只是那里有一条凶猛、有神通、剧毒的龙，我怕它伤害你。” 第二次，世尊又对结发苦行者伍卢韦拉·咖沙巴这样说：“迦叶，如果不麻烦你的话，我想在你的火堂里住一晚。” “大沙门，对我来说倒不麻烦，只是那里有一条凶猛、有神通、剧毒的龙，我怕它伤害你。” 第三次，世尊再次对结发苦行者伍卢韦拉·咖沙巴这样说：“迦叶，如果不麻烦你的话，我想在你的火堂里住一晚。”“大沙门，对我来说倒不麻烦，只是那里有一条凶猛、有神通、剧毒的龙，我怕它伤害你。” “它未必能伤害我。来吧，迦叶，请允许我用火堂吧。”“住吧，大沙门，随你所愿。” 于是，世尊进入火堂，铺好草垫，结跏趺坐，端正身体，将正念安住在面前。

38 那时，那条龙看见世尊走进去了，一看见就心里不痛快，开始喷烟。这时世尊心里想：“我不如在不伤害这条龙的皮肤、肉、筋、骨、骨髓的情况下，用我的火界降

服它的火界吧。”于是，世尊调动了那样的神通行，也喷起烟来。那条龙受不了这种压制，就喷起火来。世尊也入火界定，喷起火来。两边都着起火来，那间火室就像起火燃烧的屋子一样，火焰炽盛。这时，那些结发苦行者围着火室，纷纷说：“唉，这位大沙门长得这么庄严，却被龙这么折腾！”那一夜过去之后，世尊在不伤害那条龙的皮肤、肉、筋、骨、骨髓的情况下，用火界降服了它的火界，把它收进钵里，展示给结发苦行者优楼频螺·迦叶（Kassapa）看，说：“迦叶，这是你的那条龙，它的火界已经被降服了，是用火界降服的火界。”那时，结发苦行者优楼频螺·迦叶心里想：“这位大沙门真是有大神通、大威力，竟然能用火界降服那条凶暴、有神通、有毒牙、毒性强烈的龙。不过，他还不是像我这样的阿拉汉。”

世尊在尼连禅河边，对结发苦行者伍卢韦拉·咖沙巴说：

“迦叶，如果你不觉得不方便的话，我想今日在你火室里住一晚。”

“大沙门，我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只是我出于关心你的安稳，想劝阻你；

那里有一位凶暴的龙王，

具足神通，有毒牙，毒性强烈；

但愿它不要伤害你。”

“但愿他不伤害我；

喂，迦叶，请允许我使用火堂吧！”

知道迦叶已应允后，

他无畏地进入，完全超越了恐惧。

龙看见这位仙人进入，心中不悦，喷出了烟雾；

而心满意足、志得意满的，人中龙象也在那里喷出烟雾。

龙无法忍受轻蔑，像火焰般猛烈燃烧；

人中龙象通晓火界，也就在那里炽燃。

两者都炽燃。

火堂已经着火，烈火熊熊，一片炽燃。

那些结发外道纷纷赶来。

“啊呀，这位大沙门真庄严！

他们说：‘他被龙害了。’

那个夜晚过后，

龙的火焰熄灭了，

而那位具大神通的世尊却安然站着。

各色的火焰生起。

有青的，有红的；

深红色、黄色、水晶般的光色；

在辉煌者身上。

各色的火焰生起。

放入钵中之后，

向那位婆罗门展示了龙；

“迦叶，这就是你那条龙！”

他的光芒被他的光芒所压过了。

那时，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对世尊这神通变化生起了极大的信心，他对世尊这样说：“大沙门，请您就住在这里，我会为您提供常供的饮食。”

第一神变

40 那时，世尊就住在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的草庵附近的一处林野里。到了深夜，有四位光芒殊胜、照亮了整个林野的四大天王，来到了世尊那里。他们走近之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像巨大的火堆一样，站立在四个方向。那一夜过后，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来到世尊那里，这样问道：“大沙门，时间到了，饭已经准备好了。昨晚深夜，是哪几位光芒殊胜、照亮了整个林野的尊者来到您这里？他们来了之后，向您行礼，然后像巨大的火堆一样，站在了四个方向。”

“迦叶，那是四大天王，他们来我这里是为了听法。”那时，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心里就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连四大天王都来听他讲法。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之后，世尊享用了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的供养，又回到了那片林野里住下。

第二神变

41 到了深夜，有一位光芒殊胜、照亮了整个林野的天帝释来了。他比先前那些光体更加殊胜、更加美妙。他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行礼后，像一团巨大无比的火堆一样，站在一旁。那一夜过后，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来到世尊那里，这样问道：“大沙门，时间到了，饭已经准备好了。昨晚深夜，是哪位光芒殊胜、照亮了整个林野的尊者来到您这里？他来了之后，向您行礼，然后像一团巨大无比的火堆一样站在一旁，看起来比先前那些光体更加殊胜、更加美妙。”

“迦叶，那是天帝释，他来我这里是为了听法。”那时，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心里

就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连天帝释都来听他讲法。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之后，世尊享用了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的供养，又回到了那片林野里住下。

第三神变

42 到了深夜，又有娑婆主梵天，光芒殊胜，照亮了整个林野。他比先前那些光体更加殊胜、更加美妙。他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行礼后，像一团巨大无比的火堆一样，站在一旁。那一夜过后，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来到世尊那里，这样问道：“大沙门，时间到了，饭已经准备好了。昨晚深夜，是哪位光芒殊胜、照亮了整个林野的尊者来到您这里？他来了之后，向您行礼，然后像一团巨大无比的火堆一样站在一旁，看起来比先前那些光体更加殊胜、更加美妙。”

“迦叶，那是娑婆主梵天，他来我这里是为了听法。”那时，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心里就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连娑婆主梵天都来听他讲法。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之后，世尊享用了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的供养，又回到了那片林野里住下。

第四神变

43 就在那时候，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将要举行一场大祭祀，整个鸯伽国（Ango）和摩揭陀国的人们都准备带着大量的硬食和软食前来参加。那时，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心里生起了一个念头：“我的大祭祀马上就要举行了，整个鸯伽国和摩揭陀国的人都会带着大量食物前来。如果大沙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施展神通，大沙门的名闻利养就会增长，我的名闻利养就会衰减。哎呀，希望大沙门明天不要来。”世尊以心感知了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的念头后，就去了北俱卢洲（Uttarakuru），从那里取来了托钵的食物，在阿耨达池（Anotatta）享用了它，并在那里度过了白天。那一夜过后，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来到世尊那里，这样问道：“大沙门，时间到了，饭已经准备好了。您昨天怎么没来呢？我们还惦记着您呢，心说‘大沙门怎么没来’。我们给您留了一份硬食和软食。”

“迦叶，你当时心里是不是这样想：‘我的大祭祀马上就要举行了，整个鸯伽国和摩揭陀国的人都会带着大量食物前来。如果大沙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施展神通，大沙门的名闻利养就会增长，我的名闻利养就会衰减。哎呀，希望大沙门明天不要来。’迦叶，我感知到了你的这个念头，所以就去了北俱卢洲，从那里取来了托钵的食物，在阿耨达池享用了它，并在那里度过了白天。”那时，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心里就

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连别人的心思都能知道。但那位大沙门却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之后，世尊享用了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的供养，又回到了那片林野里住下。

第五神变

44 就在那时候，世尊有了一件粪扫衣。世尊那时就想：“我该在哪里洗这件粪扫衣呢？”天帝释感知到世尊的心思后，就用手挖出一个池塘，对世尊说：“尊者，请世尊在这里洗粪扫衣吧。”接着，世尊又想：“我该在什么东西上搓揉这件粪扫衣呢？”天帝释感知到世尊的念头后，就放下一块大石头，说：“尊者，请世尊在这上面搓揉粪扫衣吧。”然后，世尊又想：“我该抓着什么上岸呢？”这时，一位住在咖咕特（Kakudha）上的树神感知到世尊的念头后，就弯下了一根树枝，说：“尊者，请世尊抓着这个上岸吧。”世尊接着又想：“我该在哪里晾晒这件粪扫衣呢？”天帝释感知到世尊的念头后，又放下一块大石头，说：“尊者，请世尊在这上面晾晒粪扫衣吧。”那一夜过后，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来到世尊那里，这样说道：“大沙门，时间到了，饭已经准备好了。大沙门，这里以前没有池塘，现在怎么有了个池塘？这些石头以前也没放在这里，是谁放的呢？这棵咖咕特的树枝以前也没有弯下来，现在怎么弯下来了？”世尊说：“迦叶，我想：‘我该在哪里洗这件粪扫衣呢？’天帝释感知到我的心思后，就用手挖出这个池塘，说：‘尊者，请世尊在这里洗粪扫衣吧。’因此这个池塘名为手掘池。我又想：‘我该在什么东西上搓揉这件粪扫衣呢？’天帝释感知到我的念头后，就放下这块石头，说：‘尊者，请世尊在这上面搓揉粪扫衣吧。’我又想：‘我该抓着什么上岸呢？’住在咖咕特上的树神感知到我的念头后，就弯下这根树枝，说：‘尊者，请世尊抓着这个上岸吧。’迦叶，这棵咖咕特现在就是伸出这只手臂的样子。我又想：‘我该在哪里晾晒这件粪扫衣呢？’天帝释感知到我的念头后，就放下这块石头，说：‘尊者，请世尊在这上面晾晒粪扫衣吧。’”

那一夜过后，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来到世尊那里，告知时间到了：“大沙门，时间到了，饭已经准备好了。”世尊打发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说：“迦叶，你先走，我随后就来。”随后，世尊去了那个被称为“阎浮提”的阎浮树那里，摘了一颗果子，比迦叶更早地回到火堂里坐了下来。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看到世尊已经坐在了火堂里，就问他说：“大沙门，您是从哪条路来的？我比您先走，您怎么反而比我先到，还坐在了火堂里？”

“迦叶，我把你打发走以后，就去了那个被称为‘阎浮提’的阎浮树那里，摘了颗果子，然后比你早一步回来，坐在了火堂里。迦叶，你看这颗阎浮树果子，色泽美妙、

香气美妙、味道美妙，如果你想的话，就吃了吧。”

“不了，大沙门，您才配得上它，您自己享用吧。”那时，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心里就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他把我先打发走，竟然能跑到叫做‘阎浮提’的阎浮树那里，摘了果子，再比我早一步回来坐在火堂里。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之后，世尊享用了结发者伍卢韦拉·咖沙巴的供养，又回到了那片林野里住下。

45 那时，一夜过后，结发苦行者伍卢韦拉·咖沙巴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便向世尊禀报时间：“时候到了，大沙门，饭食已经准备好了。”世尊先把伍卢韦拉·咖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打发走，对他说：“你去吧，迦叶，我先走。”随后，世尊去了被称为“阎浮提”的那棵阎浮树附近的一棵芒果树……去了那附近的一棵余甘子树……去了那附近的一棵诃黎勒树……最后去了三十三天，取了一朵昼度树花，比伍卢韦拉·咖沙巴更早返回来，坐在了火堂里。伍卢韦拉·咖沙巴看见世尊坐在火堂里，看到后便对世尊说：“大沙门，你是走哪条路来的？我明明比你早出门，你却比我早回来，还坐在了火堂里。”世尊说：“迦叶，我打发你走之后，就去了三十三天，取了这朵昼度树花，比你早一步回来，坐在火堂里了。迦叶，你看这朵昼度树花，颜色和香气都这么好。如果你想，可以拿去。”伍卢韦拉·咖沙巴说：“不了，大沙门，它只适合你，你自己拿着吧。”于是，伍卢韦拉·咖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心里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啊！他打发了比他先出发的我，竟然能去三十三天取了昼度树花，还比我早回来坐在火堂里。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

46 而就在那个时候，那些结发苦行者想要侍奉火，却劈不开木柴。那些结发苦行者们心里就想：“毫无疑问，这是大沙门的神通力造成的，我们才劈不开木柴。”这时，世尊对伍卢韦拉·咖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说：“迦叶，让木柴自动劈开吧。”伍卢韦拉·咖沙巴说：“大沙门，让它们自动劈开吧。”话音刚落，五百捆木柴一下子就全自动劈开了。于是，伍卢韦拉·咖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心里又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啊，连木柴都会自动劈开。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

47 而就在那个时候，那些结发苦行者想要侍奉火，却点不燃火。那些结发苦行者们心里就想：“毫无疑问，这是大沙门的神通力造成的，我们才点不燃火。”这时，世尊对伍卢韦拉·咖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说：“迦叶，让火自动燃起来吧。”伍卢韦拉·咖沙巴说：“大沙门，让它们自动燃起来吧。”话音刚落，五百个火堆一下子就全自动燃烧了起来。于是，伍卢韦拉·咖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心里又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啊，连火都会自动燃起来。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

48 而就在那个时候，那些结发苦行者侍奉完火之后，却无法把火熄灭。那些结发苦行者们心里就想：“毫无疑问，这是大沙门的神通力，使我们无法把火熄灭。”这时，世尊对伍卢韦拉·伽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说：“迦叶，让火熄灭吧。”伍卢韦拉·伽沙巴说：“大沙门，让火熄灭吧。”话音刚落，五百处火一下子都熄灭了。于是，伍卢韦拉·伽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心里又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啊，连火都会熄灭。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

49 而就在那个时候，那些结发苦行者们在寒冬的夜晚，在降雪的时节，于尼连禅河里多次潜入水中又浮出来，反复地入水出水。这时，世尊变化出了五百个火盆，让那些结发苦行者从水里出来时，可以在那里取暖。那些结发苦行者们心里就想：“毫无疑问，这是大沙门的神通力，能变化出这么多火盆。”于是，伍卢韦拉·伽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心里又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啊，居然能变化出这么多的火盆。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

50 而就在那个时候，下起了不合时节的大暴雨，引发了巨大的洪水。但世尊所住的那块地方，却没有被水淹没。那时世尊心想：“我何不把周围的水排开，在中间布满尘土的干地上经行呢？”于是，世尊就把周围的水排开，在中间布满尘土的干地上经行。伍卢韦拉·伽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心想“大沙门别被水冲走了”，便与许多结发苦行者一起，乘船前往世尊所住的地方。伍卢韦拉·伽沙巴看到世尊在排开了周围洪水的中间干地上经行，见到后便对世尊说：“大沙门，是你吗？”世尊回答说：“是我，迦叶。”说完便腾空而起，站到了船上。于是，伍卢韦拉·伽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心里又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啊，连洪水都不能把他冲走。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

51 这时世尊心里想：“这个愚痴的人很久以来一直这样想：‘这位大沙门确实有大神通、大威力，不过，他终究不像我这样是阿拉汉’。我何不让这位结发苦行者心生警觉呢？”于是，世尊对伍卢韦拉·伽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说：“迦叶，你既不是阿拉汉，也没有进入阿拉汉道。你根本没有那种修行，能让你成为阿拉汉，或是进入阿拉汉道。”这时，伍卢韦拉·伽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以头面顶礼世尊的双足，对世尊说：“尊者啊，我能否在世尊座下出家？能否受达上？”世尊说：“迦叶，你是这五百位结发苦行者的领导者、指导者、最优秀的人、首领和导师。你还是先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他们想怎样就怎样。”于是，伍卢韦拉·伽沙巴这位结发苦行者便来到那些结发苦行者那里，到了之后，对他们说：“诸位，我想在大沙门座下修清净行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办吧。”那些结发苦行者说：“我们对大沙门早有信心很久了。

如果您要在大沙门座下修清净行，我们所有人就都一起在他座下修清净行。”于是，那些结发苦行者们就把他们的头发、发髻、滤水囊、祭火勺等杂物都扔进了水里，任其漂流，然后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以头面顶礼世尊的双足，对世尊说：“尊者啊，我们能否在世尊座下出家？能否受达上？”世尊说：“来吧，诸比丘！法已经很好地被宣讲了，为彻底灭尽苦，来修清净行吧。”就这样，这些尊者就收到了达上。

52 结发苦行者那迪·伽沙巴看到那些头发、发髻、滤水囊、祭火器具等杂物在水中漂流，看到后心里想：“可别是我兄长出事了。”于是他派遣一些结发苦行者前去，说：“去看看我的兄长怎么样了。”随后，他自己也与三百位结发苦行者一起，来到尊者伍卢韦拉·伽沙巴那里。到了之后，便问尊者伍卢韦拉·伽沙巴：“迦叶，这个更好吗？”伍卢韦拉·伽沙巴回答说：“是的，贤友，这个更好。”于是，那些结发苦行者们就把他们的头发、发髻、滤水囊、祭火器具等杂物都扔进了水里，任其漂流，然后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以头面顶礼世尊的双足，对世尊说：“尊者啊，我们能否在世尊座下出家？能否受达上？”世尊说：“来吧，诸比丘！法已经很好地被宣讲了，为彻底灭尽苦，来修清净行吧。”就这样，这些尊者便得到了达上。

53 那时，结发苦行者嘎亚·伽沙巴看见头发、发髻、背袋柴火、祭祀火具等杂物混杂在一起顺着河水冲下来。看见之后，他心里想：“可别让我那些兄弟们遭遇什么灾祸啊。”他就派人去对苦行者们说：“去吧，了解一下我兄弟们的状况。”然后他自己和两百名结发苦行者一起，到具寿伍卢韦拉·伽沙巴那里去。到了之后，他对具寿伍卢韦拉·伽沙巴说：“迦叶，这样是不是更好呢？”

“是的，朋友，这样更好。”于是，那些结发苦行者们把头发、发髻、背袋柴火、祭祀火具等杂物都扔进水里冲走，然后去世尊那里。到了以后，他们以头礼在世尊的脚下，对世尊说：“尊者，我们想在世尊的座下出家，想得到达上。”

“来吧，诸比丘，”世尊说，“法已经被很好地阐述了，为了彻底地灭尽苦，来修习梵行吧。”就这样，这些具寿们便获得了达上。

凭借世尊的决意，五百根木柴先是劈不开，后来又劈开了；火先是点不燃，后来又点燃了；火先是不熄灭，后来又熄灭了；世尊还化现出五百个火盆。照这样计算，总共有三千五百次神变。

54 那时，世尊在优楼频螺如其所乐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与一千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向着伽耶的伽耶山（Gayāsīsa）出发了，这一千位比丘全部都是以前的结发苦行者。就这样，世尊在伽耶，住在伽耶山，和那一千位比丘在一起。在那里，世尊对诸比丘说：

“诸比丘，一切都在燃烧。诸比丘，什么是‘一切都在燃烧’呢？眼在燃烧，色在燃烧，眼识在燃烧，眼触在燃烧，由眼触这个条件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那也在燃烧。被什么燃烧？被贪欲之火、嗔恚之火、愚痴之火燃烧，我说它是被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所燃烧。耳在燃烧，声在燃烧，耳识在燃烧，耳触在燃烧，由耳触这个条件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那也在燃烧。被什么燃烧？被贪欲之火、嗔恚之火、愚痴之火燃烧，我说它是被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所燃烧。鼻在燃烧，香在燃烧，鼻识在燃烧，鼻触在燃烧，由鼻触这个条件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那也在燃烧。被什么燃烧？被贪欲之火、嗔恚之火、愚痴之火燃烧，我说它是被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所燃烧。舌在燃烧，味在燃烧，舌识在燃烧，舌触在燃烧，由舌触这个条件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那也在燃烧。被什么燃烧？被贪欲之火、嗔恚之火、愚痴之火燃烧，我说它是被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所燃烧。身在燃烧，所触在燃烧，身识在燃烧，身触在燃烧，由身触这个条件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那也在燃烧。被什么燃烧？被贪欲之火、嗔恚之火、愚痴之火燃烧，我说它是被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所燃烧。意在燃烧，法尘在燃烧，意识在燃烧，意触在燃烧，由意触这个条件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那也在燃烧。被什么燃烧？被贪欲之火、嗔恚之火、愚痴之火燃烧，我说它是被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所燃烧。

“诸比丘，当这样观察的时候，多闻的圣弟子对眼也厌离，对色也厌离，对眼识也厌离，对眼触也厌离，对由眼触这个条件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也对它厌离。对耳也厌离，对声也厌离……（中略）……对鼻也厌离，对香也厌离……（中略）……对舌也厌离，对味也厌离……（中略）……对身也厌离，对所触也厌离……（中略）……对意也厌离，对法尘也厌离，对意识也厌离，对意触也厌离，对由意触这个条件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也对它厌离。因为厌离，他就离染；因为离染，他就解脱；在解脱的时候，就有了‘已经解脱’的智慧。他了知：‘生已灭尽，梵行已立，应做的已经做了，不会再有像现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了。’”

就在这篇开示被宣说的时候，那一千位比丘的心，通过没有任何执取，从各种烦恼中解脱了出来。

燃烧法门经终

13. 频婆娑罗会见论 13. Bimbisārasamāgamakathā

55 那时，世尊在伽耶山如其所乐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向着王舍城（Rājagaha）的方向开始游行，与一千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这一千位比丘全部都是以前的结发苦行者。于是，世尊一路次第游行，来到了王舍城。就这样，世尊住在王舍城，善建立的塔庙旁的杖林园（Laṭṭhivana）中。摩揭陀国（Magadha）的洗尼王频婆娑罗（Bimbisāra）听说了："那位释迦族的出家人，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已经到了王舍城，正住在王舍城善建立的塔庙旁的杖林园里。关于那位乔达摩，已经有这样的好名声传开了：那位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亲自证知、完全体证了这个有天神、有魔罗、有梵天的世界，包括有沙门婆罗门、天神和人类众生在内，然后宣说教法。他说的法，开头好、中间好、结尾好，有意义、有文采，他揭示了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能见到这样的阿拉汉，确实是件好事。"

于是，摩揭陀国的洗尼王频婆娑罗，由十二万摩揭陀婆罗门居士围绕着，去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旁。那些十二万摩揭陀婆罗门居士，有的人礼敬世尊后，坐在一旁；有的人和世尊互相问候致意，进行了一番欢欣、值得记念的交谈后，坐在一旁；有的人朝着世尊的方向合掌致敬后，坐在一旁；有的人在世尊面前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族姓后，坐在一旁；有的人则默默地坐在一旁。那时，这十二万摩揭陀婆罗门居士心里生起了这样的疑问："到底是这位大沙门在伍卢韦拉·咖沙巴座下修习梵行呢，还是伍卢韦拉·咖沙巴在这位大沙门座下修习梵行呢？"世尊以他的心，了知了这十二万摩揭陀婆罗门居士心中的思虑，于是就用偈颂对具寿伍卢韦拉·咖沙巴说：

你住在优楼频螺，见到了什么，才舍弃了火供，你这枯瘦的教导者?
迦叶，我问你这件事：你的火供祭仪是怎样被放下的?
于诸色、诸声，以及诸味，
以及诸祭祀所称赞的欲女，
知道这是诸依的垢秽，
所以，他不在祭祀，不在供奉中欢喜"
"迦叶，如果你的心在此不喜乐（世尊说），
于诸色、诸声，以及诸味，

那么，在天界人间，究竟是什么

迦叶，你的心喜乐于什么，请告诉我

“见到寂静、无余依的足迹

无所拥有，对欲界生存不执着

那不可变异、不为他人所引导的

所以，他不在祭祀，不在供奉中欢喜”

56 那时，具寿伍卢韦拉·伽沙巴从座而起，将上衣搭在一肩，以头顶礼世尊之足，对世尊如此说：“尊师，世尊是我的导师，我是弟子；尊师，世尊是我的导师，我是弟子。”当时，那十二万位摩揭陀的婆罗门和居士心中生起这样的念头：“看来伍卢韦拉·伽沙巴在大沙门座下修梵行。”世尊以心感知了这十二万位摩揭陀婆罗门居士的内心思惟，于是为他们次第说法。那就是：他阐明布施之说、持戒之说、升天之说；阐明诸欲的过患、低下、杂染，以及出离的功德。当世尊了知他们心已柔顺、心已调柔、心离障碍、心已欣然、心已净信，那时，他宣说了诸佛特有的说法要目：苦、集、灭、道。正如一块纯净无黑点的布料，能正确地吸收染料，同样地，包括频婆娑罗王为首的十一万位摩揭陀婆罗门居士，就在那座位上，远尘离垢的法眼生起：“凡任何集起之法，彼等一切皆为灭尽之法。”另有一万人宣说了近事男皈依。

57 那时，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已是见法者、得法者、了知法者、深入法者，度疑、离惑、得无所畏，于导师教法不依他人，他对世尊这样说：“尊师，我幼年时曾有过五个志愿，如今它们都已应验实现。尊师，我幼年时曾这样想：‘啊，愿他们为我灌顶，让我登上王位。’尊师，这是我的第一个志愿，如今已应验实现。‘愿那位阿拉汉等正自觉者来到我的国土。’尊师，这是我的第二个志愿，如今已应验实现。‘愿我能承事那位世尊。’尊师，这是我的第三个志愿，如今已应验实现。‘愿那位世尊为我说法。’尊师，这是我的第四个志愿，如今已应验实现。‘愿我能了知那位世尊的法。’尊师，这是我的第五个志愿，如今也已应验实现。尊师，我幼年时曾有过这五个志愿，如今它们都已应验实现。善哉，尊师，善哉！尊师，就如将覆倒之物翻转过来，将隐蔽之物显露出来，为迷路者指明道路，或在黑暗中持来油灯，使有眼者能看见诸色——同样地，世尊以种种方式阐明了法。如今我，尊师，皈依世尊，皈依法，以及比丘僧团。愿世尊摄受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终生皈依。并愿世尊垂愍，明日与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供养的饭食。”世尊默然应允。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知道世尊已应允，便从座而起，礼敬世尊，右绕作礼，然后离去。那一夜过

后，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让人准备好上等的嚼食与含食，然后使人告知世尊时间：“尊师，时间已到，饭食已备。”

58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与一千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进入了王舍城，这些比丘全部都是过去的旧结发苦行者。而在那个时候，帝释天神化身为青年男子的模样，走在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最前面，唱着这些偈颂：

“已调伏者，与调伏的旧结发苦行者们一起，已彻底解脱者，与彻底解脱者们一起；

世尊肤色如纯金，进入了王舍城。

“已解脱者，与解脱的旧结发苦行者们一起，已彻底解脱者，与彻底解脱者们一起；

世尊肤色如纯金，进入了王舍城。

“已度越者，与度越的旧结发苦行者们一起；

已彻底解脱者，与彻底解脱者们一起；

金色如抛光的金；”

世尊进入了王舍城。

“他是一位寂静者，与那些寂静的旧结发者们一起；

已彻底解脱者，与彻底解脱者们一起；

他的肤色如纯金一般；

世尊进入了王舍城。

“具足十住、具足十力、了知十法、又具备十支；

这位世尊，由一千众弟子围绕，进入了王舍城。”

众人见到天帝后，这样说：“这位年轻人确实英俊，这位年轻人确实好看，这位年轻人确实令人心生欢喜。这位年轻人是谁的人呢？”听到这么说，天帝以偈颂回答那些人们：

那位智者，在一切处都已调御自己，清净无染，无人能比。

“他是阿拉汉、善逝，在这世间，我是他的侍从。”

59 那时，世尊来到摩揭陀国洗尼频婆娑罗的住处，到了之后，和比丘僧团一起在已设好的座位上坐下。那时，摩揭陀国洗尼频婆娑罗亲手用美味的硬食和软食款待、劝请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他们饱足。当世尊用餐完毕，放下钵和手后，国王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摩揭陀国洗尼频婆娑罗心里思量着：“世尊住在哪里才合适呢？那个地方要离村落不远不近，往来方便，是想来的人就能到的地方，白天不嘈杂，夜晚

安静、不喧闹、没有噪音，清幽隐蔽，适合人群独处，是适宜静修之处。”接着，摩揭陀国洗尼频婆娑罗心想：“我们这座竹林园，正是离村落不远不近，往来方便，白天不嘈杂，夜晚安静、不喧闹、没有噪音，清幽隐蔽，适宜静修的地方。不如我就把这座竹林园布施给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吧。”于是，摩揭陀国洗尼频婆娑罗拿起一个金水壶，把水献给世尊，说：“尊者，我愿将此竹林园布施给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世尊接受了这座林园。那时，世尊用教法的开示教导、鼓励、激发、令摩揭陀国洗尼频婆娑罗欢喜后，从座起身离开。随后，借着这个因缘，世尊宣说了教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接受林园。”

频婆娑罗会见论终

舍利弗与目犍连出家的事 14. Sāriputtamoggallānapabbajjākathā

60 就在那时，离家游行者桑怡亚（Sañcaya）正住在王舍城，带领着一大群离家游行者的团体，共有两百五十位。那时，舍利弗（Sāriputta）和目犍连正跟着离家游行者桑怡亚修习清净行。他们之间有这样的约定：“谁先证得不死，就要告知另一个人。”那时，尊贵的阿萨吉在午前，整理好下衣，拿着衣钵，进入王舍城去乞食。他举止安详，无论前行、后退、平视、侧视，或屈伸手臂，都收摄眼根，具足威仪。离家游行者舍利弗看到了在王舍城乞食的尊贵阿萨吉，同样是那样安详地来去、看视、屈伸，收摄眼根，威仪具足。看到后，他心里生起这样的念头：“这一定是世间证得阿拉汉或已进入阿拉汉道的人中的某一位比丘。我何不去接近这位比丘，然后问问他：‘朋友，你是因为谁而出家的？谁是你的老师？你信乐谁的法？’”但接着，离家游行者舍利弗又想：“现在不是向这位比丘提问的时候，他已进入房屋间乞食了。不如我就跟在这位比丘后面，走那些想求法的人已经辨识过的路。”于是，尊贵的阿萨吉在王舍城乞食完毕，拿起钵食后，便往回走。那时，离家游行者舍利弗也走到尊贵阿萨吉那里，走近后，与阿萨吉尊者互相问候、寒暄一番，之后便站在一边。站在一边的离家游行者舍利弗对尊贵的阿萨吉这样说：“朋友，你的根门清澈，肤色光洁、明净。朋友，你是因为谁而出家的？谁是你的老师？你信乐谁的法？”“朋友，有一位从释迦族出离的释迦子，是一位伟大的沙门，我就是为了这位世尊而出家的，这位世尊就是我的老师，我信乐的也正是这位世尊的法。”“那么，你这位尊者的老师，主张什么？教导什么呢？”“朋友，我还很新，出家未久，刚来到这个法与律的教导中。我还不能详细地解说教法，但我可以简要地为你说明它的义理。”那时，离家游行者舍利弗对尊贵的阿萨吉说：“没问题，朋友！

“无论多说或是少说，请你只将义理告诉我吧；

我要的就是义理本身，你何必说那么多文句呢？”

于是，尊贵的阿萨吉就对离家游行者舍利弗宣说了这段法的开示：

“那些从因而生的法，如来已说出它们的因；

而这些法的灭尽，大沙门如是说。”

那时，游方者舍利弗听了这个法教后，心中生起了远离尘垢、无有瑕疵的法眼：“凡是有集起性质的法，这一切都是灭尽性质的法。”

“这就是法，若能即刻如此，便能亲证无忧的境地；”

“这法，在过去无数劫中，未被看见，已被遗忘。”

61 那时，游方者舍利弗就去拜访游方者目犍连（Moggallāna）。游方者目犍连远远看见游方者舍利弗走过来，见到后，就对游方者舍利弗说：“朋友，你的诸根明净，肤色纯净、皎洁。朋友，你是不是已经证得不死了？”“是的，朋友，我已经证得不死了。”“朋友，你是怎么证得不死的呢？”“朋友，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王舍城看见阿萨吉比丘为了托钵乞食在行走，他前进、后退、前看、旁看、屈伸手臂都极为庄重，目光低垂，威仪具足。看见他后，我心里就想：‘世间上那些成为阿拉汉，或者进入了阿拉汉道的人，这位比丘一定就是其中之一。我何不去拜访这位比丘，问问他：“朋友，你是为了谁而出家的？谁是你的导师？你认同谁说的法？”’那时，朋友，我心里又想：‘现在不是向这位比丘提问的时机，他正走进村落间乞食。我何不跟在这位比丘后面，沿着那些想求法的人所走过的路走呢？’然后，朋友，阿萨吉比丘在王舍城乞食完毕后，拿着乞来的食物回去了。于是，朋友，我就去拜访阿萨吉比丘，到了之后，和阿萨吉比丘互相亲切问候，说了一些令人铭记、欢喜的话，然后站在一旁。朋友，我站在一旁，这样问阿萨吉比丘：‘朋友，你的诸根明净，肤色纯净、皎洁。你是为了谁而出家的？谁是你的导师？你认同谁说的法？’他说：‘朋友，有一位大沙门，是释迦族的儿子，从释迦族出家。我就是为了那位世尊而出家的，那位世尊就是我的导师，我认同那位世尊所说的法。’‘那么，尊者的导师持什么主张，宣说什么教义呢？’‘朋友，我出家不久，刚来到这个法与律的体系里，还不能详细地为你说法，但我可以简略地为你说明义理。’朋友，于是我对阿萨吉比丘这样说：‘好的，朋友，

“无论多说或是少说，请你只将义理告诉我吧；

我要的就是义理本身，你何必说那么多文句呢？”

“于是，朋友，阿萨吉比丘就宣说了这个法教：

“那些从因而生的法，如来已说出它们的因；

而这些法的灭尽，大沙门如是说。”

那时，游方者目犍连听了这个法说后，便生起了远离尘垢、没有瑕疵的法眼：“任何集起的法，都是会灭尽的法。”

“这就是法，若能即刻如此，便能亲证无忧的境地；”

“这法，在过去无数劫中，未被看见，已被遗忘。”

62 那时，游方者目犍连对游方者舍利弗这样说：“朋友，我们到世尊那里去吧，那位世尊就是我们的老师。”舍利弗说：“朋友，这二百五十位游方僧是依止我们俩，认同我们俩而住在这里的。我们也应该先告知他们。他们会怎么想，就会怎么做的。”于是，舍利弗和目犍连就前往那些游方者的住处。到了之后，对那些游方者说：“朋友，我们到世尊那里去吧，那位世尊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依止于两位尊者，认同两位尊者而住在这里的。如果两位尊者将在伟大的沙门那里修习梵行，那我们所有人也都将一起在伟大的沙门那里修习梵行。”接着，舍利弗和目犍连又前往游方者桑遮耶的住处，到了之后，对游方者桑遮耶这样说：“朋友，我们到世尊那里去吧，那位世尊就是我们的老师。”桑遮耶说：“够了，朋友，不要去。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带领这个团体。”第二次也是如此……乃至第三次，舍利弗和目犍连又对游方者桑遮耶这样说：“朋友，我们到世尊那里去吧，那位世尊就是我们的老师。”桑遮耶依旧回答：“够了，朋友，不要去。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带领这个团体。” 于是，舍利弗和目犍连便带着那二百五十位游方者，前往竹林精舍（Veḷuvana）。而那位游方者桑遮耶，就在当场，从嘴里涌出了热血。

世尊从远处看见舍利弗与目犍连前来，见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这两位同伴前来，拘律陀与伍巴帝萨（Upatissa）。这将是我的一对弟子，最上的吉祥之对。”

于甚深智境、无上依止灭尽中；

解脱之后，他们尚未抵达竹林时，导师便为他们授记。

“这两位同伴，拘律陀与伍巴帝萨正前来；

这将是我一对杰出的弟子，最殊胜的一双。”

于是舍利弗目犍连去到世尊处，到已

他们以头面顶礼世尊之足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我们能在世尊座下出家，愿我们得以受达上。”世尊说：“来吧，诸比丘。”然后说：“法已善说，请修习梵行，以究竟灭尽诸苦。”这便成了这些尊者的达上。

知名者出家 Abhiññātānaṃ pabbajjā

63 然而，就在那时，许多有名望、有名望的摩羯陀族良家子弟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人们纷纷非议、指责、批评道：“沙门乔达摩的行径是让人绝后，沙门乔达摩的行径是让人守寡，沙门乔达摩的行径是断绝家族。现在他已使上千的结发苦行者出家，又使这二百五十位属于桑恰亚的游行者出家，而且这些有名望、有名望的摩羯陀族良家子弟也在沙门乔达摩座下修习梵行。”他们甚至一见到诸比丘，就用这首偈颂来责备：

“伟大的沙门已经来到，摩揭陀人的吉利婆阁，

他把桑恰亚的所有弟子都带走了，现在他又会带走谁呢？”

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非议、指责、批评的言论。于是，那些比丘便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这种声音不会持续很久。它只会存在七天，七天过后，它就会消失。那么，诸比丘，当那些人用这首偈颂来责备你们时——”

“伟大的沙门已经来到，摩揭陀人的吉利婆阁，

他把桑恰亚的所有弟子都带走了，现在他又会带走谁呢？”

你们就用这偈颂去回应他们——

“大雄者们、如来们，确实以正法引导人们；

“对于依法而被引导的人们，有智慧者又怎么会嫉妒呢？”

而就在那个时候，人们看到这些比丘以后，就用这偈颂来指责他们——

“伟大的沙门已经来到，摩揭陀人的吉利婆阁，

他把桑恰亚的所有弟子都带走了，现在他又会带走谁呢？”

那些比丘用这首偈颂反驳这些人：

“大雄者们、如来们，确实以正法引导人们；

“对于依法而被引导的人们，有智慧者又怎么会嫉妒呢？”

人们说：“据说这些沙门释迦子是以法引导，而非以非法。”这种声音只持续了七天，七天过后就消失了。

舍利弗目犍连出家论终

第四诵分终

15. 依止师义务论 15. Upajjhāyavattakathā

64 那时，诸比丘既没有依止师，也没有老师，无人教导，无人训诫。他们穿着不整、披衣不端、举止威仪不得体地进入村落乞食；当人们还在用餐时，他们就把乞剩食钵伸到人家正在吃的主食上面去，伸到正在吃的硬食上面去，伸到正在尝的美味

上面去，伸到正在喝的饮料上面去；他们还亲自乞求汤和饭来吃；在食堂里，他们也高声喧哗、吵闹，就像婆罗门在婆罗门饭食处一样。人们对此不满、责备、非难说：“这些沙门释迦子怎么可以穿着不整、披衣不端、举止威仪不得体地进入村落乞食呢？怎么可以在人们还在用餐时，把乞剩食钵伸到人家正在吃的主食、硬食、美味、饮料上面去呢？怎么可以亲自乞求汤和饭来吃呢？怎么可以在食堂里高声喧哗、吵闹，就像婆罗门在婆罗门饭食处一样呢？”

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们的不满、责备和非难。那些少欲、知足、有惭耻心、谨慎、乐学的比丘也不满、责备、非难说：“这些比丘怎么可以穿着不整、披衣不端、举止威仪不得体地进入村落乞食呢？怎么可以在人们还在用餐时，把乞剩食钵伸到人家正在吃的主食上面、硬食上面、美味上面、饮料上面去呢？怎么可以亲自乞求汤和饭来吃呢？怎么可以在食堂里高声喧哗、吵闹呢？”于是，那些比丘以种种方式责备这些比丘后，将此事禀告了世尊。

那时，世尊就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召集比丘僧团，询问诸比丘：“诸比丘，据说有比丘穿着不整、披衣不端、举止威仪不得体地进入村落乞食；在人们还在用餐时，把乞剩食钵伸到人家正在吃的主食上面、硬食上面、美味上面、饮料上面去；亲自乞求汤和饭来吃；并且在食堂里高声喧哗、吵闹，就像婆罗门在婆罗门饭食处一样，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斥他们：“诸比丘，这是不合适的，不随顺的，不适当的，非沙门所为，不如法，不应做。诸比丘，这些愚痴人怎么可以穿着不整、披衣不端、举止威仪不得体地进入村落乞食；在人们还在用餐时，把乞剩食钵伸到人家正在吃的主食上面、硬食上面、美味上面、饮料上面去；亲自乞求汤和饭来吃；并且在食堂里高声喧哗、吵闹，就像婆罗门在婆罗门饭食处一样呢？诸比丘，这既不能令未信者生信，也不能令已信者增长；反而会令未信者不信，并令某些已信者转变。”那时，世尊以多种方式呵斥那些比丘后，讲述了难养、难满、大欲、不知足、乐杂处、懈怠的过失，又以多种方式讲述了易养、易满、少欲、知足、省察、头陀行、端正、损减、精进的功德，然后为诸比丘作了随顺、应机的法语开示，召唤诸比丘——

65 “诸比丘，我允许亲教师。诸比丘，亲教师应对弟子生起子想，弟子应对亲教师生起父想。如此，他们互相恭敬、互相尊重、互相礼敬而住，在此法与律中将达到增长、增进、广大。诸比丘，应如此接受亲教师：偏袒上衣，礼敬足，蹲踞，合掌，应如此说：‘尊者，请作我的亲教师；尊者，请作我的亲教师；尊者，请作我的亲教师。’若说“好”或“可以”或“适当”或“合适”或“以令人欢喜的方式成就”，或

以身表示，或以语表示，或以身语表示，则亲教师已被接受；若不以身表示，不以语表示，不以身语表示，则亲教师未被接受。”

66 “诸比丘，弟子应当对导师履行正确的职责。以下是正确的履行方式——

“清晨即起，脱掉拖鞋，将上衣搭在一侧肩上，递上齿木和漱口水，铺设座位。如果有粥，洗完碗后，应将粥端上。导师用过粥后，递上水，接过碗，放低后小心地清洗，不要磨擦发出声响，然后收好。导师起身时，应撤去座位。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应当清扫那个地方。”

“如果导师想要进入村庄，应当递上内衣，接过换下的内衣，递上腰带，将桑喀帝折叠出层次后递上，将钵洗干净后带水递上。如果导师希望有人作后随沙门，那么弟子应当遮住三轮、整齐地穿着下衣，系好腰带，将桑喀帝折叠出层次后搭在上身，系好纽结，拿着洗干净的钵，去作导师的后随沙门。不应走得太远，也不应走得太近。应当接取导师钵中所装的食物。导师正在说话时，不应插话打断。若导师言谈接近犯戒的边缘，应当劝阻。”

“返回时，应当先回来，铺设座位，放置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应当上前迎接，接过钵衣，递上换穿的下衣，接过原穿的下衣。如果衣被汗湿，应在太阳下稍微晾晒，但不应把衣收存在太阳下；应当折叠衣。折叠衣时，应把衣角提起四指宽来折，心想：‘不要在中间产生折痕。’衣带应放在衣褶中。”

“如果有得到食物，而且导师想要进食，应当递上水后，将食物奉上。应当问导师是否需要饮用水。导师用完餐后，递上水，接过钵，放低后小心地清洗，不要磨擦发出声响，处理掉水，然后在太阳下稍作晾晒，但不应将钵长时间置于烈日下。应当收好衣钵。放钵时，应一手拿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下或凳下，然后将钵放好。不得将钵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上。收衣服时，应一手拿衣服，另一只手拂拭一下晾衣竿或晾衣绳，将衣边朝外、叠痕朝内，然后放好衣服。导师起身时，应撤去座位，收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应当清扫那个地方。”

“如果导师想要洗澡，应当准备好洗澡水。如果需要冷水，就准备冷水。如果需要热水，就准备热水。”

“如果导师想要进入浴室，应当研好沐浴粉，打湿沐浴土，拿着浴室凳，跟在导师后面走。到了以后，递给导师浴室凳，接过衣服放在一边，递上沐浴粉和沐浴土。如果能力所及，应当进入浴室。进入浴室时，应用沐浴土涂擦脸部，遮住前身和后身，然后进入浴室。不应挤坐在长老诸比丘中间而妨碍他们。不应以座位为由排斥新

学比丘。在浴室中，应当为导师提供搓背等服务。从浴室出来时，应拿着浴室凳，遮住前身和后身，然后走出浴室。”

“即使在水中，也应为导师提供搓背等服务。自己沐浴完毕后，应当先上来，擦干自己的身体，穿好下衣，然后为导师擦干身上的水，递上下衣，递上桑喀帝。接着拿着浴室凳，先回来铺设好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应当问导师是否需要饮用水。如果导师希望弟子领受教诫，弟子应当领受教诫。如果导师希望弟子深入提问，弟子应当深入提问。”

如果亲教师住的住处脏了，如果弟子有能力，就应该打扫。打扫住处时，要先把衣钵拿出来，放在一边。把坐垫拿出来，放在一边。把床垫和枕头拿出来，放在一边。把床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出来，放在一边。把椅子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出来，放在一边。把床脚垫拿出来，放在一边。把痰盂拿出来，放在一边。把靠板拿出来，放在一边。留意地上铺设物原来是怎么铺的，然后拿出来，放在一边。如果住处有蜘蛛网，应该先从天棚开始清除，然后擦拭窗户角落、房间的边缘地带。如果是用赭石粉刷过的墙弄脏了，就把布沾湿、拧干，然后擦拭。如果是涂成黑色的地面弄脏了，就把布沾湿、拧干，然后擦拭。如果地面没经过处理，就洒上水，然后清扫，想着“别让住处扬起灰尘”。把垃圾捡集起来，丢到一边去。

地上铺设物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脚垫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床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椅子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垫和枕头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坐垫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痰盂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靠板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要放好衣钵。放钵的时候，要一只手拿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底或椅子底，然后再把钵放下去。钵不能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面上。放袈裟的时候，要一只手拿袈裟，另一只手沿着袈裟竿或袈裟绳摸一遍，把外边折向里面，再把袈裟放好。

“如果东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东边的窗户。如果西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西边的窗户。如果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北边的窗户。如果南方刮起了带

尘的风，应关上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在冷季，白天应打开窗户，晚上应关上。如果是在热季，白天应关上窗户，晚上应打开。

“如果院子脏了，就要打扫院子。如果走廊脏了，就要打扫走廊。如果集会厅脏了，就要打扫集会厅。如果火堂脏了，就要打扫火堂。如果厕所脏了，就要打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了，就要把饮用水备上。如果洗用水没了，就要把洗用水备上。如果洗手瓮里没水了，就要往洗手瓮里倒水。”

如果亲教师生起了厌离心，弟子应该去劝解他，或者找人来劝解他，或者为他讲说佛法。如果亲教师生起了悔疑，弟子应该去化解它，或者找人化解它，或者为他讲说佛法。如果亲教师生起了邪见，弟子应该去析解它，或者找人析解它，或者为他讲说佛法。如果亲教师犯了重法而应受别住，弟子应该努力促成这件事：“怎样才能让僧团给亲教师进行别住处理呢？”如果亲教师应被退回从头开始，弟子应该努力促成这件事：“怎样才能让僧团把亲教师退回从头开始呢？”如果亲教师应受敬悦，弟子应该努力促成这件事：“怎样才能让僧团给亲教师进行敬悦处理呢？”如果亲教师应受出罪（Abbhāna），弟子应该努力促成这件事：“怎样才能让僧团给亲教师进行出罪处理呢？”如果僧团想要对亲教师做呵责、或依止、或驱出、或下意、或举罪这些处理，弟子就应该努力促成这件事：“怎样才能让僧团不对亲教师做这些处理，或者把它们转为轻的呢？”如果僧团已经对亲教师做了呵责、或依止、或驱出、或下意、或举罪这些处理，弟子就应该努力促成这件事：“怎样才能让亲教师正当行事、顺从、履行出罪程序，从而让僧团撤销这个处理呢？”

如果亲教师的衣需要洗，共住弟子应当洗，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亲教师的衣被洗呢？”如果亲教师的衣需要制作，共住弟子应当制作，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亲教师的衣被制作呢？”如果亲教师的染料需要煮，共住弟子应当煮，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亲教师的染料被煮呢？”如果亲教师的衣需要染，共住弟子应当染，或者应当设法促成：“怎样才能让亲教师的衣被染呢？”染衣时，应当善加翻转再翻转；在水滴未断之前，不应离开。

如果没有告知亲教师，就不能把钵给某些人，也不能从某些人那里接受钵；不能把袈裟给某些人，也不能从某些人那里接受袈裟；不能把资具给某些人，也不能从某些人那里接受资具；不能为某些人剃头发，也不能让某些人为自己剃头发；不能为某些人做护理服务，也不能让某些人为自己做护理服务；不能为某些人当侍者，也不能找某些人当侍者；不能当某些人的随行沙门，也不能让某些人当自己的随行沙门；不能为某些人带托钵食去，也不能让某些人为自己带托钵食去；没有告知亲教师，不

能进村子；不能去坟场；不能离开去别的地方。如果亲教师生病了，就要一辈子照顾他，一直等到他痊愈为止。

依止师义务终

16. 同住弟子义务之论 16. Saddhivihārikavattakathā

67 诸比丘，亲教师应当对共住弟子正当对待。在这里，正当对待是这样：

诸比丘，亲教师应当摄受和教导共住弟子，通过教诵、提问、告诫和指导。如果亲教师有钵而共住弟子没有钵，亲教师应当把钵给共住弟子，或者应当想办法：怎么才能让共住弟子得到一个钵呢？如果亲教师有衣而共住弟子没有衣，亲教师应当把衣给共住弟子，或者应当想办法：怎么才能让共住弟子得到一件衣呢？如果亲教师有资具而共住弟子没有资具，亲教师应当把资具给共住弟子，或者应当想办法：怎么才能让共住弟子得到资具呢？

如果共住弟子生病了，应当清早起来，给他准备好齿木和洗脸水，为他铺设好座位。如果有粥，把碗洗干净后把粥端给他。他喝完粥后，给他水，接过碗来，放低一点，小心地、不刮擦地洗干净后收好。共住弟子起身后，应当把座位撤掉。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应当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

如果共住弟子想进入村落，应当给他下裙，接过他替换下来的下裙，给他腰带，把桑喀帝折出层次后给他，把钵洗干净、去除水后给他。心里想着“他会在这个地方返回”，就提前铺好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要出门迎接他，接过他的钵和衣，递给他替换的下裙，接过他的下裙。如果他的衣服湿了，要在不是很热的阳光底下晾一小会儿，但不要把衣服放在烈日下暴晒。要叠好衣服。叠衣服的时候，要把边角留出四指宽再叠，心想：“别让中间折出折痕。”腰带要卷好放好。

如果有食物，而共住弟子想吃，就先给他水，然后把食物端给他。要问共住弟子要不要喝水。他吃完后，给他水，接过钵来，放低一点，小心地、不刮擦地洗干净，去除水后，在不是很热的阳光下晾一小会儿，但不要把钵放在烈日下暴晒。要收好钵和衣。放钵的时候，用一只手拿着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下或凳下，再把钵放下。不要把钵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上。放衣服的时候，用一只手拿着衣服，另一只手摸一下衣竿或衣绳，把衣服边向外、折向里地放好。共住弟子起身后，要把座位撤掉，把洗脚水、脚凳、擦脚布收好。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应当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

如果共住弟子想洗澡，应当为他准备好洗澡的用品。如果需要冷水，就准备冷水。如果需要热水，就准备热水。

如果共住弟子想进入浴室，应当给他揉好沐浴粉，把陶土弄湿，带着浴凳去，把浴凳给他，接过他的衣服放在一边，给他沐浴粉和陶土。如果自己还能行，就进入浴室。进入浴室时，先用陶土涂脸，把身前身后遮蔽好，再进入浴室。不要挤在长老诸比丘中间坐。不要用座位阻挡新来比丘。在浴室里，要为共住弟子提供服侍。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拿着浴凳，遮蔽好身前身后，再走出浴室。

在水里，也要为共住弟子提供服侍。自己先洗完上岸，把身体擦干、没有水滴之后，穿好下裙，然后把共住弟子身上的水擦掉，递给他下裙，递给他桑喀帝。拿着浴凳先回来，铺好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要问共住弟子要不要喝水。

共住弟子住的精舍如果脏了，如果自己还有能力，就应当打扫干净。打扫精舍时，首先把钵和衣搬出去，放在一边；把坐垫和敷具搬出去，放在一边；把床垫和枕头搬出去，放在一边；把床放低后，小心地、不刮擦地、不碰撞门板门槛地搬出去，放在一边；把凳子放低后，小心地、不刮擦地、不碰撞门板门槛地搬出去，放在一边；把床脚架搬出去，放在一边；把痰盂搬出去，放在一边；把靠板搬出去，放在一边；记好铺在地上的敷具原来是怎么铺的，然后搬出去，放在一边。如果精舍里有蜘蛛网，先从天窗开始扫起，然后擦拭窗户的角落和边棱。如果墙壁是用赭石处理过的而且有斑点，就把布弄湿、拧干后擦干净。如果地板是处理成黑色的而且有斑点，就把布弄湿、拧干后擦干净。如果地板是没处理过的，就洒上水后扫地，心里想着“别让精舍尘土飞扬”。把垃圾集中起来，丢到一边去。

地上铺设物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脚垫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床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椅子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垫和枕头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坐垫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痰盂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靠板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要放好衣钵。放钵的时候，要一只手拿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底或椅子底，然后再把钵放下去。钵不能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面上。放袈裟的时候，要一只手拿袈裟，另一只手沿着袈裟竿或袈裟绳摸一遍，把外边折向里面，再把袈裟放好。

“如果东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东边的窗户。如果西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西边的窗户。如果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北边的窗户。如果南方刮起了带

尘的风，应关上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在冷季，白天应打开窗户，晚上应关上。如果是在热季，白天应关上窗户，晚上应打开。

“如果院子脏了，就要打扫院子。如果走廊脏了，就要打扫走廊。如果集会厅脏了，就要打扫集会厅。如果火堂脏了，就要打扫火堂。如果厕所脏了，就要打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了，就要把饮用水备上。如果洗用水没了，就要把洗用水备上。如果洗手瓮里没水了，就要往洗手瓮里倒水。”

“如果共住弟子生起了不乐住，依止师就要使他离开、找人使他离开，或者为他说法。如果共住弟子生起了疑悔，依止师就要帮他消除、找人帮他消除，或者为他说法。如果共住弟子生起了邪见，依止师就要使他远离邪见、找人使他远离邪见，或者为他说法。如果共住弟子犯了重法，应受别住，依止师就要想办法：‘怎样才能让僧团给共住弟子执行别住呢？’如果共住弟子应退回重来，依止师就要想办法：‘怎样才能让僧团把共住弟子退回重来呢？’如果共住弟子应受敬悦，依止师就要想办法：‘怎样才能让僧团给共住弟子执行敬悦呢？’如果共住弟子应受出罪，依止师就要想办法：‘怎样才能让僧团给共住弟子出罪呢？’如果僧团打算对共住弟子作甘马（kamma，古译：羯磨）——或是呵责甘马、或是依止甘马、或是驱出甘马、或是下意甘马、或是举罪甘马，依止师就要想办法：‘怎样才能让僧团不对共住弟子作甘马，或者把甘马变轻呢？’又或者，僧团已经对共住弟子作了甘马——或是呵责甘马、或是依止甘马、或是驱出甘马、或是下意甘马、或是举罪甘马，依止师就要想办法：‘怎样才能让共住弟子如法行事、调柔、求解除，使僧团撤销这些甘马呢？’”

“如果同住比丘的衣需要洗，依止师就要告诉他：‘你要这样洗。’或者就想办法：‘怎样才能让人把同住比丘的衣洗好呢？’如果同住比丘的衣需要缝制，依止师就要告诉他：‘你要这样缝制。’或者就想办法：‘怎样才能让人把同住比丘的衣缝制好呢？’如果同住比丘需要煮染料，依止师就要告诉他：‘你要这样煮。’或者就想办法：‘怎样才能让人把同住比丘的染料煮好呢？’如果同住比丘的衣需要染色，依止师就要告诉他：‘你要这样染。’或者就想办法：‘怎样才能让人把同住比丘的衣染好呢？’染衣的时候，要妥善地一遍一遍翻转着染。不能在没断的滴渍时就离开。如果同住比丘生病了，就要终身服侍，要等着他痊愈。”

亲教弟子义务终

17. 逐出论 17. Paṇāmitakathā

68 那个时候，同住诸比丘不按照依止师的要求如法行事。那些少欲的诸比丘……都埋怨、批评、指责说：“同住比丘怎么能不按照依止师的要求如法行事呢？”于是，

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听说同住比丘不按照依止师的要求如法行事，这是真的吗？”诸比丘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诸比丘，同住比丘怎么能不按照依止师的要求如法行事呢？”……呵责之后，……开示了法要，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同住比丘不能不按照依止师的要求如法行事。如果不这样如法行事，就犯恶作。”他们还是不如法行事。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劝退不如法行事的人。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劝退：用身体表示，或用语言表示，或用身体和语言表示，说‘我劝退你’、‘你别待在这里’、‘把你的钵和衣拿走’、‘我不需要你服侍了’，这样，这个同住比丘就是被劝退了。如果不用身体表示，不用语言表示，不用身体和语言表示，这个同住比丘就不算被劝退。”

那个时候，被劝退的同住比丘不求忏悔。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被劝退者求忏悔。”他们还是不求忏悔。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被劝退的人不能不求忏悔。如果不求忏悔，就犯恶作。”

那个时候，依止师们在被求忏悔的时候，不接受忏悔。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接受忏悔。”他们还是不肯接受。那些同住比丘就离开了，还俗了，甚至转投外道。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有人来求忏悔的时候，不能不接受忏悔。如果不接受，就犯恶作。”

那时，有些亲教师把行为端正的共住弟子驱逐走，而对于行为不端正的却不驱逐。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把行为端正的共住弟子驱逐走。如果有谁驱逐了，那就犯恶作罪。同时，诸比丘，也不应该不驱逐那些行为不端正的共住弟子。如果不驱逐，那也犯恶作罪。”

“诸比丘，如果共住弟子具备这五种条件，就应当被驱逐：他对亲教师没有足够的爱念，没有足够的净信，没有足够的惭，没有足够的恭敬，没有足够的修学心。诸比丘，共住弟子如果具备这五种条件，就应当被驱逐。”

“诸比丘，如果共住弟子具备这五种条件，就不应当被驱逐：他对亲教师有深厚的爱念，有深厚的净信，有深厚的惭，有深厚的恭敬，有深厚的修学心。诸比丘，共住弟子如果具备这五种条件，就不应当被驱逐。”

诸比丘，如果共住弟子具备这五种条件，就应被驱逐：他对亲教师没有足够的爱念，没有足够的净信，没有足够的惭，没有足够的恭敬，没有足够的修学心。诸比丘，共住弟子如果具备这五种条件，就应被驱逐。

“诸比丘，如果共住弟子具备这五种条件，就不适合被驱逐：他对亲教师有深厚的爱念，有深厚的净信，有深厚的惭，有深厚的恭敬，有深厚的敬重心。诸比丘，共住弟子如果具备这五种条件，就不适合被驱逐。”

“诸比丘，如果一位共住弟子具备这五种条件，亲教师不驱逐他，那亲教师就有过失；而驱逐了他，则没有过失。他对亲教师没有足够的爱念，没有足够的净信，没有足够的惭，没有足够的恭敬，没有足够的修学心。诸比丘，如果这样的共住弟子，亲教师不驱逐他就有过失，驱逐了他则没有过失。”

“诸比丘，如果一位共住弟子具备这五种条件，亲教师驱逐了他，那亲教师就有过失；而不驱逐他，则没有过失。他对亲教师有足够的爱念，有足够的净信，有足够的惭，有足够的恭敬，有足够的修学心。诸比丘，如果这样的共住弟子，亲教师驱逐他就有过失，不驱逐他则没有过失。”

69 那时，有位婆罗门去诸比丘那里请求出家。诸比丘不愿意为他剃度。那位婆罗门因为在比丘那里得不到出家，变得消瘦、憔悴、面色枯黄，肤色变得苍白，筋脉都显现出来。世尊看到了那位婆罗门变得消瘦、憔悴、面色枯黄、筋脉显露的样子，就问诸比丘：“诸比丘，那位婆罗门为什么变得这么消瘦、憔悴、面色枯黄、筋脉显露？” 诸比丘回答：“尊者，那位婆罗门来我们这里请求出家，我们不愿意为他剃度。他因为得不到出家，就变成这样了。” 于是世尊问诸比丘：“诸比丘，你们有谁记得这位婆罗门曾做过什么善事吗？” 听到这话，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说：“尊者，我记得这位婆罗门做过的一件善事。”“舍利弗，你记得他做过什么善事呢？”“尊者，有一次我在王舍城托钵乞食时，这位婆罗门曾让人布施给我一勺食物。尊者，我记得他这件善事。” 世尊说：“萨度（sādhu，古译：善哉），萨度，舍利弗。舍利弗，善人正是知恩和报恩的人。舍利弗，既然如此，你就为这位婆罗门剃度，给他授达上吧。” 尊者舍利弗问：“尊者，我如何为他剃度、授达上呢？” 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演说了一番法义之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之前允许通过三次皈依三宝的方式来授达上的作法，从今日起正式废除。诸比丘，我现在允许通过白四甘马的方式来授达上。诸比丘，应当这样授达上：由一位精明能干的比丘来召集僧团，并作这样的宣告——”

70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尊者某某的求受达上者。如果僧团觉得合适，僧团应当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这是提案。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尊者某某的求受达上者。僧团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哪位尊者同意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明这件事——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向尊者某某请求达上的人。僧团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哪位尊者同意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三次说明这件事——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向尊者某某请求达上的人。僧团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哪位尊者同意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名叫某某的，已经由僧团以某某为亲教师授予具足戒了。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这件事。”

71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刚受达上之后，就做出了不轨的行为。诸比丘对[他]说：“朋友，不要做这种事，这是不如法的。”他却说：“我并没有请诸位尊者给我授达上。你们在我没请求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给我授达上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给没有提出请求的人授达上。如果[有人]授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对方]请求的情况下授达上。而诸比丘，[他]应该这样请求：那位希望受达上的人，去到僧团那里，偏袒上衣露出一肩，顶礼诸比丘的脚，然后蹲坐下来，合掌，应该这样对[僧团]说：‘尊者，我向僧团请求达上，尊者，请僧团出于悲悯救拔提携我。’应该请求第二次。应该请求第三次。应该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来向僧团宣布提案，[这样说]——

72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向尊者某某请求达上的人。名叫某某的，正以某某为亲教师，向僧团请求达上。如果僧团觉得合适，僧团应当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这是提案。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是尊者某某的求受达上者。名叫某某的，正以某某为亲教师，向僧团请求达上。僧团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哪位尊者同意以某某为亲教师，为某某授达上，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宣说此事……（中略）……我第三次宣说此事……（中略）……

“名叫某某的，已经由僧团以某某为亲教师授予具足戒了。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这件事。”

73 那时，在王舍城，有一套精美饮食的固定派发顺序。这时，有位婆罗门心里想：“这些释迦族的沙门，生活习惯安逸，行为举止安逸，吃着上好的食物，睡在避风的

床铺上。我干嘛不也在释迦族的沙门中出家呢？”于是，那位婆罗门就去拜访诸比丘，请求出家。诸比丘便为他剃度，给他受具足戒。他出家之后，饮食的固定派发顺序就这么中断了。诸比丘对他说：“来吧，贤友，现在我们要去托钵乞食了。”他却这样回答：“贤友，我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出家的，我不去托钵。你们要是给我吃的，我就吃；你们要是不给我，我就还俗。”

“贤友，难道你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才出家的吗？”

“是啊，贤友。”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纷纷讥嫌、批评、指责：“在这样善说的法、律中，一个比丘怎么能为了填饱肚子而出家呢？”那些比丘便将此事禀报世尊……世尊问：“比丘，听说你真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出家的吗？”

“是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说道：“你这愚蠢的人，在这样善说的法、律中，你怎么能为了填饱肚子而出家？你这愚蠢的人，这样做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也不能让已生信者信心增长。”……世尊呵责之后，做了教法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在为人受具足戒时，告知他四种依处：出家依止于经乞讨得来的食物，你对此应当终身努力；额外的获得是：僧团食、指定食、邀请食、筹签食、半月食、伍波萨他食、月首食。出家依止于粪扫衣，你对此应当终身努力；额外的获得是：亚麻布、棉布、丝绸、羊毛、麻布、混合粗麻布。出家依止于树下坐卧处，你对此应当终身努力；额外的获得是：精舍、单檐屋、楼阁、平顶屋、洞窟。出家依止于陈弃药，你对此应当终身努力；额外的获得是：熟酥、生酥、油、蜂蜜、糖。”

逐出论终

依止师义务诵分第五终

第五诵分

18. 老师义务论 18. Ācariyavattakathā

74 那时，有位青年去拜访诸比丘，请求出家。诸比丘在他出家前就先告知他依处。他听后这样说：“尊者，如果我出家后您们才告诉我这些依处，我或许还能安住。现在我不出家了，尊者，我厌恶、反感这些依处。”诸比丘将此事禀报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在出家前预先告知依处。若有人预先告知，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受具足戒之后，紧接着就告知依处。”

那时，诸比丘用不足十人的团体为人受具足戒，有时两人一组，有时三人一组。诸比丘将此事禀报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用不足十人的团体为人受具足戒。若有人这样做，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十人或超过十人的团体为人受具足戒。”

75 那时，有些比丘即使自己只有一戒腊、两戒腊，也为弟子受具足戒。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Upasena Vaṅgantaputta）才有一戒腊，就给弟子受具足戒。雨安居结束后，他已是两戒腊，便带着那位只有一戒腊的弟子，一起去见世尊。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旁。佛陀世尊们有个惯例，会和远道而来的诸比丘寒暄问候。于是，世尊对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说：“比丘，你觉得怎么样，还能忍受吗？还能维持吗？你一路远道而来，不是很疲惫吧？”

“世尊，还能忍受，还能维持。尊者，我们一路远道而来，并不怎么疲惫。” 如来们有时明知故问，有时明知不问；了知时机才问，了知时机便不问；如来问的是有实益的事，不问没有实益的事；对于没有实益的事，如来已架起了断绝的桥梁。佛陀世尊们以两种方式反问比丘：或是将要说法，或是将要为弟子制定学处。 接着，世尊对具寿伍巴塞那·旺甘德之子说：“比丘，你有多少戒腊了？”

“世尊，我有两戒腊了。”

“那么，这位比丘有多少戒腊？”

“世尊，他一戒腊。”

“这位比丘和你是什么关系？”

“世尊，他是我的弟子。” 佛陀世尊呵责道：“愚蠢的人，这不合适、不合理、不恰当、不合沙门法、不如法、不应做。你这愚蠢的人，你自己还需要受人教导训诫，怎么竟敢想去教导训诫别人？你这愚蠢的人，太快就转向铺张排场了，那无非是在拉帮结派。你这愚蠢的人，这样做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也不能让已生信者信心增长。”……世尊呵责之后，做了教法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没有满十戒腊的人，不能为他人受具足戒。若有人这样做，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满十戒腊或超过十戒腊的人，为他人受具足戒。”

76 那时，有些比丘心想：“我们已经有十戒腊了，有十戒腊了”，尽管他们本身愚笨、无能，也去为人受具足戒。于是就出现了愚笨的亲教师，聪明的弟子；出现了无能的亲教师，能干的弟子；出现了寡闻的亲教师，多闻的弟子；出现了愚钝的亲教师，有智慧的弟子。还有一位以前是外道的比丘，当亲教师以同修法义教导他时，他反而挑剔亲教师言论的毛病，跑回了原来外道的处所。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纷纷讥嫌、批评、指责：“怎么可以这样！有些比丘自以为有十戒腊了，可是既愚笨又无能，还去为人受具足戒。结果出现愚笨的亲教师带聪明的弟子，无能的亲教师带能干的弟子，寡闻的亲教师带多闻的弟子，愚钝的亲教师带有智慧的弟子。”于是，那些比丘将此事禀报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听说确实有一些比丘，自以为有十戒腊

了，却既愚笨又无能，去为人受具足戒，导致出现愚笨的亲教师、聪明的弟子……等等情况，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怎么可以这样！自以为有十戒腊，却既愚笨又无能，去为人受具足戒……出现愚笨的亲教师带聪明的弟子等等情况。你们这样做，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世尊呵责之后，做了教法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允许愚笨、无能的比丘为人受具足戒。若有人这样做，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有能力、足够胜任、满十戒腊或超过十戒腊的比丘，为人受具足戒。”

77 那时，诸比丘的亲教师，有的远行了，有的还俗了，有的命终了，有的投靠到其他部派去了。这些比丘没有了师长，没有人教导，没有人训诫，只好衣衫不整、披衣不当、威仪欠缺地去托钵乞食。他们在别人正在用餐时，把钵伸到别人的主食上面；或伸到副食上面；或伸到调味品上面；或伸到饮料上面。他们自己开口向人索要汤和饭来吃。在食堂里，他们也大声喧哗，闹成一片。人们纷纷讥嫌、批评、指责：“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可以衣衫不整、披衣不当、威仪欠缺地去托钵？怎么可以在别人正在用餐时，把钵伸到主食、副食、调味品、饮料上面？怎么可以自己开口索要汤饭来吃？怎么可以在食堂里大声喧哗、闹成一片？简直就像那些在家享用祭食的婆罗门一样。”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的讥嫌、批评、指责……于是，那些比丘将此事禀报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听说……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做了教法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

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有老师。诸比丘，老师应当对弟子生起儿子想，弟子也应当对老师生起父亲想。他们这样互相尊重、互相敬重、和合同住，就能在此法与律中增长、壮大、广大。诸比丘，我允许依止满十戒腊者而住，也允许满十年戒腊者授予依止。那么，诸比丘，应当这样接受老师：将上衣偏袒一肩，礼足之后，蹲坐下来，合掌，然后对他这样说：‘尊者，请您做我的老师，我要依止您而住；尊者，请您做我的老师，我要依止您而住；尊者，请您做我的老师，我要依止您而住。’如果他以身体示意，或者以语言示意，或者以身体和语言示意说‘萨度’、‘好’、‘合适’、‘适当’、‘请以令人欢喜的方式成办’，老师就算被接受了；如果既没有以身体示意，也没有以语言示意，也没有以身体和语言示意，老师就不算被接受。

78 诸比丘，弟子应当妥善地奉行对老师的义务。什么是妥善的奉行呢？这里详细说明：

弟子应当在清早起来，脱下鞋子，将上衣披在一肩，然后把牙木和洗脸水递给老师，并为老师铺设座位。如果当时有粥，就先洗净碗钵，把粥端给老师。老师喝完粥后，递上水给他，接回碗钵，放低后小心地清洗，不要碰撞出声，然后收好。老师起身后，要收起座位。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就应当把那个地方清扫干净。

如果老师想到村落里托钵，弟子应当递给他下裙，接回他换下的下裙，递给他腰带，将桑喀帝折成双层后递给他，把钵洗干净后带着水递给他。如果老师希望有个随行的沙门，弟子自己就要穿好下裙，整齐地遮住三轮的部位，系好腰带，将桑喀帝折成双层披上，扣好搭扣，洗好钵后拿着，作为老师的随行者跟在后头。行走时不要离得太远，也不要离得太近，要准备好接取钵里剩下的食物。老师在说话时，不要在他说话时插嘴。如果老师的说话快要引向犯戒的边缘，弟子就应当劝阻他。

“返回时，应当先回来，铺设座位，放置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应当上前迎接，接过钵衣，递上换穿的下衣，接过原穿的下衣。如果衣被汗湿，应在太阳下稍微晾晒，但不应把衣收存在太阳下；应当折叠衣。折叠衣时，应把衣角提起四指宽来折，心想：‘不要在中间产生折痕。’衣带应放在衣褶中。”

如果乞到了食物，而且老师也想用餐，就先递上水，然后把食物呈给老师。应当问老师要不要喝水。在他吃完后，递上水给他，然后接回钵，放低后小心地清洗，不要碰撞出声，把水倒干净，然后在温和的光下稍微晾一下，但不可以把钵长时间放在热处。然后要把钵和袈裟收好。收钵时，用一只手拿着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下或凳下确认平整，再把钵放下。不可以把钵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上。收袈裟时，用一只手拿着袈裟，另一只手沿着挂袈裟的竹竿或袈裟绳理好，把袈裟的边向外、折缝朝内这样叠好放好。老师起身后，要收起座位，把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都收好。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就应当把那个地方清扫干净。

如果老师想洗澡，就应当为他准备好洗澡水。如果需要冷水，就准备好冷水；如果需要热水，就准备好热水。

如果老师想进浴室，弟子应当把沐浴粉揉好，把黏土浸湿，然后拿着浴室的凳子，跟在老师后头走。到了之后，把凳子递给老师，接过他的袈裟放在一边，然后递上沐浴粉和黏土。如果弟子自己也有能力，也可以进入浴室。进入浴室时，要用黏土涂抹在脸上，遮住身体的前面和后面，然后进去。进去后，不要挤在上座诸比丘中间坐下，也不要把新学比丘从座位上挡开。在浴室里，应当为老师做身体按摩等服务。从浴室出来时，要拿着凳子，遮住身体的前面和后面，再走出浴室。

在水里时，也应该为依止师做服务。弟子应当比依止师先上岸，擦干自己的身体，穿好下衣之后，再为依止师擦干身上的水，递上下衣，递上桑喀帝衣。然后拿着浴室的凳子先回来，铺设座位，放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应当问依止师是否需要饮水。如果依止师想让弟子诵出经文，弟子就应该诵出；如果他想询问，弟子就应该回答询问。

如果依止师住的寺院脏了，而弟子有能力的话，就应该去把它打扫干净。打扫寺院的时候，要先把钵和袈裟搬出来，放到一边；把坐卧用的坐具搬出来，放到一边；把床垫和枕头搬出来，放到一边。床要放低了之后，妥善地、不摩擦碰撞到门扇和门框地搬出来，放到一边。椅子也要放低了之后，妥善地、不摩擦碰撞到门扇和门框地搬出来，放到一边。床脚垫也要搬出来，放到一边；痰盂要搬出来，放到一边；靠板要搬出来，放到一边；地上铺的垫子要先看好原来是怎么铺的，再搬出来放到一边。如果寺院里有蜘蛛网，应该先从天花板开始清理，然后擦拭窗框角落这些地方。如果抹过赭石的墙壁上有斑点弄脏，要先把布沾湿、拧干，然后再擦。如果涂过黑色的地面有斑点弄脏，也要先把布沾湿、拧干，然后再擦。如果地面没有做过处理，就洒上水再扫，这样才不会让寺院里扬起灰尘。垃圾清扫之后要集中倒到一边去。

地上铺设物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脚垫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床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椅子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垫和枕头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坐垫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痰盂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靠板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要放好衣钵。放钵的时候，要一只手拿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底或椅子底，然后再把钵放下去。钵不能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面上。放袈裟的时候，要一只手拿袈裟，另一只手沿着袈裟竿或袈裟绳摸一遍，把外边折向里面，再把袈裟放好。

“如果东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东边的窗户。如果西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西边的窗户。如果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北边的窗户。如果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在冷季，白天应打开窗户，晚上应关上。如果是在热季，白天应关上窗户，晚上应打开。

如果僧院内的空地脏了，就应该打扫空地。如果门楼脏了，就应该打扫门楼。如果集会堂脏了，就应该打扫集会堂。如果火堂脏了，就应该打扫火堂。如果厕所脏了，就应该打扫厕所。如果没有饮用水了，就应该备好饮用水。如果没有用水了，就应该备好用水。如果洗手用的水罐里没水了，就应该把水倒进水罐里。

如果依止师生起了不乐心，弟子应该设法劝解他，或请他人劝解他，或者为他说法。如果依止师生起了追悔心，弟子应该设法帮他消除，或请人帮他消除，或者为他说法。如果依止师生起了邪见，弟子应该帮他分辨清楚，或请人帮他分辨清楚，或者为他说法。如果依止师犯了一条重罪，需要受别住甘马，弟子就应该努力促成，想办法让僧团给依止师别住。如果依止师需要被退回原本位阶重始，弟子就应该努力促成，想办法让僧团将依止师退回重始。如果依止师需要受敬悦，弟子就应该努力促成，想办法让僧团给依止师敬悦。如果依止师需要接受出罪，弟子就应该努力促成，想办法让僧团为依止师出罪。如果僧团想对依止师做处罚——无论是呵责、依止、驱出、下意还是举罪——弟子都应该努力想办法，让僧团不要对依止师做这种处罚，或者把它转变为轻一点的处罚。如果僧团已经对依止师做了处罚——无论是呵责、依止、驱出、下意还是举罪——弟子都应该努力想办法，让依止师能如法行持、谦顺折伏、依法求出罪，从而使僧团得以为他撤销那个甘马。

如果依止师的袈裟需要洗，弟子就应该帮他洗，或者想办法找人把依止师的袈裟洗好。如果依止师的袈裟需要做，弟子就应该帮他做，或者想办法找人把依止师的袈裟做好。如果依止师需要煮染料，弟子就应该帮他煮，或者想办法找人把依止师的染料煮好。如果依止师的袈裟需要染色，弟子就应该帮他染，或者想办法找人把依止师的袈裟染好。染袈裟的时候，要好好地、一遍一遍地翻转着染，不能在没有断掉滴水的时候就离开。

没有问过依止师，不能把自己的钵给别人，也不能替别人收下钵；不能把袈裟给别人，也不能替别人收下袈裟；不能把资具给别人，也不能替别人收下资具；不能给别人剃头发，也不能让别人给自己剃头发；不能为别人做服务，也不能让别人为自己做服务；不能做别人的侍者，也不能让别人做自己的侍者；不能做别人的随行沙门，也不能让别人做自己的随行沙门；不能替别人带食物回去，也不能让别人替自己带食物回去。没有问过依止师，不能进村子，不能去坟场，不能离开到其他地方去。如果依止师生病了，弟子应该终身照顾他，一直等到他康复为止。

老师义务终

19. 内弟子义务论 19. Antevāsikavattakathā

79 诸比丘，导师应当这样正确地对待弟子。在这方面，正确的做法是：

诸比丘，导师应当通过教诵、答疑、教诫和指导来摄受和帮助弟子。如果导师有钵而弟子没有钵，导师应当把自己的钵给弟子，或者想办法让弟子得到钵——怎样才能让弟子有钵呢？如果导师有衣而弟子没有衣，导师应当把自己的衣给弟子，或者想办法让弟子得到衣——怎样才能让弟子有衣呢？如果导师有其他资具而弟子没有，导师应当把自己的资具给弟子，或者想办法让弟子得到资具——怎样才能让弟子有资具呢？

如果弟子生病了，导师要早早起来，为弟子准备好刷牙的树片，准备好洗脸的水，把座位铺设好。如果有粥，要把容器洗干净，把粥端给弟子。弟子喝了粥后，把水递给他，接下容器，放低着洗，好好地洗，不要磕碰，然后收好。弟子起来后，要把座位收起来。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应当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

如果弟子想去村里，导师要把下裙拿给他，同时接过弟子换下来的下裙，把腰带拿给他，把几层桑喀帝叠好拿给他，把钵洗好、带水（未擦干）拿给他。

“想着‘他大概会在这个时候回来’，老师应铺设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擦脚石；应起身迎接，接过钵和衣，递给他换穿衣，接过下衣。如果衣服汗湿了，应在日晒处稍加晾晒，但不可将衣服存放在日晒处。应将衣服叠好。叠衣服时，应留出四指宽的边后将衣服叠好，心里想着：‘别让中间起褶皱。’应将腰带放在叠好的衣服内。”

如果有食物，弟子也想吃，应当先递水，再把食物端给弟子。要用饮用水招呼弟子。弟子吃完后，把水递给他，接下钵，放低着洗，好好地洗，不要磕碰，洗干净沥干，在热处稍微烘一下，但不能把钵长时间放在热处烘烤。要把钵和袈裟收好。收钵时，要一手拿钵，一手摸一下床底下的地方或凳子底下的地方，再把钵放好，不能把钵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上。收袈裟时，要一手拿袈裟，一手把挂袈裟的竿或绳子捋一下，然后把边朝外、褶朝里，这样把袈裟收好。弟子起来后，要把座位收起来，把洗脚的水、垫脚板和擦脚器收好。如果那个地方脏了，应当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

如果弟子想洗澡，导师要把洗澡水准备好。如果弟子需要冷水，就把冷水准备好；如果需要热水，就把热水准备好。

如果弟子想进蒸汽浴室，导师要把沐浴粉和好，把黏土打湿，自己拿着蒸汽浴室的小凳过去，把凳子给弟子，接过他的袈裟放在一边，把沐浴粉和黏土递给他。如果弟子自己可以，就让他进去。进蒸汽浴室时，要用黏土涂一下脸，遮好前面和后面，

再进去。进去后，不能在长老比丘中间挤进去坐，也不能用座位挡住新学比丘。在蒸汽浴室里，要为弟子做些必要的服侍工作。出蒸汽浴室时，要自己拿着小凳，遮好前面和后面，再出来。

在水边时，也应当为弟子做必要的服侍工作。老师洗完澡后，要先上来把身上的水擦干，穿好下衣，然后帮弟子擦去身上的水，递给他下衣，再递给他桑喀帝衣。接着，老师要拿上暖房里的凳子，先走回来，铺好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踏脚板和擦脚布。弟子回来后，要问他需不需要喝水。

弟子所住的房间，如果脏了，老师能处理的话，就应该打扫干净。打扫房间时，要先拿出衣钵，放在一边；拿出坐垫，放在一边；拿出被褥和枕头，放在一边；把床放低后，小心地抬出去，不要刮蹭到门和门框，然后放在一边；把椅子放低后，小心地抬出去，不要刮蹭到门和门框，然后放在一边；把床脚拿出，放在一边；把痰盂拿出，放在一边；把靠板拿出，放在一边；要记住铺地垫的位置，把它拿出去放在一边。如果房间里有蜘蛛网，应该先从天花板开始清理，再擦拭窗框和墙角。如果有用赭石粉饰过的墙壁，因为沾了灰尘而变脏，就用水浸湿一块布，拧干后擦干净。如果有用黑色涂料处理过的地面，因为沾了灰尘而变脏，就用水浸湿一块布，拧干后擦干净。如果是没有处理过的地面，就先洒些水再扫，想着“可别让灰尘弄脏了房间”。扫出来的垃圾要集中起来，丢到一边去。

地上铺设物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脚垫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床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椅子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放低后，小心不磕碰、不摩擦门板地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床垫和枕头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坐垫要晒一晒、清理干净、拍掉灰尘，然后搬回去，按照原来铺的样子铺好。痰盂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靠板要晒一晒、擦拭干净，然后搬回去，放回原处。要放好衣钵。放钵的时候，要一只手拿钵，另一只手摸一下床底或椅子底，然后再把钵放下去。钵不能直接放在没有铺垫的地面上。放袈裟的时候，要一只手拿袈裟，另一只手沿着袈裟竿或袈裟绳摸一遍，把外边折向里面，再把袈裟放好。

“如果东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东边的窗户。如果西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西边的窗户。如果北方刮起了带尘的风，应关上北边的窗户。如果南方刮起了带

尘的风，应关上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在冷季，白天应打开窗户，晚上应关上。如果是在热季，白天应关上窗户，晚上应打开。

“如果院子脏了，就要打扫院子。如果走廊脏了，就要打扫走廊。如果集会厅脏了，就要打扫集会厅。如果火堂脏了，就要打扫火堂。如果厕所脏了，就要打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了，就要把饮用水备上。如果洗用水没了，就要把洗用水备上。如果洗手瓮里没水了，就要往洗手瓮里倒水。”

如果弟子心里生起了不满足、厌离僧团生活的情绪，老师应该设法安抚、开解他，或者找他来做一次佛法开示。如果弟子心里生起了对戒律的疑悔与不安，老师应该设法消除、找人帮他消除这种疑悔，或者找他来做一次佛法开示。如果弟子心中生起了某种错误的见解，老师应该设法为他分析、找人帮他分析清楚，或者找他来做一次佛法开示。如果弟子犯了一条重罪，到了该接受‘别住’处罚的程度，老师就应该积极地去运作，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给弟子实行别住呢？’如果弟子到了该被‘退回重来’的程度，老师就应该积极地去运作，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把弟子退回重来呢？’如果弟子到了该接受‘敬悦’处罚的程度，老师就应该积极地去运作，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给弟子实行敬悦呢？’如果弟子到了该被‘出罪’恢复清净的程度，老师就应该积极地去运作，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为弟子出罪呢？’如果僧团想对弟子进行处罚，无论是呵责、依止、驱出、下意、还是举罪，老师都应该积极地去运作，想着：‘怎样才能让僧团不对弟子进行处罚，或是把处罚变轻呢？’但如果僧团已经对弟子进行了处罚，无论是呵责、依止、驱出、下意还是举罪，老师都应该积极地去运作，想着：‘怎样才能让弟子正确地遵守规定、顺从折服、履行出罪程序，最终让僧团撤销对他的处罚呢？’

如果弟子的袈裟需要洗，老师可以指点他说：“你应该这样洗。”或者积极设法，想着：“怎样才能把弟子的袈裟洗好呢？”如果弟子的袈裟需要缝制，老师可以指点他说：“你应该这样做。”或者积极设法，想着：“怎样才能把弟子的袈裟做好呢？”如果弟子需要煮染料，老师可以指点他说：“你应该这样煮。”或者积极设法，想着：“怎样才能把弟子的染料煮好呢？”如果弟子的袈裟需要染色，老师可以指点他说：“你应该这样染。”或者积极设法，想着：“怎样才能把弟子的袈裟染好呢？”染袈裟时，应当小心地反复翻转，使染料均匀渗透；染液滴流尚未断时，不应离开。如果弟子生病了，老师应当尽形寿照顾他，并等待他康复。

内弟子义务终

第六诵分

20. 逐出与请求原谅 20. Paṇāmanā khamāpanā

80 就在那个时候，有些弟子对他们老师的态度不太好……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弟子不应该对老师态度不好。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就犯了恶作。” 但那些弟子还是态度不好。诸比丘又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驱逐那些态度不好的弟子。而这，诸比丘，就是应该怎么驱逐他的方法。” 你可以对他说：“我驱逐你”、“你别再回这来了”、“把你的衣钵带走”、“我不再需要你的服侍了”。用身体动作让他明白，用言语让他明白，或用身体动作和言语一起让他明白，那么弟子就被驱逐了。如果不用身体动作让他明白，不用言语让他明白，也不把身体动作和言语合在一起用，那么弟子就没有被驱逐。

那时，被遣离的弟子们不向老师求忏悔。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他们求忏悔。”那些弟子还是不求忏悔。诸比丘又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被遣离的人不可以不求忏悔。如果他不求忏悔，就犯恶作。”

那时，老师们在被弟子求忏悔时，不接受忏悔。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接受忏悔。”那些老师还是不接受忏悔。结果，弟子们有的离开了，有的还俗了，有的甚至投靠了外道。诸比丘又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当别人向你求忏悔时，不可以不接受。如果谁不接受，就犯恶作。”

那时，老师们遣离行为正确的弟子，却不遣离行为不正确的弟子。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遣离行为正确的弟子。如果谁遣离了，就犯恶作。而且，诸比丘，也不可以不遣离行为不正确的弟子。如果谁不遣离，就犯恶作。”

81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弟子，应该被遣离。他对老师没有深厚的爱，没有深厚的净信，没有深厚的惭耻心，没有深厚的敬意，没有深厚的个人修养——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弟子，应该被遣离。”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弟子，不应该被遣离。他对老师有深厚的爱，有深厚的净信，有深厚的惭耻心，有深厚的敬意，有深厚的个人修养——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弟子，不应该被遣离。”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弟子，他应被遣离。他对老师没有深厚的爱，没有深厚的净信，没有深厚的惭耻心，没有深厚的敬意，没有深厚的个人修养——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弟子，应被遣离。”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弟子，不应被遣离。他对老师有深厚的爱，有深厚的净信，有深厚的惭耻心，有深厚的敬意，有深厚的尊重——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弟子，不应被遣离。”

“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五法的弟子，老师如果不遣离他，就是有过的；如果遣离他，就是无过的。他对老师没有深厚的爱，没有深厚的净信，没有深厚的惭耻心，没有深厚的敬意，没有深厚的个人修养——诸比丘，对于具备这五法的弟子，老师如果不遣离他，就是有过的；如果遣离他，就是无过的。”

“诸比丘，如果弟子具足了五种特质，那么赶他走的老师是有过失的，不赶他走的老师没有过失。对老师有深厚的感情，有深厚的信心，有深厚的惭耻心，有深厚的尊敬心，有深厚的自我提升——诸比丘，如果一个弟子具足了这五种特质，那么赶他走的老师是有过失的，不赶他走的老师没有过失。”

逐出与请求原谅终

21. 愚者与不善巧者事 21. Bālaabyattavatthu

82 那时，有些比丘心想“我已有十年戒腊，我已有十年戒腊”，愚蠢、不善巧地给予依止。于是就出现了老师愚蠢、弟子聪明的现象；出现了老师不善巧、弟子善巧的现象；出现了老师寡闻、弟子多闻的现象；出现了老师智慧薄弱、弟子有智慧的现象。那些少欲的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批评、指责说：“为什么这些比丘心想‘我已有十年戒腊，我已有十年戒腊’，就愚蠢、不善巧地给予依止呢？竟出现老师愚蠢、弟子聪明，老师不善巧、弟子善巧，老师寡闻、弟子多闻，老师智慧薄弱、弟子有智慧，这怎么行呢？”于是，这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诸比丘，听说有些比丘心想‘我已有十年戒腊，我已有十年戒腊’，就愚蠢、不善巧地给予依止……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呵责之后……做了开示，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该由愚蠢、不善巧的人来给予依止。谁给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一位善巧、有能力的十腊比丘或十腊以上的比丘给予依止。”

愚者与不善巧者事终

22. 依止舍弃论 22. Nissayapaṭippassaddhikathā

83 那时，诸比丘不知道，当他们的亲教师或依止师离开、还俗、去世或归附其他部派时，依止关系是否就解除了。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

“诸比丘，这里有五种情况，与亲教师的依止关系会解除：亲教师离开了，或者还俗了，或者去世了，或者归属其他部派了，第五种就是[亲教师的]明确指令。诸比丘，这就是与亲教师的依止关系解除的五种情况。”

“诸比丘，这里有六种情况，与老师的依止关系会解除：老师离开了，或者还俗了，或者去世了，或者归属其他部派了，第五种就是[老师的]明确指令，或者他归入了亲教师的统管。诸比丘，这就是与老师的依止关系解除的六种情况。”

依止舍弃论终

23. 应授具足戒五法 23. Upasampādetabbapañcakaṃ

84 “诸比丘，一个具足五种特质的比丘，不应该给人授具足戒，不应该给人依止，不应该让沙弥近身伺候。他自己不具足无学的戒蕴，不具足无学的定蕴，不具足无学的慧蕴，不具足无学的解脱蕴，不具足无学的解脱知见蕴——诸比丘，一个具足这五种特质的比丘，不应该给人授具足戒，不应该给人依止，不应该让沙弥近身伺候。”

“诸比丘，一个具足五种特质的比丘，可以给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人依止，可以让沙弥近身伺候。他自己具足无学的戒蕴，具足无学的定蕴，具足无学的慧蕴，具足无学的解脱蕴，具足无学的解脱知见蕴——诸比丘，一个具足这五种特质的比丘，可以给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人依止，可以让沙弥近身伺候。”

“诸比丘，再者，一个具足另外五种特质的比丘，不应该给人授具足戒，不应该给人依止，不应该让沙弥近身伺候。他自己不具足无学的戒蕴，也不能教导他人修习无学的戒蕴；他自己不具足无学的定蕴，也不能教导他人修习无学的定蕴；他自己不具足无学的慧蕴，也不能教导他人修习无学的慧蕴；他自己不具足无学的解脱蕴，也不能教导他人修习无学的解脱蕴；他自己不具足无学的解脱知见蕴，也不能教导他人修习无学的解脱知见蕴——诸比丘，一个具足这五种特质的比丘，不应该给人授具足戒，不应该给人依止，不应该让沙弥近身伺候。”

诸比丘，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让沙弥随侍。他自己具备了无学的戒蕴，并能引导他人修习无学的戒蕴；他自己具备了无学的定蕴，并能引导他人修习无学的定蕴；他自己具备了无学的慧蕴，并能引导他人修习无学的慧蕴；他自己具备了无学的解脱蕴，并能引导他人修习无学的解脱蕴；他自己具备了无学的解脱知见蕴，并能引导他人修习无学的解脱知见蕴。诸比丘，具备这五种素质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让沙弥随侍。

诸比丘，另外，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不能为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予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他没有信，没有惭，没有愧，懈怠，失念。诸比丘，具备这五种素质的比丘，不能为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予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

诸比丘，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让沙弥随侍。他有信，有惭，有愧，精进努力，正念现前。诸比丘，具备这五种素质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让沙弥随侍。

诸比丘，另外，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不能为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予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他在增上戒上戒行有缺失，在正行上行仪有缺失，在增上见上见解有缺失，听闻少，智慧劣。诸比丘，具备这五种素质的比丘，不能为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予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

诸比丘，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让沙弥随侍。他在增上戒上戒行没有缺失，在正行上行仪没有缺失，在邪见上见解没有缺失，多闻，有智慧。诸比丘，具备这五种素质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让沙弥随侍。

诸比丘，另外，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不能为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予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他没有能力亲自照顾或找人照顾生病的弟子或共住者；不能平息或让人平息不满的情绪；不能如法地消除生起的追悔；他不知道什么是犯戒，也不知道怎么从犯戒中出罪。诸比丘，具备这五种素质的比丘，不能为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予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

诸比丘，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让沙弥随侍。他有能力亲自照顾或找人照顾生病的弟子或共住者；有能力平息或让人平息不满的情绪；有能力如法地消除生起的追悔；他知道什么是犯戒，也知道怎么从犯戒中出罪。诸比丘，具备这五种素质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让沙弥随侍。

诸比丘，另外，具备五种素质的比丘，不能为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予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他没有能力教导弟子或共住者学习关于基本行持的学处，没有能力教导他们初梵行的学处，没有能力教导阿毗达摩，没有能力教导阿毗律，没有能力如法地剖析生起的恶见。诸比丘，具备这五种素质的比丘，不能为人授具足戒，不能给予依止，不能让沙弥随侍。

诸比丘，具备五支的比丘，可以给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他能教导弟子或共住者关于行持的学处，能以初梵行的学处训练他们，能教导阿毗达

摩，能教导阿毗律，能依法辨析已生起的邪见——诸比丘，具备这五支的比丘，就可以给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

诸比丘，另外，如果比丘具备另外这五支，则不应给予具足戒，不应给予依止，不应照顾沙弥。他不知罪，不知非罪，不知轻罪，不知重罪，而且他也不能就经文和文句，对自己的两部巴帝摩卡经详尽地掌握、善加分别、善加通达、善加判断——诸比丘，具备这五支的比丘，就不应给予具足戒，不应给予依止，不应照顾沙弥。

诸比丘，具备五支的比丘，可以给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他能知罪，知非罪，知轻罪，知重罪；而且他对两部巴帝摩卡经的经文和文句，都能详尽地善巧掌握、善于分别、善于通达、善于判断——诸比丘，具备这五支的比丘，就可以给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

诸比丘，另外，如果比丘具备另外这五支，则不应给予具足戒，不应给予依止，不应照顾沙弥。他不知罪，不知非罪，不知轻罪，不知重罪，且不足十腊——诸比丘，具备这五支的比丘，就不应给予具足戒，不应给予依止，不应照顾沙弥。

诸比丘，具备五支的比丘，可以给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他能知罪，知非罪，知轻罪，知重罪，且满十腊或多于十腊——诸比丘，具备这五支的比丘，就可以给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

应授具足戒五法终

24. 应授具足戒六法 24. Upasampādetabbachakkaṃ

85 诸比丘，具备六支的比丘，不应给予具足戒，不应给予依止，不应照顾沙弥。他不具备无学的戒蕴，不具备无学的定蕴，不具备无学的慧蕴，不具备无学的解脱蕴，不具备无学的解脱知见蕴，且不足十腊——诸比丘，具备这六支的比丘，就不应给予具足戒，不应给予依止，不应照顾沙弥。

诸比丘，具备六支的比丘，可以给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他具备无学的戒蕴，具备无学的定蕴，具备无学的慧蕴，具备无学的解脱蕴，具备无学的解脱知见蕴，且满十腊或多于十腊——诸比丘，具备这六支的比丘，就可以给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

诸比丘，另外，如果比丘具备另外这六支，则不应给予具足戒，不应给予依止，不应照顾沙弥。他自己不具备无学的戒蕴，也不劝使他人安住于无学的戒蕴；他自己不具备无学的定蕴，也不劝使他人安住于无学的定蕴；他自己不具备无学的慧蕴，也不劝使他人安住于无学的慧蕴；他自己不具备无学的解脱蕴，也不劝使他人安住于无学的解脱蕴；他自己不具备无学的解脱知见蕴，也不劝使他人安住于无学的解脱知见

蕴；而且他不足十腊——诸比丘，具备这六支的比丘，就不应给予具足戒，不应给予依止，不应照顾沙弥。

“诸比丘，具备六种条件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接受沙弥侍奉。他自己已经具备了无学的戒蕴，也能引导他人具备无学的戒蕴；他自己已经具备了无学的定蕴，也能引导他人具备无学的定蕴；他自己已经具备了无学的慧蕴，也能引导他人具备无学的慧蕴；他自己已经具备了无学的解脱蕴，也能引导他人具备无学的解脱蕴；他自己已经具备了无学的解脱知见蕴，也能引导他人具备无学的解脱知见蕴；并且他的戒腊达到十年或超过十年。诸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接受沙弥侍奉。”

“诸比丘，具备另外这六种条件的比丘，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予依止，不可以接受沙弥侍奉。他没有信心、没有惭、没有愧、懈怠、忘失正念、戒腊不足十年。诸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的比丘，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予依止，不可以接受沙弥侍奉。”

“诸比丘，具备六种条件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接受沙弥侍奉。他有信心、有惭、有愧、精进努力、正念现前、戒腊达到十年或超过十年。诸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接受沙弥侍奉。”

“诸比丘，具备另外这六种条件的比丘，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予依止，不可以接受沙弥侍奉：他在增上戒方面，戒行有缺失；在增上行方面，行仪有缺失；在增上见方面，见解有缺失；少闻、智慧不足、戒腊不满十年。诸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的比丘，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予依止，不可以接受沙弥侍奉。”

诸比丘，具备六种条件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接受沙弥侍奉。他在增上戒上戒行没有缺失，在增上行上行仪没有缺失，在增上见上见解没有缺失，多闻、有智慧、戒腊达到十年或超过十年。诸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接受沙弥侍奉。

“诸比丘，具备另外这六种条件的比丘，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予依止，不可以接受沙弥侍奉。他没有能力亲自照顾或安排人照顾生病的弟子或同住者；没有能力使对梵行不欢喜的人息除不欢喜，或使人被息除；没有能力依法去除生起的追悔；不知道罪；不知道出罪的方法；戒腊不足十年。诸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的比丘，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予依止，不可以接受沙弥侍奉。”

“诸比丘，具备六种条件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接受沙弥侍奉。他有能力亲自照顾或安排人照顾生病的弟子或同住者；有能力使对梵行不欢喜的人息除不欢喜，或使人被息除；有能力依法去除生起的追悔；知道罪；知道出罪的方法；戒腊达到十年或超过十年。诸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的比丘，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接受沙弥侍奉。”

“诸比丘，具备另外这六种条件的比丘，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予依止，不可以接受沙弥侍奉。他没有能力在增上善行学处上教导弟子或同住者，没有能力在初梵行学处上加以训导，没有能力教导阿毗达摩，没有能力教导阿毗律，没有能力依法辨析已生起的邪见；戒腊不足十年。诸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的比丘，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给予依止，不可以接受沙弥侍奉。”

“诸比丘，一个比丘如果具备六种条件，就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他能够教导弟子或共住者关于行持的学处，能够以初梵行的学处训练他们；能够教导阿毗达摩，能够教导阿毗律；能够如法地辨析已生起的邪见；他有十个戒腊，或者超过十个戒腊——诸比丘，一个比丘具备这六种条件，就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给予依止，可以照顾沙弥。”

“诸比丘，另外，一个比丘如果具备六种条件，就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做依止师，不可以接受沙弥。他不了解什么是犯戒，不了解什么是不犯戒，不了解什么是轻戒，不了解什么是重戒，而且他对两部巴帝摩卡在经文和注释层面，没有好好地学习、没有好好地分别、没有好好地掌握、没有好好地判定，他的戒腊不足十年——诸比丘，一个比丘就是具备了这六种条件，就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不可以做依止师，不可以接受沙弥。”

“诸比丘，一个比丘如果具备六种条件，就可以为人授具足戒，可以做依止师，可以接受沙弥。他了解什么是犯戒，了解什么是不犯戒，了解什么是轻戒，了解什么是重戒，而且他对两部巴帝摩卡在经文和注释层面，都好好地学习了、好好地分别了、好好地掌握了、好好地判定了，他有十个戒腊，或者超过十个戒腊——诸比丘，一个比丘就是具备了这六种条件，才可以为人授具足戒，才可以做依止师，才可以接受沙弥。”

应授具足戒六法终

25. 外道先前论 25. Aññatitthiyapubbakathā

86 那时候，有一个之前是外道出身的人，在被他自己的亲教师以符合法义的话教导时，却把亲教师的话当成攻击，结果跑回了他原来那个外道团体去了。后来他又回

来，向诸比丘请求受达上。诸比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如果一个之前是外道出身的人，被他的亲教师以符合法义的话教导时，却把亲教师的话当成攻击，并跑回了那个外道团体，那么他再回来就不应该给他受达上。至于其他之前是外道出身的人，如果希望在这个法、律中出家，希望受达上，那么应该给他四个月的别住期。诸比丘，应该这样给：先让他剃掉须发，穿上袈裟衣，把上衣搭在一肩，然后让他顶礼诸比丘的脚，让他蹲坐下来，让他合掌，然后应该告诉他要这样说：‘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第二次，我皈依佛，第二次，我皈依法，第二次，我皈依僧；第三次，我皈依佛，第三次，我皈依法，第三次，我皈依僧。’”

“诸比丘，那位以前是外道出身的人，应当这样：去到僧团那里，把上衣搭在一肩，顶礼诸比丘的脚，蹲坐下来，合掌，然后应该这样对他说：‘尊者，我以前是外道出身，希望在这个法、律中受达上。所以，尊者，我向僧团请求四个月的别住期。’这样请求第二次。这样请求第三次。然后，应该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来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人，以前是外道出身，希望在这个法、律中受达上。他正向僧团请求四个月的别住期。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可以给予这位名叫某某的、以前是外道出身的人四个月的别住期。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名叫某某的人，以前是外道出身，希望在这个法、律中受达上。他正向僧团请求四个月的别住期。僧团给予这位名叫某某的、以前是外道出身的人四个月的别住期。哪位尊者同意给予这位名叫某某的、以前是外道出身的人四个月的别住期，请保持沉默；哪位尊者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给予这位名叫某某的、以前是外道出身的人四个月的别住期了。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这件事。’”

87 诸比丘，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像这样就是合适的，像这样就是不合适的。那么，诸比丘，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怎样是不合适的呢？诸比丘，在此，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过早地进入村庄，或过午才返回。诸比丘，这样，这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就是不合适的。

再者，诸比丘，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其行境包括妓女，或行境包括寡妇，或行境包括成年未婚女子，或行境包括黄门，或行境包括比丘尼。诸比丘，这样，这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就是不合适的。

再者，诸比丘，一个先前是外道的人，对于同梵行者们那些或大或小的事务，他不擅长、怠惰，不具备适当的方法审察，不能去做，也不能安排。诸比丘，这样，先前是外道的人就是不合适的。

再者，诸比丘，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在诵习、遍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方面，没有强烈的热忱。诸比丘，这样，这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就是不合适的。

再者，诸比丘，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当他之前投靠的那个外道团体的导师、其见解、其堪忍、其喜好、其执受，被说坏话时，他生气、不高兴、不满意；而若佛、或法、或僧被说坏话时，他却高兴、兴奋、满意。或者，当他之前投靠的那个外道团体的导师、其见解、其堪忍、其喜好、其执受，被说好话时，他高兴、兴奋、满意；而若佛、或法、或僧被说好话时，他却生气、不高兴、不满意。诸比丘，这是对于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在其不合适的方面，一个强烈的、属于其外道团体的标志。诸比丘，确实，这样，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就是不合适的。诸比丘，像这样不合适的、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来了，不应该给予他具足戒。

那么，诸比丘，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怎样才是合适的呢？诸比丘，在此，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不会过早地进入村庄，也不会过午才返回。诸比丘，这样，这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就是合适的。

再者，诸比丘，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其行境不包括妓女，行境不包括寡妇，行境不包括成年未婚女子，行境不包括黄门，行境不包括比丘尼。诸比丘，这样，这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就是合适的。

再者，诸比丘，一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对于同梵行者们应做的种种大小事务，都能善巧胜任、精勤不懈，善于审察做好这些事的适当方法；他有能力去做，也有能力安排。诸比丘，这样，这个之前是其他外道的人就是合适的。

再者，诸比丘，如果一位先前是外道的人，对于诵习、请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有强烈的热忱。诸比丘，这样，先前是外道的人就是合适的。

诸比丘，再者，若有人先前是外道，那么对那他所转离的宗派立场，当该宗派的导师、见解、容忍、喜好、执取受到批评时，他就感到满意、喜悦、极为欢喜；而当佛、法或僧受到批评时，他就感到恼怒、不满、不欢喜。反之，对那他所转离的宗派立场，当该宗派的导师、见解、容忍、喜好、执取受到赞扬时，他就感到恼怒、不满、不欢喜；而当佛、法或僧受到赞扬时，他就感到满意、喜悦、极为欢喜。诸比丘，这就是先前是外道者在可被接受方面的凝聚性标志。诸比丘，即使如此，先前是

外道的人也是能被接受的。诸比丘，先前是外道的人若这样能被接受，来了之后，就应给予他具足戒。

诸比丘，若前来的人先前是外道，且赤身裸体，应当为他向亲教师处求取衣服。若他披着长发前来，应当禀告僧团，为他举行剃发之事。诸比丘，那些拜火、结发的外道，来了就应当给予具足戒，不必给他们别住。这是什么缘故？诸比丘，因为他们是业论者、行为论者。诸比丘，若前来的人先前是外道，而出身释迦族，他来了就应当给予具足戒，不必给他别住。诸比丘，我将这份特殊的优待给予我的亲属们。

外道先前论终

第七诵分

26. 五障碍事 26. Pañcābādhavatthu

88 那时，在摩揭陀国，有五种疾病盛行：麻风、疮、癣、肺痨和癫痫。染上这五种病的人们，就去拜访吉瓦咖童子医（Jivaka Komarabhacca），对他这样说：“老师，请您为我们治疗吧。” “诸位贤者，我事务繁多，有很多事要做；我要侍奉摩揭陀国频婆娑罗，以及后宫和以佛为首的比丘僧团；我没有能力治疗。” “老师，所有财产都给您，我们也做您的仆人；老师，请您为我们治疗吧。” “诸位贤者，我事务繁多，有很多事要做；我要侍奉摩揭陀国频婆娑罗，以及后宫和以佛为首的比丘僧团；我没有能力治疗。” 那时，这些人心里想道：“这些释迦子的沙门们，习性安乐，行为安乐，吃了美味的食物后，睡在不受风侵袭的床铺上。我们何不在释迦子的沙门们中出家呢？在那里，诸比丘会照顾我们，而吉瓦咖童子医也会为我们治疗。” 于是，这些人就去拜访诸比丘，请求出家。那些比丘们就让他们出家，并给予了具足戒。诸比丘就照顾他们，吉瓦咖童子医也给予治疗。那时，诸比丘因为要照顾许多生病的比丘，所以经常乞求，经常讨要，说：“请给病比丘的食物，请给照顾病者比丘的食物，请给病比丘的药。” 而吉瓦咖童子医，也因为治疗许多生病的比丘，疏忽了某件国王的事务。

89 有一位染上五种疾病的人，去见吉瓦咖童子医，对他这样说：“老师，请您为我治疗吧。” “贤者，我事务繁多，有很多事要做；我要侍奉摩揭陀国频婆娑罗，以及后宫和以佛为首的比丘僧团；我没有能力治疗。” “老师，所有财产都给您，我也做您的仆人；老师，请您为我治疗吧。” “贤者，我事务繁多，有很多事要做；我要侍奉摩揭陀国频婆娑罗，以及后宫和以佛为首的比丘僧团；我没有能力治疗。” 那时，这个人心里想道：“这些释迦子的沙门们，习性安乐，行为安乐，吃了美味的食

物后，睡在不受风侵袭的床铺上。我何不在释迦子的沙门们中出家呢？在那里，诸比丘会照顾我，而吉瓦咖童子医也会为我治疗。等我病好了，我就逃离还俗。” 于是，这个人就去拜访诸比丘，请求出家。诸比丘就让他出家，并给予了具足戒。诸比丘就照顾他，吉瓦咖童子医也给予治疗。他病好之后，就逃离还俗了。吉瓦咖童子医看见这个人还俗了，看见之后，对这个人说：“贤者，你不是在诸比丘中出过家吗？”“是的，老师。”“贤者，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于是，这个人就把这件事的缘由告诉了吉瓦咖童子医。吉瓦咖童子医感到不满、责备、批评说：“为什么尊者们要允许一个染上五种疾病的人出家呢？” 于是，吉瓦咖童子医就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吉瓦咖童子医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尊者们不要允许染上五种疾病的人出家。” 于是，世尊用佛法开示教导、劝勉、激励、令吉瓦咖童子医欢喜。然后，被世尊以佛法开示教导、劝勉、激励、令欢喜的吉瓦咖童子医，从座而起，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于是，世尊借着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做了佛法开示后，对诸比丘宣布：“诸比丘，不应允许染上五种疾病的人出家。如果允许出家，犯恶作罪。”

五病事终

27. 王兵事 27. Rājabhaṭavatthu

90 那时，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的一个边境地区发生了叛乱。于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命令将军大臣们：“喂，去平定边境吧。” 将军大臣们回答摩揭陀国频婆娑罗：“是的，陛下。” 这时，一些非常著名的战士心里想道：“我们乐于战斗，但去打仗就会造恶，积累许多非福德。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既能停止造恶，又能做善事呢？” 于是，这些战士心里又想：“这些释迦子的沙门们，是行持正法者，行为正直者，修梵行者，说真实语者，具戒者，有善良法者。如果我们能在释迦子的沙门们中出家，这样我们就能停止造恶，而做善事了。” 于是，这些战士就去拜访诸比丘，请求出家。那些比丘们就让他们出家，并给予了具足戒。将军大臣们问国王的差役们：“喂，怎么不见某某和某某战士了呢？”“大人，某某和某某战士在诸比丘中出家了。” 将军大臣们感到不满、责备、批评说：“为什么释迦子的沙门们要允许国王的差役出家呢？” 将军大臣们把这件事禀告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于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询问法官大臣们：“喂，让国王的差役出家的人，他犯下了什么罪？”“陛下，应斩其亲教师之首，拔其告知诵读者之舌，打断其团体一半的肋骨。” 于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就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摩揭陀国频婆

娑罗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有些国王无信、无净信，他们可能会因为极小的事就去伤害诸比丘。尊者，愿尊者们不要允许国王的差役出家。” 于是，世尊用佛法开示教导、劝勉、激励、令摩揭陀国频婆娑罗欢喜。然后，被世尊以佛法开示教导、劝勉、激励、令欢喜的摩揭陀国频婆娑罗，从座而起，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于是，世尊借着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做了佛法开示后，对诸比丘宣布：“诸比丘，不应允许国王的差役出家。如果允许出家，犯恶作罪。”

王兵事终

28. 指鬘盗贼事 28. Aṅgulimālacoravatthu

91 那时，有个名叫“指鬘（Aṅgulimāla）”的盗贼在比丘僧团中出家了。人们看见他后，有的害怕，有的惊恐，有的逃跑，有的走别的路，有的把脸转开，有的甚至关上门。人们感到不满、责备、批评说：“为什么释迦子的沙门们要允许这个恶名昭彰的盗贼出家呢？” 那些比丘们听到了人们在表达不满、责备、批评。于是，那些比丘们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省略）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允许恶名昭彰的盗贼出家。如果允许出家，犯恶作罪。”

指鬘盗贼事终

29. 破狱盗贼事 29. Kārabhedakacoravatthu

92 那时，摩揭陀国频婆娑罗曾做出这样的许可：“凡是在释迦子的沙门中出家的人，不得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教法是善说的，让他们修行梵行，以正确地达到苦的终结吧。” 那时，有个人犯了盗窃罪，被关进了监狱。他破开监狱逃了出来，在比丘僧团中出家了。人们看见他后，这样说：“这就是那个越狱的贼。来吧，我们抓住他。”有些人就这样说：“诸位贤者，不要这样说。摩揭陀国频婆娑罗已经许可：“凡是在释迦子的沙门中出家的人，不得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教法是善说的，让他们修行梵行，以正确地达到苦的终结吧。”” 人们感到不满、责备、批评说：“这些释迦子的沙门们是免于惩罚的，对他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为什么释迦子的沙门们要允许越狱的盗贼出家呢？” 这件事被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允许越狱的盗贼出家。如果允许出家，犯恶作罪。”

破狱盗贼事终

30. 被标记盗贼事 30. Likhitakacoravatthu

93 那时，有一个人犯了偷盗，逃跑后在诸比丘那里出了家。而他的画像早已挂在王宫里，上面写着：见到此人，格杀勿论。人们见到他后说：这就是那个被通缉的盗

贼。来，我们把他杀了。另一些人却说：诸位，别这么说。摩揭陀国频婆娑罗曾允许过：那些在释迦子沙门中出家的人，谁也不能对他们做什么；他所教导的法是善说的，让他们为了彻底灭尽痛苦而修持梵行吧。人们讥讽、抱怨、指责说：这些释迦子沙门真是无法无天，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释迦子沙门怎么可以让一个被通缉的盗贼出家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被通缉的盗贼不可令其出家。若有人令其出家，犯恶作罪。

被标记盗贼事终

31. 被鞭打事 31. Kasāhatavatthu

94 那时，有一个人因为受了鞭刑并被执行刑罚，在诸比丘那里出了家。人们讥讽、抱怨、指责说：释迦子沙门怎么可以让一个受过鞭刑、被执行过刑罚的人出家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受过鞭刑、被执行过刑罚的人不可令其出家。若有人令其出家，犯恶作罪。

被鞭打事终

32. 被烙印事 32. Lakkhaṇāhatavatthu

95 那时，有一个受过烙印、受过刑罚的人，在诸比丘众中出了家。人们讥讽、抱怨、指责说：释迦子沙门怎么可以让一个受过烙印、受过刑罚的人出家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受过烙印、受过刑罚的人不可令其出家。若有人令其出家，犯恶作罪。

被烙印事终

33. 负债者事 33. Iṇāyikavatthu

96 那时，有一个负债的人逃跑后，在诸比丘那里出了家。债主们见到他后说：这就是欠我们钱的那个人。来，我们把他带回去。另一些人却说：诸位，别这么说。摩揭陀国频婆娑罗曾允许过：那些在释迦子沙门中出家的人，谁也不能对他们做什么；他所教导的法是善说的，让他们为了彻底灭尽痛苦而修持梵行吧。人们讥讽、抱怨、指责说：这些释迦子沙门真是无法无天，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释迦子沙门怎么可以让一个负债的人出家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负债的人不可令其出家。若有人令其出家，犯恶作罪。

负债者事终

34. 奴隶事 34. Dāsavatthu

97 那时，有一个奴隶逃跑后，在诸比丘那里出了家。主人们见到他后说：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奴隶。来，我们把他带回去。另一些人却说：诸位，别这么说。摩揭陀国频婆娑罗曾允许过：那些在释迦子沙门中出家的人，谁也不能对他们做什么；他所教导的法是善说的，让他们为了彻底灭尽痛苦而修持梵行吧。人们讥讽、抱怨、指责说：这些释迦子沙门真是无法无天，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释迦子沙门怎么可以让一个奴隶出家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奴隶不可令其出家。若有人令其出家，犯恶作罪。

奴隶事终

35. 铁匠般度事 35. Kammārabhaṇḍuvatthu

98 那时，有一个铁匠光头青年跟父母吵架后，跑到僧园在诸比丘那里出了家。后来，那个铁匠光头青年的父母到处找他，来到僧园问诸比丘：尊者，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孩子？诸比丘确实不知道，就说：我们不知道。确实没看见，就说：我们没看见。随后，那个铁匠光头青年的父母继续寻找，发现他在诸比丘那里出了家，就讥讽、抱怨、指责说：这些释迦子沙门真是无耻，行为恶劣，说谎骗人。明明知道却说不知道，明明看见了却说没看见。这个孩子就在诸比丘那里出了家。诸比丘听到了那个铁匠光头青年的父母在讥讽、抱怨、指责，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为了剃度之事而征求僧团同意。

铁匠般度事终

36. 优波离童子事 36. Upālidārakavatthu

99 那时，在王舍城有十七个孩子是好朋友，优波离童子（Upāli）是他们当中的头儿。优波离的父母心里想：有什么办法能让优波离在我们去世后过得舒服，不用吃苦呢？接着又想：如果优波离学写字，那在我们去世后，他就能过得舒服，不用吃苦了。转念又想：可是，学写字手指会疼的。如果优波离学算术，那在我们去世后，他就能过得舒服，不用吃苦了。又想：可是，学算术胸口会疼的。如果优波离学绘画，那在我们去世后，他就能过得舒服，不用吃苦了。又想：可是，学绘画眼睛会疼的。再一想，这些释迦子沙门习性安乐、举止安乐，吃好饭食，睡在避风的床铺上。如果优波离在释迦子沙门中出家，那在我们去世后，他就能过得舒服，不用吃苦了。

优波离童子听到了父母的这番对话。他就来到那些孩子那里，对他们说：伙伴们，我们去释迦子沙门那里出家吧。那些孩子说：老大，如果你出家，我们也出家。

于是，那些孩子们各自去跟自己的父母说：请允许我从在家生活走向无家生活而出家吧。那些孩子的父母心想：这些孩子的想法都一样，心思也挺好的，于是全都同意了。孩子们来到诸比丘那里请求出家。诸比丘就为他们剃度，并给予了具足戒。但到了后半夜天快亮时，孩子们爬起来哭闹着：给我粥！给我饭！给我点心！诸比丘对他们说：贤友们，等一等，等天亮了再说。如果有粥，你就喝粥；如果有饭，你就吃饭；如果有点心，你就吃点心。如果没有粥、没有饭、也没有点心，那就去托钵乞食之后再吃吧。虽然诸比丘这样劝说，那些孩子还是照样哭闹：给我粥！给我饭！给我点心！而且还把住处弄得又尿又拉。

那时，世尊在破晓时分起床，听到一个小孩的声音。听过后，他对具寿阿难（Ānanda）说：“阿难，这小孩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于是，具寿阿难把这件事禀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难道真有这样的事，诸比丘明知有人未满二十岁，还为他授具足戒？”

“确实有，世尊。”佛陀世尊进行了严厉呵责……“诸比丘，这些愚昧的人怎么能明知一个人未满二十岁，还为他授具足戒呢？诸比丘，未满二十岁的人，无法忍受冷、热、饥、渴，无法忍受蚊虫、风、热、蛇虫的侵袭，无法忍受恶语恶言的刺激；对于身体上生起的痛苦、剧烈、粗糙、刺骨、不舒服、不愉快、乃至危及生命的感受，他天生就没有耐力。只有满了二十岁的人，才能忍受冷、热、饥、渴，才能忍受蚊虫、风、热、蛇虫的侵袭，才能忍受恶语恶言的刺激；对于身体上生起的痛苦、剧烈、粗糙、刺骨、不舒服、不愉快、乃至危及生命的感受，他天生才有忍耐力。这样做，既不能让不信的人生起信心，也不能让已信的人增长信心……经过呵责……做过相关法义的开示后，佛陀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明知一个人未满二十岁而为他授具足戒。若有人这样做，应按律法处理。’”

优波离童子事终

37. 蛇风病事 37. Ahivātakarogavatthu

100 那时，有一户人家因瘟疫而全家死亡，只剩下一对父子。他们俩在诸比丘那里出家后，一起出去乞食。那时，那个小男孩在父亲得到食物后，会跑上前说：“爸爸，也给我一点儿；爸爸，也给我一点儿。”人们纷纷讥嫌抱怨：“这些沙门释子不是修梵行的，这个小孩分明就是比丘尼生下来的。”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的讥嫌抱怨，于是就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令未满十五岁的孩童出家。若令其出家者，犯恶作罪。”

那时，具寿阿难的一个护持家庭，虔诚而深信，因瘟疫而全家死去了，仅剩下两个男孩。他们按着以往的习惯，看到诸比丘，就跑上前去。诸比丘则把他们赶开。这两个男孩被诸比丘赶开，就哭了起来。这时，具寿阿难心里想：“世尊已经立下了‘不得令未满十五岁的孩童出家’的学处。这两个孩子都不满十五岁，有什么方便办法，不让这两个孩子就这样沦为不幸呢？”于是，具寿阿难把这件事禀告世尊。“阿难，这两个孩子有没有能力驱赶乌鸦呢？”

“有能力，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以这件事为话题，做过相关的法义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让未满十五岁但有能力驱赶乌鸦的男孩出家。”

蛇风病事终

38. 刺事 38. Kaṇṭakavatthu

101 那时，具寿释子伍巴南达（Upananda）有两个沙弥，一个叫甘德格，一个叫摩诃格。他们两人互相发生了不净行。诸比丘讥嫌抱怨：“沙弥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不如法的行为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一个比丘不应令两个沙弥服侍。若令其服侍者，犯恶作罪。”

刺事终

39. 阿混德利咖事 39. Āhundarikavatthu

102 那时，世尊就在王舍城那里度过了雨季，也过了冬天，又过了夏天。人们讥嫌抱怨：“沙门释子的四面八方是一片漆黑的，他们根本分不清方向。”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的讥嫌抱怨，于是就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这时，世尊就对具寿阿难说：“阿难，你拿着门钥匙，到每一处僧房去通知诸比丘：‘诸位贤友，世尊想要前往南山游行。哪位贤友有意，就请过来吧。’”“好的，尊者。”具寿阿难答应了世尊，便拿着门钥匙，到每一处僧房去通知诸比丘：“诸位贤友，世尊想要前往南山游行。哪位贤友有意，就请过来吧。”诸比丘这样回答说：“阿难贤友，世尊制定过：‘十年内，应当依止师而住；并要为人提供十年的依止。’如果我们去那里，就要去，又要找依止师，又只是短暂的逗留，不久又得回来，回来后又要再找依止师。如果我们的老师、亲教师去，我们也就去；如果我们的老师、亲教师不去，我们也不去。阿难贤友，我们这样会被认为太轻浮了。”于是，世尊只带着一小群比丘僧团，前往南山游行去了。

阿混德利咖事终

40. 依止舍弃论 40. Nissayamuccanakakathā

103 那时，世尊在南山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了王舍城。这时，世尊对具寿阿难说：“阿难，为什么如来只带着一小群比丘僧团前往南山游行呢？”于是，具寿阿难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以这件事为话题，做过相关的法义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只需依止五年而住；没有能力的，则终生都需要依止。”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比丘，不应过无依止的生活。他还不具备无学戒蕴，还不具备无学定蕴，还不具备无学慧蕴，还不具备无学解脱蕴，还不具备无学解脱知见蕴。诸比丘，这就是具备这五法的比丘，不应过无依止的生活。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比丘，可以过无依止的生活。他已具备无学戒蕴，已具备无学定蕴，已具备无学慧蕴，已具备无学解脱蕴，已具备无学解脱知见蕴。诸比丘，这就是具备这五法的比丘，可以过无依止的生活。

诸比丘，还有，具备另外五法的比丘，不可不依止而住。他没有信心，不知羞耻，没有愧意，懈怠，忘失正念——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比丘，不可不依止而住。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比丘，可以不依止而住。他有信心，有羞耻心，有愧意，精进不懈，正念现前——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比丘，可以不依止而住。

诸比丘，还有，具备另外五法的比丘，不可不依止而住。他在增上戒学上戒德欠缺，在增上行学上行为欠缺，在增上见上见地欠缺，少闻，智慧低劣——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比丘，不可不依止而住。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比丘，可以不依止而住。他在增上戒学上戒德不欠缺，在增上行学上行为不欠缺，在增上见上见地不欠缺，多闻，有智慧——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比丘，可以不依止而住。

诸比丘，还有，具备另外五法的比丘，不可不依止而住。他不知道犯戒，不知道不犯戒，不知道轻的犯戒，不知道重的犯戒，对他而言，两部巴帝摩卡在广说上都不通晓、不熟悉、不掌握、不善辨析，既不了然条文，也不通达细节——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比丘，不可不依止而住。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比丘，可以不依止而住。他知道犯戒，知道不犯戒，知道轻的犯戒，知道重的犯戒，对他而言，两部巴帝摩卡在广说上都通晓、熟悉、掌握、善辨析，了知条文，通达细节——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比丘，可以不依止而住。

诸比丘，还有，具备另外五法的比丘，不可不依止而住。他不知道犯戒，不知道不犯戒，不知道轻的犯戒，不知道重的犯戒，戒腊不足五年——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比丘，不可不依止而住。

诸比丘，具备五法的比丘，可以不依止而住。他知道犯戒，知道不犯戒，知道轻的犯戒，知道重的犯戒，戒腊满五年或超过五年——诸比丘，具备这五法的比丘，可以不依止而住。

依止舍弃论终

五五十结合类终

104 诸比丘，具足六法的比丘不应无依止而住。他不具备无学的戒蕴，不具备无学的定蕴，不具备无学的慧蕴，不具备无学的解脱蕴，不具备无学的解脱知见蕴，而且戒腊不满五年。诸比丘，具足这六法的比丘不应无依止而住。

诸比丘，具足六法的比丘可以无依止而住。他具备无学的戒蕴，具备无学的定蕴，具备无学的慧蕴，具备无学的解脱蕴，具备无学的解脱知见蕴，而且戒腊满五年或超过五年。诸比丘，具足这六法的比丘可以无依止而住。

再者，诸比丘，具足另外六法的比丘不应无依止而住：他没有信心，没有惭，没有愧，懈怠，失去正念，戒腊不满五年。诸比丘，具足这六法的比丘不应无依止而住。

诸比丘，具足六法的比丘可以无依止而住：他有信心，有惭，有愧，精进努力，正念现前，戒腊满五年或超过五年。诸比丘，具足这六法的比丘可以无依止而住。

再者，诸比丘，具足另外六法的比丘不应无依止而住：在增上戒上戒行有缺陷，在增上行为上行为有缺陷，在增上知见上见解有缺陷，少闻，愚钝无慧，戒腊不满五年。诸比丘，具足这六法的比丘不应无依止而住。

诸比丘，具足六法的比丘可以无依止而住：在增上戒上戒行没有缺陷，在增上行为上行为没有缺陷，在增上知见上见解没有缺陷，多闻，有智慧，戒腊满五年或超过五年。诸比丘，具足这六法的比丘可以无依止而住。

再者，诸比丘，具足另外六法的比丘不应无依止而住：他不知道什么是犯，不知道什么是无犯，不知道什么是轻犯，不知道什么是重犯；而且两种巴帝摩卡在文句和随文句上，并没有被他详尽地学好、分辨好、掌握好、审决好；戒腊不满五年。诸比丘，具足这六法的比丘不应无依止而住。

诸比丘，具足六法的比丘可以无依止而住：他知道什么是犯，知道什么是无犯，知道什么是轻犯，知道什么是重犯；而且两种巴帝摩卡在文句和随文句上，被他详尽地学好、分辨好、掌握好、审决好；戒腊满五年或超过五年。诸比丘，具足这六法的比丘可以无依止而住。

阿巴伍瓦拉诵分第八终

41. 罗睺罗事 41. Rāhulavatthu

105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心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向着迦毗罗卫（Kapilavatthu）的方向起程游行。沿途次第游行，到达了迦毗罗卫。世尊就住在迦毗罗卫释迦（Sakka）族的榕树园里。一天上午，世尊穿了下衣，拿了衣钵，前往苏托达那王释迦的住所，到了之后，在铺好的座位上坐下。这时，罗睺罗母（Rahulamata）妃对王子罗睺罗（Rāhula）说："罗睺罗，这是你的父亲。去吧，向他请求你的应得之份。"于是，王子罗睺罗走到世尊面前，站定之后说："沙门，你的影子真是安乐啊。"世尊便从座位起身，离开了。王子罗睺罗就紧跟在世尊后面，边走边说："沙门，请给我应得之份吧；沙门，请给我应得之份吧。"于是，世尊告诉具寿舍利弗："舍利弗，既然如此，你就让罗睺罗王子出家吧。"

"尊师，我具体要如何让罗睺罗王子出家呢？"于是，世尊以此因缘、就此事件作了法语开示之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我允许通过皈依三宝的方式举行沙弥出家。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为他出家：先让他剃掉须发，穿上袈裟色的衣服，将上衣偏袒一肩，让他向诸比丘顶礼足下，再让他蹲坐下来，合起双掌，这样教他说：'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第二次，我皈依佛，第二次我皈依法，第二次我皈依僧；第三次，我皈依佛，第三次我皈依法，第三次我皈依僧。'诸比丘，我允许用这种三皈依的方式让沙弥出家。"接着，具寿舍利弗便让罗睺罗王子出了家。

那时，苏托达那王释迦来到世尊那里，顶礼世尊后，坐在一边。坐定后，苏托达那王释迦对世尊说："尊师，我想向世尊请求一个恩惠。"

"乔达摩，如来们已经超越了任何私人请求。"

"尊师，只要这请求是合适的、没有过咎的。"

"说吧，乔达摩。"

"尊师，当世尊您出家的时候，我感到不小的痛苦；在难陀（Nandā）出家时也是如此，而在罗睺罗出家时，痛苦更是深重。尊师，对儿子的爱，真是能割裂皮肤，割裂皮肤后割裂皮，割裂皮后割裂肉，割裂肉后割裂筋，割裂筋后割裂骨头，割裂骨头后直接触及骨髓。萨度，尊师，愿圣者们不要再让未经父母允许的儿子出家。"于是，世尊以法语教导、劝勉、激励、令苏托达那王释迦心生喜悦。苏托达那王释迦接受了世尊法语的开导、劝勉、激励、喜悦之后，从座起身，顶礼世尊，右绕一圈，便离开

了。接着，世尊以此因缘、就此事件作了法语开示之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不得让未经父母允许的儿子出家。如果让这样的人出家，犯恶作。”

那时，世尊在迦毗罗卫随心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向着舍卫城（Sāvatthī）的方向起程游行。沿途次第游行，到达了舍卫城。世尊就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中。就在这时，具寿舍利弗的一个护持家庭，派了一个孩子到具寿舍利弗那里，意思是：“请长老让这个孩子出家。”于是，具寿舍利弗心里想：“世尊曾制定过‘不允许一个比丘让两个沙弥随侍’的学处。而我现在身边已经有罗睺罗沙弥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一个人让两位沙弥随侍；乃至，他能够教导、训诫多少人，就可以让多少位沙弥随侍。”

罗睺罗事终

42. 学处论 42. Sikkhāpadakathā

106 那时，沙弥们心里生起了这个念头：“我们到底有多少条学处？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修学呢？”他们把这事情禀告了世尊……（中略）……“诸比丘，我允许为沙弥们制定十学处，沙弥们应当在这些方面修学：离杀生，离不与取，离非梵行，离妄语，离饮酒等导致放逸的因缘，离非时食，离观听歌舞伎乐，离佩戴花鬘、涂香、香油、装饰打扮，离高广大床，离接受金银钱币。诸比丘，我允许这十条学处为沙弥学处，沙弥们应该在此中修学。”

学处论终

43. 杖业事 43. Daṇḍakammavatthu

107 就在那时，沙弥们对诸比丘表现出不恭敬、不顺从、行为不合正理。诸比丘不满、讥嫌、批评说：“沙弥们怎么可以对诸比丘不恭敬、不顺从、行为不合正理呢？”他们把这事禀告了世尊……（中略）……“诸比丘，我允许对具足五种因素的沙弥施加处罚：他为使比丘不得利养而奔走，他为损害比丘利益而奔走，他为使比丘失去住处而奔走，他辱骂诽谤比丘，他离间比丘之间的关系。诸比丘，我允许对具足这五种因素的沙弥施加处罚。”

接着，诸比丘心里想：“具体应施以怎样的处罚呢？”他们把这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作遮止处理。”

那时，诸比丘禁止沙弥们进入整个僧团园林。沙弥们得不到进入园林的许可，有的就离开远走了，有的还俗了，有的甚至转投到外道中去了。他们把这事禀告了世

尊。“诸比丘，不可以禁止进入整个僧团园林。如果那样做，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只在他平时居住的地方，或他平时回来休息的地方，施加遮止。”

那时，诸比丘对沙弥们禁止了送入嘴里的食物。有些施主在准备粥品或僧团膳食时，对沙弥们这样说：“来吧，尊者，请喝粥；来吧，尊者，请吃饭。”沙弥们却回答说：“朋友，不行，诸比丘对我们作了遮止。”施主们不满、讥嫌、批评说：“这些尊者们怎么能对沙弥们禁止送入嘴里的食物呢？”他们把这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可以禁止送入嘴里的食物。如果那样做，犯恶作。”

杖业事终

44. 不问遮难事 44. Anāpucchāvaraṇavatthu

108 那时，六群比丘未征得亲教师同意，就对沙弥作遮止。亲教师们寻找他们，说：“我们的沙弥怎么不见了呢？”诸比丘说：“贤友们，六群比丘作了遮止。”亲教师们抱怨、批评、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能不问我们，就对我们的沙弥作遮止呢？”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未征得亲教师同意，不应对沙弥作遮止。若作遮止者，犯恶作。”

不问遮难事终

45. 不抚育事 45. Apalāḷanavatthu

那时，六群比丘把上座诸比丘的沙弥给拉拢走了。那些上座们只好自己去拿刷牙的木片和漱口水，弄得很辛苦。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拉拢别人的随从。如果谁拉拢了，那就犯恶作罪。”

不抚育事终

46. 刺沙弥事 46. Kaṇṭakasāmaṇeravatthu

那时，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有个叫甘德格的沙弥，他玷污了名叫甘德基的比丘尼。诸比丘抱怨、批评、指责说：“一个沙弥，怎么能做出这种不符规矩的行为？”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把一个具足十项条件的沙弥驱逐出去。他杀生、他不给而取、他行非梵行、他说谎话、他饮酒、他说佛陀的坏话、他说法的坏话、他说僧团的坏话、他持有邪见、他玷污比丘尼——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把具足这十项条件的沙弥驱逐出去。”

47. 般哒咖事 47. Paṇḍakavatthu

109 那时，有一个黄门在诸比丘当中出家了。他去找那些年轻的、年纪小的比丘，对他们说：“来吧，尊者们，来玷污我吧。”诸比丘呵斥他：“滚，黄门！消失，黄门！

谁跟你有关系！”他遭到诸比丘呵斥后，又去找那些身材高大的沙弥，对他们说：“来吧，朋友们，来玷污我吧。”沙弥们也呵斥他：“滚，黄门！消失，黄门！谁跟你有关系！”他遭到沙弥们呵斥后，又去找那些照看象群、照看马群的人，对他们说：“来吧，朋友们，来玷污我吧。”那些照看象群和照看马群的人就玷污了他。他们抱怨、批评、指责说：“这些释迦子沙门，都是些黄门。就算他们当中有人不是黄门，他们也去玷污这些黄门。这么说来，他们所有人全都是不行梵行的。”诸比丘听到了那些照看象群和照看马群的人在抱怨、批评、指责。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黄门，如果还没受具足戒，不能给他授；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那就得把他驱逐出去。”

48. 贼住事 48. Theyyasaṃvāsakavatthu

110 那时，有个没落旧家子弟，家道中落，人却生得很娇贵。当时，那个家道中落的旧家子弟心里想：“我这人娇贵得很，既没本事去挣没到手的钱财，也没本事让到手的钱财增长。我有什么办法，既能过得舒服，又不用受累呢？”接着，那个家道中落的旧家子弟又想：“这些释迦子沙门，习惯好、行为好，吃了好的食物，睡在避风的床铺上。我何不自己准备好衣钵，剃掉须发，穿上袈裟，到寺院里去，跟那些比丘们一起住呢？”于是，那个家道中落的旧家子弟就自己准备好了衣钵，剃掉须发，穿上袈裟，去了寺院，向诸比丘顶礼。诸比丘问他：“贤友，你出家多少年了？”他问：“贤友，你说的‘出家多少年’是什么意思？”诸比丘又问：“贤友，那你的亲教师是谁？”他问：“贤友，你说的‘亲教师’又是什么意思？”诸比丘就对具寿优波离说：“喂，优波离贤友，你来查问一下这个出家的人吧。”于是，那个家道中落的旧家子弟在具寿优波离的查问下，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具寿优波离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盗住者，如果还没受具足戒，不能给他授；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那就得把他驱逐出去。诸比丘，投靠外道后又回来的人，如果还没受具足戒，不能给他授；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那就得把他驱逐出去。”

49. 畜生趣事 49. Tiracchānagatavatthu

111 那时，有一条龙，对自己身为龙类的生命感到厌烦、羞耻、厌恶。这时，那条龙心里想：“我有什么办法，既能从龙类中解脱出来，又能尽快得到人身呢？”接着，那条龙又想：“这些释迦子沙门，依法而行，行为端正，修持梵行，说真实语，持守戒律，有善好的品质。如果我在这些释迦子沙门中出家，这样我就能从龙类中解脱，

也能尽快得到人身了。”于是，那条龙化作一个年轻人的模样，去见诸比丘，请求出家。诸比丘就让他出家了，也给他受了具足戒。那时，那条龙跟另一位比丘一起，住在一个边远的住处。一天，那位比丘在夜里、天快亮的时候起来，到露天处去经行。就在那位比丘出去之后，这条龙放心大胆地睡着了。结果，整个住处都被蛇身填满了，蛇身都从窗户探了出去。接着，那位比丘想要走进住处，推门的时候，看到整个住处都被蛇身填满，蛇身从窗户探了出来。看到这情景，他吓坏了，惊叫了一声。诸比丘跑过来，问那位比丘：“贤友，你为什么惊叫？”他回答：“贤友们，整个住处都被蛇身填满了，蛇身都从窗户探了出来！”这时，那条龙被这声音吵醒了，又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诸比丘问他：“贤友，你是什么人？”他说：“尊者，我是龙。”“贤友，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情来？”于是，那条龙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缘起、为因由，召集了比丘僧团，对那条龙说：“你们这些龙，在这样法和律中，生命是无法增长成熟的。你走吧，龙，就在那里，每逢半月的十四日、十五日和初八日，去守持伍波萨他戒。这样，你就能从龙类中解脱，也能尽快得到人身了。”那条龙听说自己在这样的法和律中生命无法增长成熟，心里苦闷、忧愁，流着泪，号啕大哭着离开了。接着，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有两件事，能让龙显露它本来的形态。哪两件呢？一，跟同类发生交配行为的时候；二，放心大胆睡着的时候。诸比丘，这就是能让龙显露本貌的两件事。诸比丘，畜牲，如果还没受具足戒，不可以给他授；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那就得把他驱逐出去。”

50. 杀母者事 50. Mātughātakavatthu

112 那时，有个年轻人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对自己做的这桩恶业感到厌烦、羞耻、厌恶。这时，这个年轻人心里想：“我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从这桩恶业中解脱出来呢？”接着，这个年轻人又想：“这些释迦子沙门，依法而行，行为端正，修持梵行，说真实语，持守戒律，有善好的品质。如果我在这些释迦子沙门中出家，这样我就能从这桩恶业中解脱出来了。”于是，这个年轻人去见诸比丘，请求出家。诸比丘对具寿优波离说：“优波离贤友，先前就有一条龙化作年轻人的模样，在诸比丘当中出家了。喂，优波离贤友，你来查问一下这个年轻人吧。”那个年轻人在具寿优波离的查问下，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具寿优波离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杀母者，如果还没受具足戒，不能给他授；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那就得把他驱逐出去。”

51. 杀父者事 51. Pitughātakavatthu

113 那时，有个年轻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对自己做的这桩恶业感到厌烦、羞耻、厌恶。这时，这个年轻人心里想：“我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从这桩恶业中解脱出来呢？”接着，这个年轻人又想：“这些释迦子沙门，依法而行，行为端正，修持梵行，说真实语，持守戒律，有善好的品质。如果我在这些释迦子沙门中出家，这样我就能从这桩恶业中解脱出来了。”于是，这个年轻人去见诸比丘，请求出家。诸比丘对具寿优波离说：“优波离贤友，先前就有一条龙化作年轻人的模样，在诸比丘当中出家了。喂，优波离贤友，你来查问一下这个年轻人吧。”那个年轻人在具寿优波离的查问下，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具寿优波离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杀父者，如果还没受具足戒，不能给他授；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那就得把他驱逐出去。”

52. 杀阿拉汉者事 52. Arahantaghātakavatthu

114 那时，有许多比丘正从萨给达城前往舍卫城，走在中途的路上。半路上，一伙强盗跑出来，抢了其中一些比丘的东西，还杀了其中一些比丘。从舍卫城来了一些官差，抓到了部分强盗，剩下的强盗逃跑了。那些逃掉的强盗，后来在诸比丘当中出家了；而那些被抓到的，则被押去处决。这些逃走后出了家的强盗，看见那些被押去处决的同伙，便这样说道：“幸好我们逃了，如果我们当时被抓住，也会像这样被杀。”诸比丘问道：“道友们，你们当时到底做了什么？”于是，这些出了家的人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将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些人是阿拉汉。诸比丘，一个杀害阿拉汉的人，如果还没受具足戒，就不应该给他受具足戒；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就应当灭摈。”

53. 污比丘尼者事 53. Bhikkhunīdūsakavatthu

115 那时，有许多比丘尼正从萨给达城前往舍卫城，走在中途的路上。半路上，一伙强盗跑出来，抢了其中一些比丘尼的东西，还侵犯了其中一些比丘尼。从舍卫城来了一些官差，抓到了部分强盗，剩下的强盗逃跑了。那些逃掉的强盗，后来在诸比丘当中出家了；而那些被抓到的，则被押去处决。这些逃走后出了家的强盗，看见那些被押去处决的同伙，便这样说道：“幸好我们逃了，如果我们当时被抓住，也会像这样被杀。”诸比丘问道：“道友们，你们当时到底做了什么？”于是，这些出了家的人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将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一个侵犯比丘尼的人，如果还没受具足戒，就不应该给他受具足戒；如果已经受了

具足戒，就应当灭摈。一个分裂僧团的人，如果还没受具足戒，就不应该给他受具足戒；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就应当灭摈。一个恶意使如来流血的人，如果还没受具足戒，就不应该给他受具足戒；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就应当灭摈。”

54. 二根者事 54. Ubhatobyañjanakavatthu

116 那时，有一个双性人在诸比丘当中出家了。他自己行淫，也叫别人做。诸比丘将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一个双性人，如果还没受具足戒，就不应该给他受具足戒；如果已经受了具足戒，就应当灭摈。”

55. 无亲教师等事 55. Anupajjhāyakādivatthūni

117 那时，诸比丘给一个没有亲教师的人授具足戒。诸比丘将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给一个没有亲教师的人授具足戒。如果谁给这样的人授了，就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以整个僧团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将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以整个僧团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如果谁这样做了，就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以一个团体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将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团体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如果谁这样做了，就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以一个黄门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贼住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皈依外道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畜生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弒母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弒父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杀害阿拉汉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侵犯比丘尼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分裂僧团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恶意使如来流血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以双性人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将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黄门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贼住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皈依外道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畜生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弒母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弒父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杀害阿拉汉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侵犯比丘尼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分裂僧团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恶意使如来流血者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

诸比丘，不应该以一个双性人作为亲教师来授具足戒。如果谁这样做了，就犯恶作罪。”

56. 无钵等事 56. Apattakādivatthu

118 那时，诸比丘给一个没有钵的人授具足戒。这个人只能用手掌去托钵乞食。人们因此讥嫌、批评、抱怨说：“这简直跟那些外道一样。”诸比丘将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给一个没有钵的人授具足戒。如果谁给这样的人授了，就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给没有衣袍的人受具足戒。那些人光着身子去乞食。人们就讥讽、抱怨、指责说：“简直像外道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给没有衣袍的人受具足戒。如果谁给受了，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给没有钵和外衣的人受具足戒。那些人光着身子，用手捧着去乞食。人们就讥讽、抱怨、指责说：“简直像外道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给没有钵和外衣的人受具足戒。如果谁给受了，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用借来的钵给人受具足戒。受戒之后，钵就被还回去了。那些人只好用手捧着去乞食。人们就讥讽、抱怨、指责说：“简直像外道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用借来的钵给人受具足戒。如果谁给受了，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用借来的衣袍给人受具足戒。受戒之后，衣袍就被还回去了。那些人光着身子去乞食。人们就讥讽、抱怨、指责说：“简直像外道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用借来的衣袍给人受具足戒。如果谁给受了，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用借来的钵和衣袍给人受具足戒。受戒之后，钵和衣袍就都被还回去了。那些人光着身子，用手捧着去乞食。人们就讥讽、抱怨、指责说：“简直像外道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用借来的钵和衣袍给人受具足戒。如果谁给受了，犯恶作罪。”

不应授具足戒二十一结合类终

57. 不应出家三十二结合分 57. Napabbājetabbadvattiṃsavāro

119 那时，诸比丘让断手的人出家……让断脚的人出家……让断手断脚的人出家……让耳朵被割掉的人出家……让鼻子被割掉的人出家……让耳朵鼻子都被割掉的人出家……让手指被切断的人出家……让脚拇趾被切断的人出家……让肌腱被切断的人

出家……让手像蛇头一样张开的人出家……让驼背的人出家……让侏儒出家……让脖子上长瘤的人出家……让身上有烙印的人出家……让受过鞭刑的人出家……让被通缉的罪犯出家……让象皮病的人出家……让患恶疾的人出家……让败坏团体名誉的人出家……让独眼的人出家……让手弯曲的人出家……让跛脚的人出家……让半身不遂的人出家……让行动不便的人出家……让年迈体弱的人出家……让盲人出家……让哑巴出家……让聋子出家……让又盲又哑的人出家……让又盲又聋的人出家……让又哑又聋的人出家……让盲哑聋俱全的人出家。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断手的人不应出家……诸比丘，断脚的人不应出家……诸比丘，断手断脚的人不应出家……耳朵被割掉的人不应出家……鼻子被割掉的人不应出家……耳朵鼻子都被割掉的人不应出家……手指被切断的人不应出家……脚拇趾被切断的人不应出家……肌腱被切断的人不应出家……手像蛇头一样张开的人不应出家……驼背的人不应出家……侏儒不应出家……脖子上长瘤的人不应出家……身上有烙印的人不应出家……受过鞭刑的人不应出家……被通缉的罪犯不应出家……象皮病的人不应出家……患恶疾的人不应出家……败坏团体名誉的人不应出家……独眼的人不应出家……手弯曲的人不应出家……跛脚的人不应出家……半身不遂的人不应出家……行动不便的人不应出家……年迈体弱的人不应出家……盲人不应出家……哑巴不应出家……聋子不应出家……又盲又哑的人不应出家……又盲又聋的人不应出家……又哑又聋的人不应出家……盲哑聋俱全的人不应出家。若让这样的人出家，犯恶作。”

不应出家三十二结合类终

达亚迦诵分第九终

58. 无惭依止事 58. Alajjīnissayavatthūni

120 那时，六群比丘给那些没有羞耻心的人授依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把依止授给没有羞耻心的人。如果谁授了，犯恶作罪。”

那时，有些比丘依止那些没有羞耻心的人居住。没过多久，他们自己也都变成了没有羞耻心的、品行不好的比丘。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依止没有羞耻心的人居住。如果谁依止了，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不能给没有惭耻心的人依止，不能依止没有惭耻心的人而住。’可是，我们要怎样才能知道谁是有惭耻心的、谁是没有惭耻心的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等待四五天，直到了解他是否具备比丘的相应品性为止。”

59. 游行者等依止事 59. Gamikādinissayavatthūni

121 那时，有一位比丘正在憍萨罗国（Kosala）的地方上赶路。这位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不能在没有依止的情况下而住’。而我是需要依止的，现在又在赶路，我该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赶路的比丘，如果找不到依止，可以在没有依止的情况下而住。”

那时，有两位比丘在憍萨罗国境内赶路。他们到了一处住所。在那里，其中一位比丘生病了。那位生病的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不能在没有依止的情况下而住’。而我是需要依止的，又生着病，我该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生病的比丘，如果找不到依止，可以在没有依止的情况下而住。”

那时，那位照顾病人的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不能在没有依止的情况下而住’。而我是需要依止的，这位比丘又生病了，我该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照顾病人的比丘，如果找不到依止，在病人请求照顾的情况下，可以在没有依止的情况下而住。”

那时，有一位比丘住在森林里。他在那个住处住得很安稳。这位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不能在没有依止的情况下而住’。而我是需要依止的，又住在森林里，而且我对这个住处感到很安稳，我该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住在森林里的比丘，如果考虑到有一个安稳的住处，却找不到依止，可以在没有依止的情况下而住，并这样想：‘等有合适的能给予依止的人来了，我就依止他而住。’”

60. 以姓随诵允许 60. Gottena anussāvanānujānanā

122 那时，有一位想在大迦叶尊者（Mahākassapa）座下受达上的人。大迦叶尊者就派人到阿难尊者那里传话说：“请阿难过来，为他做甘马宣告吧。”阿难尊者这样说：“我不敢直呼长老的名讳，长老是我所敬重的。”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用姓氏来做甘马宣告。”

61. 二达上期待等事 61. Dveupasampadāpekkhādivatthu

123 那时，有两位想在大迦叶尊者座下受达上的人。他们争吵起来，一个说：“我要先受达上！”另一个也说：“我要先受达上！”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同一次甘马宣告中，为两个人授戒。”

那时，有好几位想在一些长老座下受达上的人。他们争吵起来，一个说：“我要先受达上！”另一个也说：“我要先受达上！”那些长老这样说：“喂，贤友们，那我们干脆在同一次甘马宣告中，为大家一起授戒吧。”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同一次甘马宣告中，为两个或三个人授戒，但必须是由同一位亲教师授，绝对不能由不同的亲教师授予。”

62. 胎二十具足戒允许 62. Gabbhavīsūpasampadānujānanā

124 那时，正好具寿童子·咖沙巴（Kumārakassapa）在母胎中待满时间，受了具足戒。接着，具寿童子·咖沙巴心里这么想：“世尊制定了‘年纪不满二十岁的人不应受具足戒’这条规矩。而我在母胎中待满时间就受了具足戒。我到底是算受了具足戒呢，还是不算受了具足戒呢？”于是，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当在母胎中最初产生心念、最初出现意识的那个时刻，以此为缘，那就算是他的出生了。诸比丘，我允许待满母胎时间的人受具足戒。”

63. 达上仪式 63. Upasampadāvidhi

125 那时，人们看到一些受具足戒的人患有麻风、痈疮、白癜风、肺痨、癫痫这类疾病。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给人受具足戒的时候，询问这十三种障碍法。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问：‘你有没有这类疾病，比如麻风、痈疮、白癜风、肺痨、癫痫？你是人吗？是男子吗？是自由身吗？没有债务吗？不是国王的差役吧？父母允许你了吗？你年满二十岁了吗？你的钵和袈裟都齐备吗？你叫什么名字？你的亲教师叫什么名字？’”

那时，诸比丘在没有事先教导的情况下，就直接向求受达上的人询问那些障碍法。结果求戒的人慌张起来，觉得尴尬，没法好好回答。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进行教导，然后再询问障碍法。”

他们就在僧团的集会中间进行教导。求受达上的人同样慌张起来，觉得尴尬，没法好好回答。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先把他带到一边去教导，然后再在僧团集会的中间询问障碍法。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教导他：”

126 首先要让他选定亲教师。选定亲教师之后，要向他说明衣钵：“这是你的钵，这是你的桑喀帝，这是你的上衣，这是你的下衣。去吧，就站到那个地方去。”

一些笨拙、没有能力的比丘去进行教导。结果求受达上的人得不到好的教导，慌张起来，觉得尴尬，没法好好回答。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

不应该让笨拙、没有能力的比丘去教导。谁这样做了，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让一位有能力、有智慧的比丘去教导。”

一些没有被僧团认可的比丘去进行教导。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让没有被僧团认可的比丘去教导。谁这样做了，就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由被僧团认可的比丘去教导。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来认可：可以通过自己认可自己，或者通过别人认可别人。”

那怎么通过自己来认可自己呢？那位有能力、有智慧的比丘应该向僧团宣告：“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叫某某名字的人，是某某尊者的求受达上者。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我就去教导这位某某名字的人。”这就是通过自己来认可自己的方法。

那么，该如何由另一位比丘来任命某人呢？应由一位有能力、贤能的比丘向僧团宣告：“尊者僧团，请听我说。某甲是尊者某乙的达上求戒者。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就让某丙教导某甲。”就是这样，由另一位比丘来任命某人。

这位被任命的比丘应前去找到达上申请者，这样对他说：“你听好，某甲，这是你该说实话、该如实陈述的时候。等一会儿在僧团中被问到的事，如果有，你就说‘有’；如果没有，你就说‘没有’。别慌张，也别难堪。他们会这样问你：‘你有这样的病吗——麻风、痈、白斑病、肺痨、癫痫？你是人吗？你是男人吗？你是自由人吗？你没有债务吧？你不是王家公务人员吧？你已得到父母的允许吧？你年满二十了吗？你的衣钵具足吗？你叫什么名字？你的亲教师叫什么名字？’”

他们一起过来。诸比丘，不应该一起过来。教导者应先到，向僧团宣告：“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甲的，是尊者某乙的达上申请者。他已由我教导过了。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就让某甲前来吧。”然后应对他说：“你前来吧。”

让申请者把上衣偏袒一肩，礼诸比丘的足，蹲坐，合掌，然后应令其乞请达上：“尊者僧团，我乞请达上。尊者僧团，请出于慈悯而接济我，超拔我。第二次，尊者僧团，我乞请达上。尊者僧团，请出于慈悯而接济我，超拔我。第三次，尊者僧团，我乞请达上。尊者僧团，请出于慈悯而接济我，超拔我。”接着，应由一位有能力、贤能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甲的，是尊者某乙的达上申请者。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我想请问某甲关于障碍法的问题。”

“你听好，某甲，这是你该说实话、该如实陈述的时候。我现在问你发生的事。如果有，你就说‘有’；如果没有，你就说‘没有’。你有这样的病吗——麻风、痈、白斑

病、肺痨、癫痫？你是人吗？你是男人吗？你是自由人吗？你没有债务吧？你不是王家公务人员吧？你已得到父母的允许吧？你年满二十了吗？你的衣钵具足吗？你叫什么名字？你的亲教师叫什么名字？”然后，应由一位有能力、贤能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127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甲的，是尊者某乙的达上申请者，他在障碍法方面是清净的，他的衣钵是具足的。某甲以某乙为亲教师，乞请僧团授予达上。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以某乙为亲教师，给某甲授达上。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甲的，是尊者某乙的达上申请者，他在障碍法方面是清净的，他的衣钵是具足的。某甲以某乙为亲教师，乞请僧团授予达上。僧团以某乙为亲教师，给某甲授达上。哪位尊者同意以某乙为亲教师给某甲授达上，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二次说这个事：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位名叫某甲的，是尊者某乙的达上申请者，他在障碍法方面是清净的，他的衣钵是具足的。某甲以某乙为亲教师，乞请僧团授予达上。僧团以某乙为亲教师，给某甲授达上。哪位尊者同意以某乙为亲教师给某甲授达上，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我第三次说明这个意思：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某甲是尊者某乙的达上申请者，他在障碍法方面是清净的，他的衣钵是具足的。某甲以某乙为亲教师，乞请僧团授予达上。僧团以某乙为亲教师，给某甲授达上。哪位尊者同意以某乙为亲教师给某甲授达上，请默然；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名叫某某的，已经由僧团以某某为亲教师授予具足戒了。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这件事。”

达上甘马终

64. 四依止 64. Cattāro nissayā

128 应立即测影，告知时节与当日时分，教他将上述各项合起来陈述，并告知四种依止：

“出家应依止托钵乞食为生。在这方面，你应当终生努力。额外的获益有：僧团食、指定食、邀请食、签筹食、半月食、伍波萨他食、初日食。”

“出家应依止粪扫衣。在这方面，你应当终生努力。额外的获益有：亚麻布、棉布、绢布、毛布、麻布、粗麻布。”

“出家应依止树下坐为住处。在这方面，你应当终生努力。额外的获益有：精舍、平房、楼阁、大厦、石窟。”

“出家应依止陈弃药。在这方面，你应当终生努力。额外的获益有：熟酥、生酥、油、蜂蜜、糖浆。”

四依止终

65. 四不应作 65. Cattāri akaraṇīyāni

129 就在那个时候，诸比丘为某位比丘授了具足戒后，就把他一个人留下，自己离开了。他后来独自一人赶路，半路上遇到了他出家前的妻子。那女人对他说：“你现在出家了吗？”他回答：“是的，我出家了。”那女人又说：“对于出家人来说，交合之法是很难得到的。来吧，我们一起行交合之法吧。”于是他就跟她行了交合之法，耽搁了很久才回来。诸比丘问他：“贤友，你为什么去了这么久？”于是这位比丘就把事情原委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又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授具足戒后，给人配一个同伴，并告诉他四件不该做的事。”

“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不可从事淫欲法，哪怕是对雌性动物也不可以。若比丘从事淫欲法，他就不是沙门，不是释子。就像一个人被砍掉头颅，不可能靠那副身躯继续活下去；同样，比丘从事淫欲法之后，就不是沙门，不是释子。这件事，你终其一生都不得做。”

“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不可拿取别人未给的、算作偷盗的东西，哪怕是一根草叶。若比丘以偷盗的意图，拿取价值一巴陀或相当于一巴陀的物品，或超过一巴陀的物品，他就不是沙门，不是释子。就像枯黄的树叶从茎上脱落，不可能再变回绿色；同样，比丘以偷盗的意图拿取价值一巴陀或相当于一巴陀的物品，或超过一巴陀的物品之后，就不是沙门，不是释子。这件事，你终其一生都不得做。”

“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不可故意夺取众生的性命，哪怕是一只小昆虫。若比丘故意夺取人的生命，哪怕是通过堕胎，他就不是沙门，不是释子。就像一块大石头碎成两半，不可能再重新复合；同样，比丘故意夺取人的生命之后，就不是沙门，不是释子。这件事，你终其一生都不得做。”

“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不可妄说超人法，哪怕是说‘我乐于住在空寂之处中’。若比丘怀着邪恶的欲望、被欲望所驱使，将不存在的、不真实的上人法妄加宣称，比如禅那、解脱、定、等至、道或果，他就不是沙门，不是释子。就像棕榈树被砍掉树梢，不可能再继续生长；同样，比丘怀着邪恶的欲望，将不存在的、不真实的上人法妄加宣称之后，就不是沙门，不是释子。这件事，你终其一生都不得做。”

四不应作完

66. 于罪不见举罪事 66. Āpattiyā adassane ukkhittakavatthūni

130 就在那时，有一位因对违犯不见而被举罪的比丘还俗了。他后来又回到僧团向诸比丘请求达上。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

在此，诸比丘，有一位因对违犯不见而被举罪的比丘还俗了。他后来又回来向诸比丘请求达上。对他应当这样说：“你会看见那个违犯吗？”如果他说“我会看见”，可以让他出家。如果他说“我不会看见”，不可让他出家。让他出家后，应当说：“你会看见那个违犯吗？”如果他说“我会看见”，可以给他达上。如果他说“我不会看见”，不可给他达上。给他达上之后，应当说：“你会看见那个违犯吗？”如果他说“我会看见”，可以让他解罪。如果他说“我不会看见”，不可让他解罪。让他解罪后，应当说：“你看见那个违犯吗？”如果他看见了，这样是好的。如果没有看见，在可以取得和合的情况下，应当再次举他的罪。在无法取得和合的情况下，他仍可以共同受用与共住，这无犯。

在此，诸比丘，有一位因对违犯不忏悔而被举罪的比丘还俗了。他后来又回来向诸比丘请求达上。对他应当这样说：“你会忏悔那个违犯吗？”如果他说“我会忏悔”，可以让他出家。如果他说“我不会忏悔”，不可让他出家。让他出家后，应当说：“你会忏悔那个违犯吗？”如果他说“我会忏悔”，可以给他达上。如果他说“我不会忏悔”，不可给他达上。给他达上之后，应当说：“你会忏悔那个违犯吗？”如果他说“我会忏悔”，可以让他解罪。如果他说“我不会忏悔”，不可让他解罪。让他解罪后，应当说：“你忏悔那个违犯吧。”如果他忏悔了，这样是好的。如果他不忏悔，在可以取得和合的情况下，应当再次举他的罪。在无法取得和合的情况下，他仍可以共同受用与共住，这无犯。

在此，诸比丘，有一位因不舍弃邪恶成见而被举罪的比丘还俗了。他后来又回来向诸比丘请求达上。对他应当这样说：“你会舍弃那个邪恶成见吗？”如果他说“我会舍弃”，可以让他出家。如果他说“我不会舍弃”，不可让他出家。让他出家后，应当说：“你会舍弃那个邪恶成见吗？”如果他说“我会舍弃”，可以给他达上。如果他说“我不会舍弃”，不可给他达上。给他达上之后，应当说：“你会舍弃那个邪恶成见吗？”如果他说“我会舍弃”，可以让他解罪。如果他说“我不会舍弃”，不可让他解罪。让他解罪后，应当说：“你舍弃那个邪恶成见吧。”如果他舍弃了，这样是好的。如果他不舍弃，在可以取得和合的情况下，应当再次举他的罪。在无法取得和合的情况下，他仍可以共同受用与共住，这无犯。

67. 彼摄颂 67. Tassuddānaṃ

在律藏诸大典之中，能给精进者带来安乐；
也给那些恶欲的人带来惩治，同时策励具惭愧心的人。
这正是教法住世的承载，是遍知者、胜利者所行的领域；
它不为他人所共行，安稳，被善巧地制定，没有含糊不清之处。
在《犍度》《律分别》以及《附随》和《论母》中，
那些如实而行、善巧通达的人，能以正确的方式修习践行。
一个不懂得牛性的人，便无法看护好牛群；
同样，不了解戒律的人，又怎能守护得了律仪呢?
经与阿毗达摩被遗忘时，
若律不失坏，教法便仍住立。
因此，为了便于摄持，按次第说出摄颂。
我将依正当次第宣说，请听我所说。
事缘、因缘、罪、方法以及复述，
难以完全详述，应依方法了知。
菩提、王处树、阿阇波罗、娑婆主；
梵天神、阿喇拉、伍达咖、比丘及伍巴咖仙人。
孔丹尼亚、瓦巴、跋迪亚、玛哈那玛和阿萨吉；
耶舍与五十四人，他派遣他们到各方。
以魔众的三十事端，以及优楼频螺的三位结发苦行者；
火屋、大王、帝释天神和梵天神等等全部；
粪扫衣、莲池、石头以及峰顶石；
阎浮树、芒果树与阿摩勒，还有波利普树也取来。
愿破裂，愿照耀，也愿熄灭，迦叶!
沉没者、火盆、云，伽耶、杖与摩揭陀人。
优波帝须与果离达，这两位知名的尊者出家了；
穿着不整、被驱逐，那婆罗门瘦弱又粗糙。
一群年轻人在行不当之行，放纵口腹之欲；
与愚痴者度雨安居，十年依止。
行为不如法、不应摈出，愚痴者、止息、五与六；

还有另一个裸体者，以及被夺衣的结发外道释迦族人。
在摩揭陀国有五种灾难，还有一位国王，以及指鬘（者）；
摩揭陀人准许了，牢狱、书写与被鞭打者。
相、负债者、奴隶、理发师优波离、蛇，
有信心家族者、障碍者、水肿病者，
在这事上，童子学处，他们如何安住呢？
所有口对亲教师，不调伏者是障碍。
黄门、贼住者、蛇，以及弒母弒父者，
杀阿拉汉、分裂比丘尼僧、出佛身血，还有两性特征者，
无亲教师由僧团受戒、一群黄门得戒者，
无衣、那两者，以及即使请求也不得的那三种人。
手、脚、手脚，耳、鼻，及那两者。
手指不全、筋腱有缺陷者，蛇头形者、佝偻者和侏儒。
颈上长瘤者，以及身有烙印、鞭痕、书字、象皮病者。
污染恶众者，以及独眼者、手残者，也是如此。
跛脚的、半身不遂的，以及行走威仪中断者，
老衰、盲、哑、聋者，以及其中又盲又哑者。
所说的又盲又聋者，以及又哑又聋者；
又盲又哑又聋者，以及无惭者的依止。
应共住如此长久的时间，由请求者所具的特征；
“让他来”，他们争论着，乃同一位亲教师座下的迦叶。
可见那些受了具足戒的人，被疾病所折磨；
未受教导者不知所措，教诫应当场直接给予。
僧团中也有那些愚人，未被认可却凑在一处；
让他去救拔那达上，依止独住，三（种）。

此篇集中有一百七十二事

大犍度终

2. 伍波萨他犍度

2. Uposathakkhandhako

68. 允许集会 68. Sannipātānujānanā

132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灵鹫山（Gijjhakūṭa）。而那时候，外道游行者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说法。人们前往他们那里听闻法义。人们对那些外道游行人生起了喜爱，生起了信心，那些外道游行者也就获得了群众的支持。那时，摩揭陀国（Magadha）王频婆娑罗（Bimbisāra）在独处静坐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念头：“现在，外道游行者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说法。人们前往他们那里听闻法义。人们对那些外道游行人生起了喜爱，生起了信心，那些外道游行者也就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如果诸位圣者也能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那该多好啊！”于是，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便前往世尊所在的地方。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独自静坐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念头：‘现在，外道游行者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说法。人们前往他们那里听闻法义。人们对那些外道游行人生起了喜爱，生起了信心，那些外道游行者也就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如果诸位圣者也能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那该多好啊！’萨度（sādhu，古译：善哉）！尊者，愿诸位圣者也能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于是，世尊通过佛法开示，教导、鼓励、激励并令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欢喜。那时，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在世尊的佛法开示下，受到教导、鼓励、激励并心生欢喜后，从座位起身，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作了佛法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

而那时候，诸比丘心想：“世尊允许我们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于是他们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之后，就静静地坐着。人们前往他们那里听闻法义。人们抱怨、批评、非议说：“怎么这些释迦子沙门，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之后，却像哑巴猪一样静静地坐着呢？集会的人不是理应说法吗？”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的抱怨、批评和非议。于是，那些比丘们就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世尊……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作了佛法开示后，

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集会之后说法。”

69. 允许诵巴帝摩卡 69. Pātimokkhuddesānujānanā

133 那时，世尊在独处静坐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何不允许他们把我为诸比丘制定的那些学处，作为巴帝摩卡来诵呢？那将成为他们的伍波萨他业。” 于是，世尊在傍晚时分从静坐中起来，以此因缘、以此事由作了佛法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独自静坐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何不允许他们把我为诸比丘制定的那些学处，作为巴帝摩卡来诵呢？那将成为他们的伍波萨他业。’ 诸比丘，我允许诵巴帝摩卡。诸比丘，应当这样来诵：应由一位贤能、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134 “尊者众，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时机成熟，僧团应行伍波萨他，应诵巴帝摩卡。什么是僧团的预备工作？诸位尊者，请宣告清净。我将诵巴帝摩卡。我们所有人，和在场的大家一起，应当善巧地听，并用心留意。谁有犯戒，他应当发露。对于没有犯戒的人，应当保持沉默。尊者众，正是通过沉默，我将会知道诸位是清净的。正如对单独提问的人会有回答一样，在这样的集会中，也是如此，乃至宣布三次。然而，如果有比丘在被宣布三次时，记得有犯戒却不发露，那就构成知而妄语。可是，诸位尊者，知而妄语被世尊说为是障碍法。因此，忆念的比丘、已犯戒且有志于清净者，若有犯戒，应当发露；发露之后，对他才会有安乐。”

135 这是开始，是面貌，是诸善法的前导，因此被称为‘巴帝摩卡’。这是亲爱之语，是尊敬之语，是体现了尊重与依止的称呼，即‘诸位尊者’。我将宣说、阐明、建立、开启、分析、解析、说清楚。此被称为“巴帝摩卡”。从该集会中的长老、新学和中坚比丘，所有这些被合称为“和在场的大家一起”。即用心作意、全心关注。即心专一、心不散乱、心不外逸地聆听。即长老、或新学、或中坚比丘，于五犯聚之任一犯，或于七犯聚之任一犯。他应当在僧团中，或在众人中，或向单一人说清、说明、坦白。即原本无犯，或犯后已出罪。即应默然同意，不应发声。我将知、将持。如同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单独询问时他会回答，同样地，在那个集会上，人们应当知道“他在问我”。在此，指的是比丘集会。被宣布一次、被宣布第二次、被宣布第三次。正在知道、正在觉知。即已犯，或犯后未出罪。即不在僧团中、不在众人中、不向单一人说清、说明、坦白。在知而妄语的情况下会如何？是恶作。是什么的障碍？是证得初禅的障碍，是证得二禅的障碍，是证得三禅的障碍，是证得四禅的障碍，是证得诸禅那、诸解脱、诸定、诸等至、诸出离、诸离系、诸远离、诸善法的障碍。以

此因由。即正在知道、正在觉知。即希望出罪、希望清净。即已犯，或犯后未出罪。应当在僧团中，或在众人中，或向单一人发露。对什么会有安乐？对证得初禅有安乐，对证得二禅有安乐，对证得三禅有安乐，对证得四禅有安乐，对证得诸禅那、诸解脱、诸定、诸等至、诸出离、诸离系、诸远离、诸善法有安乐。

136 而那时候，诸比丘——心想“世尊允许诵巴帝摩卡”了——就每天诵巴帝摩卡。他们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世尊。“诸比丘，不应每天诵巴帝摩卡。若谁诵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伍波萨他日诵巴帝摩卡。”

而那时候，诸比丘——心想“世尊允许在伍波萨他日诵巴帝摩卡”了——就在半月内诵三次巴帝摩卡：半月的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和第八日。他们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世尊。“诸比丘，不应在半月内诵三次巴帝摩卡。若谁诵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半月内诵一次巴帝摩卡：在第十四日或第十五日。”

而那时候，六群诸比丘随各自的团体，在各自团体的集会中诵巴帝摩卡。他们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世尊。“诸比丘，不应随各自的团体，在各自团体的集会中诵巴帝摩卡。若谁诵，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和合众的伍波萨他业。”

那时，诸比丘心里生起这样的想法：“世尊已经制定了‘和合者的伍波萨他业’。那么，所谓‘和合’，范围到底有多大？是只限于一处住所，还是整个大地？”他们把这想法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所谓和合，其范围就是一处住所的范围。”

70. 玛哈咖毕那事 70. Mahākappinavatthu

137 就在那时，玛哈咖毕那尊者（Mahākappina）住在王舍城的马达库其鹿野苑（Migadāya）。那时，玛哈咖毕那尊者独自静处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思虑：“我是该去参加伍波萨他呢，还是不去？是该去参加僧团作业呢，还是不去？反正我已经是最高程度的清净，彻底清净了。”那时，世尊用自己的心感知了玛哈咖毕那尊者心里的思虑后，就像一个强壮的男子把弯曲的手臂伸直，或把伸直的手臂弯曲那样快，就这么从灵鹫山中隐没，出现在了马达库其鹿野苑玛哈咖毕那尊者的面前。世尊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玛哈咖毕那尊者也向世尊行礼后，坐在一边。世尊对坐在一边的玛哈咖毕那尊者这样说：“玛哈咖毕那，你独自静处时，心里不是生起了这样的思虑吗：‘我是该去参加伍波萨他呢，还是不去？是该去参加僧团作业呢，还是不去？反正我已经是最高程度的清净，彻底清净了。’”“是的，尊者。”

“你们这些修行人，如果你们不恭敬伍波萨他、不重视伍波萨他、不尊重伍波萨他、不敬奉伍波萨他，那还有谁会恭敬、重视、尊重、敬奉伍波萨他呢？去吧，修行人，

去参加伍波萨他，不要不去了。去吧，去参加僧团作业，不要不去了。”
“好的，尊者。”玛哈咖毕那尊者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以法义开示教导、劝勉、激励、令玛哈咖毕那尊者欢喜后，就像一个强壮的男子把弯曲的手臂伸直，或把伸直的手臂弯曲那样快，就这么从马达库其鹿野苑玛哈咖毕那尊者的面前隐没，出现在了灵鹫山中。

71. 允许界 71. Sīmānujānanā

138 那时，诸比丘心里生起这样的想法：“世尊已经制定了‘和合的范围就是一处住所的范围’，但一处住所的范围是多大呢？”他们把这回事告诉了世尊。“诸比丘，允许你们确立‘界’。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来确立：首先，要说明各种地标——山的地标、岩石的地标、树林的地标、树木的地标、道路的地标、蚁冢的地标、河流的地标、水体的地标。说明了地标之后，应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139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周边所有的地标都已经说明了。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可以依据这些地标确立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这就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周边所有的地标都已经说明了。僧团依据这些地标确立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哪位尊者同意依据这些地标确立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僧团已经依据这些地标确立了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僧团同意，因此沉默，我这样记录这件事。’

140 就在那时，六群比丘心想：“世尊允许了确立界。”于是就确立特大号的界，有四由旬的、五由旬的，甚至六由旬的。来参加伍波萨他的比丘，有的在巴帝摩卡正被诵出时才赶到，有的刚刚诵完才赶到，有的甚至在半路上就住下了。他们把这回事告诉了世尊。“诸比丘，不能确立特大号的界，什么四由旬的、五由旬的、六由旬的。谁如果确立了，犯恶作。诸比丘，允许你们确立最大不超过三由旬的界。”

就在那时，六群比丘确立了河流对岸的界。赶来参加伍波萨他的比丘，连人也被冲走，钵也被冲走，袈裟也被冲走。他们把这回事告诉了世尊。“诸比丘，不能确立河流对岸的界。谁如果确立了，犯恶作。诸比丘，允许你们确立这样的河流对岸界，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固定的渡船，或有固定的桥梁。”

72. 伍波萨他堂论 72. Uposathāgārakathā

141 就在那时，诸比丘没有预先指定地方，就在各个精舍区域里随意诵巴帝摩卡。外来的诸比丘根本不知道：“今日的伍波萨他将在哪里举行呢？”他们把这回事告诉了世尊。“诸比丘，不能在没有预先指定地方的情况下，在各个精舍区域里随意诵巴帝

摩卡。谁如果这样诵了，犯恶作。诸比丘，允许你们先选定一处伍波萨他堂，然后在里面举行伍波萨他。僧团想要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无论是寺院、半檐屋、高楼、平台屋还是石窟。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来选定。应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僧团应指定某某精舍为伍波萨他堂。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指定某某精舍为伍波萨他堂。哪位尊者同意指定某某精舍为伍波萨他堂，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某某精舍已被僧团指定为伍波萨他堂。僧团同意，因此沉默。我这样记持此事。”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住处指定了两个伍波萨他堂。诸比丘在两处都集合，心想：“在这里作伍波萨他，在那里作伍波萨他。”诸比丘将这件事告知世尊。“诸比丘，一个住处不应指定两个伍波萨他堂。若有人指定，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废除一个，在一处作伍波萨他。诸比丘，而且应当这样废除。应由一位能干、称职的比丘通知僧团：”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僧团应废除某某伍波萨他堂。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废除某某伍波萨他堂。哪位尊者同意废除某某伍波萨他堂，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某某伍波萨他堂已被僧团废除。僧团同意，因此沉默。我这样记持此事。”

73. 允许伍波萨他首座 73. Uposathappamukhānujānanā

142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住处指定了一个极小的伍波萨他堂。在伍波萨他日那天，大比丘僧团集合了。诸比丘坐在未被指定的地上听了巴帝摩卡。当时，那些比丘们心里这样想：“世尊规定‘应当指定伍波萨他堂后，再作伍波萨他’，而我们却坐在未被指定的地上听了巴帝摩卡，我们的伍波萨他算是做了，还是没做呢？”他们将这件事告知世尊。“诸比丘，无论是坐在被指定的地上，还是未被指定的地上，只要能听到巴帝摩卡，他的伍波萨他就已经做了。因此，诸比丘，僧团想要多大的伍波萨他堂范围，就应当指定那么大的伍波萨他堂范围。诸比丘，而且应当这样指定。首先，应当宣告界相。宣告界相后，应由一位能干、称职的比丘通知僧团：”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周围这些界相，就如所宣告的那样。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僧团应当以这些界相来指定伍波萨他堂范围。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周围这些界相，就如所宣告的那样。僧团以这些界相指定伍波萨他堂范围。哪位尊者同意以这些界相指定伍波萨他堂范围，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以这些界相，伍波萨他堂范围已被僧团指定。僧团同意，因此沉默。我这样记持此事。”

那时，在某个住处，伍波萨他日当天，一些新学比丘先到了、集合好了，想着“长老们还没来呢”，就又离开了。结果伍波萨他超时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在伍波萨他日当天，由长老诸比丘先到集合。”

那时，在王舍城，有好几个寺院是属于同一个界内的。那里的诸比丘争吵起来，有的说：“伍波萨他要在我们寺院做！”有的说：“伍波萨他要在我们寺院做！”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里如果有好几个寺院是属于同一个界内的，而那里的诸比丘争吵说‘伍波萨他要在我们寺院做，伍波萨他要在我们寺院做’，诸比丘，那么这些比丘就应该全部共同集合到一处来做伍波萨他。或者，在长老比丘所住的那个地方集合来做伍波萨他。但绝不可以由别众的僧团来做伍波萨他。如果哪个僧团别众做了，那就犯恶作罪。”

74. 允许不离衣界 74. Avippavāsasīmānujānanā

143 那时，尊者大迦叶（Mahākassapa）从安达卡文达前往王舍城参加伍波萨他，在途中渡河的时候，几乎被冲走了，他的袈裟都湿了。诸比丘问尊者大迦叶：“贤友，你的袈裟怎么都湿了？”他回答说：“贤友们，我从安达卡文达前往王舍城参加伍波萨他，在途中渡河的时候，几乎被冲走了，所以我的袈裟都湿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僧团已经认可的那个界，是同一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僧团可以把这个界决议为‘不离三衣界’。诸比丘，应该这样来决议：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来向僧团作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已经认可的那个界，是同一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如果僧团觉得合适的话，僧团就应当把这个界决议为‘不离三衣界’。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已经认可的那个界，是同一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僧团现在把这个界决议为‘不离三衣界’。哪位尊者对于把这个界决议为‘不离三衣界’这件事感到同意，就请默然；哪位感到不同意，就请说出来。这个界已经被僧团决议为‘不离三衣界’了。僧团同意这件事，所以才默然，我是这样领受这事的。”

那时，诸比丘以为世尊开许了“不离三衣”的决议，就把袈裟存放在村落里了。结果那些袈裟有的丢失了，有的被火烧了，有的被老鼠咬了。诸比丘因此衣衫褴褛，袈裟破旧。别的比丘问他们：“贤友们，你们怎么衣衫褴褛，袈裟破旧呢？”他们回答说：“贤友们，我们以为世尊开许了‘不离三衣’的决议，就把袈裟存放在村落里了。结果那些袈裟有的丢失了，有的被烧了，有的被老鼠咬了，所以我们才衣衫褴褛，袈裟破旧。”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僧团已经认可的那个界，是同一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僧团可以把这个界决议为‘不离三衣界’，但要排除掉村庄和村庄的周边范围。诸比丘，应该这样来决议：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来向僧团作宣告——

144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已经认可的那个界，是同一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如果僧团觉得合适的话，僧团就应当把这个界决议为‘不离三衣界’，但要排除掉村庄和村庄的周边范围。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已经认可的那个界，是同一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僧团现在把这个界决议为‘不离三衣界’，但要排除掉村庄和村庄的周边范围。哪位尊者对于把这个界决议为‘不离三衣界’——但要排除掉村庄和村庄的周边范围——这件事感到同意，就请默然；哪位感到不同意，就请说出来。这个界已经被僧团决议为‘不离三衣界’了，但要排除掉村庄和村庄的周边范围。僧团同意这件事，所以才默然，我是这样领受这事的。”

75. 界的废除 75. Sīmāsamūhanana

诸比丘，当你们要划定界时，应该先划同一共住界，然后再划三衣不离衣界。诸比丘，当你们要废除界时，应该先废除三衣不离衣界，然后再废除同一共住界。诸比丘，三衣不离衣界应该这样废除：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145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所划定过的那个三衣不离衣界，如果僧团觉得是合适的时机，僧团应废除那个三衣不离衣界。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所划定过的那个三衣不离衣界，僧团现在废除那个三衣不离衣界。哪位尊者同意废除这个三衣不离衣界，请保持沉默；哪位尊者不同意，请说出来。那个三衣不离衣界已被僧团废除了。僧团同意此事，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此事。”

诸比丘，界应该这样废除。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来通知僧团：

146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所划定的那个界，那个等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应当废除它，废除那个等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所划定的那个界，即等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僧团现在予以废除。哪位尊者同意废除这个等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请保持沉默；哪位尊者不同意，请说出来。僧团已废除了那个等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界。僧团同意此事，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此事。”

76. 村界等 76. Gāmasīmādi

147 诸比丘，在界没有被划定、没有被确立的情况下，如果你依止某个村落或城镇而住，那么那个村落的村界，或者那个城镇的镇界，在那里就成为了等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范围。诸比丘，在没有村落的空旷林野，周围七阿邦塔拉的范围，在那里就是等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范围。诸比丘，所有的河都不是界；所有的海都不是界；所有的自然湖都不是界。诸比丘，无论在河中、海中或是自然湖中，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能把水撒开的范围，在那里就是等共住、同一伍波萨他的范围。

148 就在那个时候，六群比丘以一界侵夺另一界。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凡界先被划定者，其业即如法、不可动摇、合于道理；诸比丘，凡界后被划定者，其业即不如法、可动摇、不合道理。诸比丘，不应以一界侵夺另一界。若有人这样做，即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把新的界重叠在旧的界上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那些先被确定的界，关于那个界的甘马（kamma，古译：羯磨）是如法的、不可动摇的、值得认可的。诸比丘，那些后被确定的界，关于那个界的甘马是不如法的、可动摇的、不值得认可的。诸比丘，不应该把界重叠在界上。如果谁重叠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确定界的时候，留下界中间地带，然后再确定界。”

77. 伍波萨他分别等 77. Uposathabhedādi

149 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到底有几种伍波萨他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有两种伍波萨他：十四日的伍波萨他和十五日的伍波萨他。诸比丘，这就是两种伍波萨他。”

那时，诸比丘心里想：“伍波萨他甘马到底有几种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伍波萨他甘马有四种：不如法而别众的伍波萨他甘马，不如法而和合的伍波萨他甘马，如法而别众的伍波萨他甘马，如法而和合的伍波萨他甘

马。诸比丘，其中，不如法而别众的伍波萨他甘马，这样的伍波萨他甘马不应该做，我也从来不许可。诸比丘，其中，不如法而和合的伍波萨他甘马，这样的伍波萨他甘马不应该做，我也从来不许可。诸比丘，其中，如法而别众的伍波萨他甘马，这样的伍波萨他甘马不应该做，我也从来不许可。诸比丘，其中，如法而和合的伍波萨他甘马，这样的伍波萨他甘马应该做，我也许可。因此，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学：‘我们要做那种如法而和合的伍波萨他甘马。’”

78. 略诵巴帝摩卡等 78. Saṃkhittena pātimokkhuddesādi

150 那时，诸比丘心里想：“到底有几种巴帝摩卡的诵读方式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有这五种巴帝摩卡的诵读方式：诵出序言之后，剩下的部分用‘听闻’的方式告知，这是第一种巴帝摩卡的诵读。诵出序言，诵出四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之后，剩下的部分用‘听闻’的方式告知，这是第二种巴帝摩卡的诵读。诵出序言，诵出四巴拉基格，诵出十三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之后，剩下的部分用‘听闻’的方式告知，这是第三种巴帝摩卡的诵读。诵出序言，诵出四巴拉基格，诵出十三桑喀地谢思，诵出二不定之后，剩下的部分用‘听闻’的方式告知，这是第四种巴帝摩卡的诵读。详细地全部诵出，就是第五种。诸比丘，这就是五种巴帝摩卡的诵读方式。”

那时，诸比丘以为“世尊已经允许简略地诵巴帝摩卡了”，于是在所有时候都简略地诵巴帝摩卡。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简略地诵巴帝摩卡。如果谁简略地诵了，犯恶作。”

那时，在憍萨罗国（Kosala）乡下的某处住处，在那天的伍波萨他日出现了野兽的恐怖。诸比丘没办法详细地诵巴帝摩卡。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当有难缘的时候，我允许简略地诵巴帝摩卡。”

那时，六群比丘在没有难缘的时候也简略地诵巴帝摩卡。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没有难缘的时候，不应该简略地诵巴帝摩卡。如果谁诵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有难缘的时候简略地诵巴帝摩卡。所说的难缘是这些：国王的难缘、盗贼的难缘、火灾的难缘、水灾的难缘、人群的难缘、非人的难缘、野兽的难缘、爬虫的难缘、生命的难缘、梵行生活的难缘。诸比丘，在像这样的难缘中，我允许简略地诵巴帝摩卡；在没有难缘的时候，应该详细地诵。”

那时，六群比丘在僧团中间，没有被邀请就说法。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僧团中间，没有被邀请时，不应该说法。如果谁说法，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上座比丘自己说法，或者邀请别的比丘说法。”

79. 律问论 79. Vinayapucchanakathā

151 那时，六群比丘在僧团中没有得到授权就提问律。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僧团中，不应由未得到授权的人提问律。若有人提问，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僧团中由得到授权的人提问律。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授权：可以自己授权自己，也可以由他人授权他人。怎样自己授权自己呢？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我将提问某某律。这样就是自己授权自己。

怎样由他人授权他人呢？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某某比丘可以向某某比丘提问律。这样就是由他人授权他人。

那时，一些清净的比丘在僧团中得到授权后提问律。六群比丘因此心怀怨恨，生起不满，用威胁的语言恐吓他们。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僧团中，即便是得到授权的人，也应当观察大众、衡量对方后再提问律。

80. 律答论 80. Vinayavissajjanakathā

152 那时，六群比丘在僧团中没有得到授权就解答律。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僧团中，不应由未得到授权的人解答律。若有人解答，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在僧团中由得到授权的人解答律。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授权：可以自己授权自己，也可以由他人授权他人。怎样自己授权自己呢？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当被某某问律时，我将解答。这样就是自己授权自己。

怎样由他人授权他人呢？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时机适当，某甲比丘可以解答某乙比丘所问的戒律。”应当像这样，由一位比丘推荐另一位比丘。

那时，有些贤善的比丘被僧团推举出来，在僧众当中解答戒律。六群诸比丘因此心怀恨意，心生不满，就用杀人的威胁来恐吓他们。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

尊说：“诸比丘，即使是僧团中推举出来的人，我也允许他在观察了在场大众、衡量了对方的能力之后，再来解答戒律。”

81. 举罪论 81. Codanākathā

153 那时，六群比丘对一个还没有向他们请求允许的比丘，就举发他的罪过。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对一个还没有请求允许的比丘举发罪过。如果举发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先让对方请求允许，然后再举发罪过。可以这样说：‘尊者，请给我允许，我有话想对您说。’”

那时，贤善的诸比丘先让六群比丘请求允许，然后才举发他们的罪过。六群比丘因此心怀恨意，心生不满，就以杀害来威胁、恐吓他们。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即使对方已经请求了允许，也要先衡量一下对方这个人，然后再举发罪过。”

那时，六群比丘心想：“贤善的诸比丘会在我们之前请求允许。”于是，他们就抢先一步，让那些本来清净、没有过失的比丘，在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上、没有任何理由地请求允许。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让那些清净、没有过失的比丘，在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上、没有任何理由地请求允许。如果让人这样做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衡量对方这个人之后，再给予允许。”

82. 拒绝非法甘马等 82. Adhammakammapaṭikkosanādi

154 那时，六群比丘在僧团中进行非法甘马。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进行非法甘马。如果进行了，犯恶作。”然而，六群比丘仍然继续进行非法甘马。诸比丘又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当非法甘马正在进行时，提出反对。”

那时，当六群比丘正在做非法甘马时，贤善的诸比丘就提出反对。六群比丘因此心怀恨意，心生不满，就用杀人的威胁来恐吓他们。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也允许你们直接表明自己的见解。”于是，诸比丘就在他们面前直接表明见解。六群比丘还是心怀恨意，心生不满，用杀人的威胁来恐吓他们。诸比丘又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由四位或五位比丘来提出反对，由两位或三位比丘来表明见解，由一位比丘决意表明：‘这件事我不认可。’”

那时，六群比丘在僧团中诵巴帝摩卡的时候，故意不让人听清楚。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诵巴帝摩卡的人不应该故意不让人听清楚。如果故意不让人听清楚，犯恶作。”

就在那个时候，伍达义尊者（Udāyī）担任僧团的巴帝摩卡诵出者，但他嗓音嘶哑。这时，伍达义尊者心里想：“世尊规定了‘巴帝摩卡应当由诵出者来宣读’，而我嗓音嘶哑，我该怎么处理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诵出巴帝摩卡的人尽力而为，心里这样念着：‘怎样才能宣读出来’。这样努力的人，不算犯戒。”

就在那个时候，提婆达多（Devadatta）在一个有俗人在场的集会里诵巴帝摩卡。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在有俗人在场的集会里诵巴帝摩卡。如果有谁诵了，犯恶作。”

就在那个时候，六群比丘在僧团中未被邀请就诵巴帝摩卡。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在僧团中不应未被邀请就诵巴帝摩卡。如果有谁诵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由长老负责巴帝摩卡之事。”

外道诵分第一终

83. 请求诵巴帝摩卡者等 83. Pātimokkhuddesakaajjhesanādi

155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朝着诘难事地点出发游行。次第游行之中，来到了诘难事地点。就在那个时候，某一住处住着许多比丘。那里的长老比丘愚笨、不熟练，他不知道什么是伍波萨他，什么是伍波萨他业，什么是巴帝摩卡，什么是巴帝摩卡诵出。这时，那些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由长老负责巴帝摩卡之事’，但我们这位长老愚笨、不熟练，他不知道什么是伍波萨他，什么是伍波萨他业，什么是巴帝摩卡，什么是巴帝摩卡诵出。我们该怎么办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那位贤能、胜任的比丘负起巴帝摩卡的责任。”

就在那个时候，某一住处在伍波萨他日当天住着许多比丘，他们都愚笨、不熟练，不知道什么是伍波萨他，什么是伍波萨他业，什么是巴帝摩卡，什么是巴帝摩卡诵出。他们邀请了长老，说：“尊者，请长老诵巴帝摩卡吧。”长老这样回答：“贤友，我做不到。”他们又邀请第二长老，说：“尊者，请长老诵巴帝摩卡吧。”这位也这样回答：“贤友，我做不到。”他们再邀请第三长老，说：“尊者，请长老诵巴帝摩卡吧。”这位也这样回答：“贤友，我做不到。”就用这个方法，他们一直邀请到

了僧团中最新出家的人，说：“请尊者诵巴帝摩卡吧。”这位也这样回答：“尊者，我做不到。”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比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住处在伍波萨他日当天住着许多比丘，他们都愚笨、不熟练，不知道什么是伍波萨他，什么是伍波萨他业，什么是巴帝摩卡，什么是巴帝摩卡诵出。他们邀请长老，说：“尊者，请长老诵巴帝摩卡吧。”长老这样回答：“贤友，我做不到。”他们又邀请第二长老，说：“尊者，请长老诵巴帝摩卡吧。”这位也这样回答：“贤友，我做不到。”他们再邀请第三长老，说：“尊者，请长老诵巴帝摩卡吧。”这位也这样回答：“贤友，我做不到。”就用这个方法，他们一直邀请到了僧团中最新出家的人，说：“请尊者诵巴帝摩卡吧。”这位也这样回答：“尊者，我做不到。”那么，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派一位比丘立刻到邻近的住处去，告诉他：“贤友，去吧，或以简略、或以详细的方式把巴帝摩卡掌握了之后，再回来。”

这时，诸比丘心里想：“该由谁来派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长老比丘来命令新比丘。”被长老命令的新诸比丘却不去。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被长老命令而没生病的人，不可以不去。如果有谁不去，犯恶作。”

84. 允许取半月计算等 84. Pakkhagaṇanādiuggahaṇānujānanā

156 那时，世尊在诘难事地点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王舍城。

那时，一些人对诸比丘沿街乞食时问道：“尊者，这是半月的哪一天？”诸比丘这样回答：“朋友，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就讥嫌、责备、非难说：“这些释迦族的沙门，连半月计算都不会，他们还能知道别的什么好事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学习半月计算。”这时，诸比丘心里想：“应该由谁学习半月计算呢？”他们又把这件事禀报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所有人都学习半月计算。”

157 那时，一些人对诸比丘沿街乞食时问道：“尊者，一共有多少位比丘？”诸比丘这样回答：“朋友，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就讥嫌、责备、非难说：“这些释迦族的沙门，连彼此之间有多少人都不清楚，他们还能知道别的什么好事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计算比丘的人数。”

接着，诸比丘心里想：“应该在什么时候计算比丘的人数呢？”他们把这件事禀报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在伍波萨他日那天，依序念名字来计算，或者取筹来计算。”

158 那时，诸比丘因为不知道当天是伍波萨他日，就到远处的村庄去乞食。他们有的在巴帝摩卡正被诵出的时候才赶回来，有的刚诵完才回来。诸比丘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告知：‘今日是伍波萨他日。’”

接着，诸比丘心里想：“应该由谁来告知呢？”他们把这件事禀报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由长老比丘在适当的时候告知。”

那时，有一位长老比丘在适当的时候忘记了告知。诸比丘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在用斋时也告知。”

用斋时也忘记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在能记起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间告知。”

85. 允许前行事 85. Pubbakaraṇānujānanā

159 那时，在某个住处，伍波萨他堂很脏。客居的诸比丘讥嫌、责备、非难说：“住在这儿的诸比丘怎么不打扫伍波萨他堂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打扫伍波萨他堂。”

那时，诸比丘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想法：“到底该由谁来打扫伍波萨他堂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长老比丘指派新学比丘来做这件事。”

那些新学比丘因为受长老指派，就不肯打扫。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受长老指派的比丘，只要没有生病，就不可不打扫。谁若不打扫，就犯恶作罪。”

160 就在那个时候，伍波萨他堂里没有铺设座位。诸比丘直接坐在地上，身体和袈裟都沾满了灰尘。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伍波萨他堂里铺设座位。”

那时，诸比丘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想法：“到底该由谁在伍波萨他堂里铺设座位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长老比丘指派新学比丘来做这件事。”

因为是被长老指派的，那些新学比丘就不愿意铺设。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被长老指派了，又不是生病的人，不可以不铺设。如果谁不铺设，就犯恶作罪。”

161 就在那个时候，伍波萨他堂里没有灯。在黑暗中，诸比丘互相踩到了身体和袈裟。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伍波萨他堂里点上灯。”

那时，诸比丘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想法：“到底该由谁在伍波萨他堂里点灯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长老比丘指派新学比丘来做这件事。”

因为是被长老指派的，那些新学比丘就不愿意点灯。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被长老指派了，又不是生病的人，不可以不点灯。如果谁不点灯，就犯恶作罪。”

162 那时，在某个住处，住在那里的诸比丘既不准备饮用水，也不准备使用水。外来的客诸比丘对此抱怨、批评、指责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住在这里的诸比丘竟然既不准备饮用水，也不准备使用水。”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准备饮用水和使用水。”

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那么，应该由谁来准备饮用水和使用水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长老比丘指派年轻的比丘去准备。”

被长老指派的那些年轻比丘却不去准备。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被长老指派的比丘，如果没有生病，不应该不去准备。如果不去准备，那就犯恶作罪。”

86. 远行等事 86. Disaṃgamikādivatthu

163 那时，有一些愚笨、不行的比丘，打算出行远方，没有向导师和亲教师告辞。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比丘，如果有一些愚笨、不行的比丘，打算出行远方，而且不向导师和亲教师告辞。那么，诸比丘，导师和亲教师应该问他们：“你们要去哪里？要和谁一起去？”诸比丘，如果那些愚笨、不行的比丘，指出别的也愚笨、不行的人作为同伴，那么，诸比丘，导师和亲教师就不应该允许他们去。如果允许了，那就犯恶作罪。诸比丘，而那些愚笨、不行的比丘，在没有得到导师和亲教师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就这样走了，也犯恶作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一个住处，有许多愚笨、不行的比丘住在一起。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伍波萨他，也不知道伍波萨他的作法；既不知道什么是巴帝摩卡，也不知道如何诵巴帝摩卡。后来，另外有一位比丘来到了那里，他多闻博学、通达经典、能持佛法、能持律藏、能持纲要、有智慧、能干、聪慧、有惭耻心、谨慎自律、乐于学习。诸比丘，那些比丘就应该好好照顾、帮助、亲近、侍候这位比丘，为

他提供澡豆、土粉、齿木和漱口水。如果不这样照顾、帮助、亲近、侍候他，不给他提供澡豆、土粉、齿木和漱口水，那就犯恶作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一个住处，在伍波萨他日当天，有许多愚笨、不行的比丘住在一起。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伍波萨他，也不知道伍波萨他的作法；既不知道什么是巴帝摩卡，也不知道如何诵巴帝摩卡。诸比丘，那些比丘中，要立刻派一位比丘到邻近的住处去，告诉他：“朋友，你去，把巴帝摩卡简要地或详细地学会，然后回来。”如果能这样做到，那就很好。如果做不到，那么，诸比丘，那些比丘全体都应该去那个地方——那个他们知道有人懂得伍波萨他、伍波萨他的作法、巴帝摩卡、巴帝摩卡的诵法的住处。如果不去，那就犯恶作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一个住处，有许多愚笨、不行的比丘在安居。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伍波萨他，也不知道伍波萨他的作法；既不知道什么是巴帝摩卡，也不知道如何诵巴帝摩卡。诸比丘，那些比丘中，要立刻派一位比丘到邻近的住处去，告诉他：“朋友，你去，把巴帝摩卡简要地或详细地学会，然后回来。”如果能这样做到，那就很好。如果做不到，就应该派一位比丘去，给他七天的时间，告诉他：“朋友，你去，把巴帝摩卡简要地或详细地学会，然后回来。”如果能这样做到，那就很好。如果还是做不到，那么，诸比丘，那些比丘就不应该再在那个住处安居了。如果还继续安居，那就犯恶作罪。

87. 给予清净论 87. Pārisuddhidānakathā

164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集合吧，僧团将举行伍波萨他。”这话说完后，有一位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有一位生病的比丘，他没来。”我允许，诸比丘，生病的比丘可以给予清净。而诸比丘，应该这样给：那位生病的比丘应该走到一位比丘跟前，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合掌，然后对他这样说：“我给予清净，请为我传达清净，请为我宣告清净。”如果通过身体表明了，通过语言表明了，通过身体和语言表明了，清净就算给予了。如果既没有通过身体表明，也没有通过语言表明，也没有通过身体和语言表明，清净就不算给予。如果能以这种方式完成，那是好的。如果不能这样，诸比丘，应该用床或椅子把那位生病的比丘抬到僧团中间，然后再举行伍波萨他。诸比丘，如果照顾病人的诸比丘这样想：“如果我们把病人从原位移动，他的病情可能会加重，或者他会死亡。”那么，诸比丘，就不应该移动那位生病的比丘。应该由僧团去到那里举行伍波萨他。但绝不能由一个别众的僧团来举行伍波萨他。如果这样做了，就犯恶作。

诸比丘，如果传达清净的人在接到所给予的清净后，就在当地离开了，那么清净应该委托给另一个人。诸比丘，如果传达清净的人在接到所给予的清净后，就在当地还俗了……（中略）……去世了——或者他承认自己是沙弥——他承认自己是放弃学处者——他承认自己犯了极重罪——他承认自己是疯癫者——他承认自己是精神错乱者——他承认自己是受剧痛折磨者——他承认自己是因为不承认犯戒而被举罪者——他承认自己是因为不忏悔犯戒而被举罪者——他承认自己是因为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者——他承认自己是黄门——他承认自己是贼住者——他承认自己是投靠外道者——他承认自己是畜生——他承认自己是杀母者——他承认自己是杀父者——他承认自己是杀阿拉汉者——他承认自己是玷污比丘尼者——他承认自己是分裂僧团者——他承认自己是出佛身血者——他承认自己是两性人，那么清净应该委托给另一个人。

诸比丘，如果传达清净的人在接到所给予的清净后，在途中离开了，那么清净就没有被传达到。诸比丘，如果传达清净的人在接到所给予的清净后，在途中还俗了……（中略）……他承认自己是两性人，那么清净就没有被传达到。

诸比丘，如果传达清净的人在清净已给予之后，到了僧团却又离开，那么清净就算已被传达。诸比丘，如果传达清净的人在清净已给予之后，到了僧团却还俗了……（中略）……他承认自己是两性人，那么清净就算已被传达。

诸比丘，如果传达清净的人在接到所给予的清净后，到达了僧团，却因为睡着了而没有宣告，因为心不在焉而没有宣告，因为入了定而没有宣告，那么清净也算被传达到了。传达清净的人没有过失。

诸比丘，如果传达清净的人在接到所给予的清净后，到达了僧团，却故意不宣告，那么清净也算被传达到了。但是，传达清净的人犯恶作。

88. 给予欲论 88. Chandadānakathā

165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集合吧，僧团将举行甘马。”这话说完后，有一位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有一位生病的比丘，他没来。”诸比丘，我允许生病的比丘给予欲。诸比丘，应当这样给：那位生病的比丘应该走到一位比丘跟前，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合掌，然后对他这样说：“我给予欲，请为我传达欲，请为我宣告欲。”以身体表明，以语言表明，以身体和语言表明——欲就算给予了。既没有以身体表明，也没有以语言表明，也没有以身体和语言表明，欲就不算给予。如果能以这种方式完成，那是好的。如果不能这样，诸比丘，就应该用床或椅子把那位生病的比丘抬到僧团中间，然后再举行甘马。诸比丘，如果照顾病人的诸比丘这样想：“如果我们把病人从原位移动，他的病情可能会加重，或者他会死亡。”那么，

诸比丘，就不应该移动那位生病的比丘。应该由僧团到那里去举行甘马。但绝不能由一个别众的僧团来举行甘马。如果这样做了，就犯恶作。

诸比丘，如果传达欲的人在接到所给予的欲后，就在当地离开了，那么欲应该委托给另一个人。诸比丘，如果传达欲的人在接到所给予的欲后，就在当地还俗了……（中略）……去世了——或者他承认自己是沙弥——他承认自己是放弃学处者——他承认自己犯了极重罪——他承认自己是疯癫者——他承认自己是精神错乱者——他承认自己是受剧痛折磨者——他承认自己是因为不承认犯戒而被举罪者——他承认自己是因为不忏悔犯戒而被举罪者——他承认自己是因为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者——他承认自己是黄门——他承认自己是贼住者——他承认自己是投靠外道者——他承认自己是畜生——他承认自己是杀母者——他承认自己是杀父者——他承认自己是杀阿拉汉者——他承认自己是玷污比丘尼者——他承认自己是分裂僧团者——他承认自己是出佛身血者——他承认自己是两性人，那么欲应该委托给另一个人。

诸比丘，如果持欲者——在把欲交给他之后——在中途离开了，那么这个欲就没有被带到。诸比丘，如果持欲者——在把欲交给他之后——在中途还俗了……（中略）……承认自己是双性人，那么这个欲就没有被带到。

诸比丘，如果持欲者——在把欲交给他之后——到达了僧团才离开，那么这个欲已经被带到了。诸比丘，如果持欲者——在把欲交给他之后——到达了僧团才还俗……（中略）……到达了僧团才承认自己是双性人，那么这个欲已经被带到了。

诸比丘，如果持欲者——在把欲交给他之后——到达了僧团，但因为睡着了而没有报告，因为放逸而没有报告，因为入定而没有报告，那么这个欲也已经被带到了。持欲者没有犯过。

诸比丘，如果持欲者——在把欲交给他之后——到达了僧团，却故意不报告，那么这个欲也已经被带到了。但是持欲者犯了恶作的罪过。诸比丘，我允许在伍波萨他当天，在给予清净的同时也给予欲，并告知“僧团有需要处理的事务”。

89. 取亲属等论 89. Ñātakādiggahaṇakathā

166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在伍波萨他当天被亲属们扣留了。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

诸比丘，在此，如果有比丘在伍波萨他当天被亲属们扣留了。那些亲属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告知：“来吧，诸位尊者，请将这位比丘暂时释放片刻，等这位比丘做完伍波萨他为止。”如果能这样做，那就很好。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些亲属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告知：“来吧，诸位尊者，请你们暂时退到一边去片刻，等这位比丘给予清净

为止。”如果能这样做，那就很好。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些亲属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告知：“来吧，诸位尊者，请你们把这位比丘暂时带离界外片刻，等僧团做完伍波萨他为止。”如果能这样做，那就很好。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么，这个伍波萨他绝对不能由一个分裂的僧团来做。如果做了，就犯恶作的罪过。

诸比丘，在此，如果有比丘在伍波萨他当天被国王们扣留了……（中略）……被盗贼们扣留了——被恶棍们扣留了——被比丘的敌对者扣留了。那些比丘的敌对者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告知：“来吧，诸位尊者，请将这位比丘暂时释放片刻，等这位比丘做完伍波萨他为止。”如果能这样做，那就很好。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些比丘的敌对者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告知：“来吧，诸位尊者，请你们暂时退到一边去片刻，等这位比丘给予清净为止。”如果能这样做，那就很好。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些比丘的敌对者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告知：“来吧，诸位尊者，请你们把这位比丘暂时带离界外片刻，等僧团做完伍波萨他为止。”如果能这样做，那就很好。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么，这个伍波萨他绝对不能由一个分裂的僧团来做。如果做了，就犯恶作的罪过。

90. 疯狂者决议 90. Ummattakasammuti

167 于是，世尊对诸比丘说：“集合吧，诸比丘，僧团有需要处理的事务。”听了这话，某一位比丘对世尊说：“尊者，有一位名叫嘎嘎（Gagga）的比丘，他精神失常了，他没有到。”

“诸比丘，有两种精神失常者：有一种精神失常的比丘，有时记得伍波萨他，有时不记得；有时记得僧团事务，有时不记得；有时来参加伍波萨他，有时不来；有时来参加僧团事务，有时不来。还有一种，完全不记得，也完全不来。诸比丘，对于那有时记得伍波萨他、有时不记得，有时记得僧团事务、有时不记得，有时来参加伍波萨他、有时不来，有时来参加僧团事务、有时不来的精神失常者，我允许僧团给予他‘精神失常者认可’。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应由一位能干、胜任的比丘来宣告僧团：”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嘎嘎比丘有精神失常的情况——他有时记得伍波萨他，有时不记得；有时记得僧团事务，有时不记得；有时来参加伍波萨他，有时不来；有时来参加僧团事务，有时不来。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给予嘎嘎比丘这位精神失常者‘精神失常者认可’。无论嘎嘎比丘记得伍波萨他还是不记得，无论他记得僧团事务还是不记得，无论他来参加伍波萨他还是不来，无论他来参加僧团事务还是

不来，僧团都可以在有嘎嘎或没有嘎嘎的情况下举行伍波萨他，处理僧团事务。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嘎嘎比丘有精神失常的情况——他有时记得伍波萨他，有时不记得；有时记得僧团事务，有时不记得；有时来参加伍波萨他，有时不来；有时来参加僧团事务，有时不来。僧团给予嘎嘎比丘这位精神失常者‘精神失常者认可’。无论嘎嘎比丘记得伍波萨他还是不记得，无论他记得僧团事务还是不记得，无论他来参加伍波萨他还是不来，无论他来参加僧团事务还是不来，僧团都将在有嘎嘎或没有嘎嘎的情况下举行伍波萨他，处理僧团事务。哪位尊者赞同给予嘎嘎比丘这位精神失常者‘精神失常者认可’——即无论嘎嘎比丘记得伍波萨他还是不记得，记得僧团事务还是不记得，来参加伍波萨他还是不来，来参加僧团事务还是不来，僧团都将在有嘎嘎或没有嘎嘎的情况下举行伍波萨他，处理僧团事务，请保持沉默。哪位不赞同，请说出。”

“僧团已经给予嘎嘎比丘这位精神失常者‘精神失常者认可’。无论嘎嘎比丘记得伍波萨他还是不记得，无论他记得僧团事务还是不记得，无论他来参加伍波萨他还是不来，无论他来参加僧团事务还是不来，僧团都将在有嘎嘎或没有嘎嘎的情况下举行伍波萨他，处理僧团事务。僧团对此认同，因此保持沉默。这件事，我这样记录下来。”

91. 僧伍波萨他等分别 91. Saṅghuposathādippabhedaṃ

168 那时，在一个住处，伍波萨他日那天有四位比丘居住。那些比丘心里想：“世尊已经规定‘应当行伍波萨他’，而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应当如何行伍波萨他呢？”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四个人诵巴帝摩卡。”

那时，在一个住处，伍波萨他日那天有三位比丘居住。那些比丘心里想：“世尊允许四个人诵巴帝摩卡，而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应当如何行伍波萨他呢？”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三个人行‘清净伍波萨他’。诸比丘，应当这样行：应由一位能干、胜任的比丘来告知那些比丘——”

“请尊者们听我说。今日是十五日的伍波萨他。如果尊者们觉得时机合适，我们相互之间应行清净伍波萨他。”

长老比丘应把上衣搭在一肩，蹲下身，合起双掌，然后这样对那些比丘说：“贤友，我是清净的，请记住我是清净的。贤友，我是清净的，请记住我是清净的。贤友，我是清净的，请记住我是清净的。”

新学比丘应偏袒右肩，蹲坐，合掌，然后对诸位比丘这样说：“尊者，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尊者，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尊者，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

就在那时，在某住处有两位比丘在伍波萨他日共住。这时，那两位比丘心想：“世尊已允许四人诵巴帝摩卡，三人行清净伍波萨他。而我们只有两人，我们该怎样行伍波萨他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允许两人行清净伍波萨他。诸比丘，应该这样做：由长老比丘偏袒右肩，蹲坐，合掌，对新学比丘这样说：‘贤友，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贤友，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贤友，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

新学比丘应偏袒右肩，蹲坐，合掌，对长老比丘这样说：“尊者，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尊者，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尊者，我是清净的；请记我为清净。”

就在那时，在某住处，伍波萨他日当天只有一位比丘独住。这时，这位比丘心想：“世尊已允许四人诵巴帝摩卡，三人行清净伍波萨他，两人行清净伍波萨他。而我只有一个人，我该怎样行伍波萨他呢？”他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在这里，如果某个住处在伍波萨他日只有一位比丘独住，诸比丘，这位比丘应该把诸比丘平日回去的地方——不论是集会堂、凉亭还是树下——打扫干净，准备好饮用水和使用水，铺设座位，点亮灯火，然后坐下。如果有其他比丘前来，就和他们一起行伍波萨他。如果没有来，应决意：‘今日是我的伍波萨他日。’如果不这样决意，就会犯恶作。”

诸比丘，在那些四人共住的地方，不应该取来一位比丘的清净，然后由三人诵巴帝摩卡。如果这样诵，就会犯恶作。诸比丘，在那些三人共住的地方，不应该取来一位比丘的清净，然后由两人行清净伍波萨他。如果这样行，就会犯恶作。诸比丘，在那些两人共住的地方，不应该取来一位比丘的清净，然后由另一人决意。如果这样决意，就会犯恶作。

92. 罪对治法 92. Āpattipaṭikammavidhi

169 就在那时，有位比丘在伍波萨他日犯了戒。这时，这位比丘心想：“世尊已规定：犯戒者不应行伍波萨他。而我犯了戒。我该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在这里，如果有比丘在伍波萨他日犯了戒，诸比丘，这位比丘应去到一位比丘面前，偏袒右肩，蹲坐，合掌，对他这样说：‘贤友，我犯了某某戒，我

发露它。’那位比丘应问他：‘你见到了吗？’回答：‘我见到了。’他再说：‘未来应防护它。’”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有比丘在伍波萨他日对某罪有疑惑，诸比丘，这位比丘应去到一位比丘面前，偏袒右肩，蹲坐，合掌，对他这样说：‘贤友，我对某某罪有疑惑；等到我没有疑惑时，我会再如法处理那条罪。’”说完之后，可以行伍波萨他，可以听诵巴帝摩卡；而不应只因为这种疑惑，就造成伍波萨他的障碍。

就在那时，六群比丘在发露同类的罪。他们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应该发露同类的罪。如果这样发露，就会犯恶作。”

那时，恰好六群比丘接受同分的罪过。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接受同分的罪。如果接受，犯恶作。”

93. 罪的发露法 93. Āpattiāvikaraṇavidhi

170 那时，恰好有一位比丘在诵巴帝摩卡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犯的罪过。于是，这位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有罪者不应进行伍波萨他’。而我犯了罪过。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

诸比丘，现在，假设一位比丘在诵巴帝摩卡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犯的罪过。诸比丘，这位比丘应该对邻近的比丘这样说：“贤友，我犯了某某罪过。等从这里离开后，我会忏除那个罪过。”这样说了之后，应该进行伍波萨他，应该听巴帝摩卡，而绝不能因此就阻碍伍波萨他。

诸比丘，现在，假设一位比丘在诵巴帝摩卡的时候，对于罪过心存疑惑。诸比丘，这位比丘应该对邻近的比丘这样说：“贤友，我对某某罪过心存疑惑。等到我无疑惑的时候，我会忏除那个罪过。”这样说了之后，应该进行伍波萨他，应该听巴帝摩卡，而绝不能因此就阻碍伍波萨他。

94. 同类罪对治法 94. Sabhāgāpattipaṭikammavidhi

171 那时，恰好在一个住处，在伍波萨他当天，全体僧团都犯了同分的罪过。于是，那些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不应向他人发露同分的罪，也不应接受他人同分的罪’。而这个全体僧团都犯了同分的罪。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

诸比丘，现在，假设在一个住处，在伍波萨他当天，全体僧团都犯了同分的罪过。诸比丘，那些比丘应该立刻派一位比丘到邻近的住处去，并对他说：“贤友，你

去忏除了那个罪过再回来；我们会在你跟前忏除罪过。”如果能这样办到，那很好。如果办不到，就应该由一位有能力、能干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个全体僧团都犯了同分的罪过。等到我们看见另一位清净、无犯的比丘时，将会在他跟前忏除那个罪过。”这样宣告之后，应该进行伍波萨他，应该诵巴帝摩卡，而绝不能因此就阻碍伍波萨他。

诸比丘，现在，假设在一个住处，在伍波萨他当天，全体僧团对同分的罪过都心存疑惑。应该由一位有能力、能干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明。这个僧团全体，对同种类的罪，存有疑惑。等没有了疑惑的时候，那时，再处理那个罪吧。”这样说了之后，可以举行伍波萨他，可以诵巴帝摩卡。但是，绝不应该以此为理由，障碍伍波萨他的进行。

这里，诸比丘，在某住处，入雨安居的僧团，犯了同种类的罪。诸比丘，那些比丘应该立即派遣一位比丘到邻近的住处，告诉他：“朋友，去吧，处理了那项罪再回来；我们会在你面前，处理那项罪。”如果能这样做，那很好。如果不能，则应派遣一位比丘去，以七天为限，告诉他：“朋友，去吧，处理了那项罪再回来；我们会在你面前，处理那项罪。”

那时，在某住处，整个僧团犯了同种类的罪。但他们不知道那项罪的名称和种类。这时，来了一位其他比丘，他多闻、通晓经教、持法者、持律者、持本母者，贤明、聪慧、有智慧、有惭耻心、有追悔心、乐于学。某位比丘就去到那位比丘那里，对那位比丘这样说：“朋友，如果做了如此这般的事，那是犯了什么罪呢？”他这样说：“朋友，如果做了如此这般的事，那就犯了这个名字的罪。朋友，你犯了这个名字的罪，处理那个罪吧。”那位比丘这样说：“朋友，不是我一个人犯了这项罪，这整个僧团都犯了这项罪。”他又这样说：“朋友，他人是有罪还是无罪，跟你有什么关系。来吧，朋友，你就只从自己的罪中出离吧。”于是，那位比丘听从了那位比丘的话，处理了那项罪之后，再去到那些比丘那里，对他们这样说：“朋友们，听说如果做了如此这般的事，那就犯了这个名字的罪。朋友们，你们犯了这个名字的罪，处理那项罪吧。”但那些比丘们，不愿意听从那位比丘的话去处理那项罪。他们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

这里，诸比丘，在某住处，整个僧团犯了同种类的罪。他们不知道那项罪的名称和种类。这时，来了一位其他比丘，他多闻、通晓经教、持法者、持律者、持本母者，贤明、聪慧、有智慧、有惭耻心、有追悔心、乐于学。某位比丘就去到那位比丘那里，对那位比丘这样说：“朋友，如果做了如此这般的事，那是犯了什么罪呢？”

他这样说：“朋友，如果做了如此这般的事，那就犯了这个名字的罪。朋友，你犯了这个名字的罪，处理那个罪吧。”那位比丘这样说：“朋友，不是我一个人犯了这项罪，这整个僧团都犯了这项罪。”他又这样说：“朋友，他人是有罪还是无罪，跟你有什么关系。来吧，朋友，你就只从自己的罪中出离吧。”诸比丘，如果那位比丘，听从了那位比丘的话，处理了那项罪之后，再去到那些比丘那里，对他们这样说：“朋友们，听说如果做了如此这般的事，那就犯了这个名字的罪。朋友们，你们犯了这个名字的罪，处理那项罪吧。”如果那些比丘听从了那位比丘的话，处理了那项罪，那就很好。如果不处理，诸比丘，那位比丘也不应该勉强地去劝告那些比丘。

举罪事诵分第二终

95. 无犯十五法 95. Anāpattipannarasakaṃ

172 那时，在某住处，在那伍波萨他日，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位或超过四位。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这是符合法的，这是符合律的”，虽然实际上不和合，却误以为是和合的，就举行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当他们在诵巴帝摩卡的时候，这时，其他更多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他们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

这里，诸比丘，在某住处，在那伍波萨他日，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位或超过四位。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这是符合法的，这是符合律的”，虽然实际上不和合，却误以为是和合的，就举行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当他们在诵巴帝摩卡的时候，这时，其他更多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诸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诵巴帝摩卡。诵戒者们没有罪。

这里，诸比丘，在某住处，在那伍波萨他日，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位或超过四位。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这是符合法的，这是符合律的”，虽然实际上不和合，却误以为是和合的，就举行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当他们在诵巴帝摩卡的时候，这时，其他同样数量的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已经诵过的部分算作很好地诵过了，剩下的部分应该听下去。诵戒者们没有罪。

这里，诸比丘，在某住处，在那伍波萨他日，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位或超过四位。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这是符合法的，这是符合律的”，虽然实际上不和合，却误以为是和合的，就举行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当他们在诵巴帝摩卡的时候，这时，其他更少数量住在此处的

比丘来了。已经诵过的部分算作很好地诵过了，剩下的部分应该听下去。诵戒者们没有罪。

在此，诸比丘，在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许多住处的比丘聚集，有四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具足法想、具足律想，虽然是别众，却以和合想进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又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诵巴帝摩卡。诵者无犯。

在此，诸比丘，在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许多住处的比丘聚集，有四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具足法想、具足律想，虽然是别众，却以和合想进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又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的是善诵，但应当向那些后来者宣告清净。诵者无犯。

在此，诸比丘，在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许多住处的比丘聚集，有四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具足法想、具足律想，虽然是别众，却以和合想进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又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更少。已经诵的是善诵，但应当向那些后来者宣告清净。诵者无犯。

在此，诸比丘，在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许多住处的比丘聚集，有四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具足法想、具足律想，虽然是别众，却以和合想进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集会尚未解散，又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诵巴帝摩卡。诵者无犯。

在此，诸比丘，在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许多住处的比丘聚集，有四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具足法想、具足律想，虽然是别众，却以和合想进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集会尚未解散，又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的是善诵，但应当向那些后来者宣告清净。诵者无犯。

在此，诸比丘，在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许多住处的比丘聚集，有四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具足法想、具足律想，虽然是别众，却以和合想进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集会尚未解散，又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更少。已经诵的是善诵，但应当向那些后来者宣告清净。诵者无犯。

在此，诸比丘，在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许多住处的比丘聚集，有四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具足法想、具足律想，虽然是别众，却以和合想进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集会的一部分已经解散，又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诵巴帝摩卡。诵者无犯。

在此，诸比丘，在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许多住处的比丘聚集，有四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具足法想、具足律想，虽然是别众，却以和合想进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集会的一部分已经解散，又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的是善诵，但应当向那些后来者宣告清净。诵者无犯。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伍波萨他日，有许多原住比丘聚集，四位或多于四位。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原住比丘没来。他们以为这是法、以为这是律，其实已属别众，却当作和合僧，于是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有一部分僧众已经起身离开，这时，其他原住比丘来了，人数较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作善诵，他们应当向那些比丘宣告清净。诵者无犯。

再者，诸比丘，在某处住所，到了伍波萨他日，有众多原住比丘聚集，或四位，或超过四位。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原住比丘尚未到来，于是想“这是法、这是律”，虽实为别众，却自以为和合，便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诵完巴帝摩卡、全体僧众都已离座之时，又有其他原住比丘到来，人数更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诵巴帝摩卡。诵者无犯。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伍波萨他日，有许多原住比丘聚集，四位或多于四位。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原住比丘没来，他们以法想者、律想者、别众者却以和合想而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所有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这时，其他原住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过的部分算作善诵，他们应当向那些比丘宣告清净。诵者无犯。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伍波萨他日，有许多原住比丘聚集，四位或多于四位。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原住比丘没来，他们以法想者、律想者、别众者却以和合想而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就在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所有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这时，其他原住比丘来了，人数较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作善诵，他们应当向那些比丘宣告清净。诵者无犯。

无犯十五法终

96. 集非集想十五法 96. Vaggāvaggasaññīpannarasakaṃ

173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伍波萨他日，有许多原住比丘聚集，共四位或四位以上。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原住比丘没来。”他们想“这是法”、想“这是律”，虽已别众，却仍作别众想，就这样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正在他们诵巴帝摩卡的时候，又有其他原住比丘来到，人数较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诵巴帝摩卡。诵者犯恶作。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伍波萨他日，许多原住比丘聚集，四位或四位以上。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原住比丘没有来。他们作法想、作律想，实是别众，却作和合想，便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正在他们诵巴帝摩卡时，其他原住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诵的部分算善诵，剩下的部分应当听。诵者犯恶作。

再者，诸比丘，若在某个住处，到了伍波萨他日，有诸多原住比丘聚集，或四位，或四位以上。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原住比丘没有来。他们自认为如法、如律，实已是别众，且明知自己是别众，却仍然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正当他们诵巴帝摩卡时，又有其他原住比丘到来，人数较少。已诵的部分算作善诵，剩下的部分应当听。诵者犯恶作。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逢伍波萨他日，有四位或四位以上的原住比丘聚集。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原住比丘没来”。他们自认为所行是法、是律，却已是别众，且自知是别众，仍举行伍波萨他、诵读巴帝摩卡。就在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的时候……（中略）……僧众尚未起身离开时……（中略）……一部分僧众已经起身离开时……（中略）……所有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时，其他原住比丘来了，人数较多……（中略）……人数相等……（中略）……人数较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作善诵，他们应当向那些比丘宣告清净。诵者犯恶作。

集非集想十五法终

97. 疑十五法 97. Vematikapannarasakaṃ

174 诸比丘，在某个寺院里，到伍波萨他那天，许多住在那里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这里的比丘没来。”他们心想：“我们现在做伍波萨他，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们就这样带着疑惑做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在诵巴帝摩卡的过程中，另外那些住在这里的诸比丘来了，而且人数更多。诸比丘，这些比丘应当重新再诵一次巴帝摩卡。诵戒的诸比丘犯恶作罪。

诸比丘，在某个寺院里，到伍波萨他那天，许多住在那里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这里的比丘没来。”他们心想：“我们现在做伍

波萨他，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们就这样带着疑惑做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在诵巴帝摩卡的过程中，另外那些住在这里的诸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过的部分算善诵，剩下的部分要听。诵戒的诸比丘犯恶作罪。

诸比丘，在某个寺院里，到伍波萨他那天，许多住在那里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这里的比丘没来。”他们心想：“我们现在做伍波萨他，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们就这样带着疑惑做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在诵巴帝摩卡的过程中，另外那些住在这里的诸比丘来了，人数更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善诵，剩下的部分要听。诵戒的诸比丘犯恶作罪。

诸比丘，在某个寺院里，到伍波萨他那天，许多住在那里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这里的比丘没来。”他们心想：“我们现在做伍波萨他，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们就这样带着疑惑做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在诵巴帝摩卡刚刚结束、……大众还没起座时……一部分大众已经起座时……全部大众都起座时，另外那些住在这里的诸比丘来了，人数更多……人数相等……人数更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善诵，他们应当向那些比丘当面报告清净。诵戒的诸比丘犯恶作罪。

疑十五法终

98. 追悔所作十五法 98. Kukkuccapakatapannarasakaṃ

175 诸比丘，在某个寺院里，到伍波萨他那天，许多住在那里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这里的比丘没来。”他们心里认定：“我们做伍波萨他是可以的，对我们来说并非不可以。”他们这样带着不安做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在诵巴帝摩卡的过程中，另外那些住在这里的诸比丘来了，而且人数更多。诸比丘，这些比丘应当重新再诵一次巴帝摩卡。诵戒的诸比丘犯恶作罪。

诸比丘，在某个寺院里，到伍波萨他那天，许多住在那里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这里的比丘没来。”他们心里认定：“我们做伍波萨他是可以的，对我们来说并非不可以。”他们这样带着不安做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正在诵巴帝摩卡的过程中，另外那些住在这里的诸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过的部分算善诵，剩下的部分要听。诵戒的诸比丘犯恶作罪。

诸比丘，在某个寺院里，到伍波萨他那天，许多住在那里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这里的比丘没来。”他们心里认定：“我们做伍波萨他是可以的，对我们来说并非不可以。”他们这样带着不安做了伍波萨他，诵了

巴帝摩卡。正在诵巴帝摩卡的过程中，另外那些住在这里的诸比丘来了，人数更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善诵，剩下的部分要听。诵戒的诸比丘犯恶作罪。

诸比丘，在某个寺院里，到伍波萨他那天，许多住在那里的比丘聚集起来，有四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这里的比丘没来。”他们心里认定：“我们做伍波萨他是可以的，对我们来说并非不可以。”他们这样带着不安做了伍波萨他，诵了巴帝摩卡。在诵巴帝摩卡刚刚结束、……大众还没起座时……一部分大众已经起座时……全部大众都起座时，另外那些住在这里的诸比丘来了，人数更多……人数相等……人数更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善诵，他们应当向那些比丘当面报告清净。诵戒的诸比丘犯恶作罪。

追悔所作十五法终

99. 破僧前行十五法 99. Bhedapurekkhārapannarasakaṃ

176 再者，诸位比丘，在此处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有许多常住比丘集会，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亡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怀着分裂的意图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正当他们诵巴帝摩卡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位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诵巴帝摩卡。诵戒者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罪。

再者，诸位比丘，在此处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有许多常住比丘集会，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亡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怀着分裂的意图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正当他们诵巴帝摩卡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过的部分算是善诵，剩下的部分应当继续听。诵戒者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位比丘，在此处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有许多常住比丘集会，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亡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怀着分裂的意图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正当他们诵巴帝摩卡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是善诵，剩下的部分应当继续听。诵戒者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位比丘，在此处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有许多常住比丘集会，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亡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怀着分裂的意图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位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诵巴帝摩卡。诵戒者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位比丘，在此处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有许多常住比丘集会，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亡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怀着分裂的意图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过的部分算是善诵，他们应当到后来者面前宣告清净。诵戒者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位比丘，在此处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有许多常住比丘集会，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亡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怀着分裂的意图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少。已经诵过的部分算是善诵，他们应当到后来者面前宣告清净。诵戒者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位比丘，在此处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有许多常住比丘集会，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亡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怀着分裂的意图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与会大众尚未离座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位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诵巴帝摩卡。诵戒者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位比丘，在此处某住处，于伍波萨他日那天，有许多常住比丘集会，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亡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怀着分裂的意图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诵完巴帝摩卡，与会大众尚未离座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已经诵过的部分算是善诵，他们应当到后来者面前宣告清净。诵戒者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此某住处，于伍波萨他当天，众多住处的比丘集会了，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失，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就这样心怀分裂地做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刚诵完巴帝摩卡，听众还未起身时，正好另外那些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更少。之前诵的算是善诵了。但应当向那些后来的比丘告知清净。诵戒者们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此某住处，于伍波萨他当天，有四名或更多的住处的比丘集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失，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于是他们心怀分裂地举行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刚诵完巴帝摩卡、一部分听众已经起身时，恰好又有更多其他住处的比丘到来。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诵巴帝摩卡。诵戒者们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此某住处，于伍波萨他当天，众多住处的比丘集会了，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失，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就这样心怀分裂地做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刚诵完巴帝摩卡，一部分听众已经起身时，正好另外那些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正好相等。之前诵的算是善诵了。但应当向那些后来的比丘告知清净。诵戒者们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此某住处，于伍波萨他当天，众多住处的比丘集会了，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失，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就这样心怀分裂地做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刚诵完巴帝摩卡，一部分听众已经起身时，正好另外那些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更少。之前诵的算是善诵了。但应当向那些后来的比丘告知清净。诵戒者们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此某住处，于伍波萨他当天，众多住处的比丘集会了，或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失，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就这样，他们心怀分裂地做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那些比丘刚刚诵完巴帝摩卡、所有听众都已起身散去时，正好另外那些住处的比丘也来了，人数更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诵巴帝摩卡。诵戒者们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此某住处，于伍波萨他当天，众多住处的比丘集会了，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失，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就这样心怀分裂地做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刚诵完巴帝摩卡，所有听众都已经起身时，正好另外那些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正好相等。之前诵的算是善诵了。但应当向那些后来的比丘告知清净。诵戒者们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此某住处，于伍波萨他当天，众多住处的比丘集会了，四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没有来。”他们心想：“让那些人消失，让那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就这样心怀分裂地做伍波萨他、诵巴帝摩卡。当他们刚刚诵完巴帝摩卡，所有听众都已经起身时，正好另外那些住处的比丘来了，人数更少。之前诵的算是善诵了。但应当向那些后来的比丘告知清净。诵戒者们犯土喇咤亚罪。

破僧前行十五法终

二十五法终

100. 界越出广说 100. Sīmokkantikapeyyālaṃ

177 再者，诸比丘，在此某住处，于伍波萨他当天，有四位或更多众多住处的比丘集会。他们不知道“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正在进入界内”……他们不知道“有其他住处的比丘已经进入界内了”……他们没有看到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正在进入界内……他们没有看到有其他住处的比丘已经进入界内了……他们没有听到“有其他住处的比丘正在进入界内”……他们没有听到“有其他住处的比丘已经进入界内了”……

在住比丘与在住比丘之间，有一百七十五组三元分析；在住比丘与客比丘之间，客比丘与在住比丘之间，客比丘与客比丘之间，以略说的方式，共有七百组三元分析。

178 诸比丘，在此，若在住比丘的伍波萨他日是十四日，而客比丘的是十五日。如果在住比丘人数较多，客比丘应顺从在住比丘。如果双方人数相等，客比丘应顺从在住比丘。如果客比丘人数较多，在住比丘应顺从客比丘。

比丘们，在这里，如果常住比丘的伍波萨他日是十五日，客比丘的是十四日。如果常住比丘人数更多，客比丘应当随顺常住比丘。如果人数相等，客比丘也应当随顺常住比丘。如果客比丘人数更多，常住比丘应当随顺客比丘。

诸比丘，在此，若在住比丘的伍波萨他日是斋日（初日），而客比丘的是十五日。如果在住比丘人数较多，在住比丘不必勉强给予客比丘和合，客比丘应到界外去作伍波萨他。如果双方人数相等，在住比丘不必勉强给予客比丘和合，客比丘应到界外去作伍波萨他。如果客比丘人数较多，在住比丘要么给予客比丘和合，要么到界外去。

诸比丘，于此，住处诸比丘是十五日，客诸比丘

若在住比丘的伍波萨他日是斋日，而客比丘的是十四日。如果在住比丘人数较多，客比丘要么给予在住比丘和合，要么到界外去。如果双方人数相等，客比丘要么给予在住比丘和合，要么到界外去。如果客比丘人数较多，客比丘不必勉强给予在住比丘和合，在住比丘应到界外去作伍波萨他。

界越出广说终

101. 见到标志等 101. Liṅgādidassanaṃ

179 诸比丘，在此，客比丘们看到在住比丘的在住者特征、在住者标志、在住者迹象、在住者提示，也看到床和椅子铺设妥当、褥垫和枕头齐备、饮用水和使用水准备

齐全，庭院打扫得干净整洁。看到后，他们心存疑惑：“到底有没有在住比丘呢？”他们心存疑惑，却不查证；不查证就作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没有看到；尽管没看到，还是作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同一处作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各自分别作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心中抱着“让他们灭亡吧，让他们毁灭吧，留他们有什么用”的念头，以分裂为先导而作伍波萨他。犯土喇咤亚。

诸比丘，在此，客诸比丘听到了在住比丘的种种在住者特征、在住者标志、在住者迹象、在住者的提示——经行的脚步声、诵经的声音、咳嗽声、喷嚏声。听到后，他们心存疑惑：“到底有没有在住比丘呢？”他们心存疑惑，却不查证；不查证就作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没有看到；尽管没看到，还是作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同一处作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各自分别作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心中抱着“让他们灭亡吧，让他们毁灭吧，留他们有什么用”的念头，以分裂为先导而作伍波萨他。犯土喇咤亚。

诸比丘，在此，在住诸比丘看到了客比丘的种种客居者特征、客居者标志、客居者迹象、客居者的提示——不熟悉的钵、不熟悉的衣、不熟悉的坐具、洗脚处、倒水留下的湿痕。看到后，他们心存疑惑：“到底有没有客比丘呢？”他们心存疑惑，却不查证；不查证就作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没有看到；尽管没看到，还是作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同一处作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各自分别作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心存疑惑，进行查证；查证后看到了；看到后，心中抱着“让他们灭亡吧，让他们毁灭吧，留他们有什么用”的念头，以分裂为先导而作伍波萨他。犯土喇咤亚。

再者，诸比丘，在这里，旧住的诸比丘听到了客诸比丘的到来迹象、客比丘的行相、客比丘的征兆、客比丘的诵经声，或是他们来时脚步的声音、拍打鞋子的声音、咳嗽的声音、擤鼻子的声音；听到之后，他们感到疑惑：“到底有客比丘，还是没有客比丘呢？”他们带着疑惑，没有去查看；没有查看就举行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带着疑惑，去查看；查看之后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就举行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带着疑惑，去查看；查看之后看到了；看到之后，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无犯。

他们带着疑惑，去查看；查看之后看到了；看到之后，却各自分开举行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带着疑惑，去查看；查看之后看到了；看到之后，心想：“让这些人消失吧，让这些人毁灭吧，要他们有什么用！”——带着欲破僧的意图而举行伍波萨他。犯土喇咤亚。

见到标志等终

102. 以别住等作伍波萨他 102. Nānāsaṃvāsakādīhi uposathakaraṇaṃ

180 再者，诸比丘，在这里，客诸比丘看到旧住比丘是与自己不同住的。但他们却产生了“这些是同住者”的想法；在产生“这些是同住者”的想法后，他们没有去询问；没有询问，就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去询问；询问之后，但仍不能肯定；不能肯定，就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去询问；询问之后，但仍不能肯定；不能肯定，就各自分开举行伍波萨他。无犯。

再者，诸比丘，在这里，客诸比丘看到旧住比丘是与自己同住的。但他们却产生了“这些是不同住者”的想法；在产生“这些是不同住者”的想法后，他们没有去询问；没有询问，就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去询问；询问之后，便确定了；确定之后，却各自分开举行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去询问；询问之后，便确定了；确定之后，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无犯。

再者，诸比丘，在这里，旧住诸比丘看到客比丘是与自己不同住的。但他们却产生了“这些是同住者”的想法；在产生“这些是同住者”的想法后，他们没有去询问；没有询问，就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无犯。他们去询问；询问之后，但仍不能肯定；不能肯定，就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去询问；询问之后，但仍不能肯定；不能肯定，就各自分开举行伍波萨他。无犯。

再者，诸比丘，在这里，旧住诸比丘看到客比丘是与自己同住的。但他们却产生了“这些是不同住者”的想法；在产生“这些是不同住者”的想法后，他们没有去询问；没有询问，就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去询问；询问之后，便确定了；确定之后，却各自分开举行伍波萨他。犯恶作。他们去询问；询问之后，便确定了；确定之后，大家一起和合举行伍波萨他。无犯。

以别住等作伍波萨他终

103. 不应去分 103. Nagantabbavāro

181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

从有比丘的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非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非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非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非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那天，比丘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去到一个无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除非是随同僧团一起，或是有障碍因缘。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若那里有不同共住的比丘，除非僧团有事，除非有障碍。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无住处——若那里有不同共住的比丘，除非僧团有事，除非有障碍。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不应从有比丘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无住处——若那里有不同共住的比丘，除非僧团有事，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从有比丘的无住处，不应去有不同共住比丘的无住处——除非僧团有事，除非有障碍。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无住处但有比丘住的地方，不应去有不同共住比丘的无住处——除非僧团有事，除非有障碍。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无住处但有比丘住的地方，不应去有不同共住比丘的住处或无住处——除非僧团有事，除非有障碍。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不应从有比丘居住的住处，或从并非住处却住有比丘的地方出发，前往有比丘的住处，若那里的比丘们彼此不同共住——除非有僧团的事，除非有障碍。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不应从有比丘居住的住处，或从并非住处却住有比丘的地方出发，前往并非住处而住有比丘的地方，若那里的比丘们彼此不同共住——除非有僧团的事，除非有障碍。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不应从有比丘居住的住处，或从并非住处却住有比丘的地方出发，前往有比丘的住处或并非住处而住有比丘的地方，若那里的比丘们彼此不同共住——除非有僧团的事，除非有障碍。

不应去分终

104. 应去分 104. Gantabbavāro

182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应当从有比丘住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住处——那里比丘与自己同一共住——只要他知道：“我今日能赶到。”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应当从有比丘住的住处，前往有比丘的无住处……有比丘的住处或有比丘的无住处——那里比丘与自己同一共住——只要他知道：“我今日能赶到。”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从无住处但有比丘住的地方，应去有相同共住比丘的有比丘住处……有相同共住比丘的无住处……有相同共住比丘的住处或无住处，只要他知道：“我今日能赶到。”

诸比丘，在伍波萨他日，应去有比丘住的住处，或是无住处而有比丘住的地方……有相同共住比丘的有比丘住处……有相同共住比丘的无住处……有相同共住比丘的住处或无住处——只要他知道：“我今日能赶到。”

应去分终

105. 应呵责人见 105. Vajjanīyapuggalasandassanā

183 诸比丘，不应对坐着听法的比丘尼僧众诵巴帝摩卡。如果诵了，犯恶作。不应对在学的学法女……不应对沙弥……不应对沙弥尼……不应对舍了学处的人……不应对犯了极重罪的人——不应对坐着听法的这些人的僧众诵巴帝摩卡。如果诵了，犯恶作。

有比丘因不见罪而被举时，不应向有此比丘在座的、坐着听法的僧众诵巴帝摩卡。若有人诵，应依律处理。有比丘因不忏罪而被举时，不应向有此比丘在座的、坐着听法的僧众……有比丘因不舍恶见而被举时，不应向有此比丘在座的、坐着听法的僧众诵巴帝摩卡。若有人诵，应依律处理。

不应向有黄门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若诵出者，犯恶作。不应向有贼住者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投靠外道者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畜生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弒母者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弒父者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杀阿拉汉者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污比丘尼者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破僧者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出佛身血者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不应向有双性人同坐的集会诵出巴帝摩卡。若诵出者，犯恶作。

诸比丘，不应以别住者给予清净的方式来做伍波萨他，除非集会尚未起身离去。还有，诸比丘，不应在非伍波萨他日做伍波萨他，除非是为了僧团的和合。

应呵责人见终

第三诵分终

伍波萨他犍度第二

106. 其摄颂 106. Tassuddānaṃ

那些外道，以及频婆娑罗王，他们集会，却如哑羊般默然；
佛在静处思维正法，让半月诵巴帝摩卡，从前是每日一次。
按集会人数而和合，和合之事以及马达库其鹿野苑；
大界，以及河边的界，还有随结的两个小界。
在摩揭陀和王舍城的新结的界，是不离衣界；
应先确立先结的界，之后再解开后来的界。
未被认可的村庄界限，河流、海洋和湖泊；
水界破坏它们，同样地也被覆盖；
有哪些行为的摘要，有障碍的，以及即使没有障碍的；
对法与律进行指责，再次依律进行指责；
在合适的场合进行劝告，却对非法之事提出抗议；
即使是四人或五人以上公开地、故意地尝试；
有在家人、未经请求，在劝告时不知道；
众多人不知道，也不直接前往。
多少？多远？远处，以及通知和遗忘；
污秽的事、座位、灯火、方向，还有其他多闻的比丘；
直截了当、雨安居伍波萨他、清净的事情，还有亲属；
嘎嘎尊者、第四位、两位，同分罪、记得；
整个僧团有疑惑，而他们不知道，多闻的比丘；
人数多、相等、少，大众以及没有起立的情况；
一部分起立、全部，他们知道或有疑惑；
“这样是允许的”而引生恶作，知者、见者、闻者。
住寺者的伍波萨他，外来者的伍波萨他，还有十四日的伍波萨他；
初一日与十五日，以及两位同住者。
别住者的伍波萨他，还有僧团和合之外的伍波萨他；
这些分类摘要，都有其故事的起因和经分别的说明。

此篇中有八十六事

伍波萨他犍度终

3. 瓦萨入住犍度

3. Vassūpanāyikakkhandhako

107. 瓦萨入住允许 107. Vassūpanāyikānujānanā

184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就是喂松鼠的地方。那个时候，世尊还没有为诸比丘制定雨安居的规定。那些比丘就在冬季、夏季和雨季四处游方。人们开始不满、指责、批评说：“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能在冬季、夏季和雨季都到处走呢？他们践踏青草，伤害有单一感官的生命，还令许多微小的生物遭到灭亡。你看那些其他外道，即使教法不堪，到了雨季也知道安住下来，停歇不动。你看那些鸟，也会在树梢上筑巢，安住下来度过雨季。偏偏这些释迦族的沙门，冬季、夏季和雨季都在到处走，践踏青草，伤害有单一感官的生命，令许多微小的生物遭到灭亡。”诸比丘听到了人们这些不满、指责和批评。于是，这几位比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为题目，宣说了法义，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入雨安居。”这时，诸比丘心里想：“应该什么时候入雨安居呢？”他们又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雨季入雨安居。”

尔时，诸比丘生起此念：“有几种瓦萨入住？”将此义白世尊

他们报告说。世尊说：“诸比丘，有两种入雨安居的时间：前安居和后安居。在阿萨拉星还没有过去的月分里，入前安居；在阿萨拉星过去后的月分，入后安居。诸比丘，这就是两种入雨安居的时间。”

瓦萨入住允许终

108. 瓦萨期游行遮止等 108. Vassāne cārikāpaṭikkhepādi

185 那个时候，六群比丘入了雨安居，却在安居期间外出游方。人们同样又开始不满、指责、批评说：“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能在冬季、夏季和雨季都到处走呢？他们践踏青草，伤害有单一感官的生命，还令许多微小的生物遭到灭亡。你看那些其他外道，即使教法不堪，到了雨季也知道安住下来，停歇不动。你看那些鸟，也会在树梢上筑巢，安住下来度过雨季。偏偏这些释迦族的沙门，冬季、夏季和雨季都在到处走，践踏青草，伤害有单一感官的生命，令许多微小的生物遭到灭亡。”诸比丘听到了人们这些不满、指责和批评。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他们不满、指责、批评说：“六群比丘怎么可以在入了雨安居后，还在安居期间外出游方呢？”于是，这几位比

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为题目，宣说了法义，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入雨安居之后，在未住满前三个月或后三个月的情况下，不可以外出游方。如果有谁外出，那就犯了恶作。”

186 那个时候，六群比丘不愿意入雨安居。他们禀告了世尊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不可以不入雨安居。如果有谁不入，那就犯了恶作。”

那个时候，六群比丘在入安居日那天，不想入雨安居，就故意越过住处避开了。他们禀告了世尊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在入安居日那天，不想入雨安居的人，不可以故意越过住处。如果有谁越过了，那就犯了恶作。”

尔时，摩揭陀国王谢尼耶频婆娑罗欲推迟入雨安居

有人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要是圣者们等到月圆明亮的时候再入雨安居呢？”诸比丘禀告了世尊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随顺国王们的意愿。”

瓦萨期游行遮止等终

109. 七日事允许 109. Sattāhakaraṇīyānujānanā

187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往舍卫城（Sāvatthī）方向游方去了。他一路次第游方，来到了舍卫城。在那里，世尊就住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就在那个时候，在憍萨罗国（Kosala）的地方，有一位名叫伍迭那的近事男，他为僧团建造了一座精舍。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尊者们，请来吧！我想做布施，想听法，也想见见诸比丘。”诸比丘这样回答他：“贤友，世尊已经制定了：‘入雨安居之后，在未住满前三个月或后三个月的情况下，不可以外出游方。’请伍迭那近事男稍等，等诸比丘住完雨安居。雨安居结束后，他们就会来。如果他有非常紧急的事情，那就请他在那里，对着常住诸比丘，把这精舍安置好吧。”伍迭那近事男听了，感到不满，指责、批评说：“诸位尊者为什么在我派人去请之后，还不来呢？我可是施主，是建造者，是僧团的护持者啊！”诸比丘听到了伍迭那近事男这些不满、指责和批评。于是，这几位比丘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为题目，宣说了法义，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在以下七种人派人来请的时候，以七日事为由动身前往，但决不允许他们没派人来请就去。这七种人是：比丘、比丘尼、在学尼、沙弥、沙弥尼、近事男、近事女。诸比丘，我允许因为这七种人派人来请，以七日事为由前往，但决不允许没派人来请就去。并且，必须在七天之内返回。”

188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有近事男为僧团建造了精舍。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尊者们，请来吧！我想做布施，想听法，也想见见诸比丘。”那么，诸比

丘，如果是被派人来请了，可以以七日事为由动身前往；如果没有派人来请，则决不允许去。而且必须在七天之内返回。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近事男，他为僧团建造了一座半屋……（中略）……建造了一座重阁……建造了高楼……建造了洞窟……建造了内院……建造了门楼……建造了集会堂……建造了火房……建造了净物库……建造了厕所……建造了经行道……建造了经行道堂……建造了井……建造了井堂……建造了浴室……建造了浴室堂……建造了池塘……建造了凉亭……建造了乐园……建造了乐园地。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尊者们，请来吧，我想供养布施，想听闻佛法，也想见见诸比丘。”诸比丘，如果已经被派遣，应当以七日事前往，若未被派遣则不应前往。应将自己在七日之内返回的承诺做好。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近事男，他为众多比丘……（中略）……为一位比丘建造了精舍……建造了半屋……建造了重阁……建造了高楼……建造了洞窟……建造了内院……建造了门楼……建造了集会堂……建造了火房……建造了净物库……建造了厕所……建造了经行道……建造了经行道堂……建造了井……建造了井堂……建造了浴室……建造了浴室堂……建造了池塘……建造了凉亭……建造了乐园……建造了乐园地。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尊者们，请来吧，我想供养布施，想听闻佛法，也想见见诸比丘。”诸比丘，如果已经被派遣，应当以七日事前往，若未被派遣则不应前往。应将自己在七日之内返回的承诺做好。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近事男，他为比丘尼僧团……（中略）……为众多比丘尼……（中略）……为一位比丘尼……（中略）……为众多在学尼……（中略）……为一位在学尼……（中略）……为众多沙弥……（中略）……为一位沙弥……（中略）……为众多沙弥尼……（中略）……为一位沙弥尼建造了精舍……（中略）……建造了半屋……建造了重阁……建造了高楼……建造了洞窟……建造了内院……建造了门楼……建造了集会堂……建造了火房……建造了净物库……建造了经行道……建造了经行道堂……建造了井……建造了井堂……建造了池塘……建造了凉亭……建造了乐园……建造了乐园地。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尊者们，请来吧，我想供养布施，想听闻佛法，也想见见诸比丘。”诸比丘，如果已经被派遣，应当以七日事前往，若未被派遣则不应前往。应将自己在七日之内返回的承诺做好。

189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近事男，他为自己的用途建造了住宅……（中略）……建造了卧室……建造了仓库……建造了瞭望台……建造了厅堂……建造了店铺……建造了店铺堂……建造了重阁……建造了高楼……建造了洞窟……建造了内

院……建造了门楼……建造了集会堂……建造了火房……建造了厨房……建造了经行道……建造了经行道堂……建造了井……建造了井堂……建造了池塘……建造了凉亭……建造了乐园……建造了乐园地……或者是儿子的婚事……或者是女儿的婚事……或者生病了……或者诵持一部著名的经典。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尊者们，请来吧，他们将学习这部经典，趁这部经典还没有失传。”又或者他有别的事务，或有什么事要办，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尊者们，请来吧，我想供养布施，想听闻佛法，也想见见诸比丘。”诸比丘，如果已经被派遣，应当以七日事前往，若未被派遣则不应前往。应将自己在七日之内返回的承诺做好。

190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近事女，她为僧团建造了精舍。如果她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圣者们，请来吧，我想供养布施，想听闻佛法，也想见见诸比丘。”诸比丘，如果已经被派遣，应当以七日事前往，若未被派遣则不应前往。应将自己在七日之内返回的承诺做好。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近事女，她为僧团建造了半屋……（中略）……建造了重阁……建造了高楼……建造了洞窟……建造了内院……建造了门楼……建造了集会堂……建造了火房……建造了净物库……建造了厕所……建造了经行道……建造了经行道堂……建造了井……建造了井堂……建造了浴室……建造了浴室堂……建造了池塘……建造了凉亭……建造了乐园……建造了乐园地。如果她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圣者们，请来吧，我想供养布施，想听闻佛法，也想见见诸比丘。”诸比丘，如果已经被派遣，应当以七日事前往，若未被派遣则不应前往。应将自己在七日之内返回的承诺做好。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近事女，她为众多比丘……（中略）……为一位比丘……（中略）……为比丘尼僧团……（中略）……为众多比丘尼……（中略）……为一位比丘尼……（中略）……为众多在学尼……（中略）……为一位在学尼……（中略）……为众多沙弥……（中略）……为一位沙弥……（中略）……为众多沙弥尼……（中略）……为一位沙弥尼……（中略）……。

191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近事女，她为自己的用途建造了住宅……（中略）……建造了卧室……建造了仓库……建造了瞭望台……建造了厅堂……建造了店铺……建造了店铺堂……建造了重阁……建造了高楼……建造了洞窟……建造了内院……建造了门楼……建造了集会堂……建造了火房……建造了厨房……建造了经行道……建造了经行道堂……建造了井……建造了井堂……建造了池塘……建造了凉亭……建造了乐园……建造了乐园地……或者是儿子的婚事……或者是女儿的婚

事……或者生病了……或者诵持一部著名的经典。如果她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圣者们，请来吧，他们将学习这部经典，趁这部经典还没有失传。”又或者她有别的事务，或有什么事要办，如果她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圣者们，请来吧，我想供养布施，想听闻佛法，也想见见诸比丘。”诸比丘，如果已经被派遣，应当以七日事前往，若未被派遣则不应前往。应将自己在七日之内返回的承诺做好。

192 再者，诸比丘，这里为了僧团、……为了比丘尼僧团、为了在学尼、为了沙弥、为了沙弥尼、为了众多比丘、为了一位比丘、为了比丘尼僧团、为了众多比丘尼、为了一位比丘尼、为了众多在学尼、为了一位在学尼、为了众多沙弥、为了一位沙弥、为了众多沙弥尼、为了一位沙弥尼、为自己建造了精舍……建造了半屋、建造了重阁、建造了平顶屋、建造了洞窟、建造了别院、建造了门楼、建造了集会堂、建造了火堂、建造了净厨、建造了经行道、建造了经行道堂、建造了水井、建造了水井堂、建造了池塘、建造了凉亭、建造了园林、备办了园林地。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请圣者们来，我想布施，想听法，也想见诸比丘。”诸比丘，应以七日事前往，即使是受派，但未受派则不可。应做七日的停留后返回。

七日事允许终

110. 五种未告知亦允许 110. Pañcannaṃ appahitepi anujānanā

193 那时，有位比丘生病了。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我生病了，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来。”诸比丘将此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为了五种人，即使未受派，也可以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受派了。这五种人是：比丘、比丘尼、在学尼、沙弥、沙弥尼。诸比丘，我允许为了这五种人，即使未受派，也可以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受派了。应做七日的停留后返回。”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位比丘生病了。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我生病了，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来。”诸比丘，应以七日事前往，即使未受派，更不用说受派了。心想：“我要为这病比丘寻找病者食物，或寻找看护者食物，或寻找病者医药，或去问候他，或去照顾他。”应做七日的停留后返回。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生起了不满意。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我生起了不满意，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来。”诸比丘，应以七日事前往，即使未受派，更不用说受派了。心想：“我要消除他的不满意，或叫人消除他的不满意，或为他说法。”应做七日的停留后返回。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生起了恶作。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我生起了恶作，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来。”诸比丘，应以七日事前往，即使

未受派，更不用说受派了。心想：“我要驱除他的恶作，或叫人驱除他的恶作，或为他说法。”应做七日的停留后返回。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生起了邪见。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我生起了邪见，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来。”诸比丘，应以七日事前往，即使未受派，更不用说受派了。心想：“我要辨析那邪见，或叫人辨析那邪见，或为他说法。”应做七日的停留后返回。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重法，应受别住。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我犯了重法，应受别住，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来。”诸比丘，应以七日事前往，即使未受派，更不用说受派了。心想：“我要为授予别住而努力，或为此做甘马（kamma，古译：羯磨）宣告，或充当满众者。”应做七日的停留后返回。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应受引回原处。如果他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我应受引回原处，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来。”诸比丘，应以七日事前往，即使未受派，更不用说受派了。心想：“我要为执行引回原处而努力，或为此做甘马宣告，或充当满众者。”应做七日的停留后返回。

还有，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应受敬悦。如果他派人送信给诸比丘说：“我确实应受敬悦。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过来。”那么，诸比丘，即使他们未被派遣，更何况已被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心想：“我将努力促成给予他敬悦，或者为他宣布，或者充凑足人数。”应当以七天为限返回。

还有，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需要接受出罪（Abbhāna）仪式。如果他派人送信给诸比丘说：“我确实需要接受出罪仪式。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过来。”那么，诸比丘，即使信使没有被派遣，更不用说已经被派遣了，也应以七日事前往，心想：“我将努力促成他的出罪仪式，或者为他宣布，或者充凑足人数。”应当以七天为限返回。

还有，诸比丘，这里僧团想要对某位比丘执行甘马，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如果他派人送信给诸比丘说：“僧团想要对我执行甘马。请比丘们来，我希望比丘们过来。”那么，比丘们，即使他没有被派遣，更不用说已经被派遣了，也应以七日事前往，心想：“怎样才能让僧团不执行甘马，或者转为较轻的处理呢？”应当以七天为限返回。

或者，诸比丘，僧团已经对他执行了甘马，无论是呵责甘马、依止甘马、驱出甘马、下意甘马，还是举罪甘马。如果他派人送信给诸比丘说：“僧团已经对我执行了甘马。请诸比丘来，我希望比丘们过来。”那么，比丘们，即使他没有被派遣，更不

用说已经被派遣了，也应以七日事前往，心想：“怎样才能让他正确地遵守规则、认错改过、完成出罪程序，或是让僧团撤销那个甘马呢？”应当以七天为限返回。

194 还有，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尼生病了。如果她派人送信给诸比丘说：“我生病了。请圣者们来，我希望圣者们过来。”那么，诸比丘，即使她没有派遣，更不用说已经派遣了，也应以七日事前往，心想：“我将为她寻找病患的食物，或寻找照顾者的食物，或寻找病患的医药，或者询问病情，或者亲自照顾她。”应当以七天为限返回。

还有，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尼心中生起了不满。如果她派人送信给诸比丘说：“我心中生起了不满。请圣者们来，我希望圣者们过来。”那么，诸比丘，即使她没有派遣，更不用说已经派遣了，也应以七日事前往，心想：“我将平息她的不满，或找人平息她的不满，或者为她说法。”应当以七天为限返回。

还有，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尼心中生起了焦躁。如果她派人送信给诸比丘说：“我心中生起了焦躁。请圣者们来，我希望圣者们过来。”那么，诸比丘，即使她没有派遣，更不用说已经派遣了，也应以七日事前往，心想：“我将消除她的焦躁，或找人消除她的焦躁，或者为她说法。”应当以七天为限返回。

还有，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尼心中生起了邪见。如果她派人送信给诸比丘说：“我心中生起了邪见。请圣者们来，我希望圣者们过来。”那么，诸比丘，即使她没有派遣，更不用说已经派遣了，也应以七日事前往，心想：“我将辨析破除她的邪见，或找人辨析破除她的邪见，或者为她说法。”应当以七天为限返回。

再者，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尼犯了重法，应受敬悦。如果她派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犯了重法，应受敬悦。请圣者们来，我期待圣者们到来。”诸比丘，即使无人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已有人派遣了。心想：“我将努力促成敬悦的给予。”应以七日为限安排好返回。

再者，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尼应从根本开始重新别住。如果她派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应从根本开始重新别住。请圣者们来，我期待圣者们到来。”诸比丘，即使无人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已有人派遣了。心想：“我将努力促成从根本重新别住的执行。”应以七日为限安排好返回。

再者，诸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尼应行出罪。如果她派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应行出罪。请圣者们来，我期待圣者们到来。”诸比丘，即使无人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已有人派遣了。心想：“我将努力促成出罪。”应以七日为限安排好返回。

再者，诸比丘，如果僧团想要对某位比丘尼做僧团甘马——无论是呵责、依止、驱出、下意还是举罪。如果她派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僧团想要对我做甘马。请圣者们来，我期待圣者们到来。”诸比丘，即使无人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已有人派遣了。心想：“怎样才能让僧团不做出甘马，或者转成较轻的处分呢？”应以七日为限安排好返回。

再者，诸比丘，如果僧团已经对比丘尼做出了僧团甘马——无论是呵责、依止、驱出、下意还是举罪。如果她派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僧团对我做了甘马。请圣者们来，我期待圣者们到来。”诸比丘，即使无人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已有人派遣了。心想：“怎样才能让她如法行持、令僧团满意、履行出罪程序，让僧团撤销那个甘马呢？”应以七日为限安排好返回。

195 再者，诸比丘，如果一位在学尼生病了。如果她派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生病了。请圣者们来，我期待圣者们到来。”诸比丘，即使无人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已有人派遣了。心想：“我将为她寻找病患的食物，或寻找照顾者的食物，或寻找药物，或将询问病情，或将亲自照顾。”应以七日为限安排好返回。

再者，诸比丘，如果在学尼心中生起了不乐……在学尼心中生起了恶作……在学尼心中生起了邪见……在学尼的学习被破坏了。如果她派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的学习被破坏了。请圣者们来，我期待圣者们到来。”诸比丘，即使无人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已有人派遣了。心想：“我将努力促使其重新受持学处。”应以七日为限安排好返回。

再者，诸比丘，如果在学尼想要受达上。如果她派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想要受达上。请圣者们来，我期待圣者们到来。”诸比丘，即使无人派遣，也应以七日事前往，更不用说已有人派遣了。心想：“我将努力促成授戒，或作宣告，或充当满法众的一员。”应以七日为限安排好返回。

196 再者，诸比丘，若沙弥生病了。他若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生病了，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到来。”那么，诸比丘，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派人来请也应前往，若已派人来请就更不必说了，心想：“我当为他寻找病者食物，或寻找照顾病者之人的食物，或寻找病者之药物，或询问病情，或亲自照顾。”应作七日的停留，待满七日便返回。

再者，诸比丘，若沙弥生起了不乐……沙弥生起了恶作……沙弥生起了邪见……沙弥想请教雨安居法。他若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想请教雨安居法，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到来。”那么，诸比丘，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派人来请也应前

往，若已派人来请就更不必说了，心想：“我当询问，或为他说法释疑。”应作七日的停留，待满七日便返回。

再者，诸比丘，若沙弥想要受达上。他若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想要受达上，请诸比丘来，我希望诸比丘到来。”那么，诸比丘，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派人来请也应前往，若已派人来请就更不必说了，心想：“我将努力促成其达上，或为他诵出宣告，或充当满众之数。”应作七日的停留，待满七日便返回。

197 再者，诸比丘，若沙弥尼生病了。她若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生病了，请圣尊们来，我希望圣尊们到来。”那么，诸比丘，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派人来请也应前往，若已派人来请就更不必说了，心想：“我当为她寻找病者食物，或寻找照顾病者之人的食物，或寻找病者之药物，或询问病情，或亲自照顾。”应作七日的停留，待满七日便返回。

再者，诸比丘，若沙弥尼生起了不乐……沙弥尼生起了恶作……沙弥尼生起了邪见……沙弥尼想请教雨安居法。她若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想请教雨安居法，请圣尊们来，我希望圣尊们到来。”那么，诸比丘，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派人来请也应前往，若已派人来请就更不必说了，心想：“我当询问，或为她说法释疑。”应作七日的停留，待满七日便返回。

再者，诸比丘，若沙弥尼想受持学处。她若派遣使者到诸比丘那里说：“我想受持学处，请圣尊们来，我希望圣尊们到来。”那么，诸比丘，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派人来请也应前往，若已派人来请就更不必说了，心想：“我将努力促成其受持学处。”应作七日的停留，待满七日便返回。

五种未告知亦允许终

111. 七种未告知亦允许 111. Sattannaṃ appahitepi anujānanā

198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的母亲生病了。她派人送信给她的儿子说：“我生病了，让我的儿子来，我希望儿子到来。”于是，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世尊已经制定：以七日事为由，若是受派遣，方可前往那七种人；若非受派遣则不可去。而为了那五种人，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受派遣也可前往，若受派遣就更不必说了。可如今我的母亲生病了，而她并非近事女，我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呢？”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为了这七种人，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受派遣也可前往，若受派遣就更不必说了。这七种人即是：比丘、比丘尼、在学尼、沙弥、沙弥尼、母亲和父亲。诸比丘，我允许为了这七种人，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受派遣也可前往，若受派遣就更不必说了。应作七日的停留，待满七日便返回。”

再者，诸比丘，若比丘的母亲生病了。她若派遣使者到儿子那里说：“我生病了，让我的儿子来，我希望儿子到来。”那么，诸比丘，以七日事为由，即使未派人来请也应前往，若已派人来请就更不必说了，心想：“我当为她寻找病者食物，或寻找照顾病者之人的食物，或寻找病者之药物，或询问病情，或亲自照顾。”应作七日的停留，待满七日便返回。

诸位比丘，这里又有这样的情况：比丘的父亲生病了。如果父亲派人到儿子那里传话说：“我病了，让我的儿子来吧，我希望儿子来。”那么，诸位比丘，即使没有派人来，也应该以七日事为由前往，更不必说已经派了人来。可以这样想：“我要为病人寻找食物，或为照顾病人的人寻找食物，或为病人寻找药，或去慰问他，或去照顾他。”在七日内必须返回。

七种未告知亦允许终

112. 已告知即允许 112. Pahiteyeva anujānanā

199 诸位比丘，这里又有这样的情况：比丘的兄弟生病了。如果兄弟派人到比丘那里传话说：“我病了，让我的兄弟来吧，我希望兄弟来。”那么，诸位比丘，在已经派了人来传话的情况下，可以以七日事为由前往；但没有派人来的话，则不能去。在七日内必须返回。

诸位比丘，这里又有这样的情况：比丘的姊妹生病了。如果姊妹派人到兄弟那里传话说：“我病了，让我的兄弟来吧，我希望兄弟来。”那么，诸位比丘，在已经派了人来传话的情况下，可以以七日事为由前往；但没有派人来的话，则不能去。在七日内必须返回。

诸位比丘，这里又有这样的情况：比丘的亲戚生病了。如果亲戚派人到比丘那里传话说：“我病了，请尊者来吧，我希望尊者来。”那么，诸位比丘，在已经派了人来传话的情况下，可以以七日事为由前往；但没有派人来的话，则不能去。在七日内必须返回。

诸位比丘，这里又有这样的情况：比丘的施主生病了。如果施主派人到诸比丘那里传话说：“我病了，请尊者们都来吧，我希望尊者们都来。”那么，诸位比丘，在已经派了人来传话的情况下，可以以七日事为由前往；但没有派人来的话，则不能去。在七日内必须返回。

那时，又有这样的情况：僧团的精舍正在损坏（将要倒塌）。有一位近事男让人在林间砍伐了一批物资。他派人到诸比丘那里传话说：“如果尊者大人们愿意把那批

物资运走的话，我愿意捐出那批物资。”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位比丘，我允许你们以僧团事务为由前往。在七日内必须返回。”

已告知即允许终

瓦萨瓦萨诵分终

113. 障碍时无犯瓦萨断门 113. Antarāye anāpattivassacchedavāro

200 那时，在憍萨罗国的一个住处，入了雨安居的诸比丘，受到猛兽的严重侵扰。那些猛兽抓人，还把人扑倒在地。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位比丘，这里又有这样的情况：入了雨安居的诸比丘，受到猛兽的严重侵扰。那些猛兽抓人，还把人扑倒在地。应该这样想：“这确实是障碍。”然后就可以离开了。这种情况，不算犯安居中断的罪过。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已入雨安居的诸比丘受到蛇等爬虫的严重侵扰，它们咬人，乃至攻击人。那么，这就被视为一种障碍，应当离开。此时，中断安居是无犯的。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已入雨安居的诸比丘受到盗贼的严重侵扰，他们抢劫，甚至殴打。那么，这就被视为一种障碍，应当离开。此时，中断安居是无犯的。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已入雨安居的诸比丘受到非人的严重侵扰，它们附体，乃至杀人。那么，这就被视为一种障碍，应当离开。此时，中断安居是无犯的。

诸比丘，在此，若已入雨安居的诸比丘所乞食的村庄被大火烧毁了，诸比丘便因乞食而困苦。那么，这就是一种障碍，应当离开。此时，中断安居是无犯的。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已入雨安居的诸比丘，他们居住的精舍被大火烧毁了。诸比丘因为住所而陷入困苦。那么，这就被视为一种障碍，应当离开。此时，中断安居是无犯的。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已入雨安居的诸比丘，他们乞食的村庄被洪水冲毁了。诸比丘因为乞食而陷入困苦。那么，这就被视为一种障碍，应当离开。此时，中断安居是无犯的。

诸比丘，在这里，如果已入雨安居的诸比丘，他们居住的精舍被洪水冲毁了。诸比丘因为住所而陷入困苦。那么，这就被视为一种障碍，应当离开。此时，中断安居是无犯的。

201 那时，有些比丘在某精舍入雨安居，他们乞食的村庄遭到了贼人的劫掠。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前往那个村庄。”

一个村庄分裂成了两半。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去人多的那一边。”

人多的那一边没有信心、不敬信。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去有信心、敬信的那一边。”

那时，在憍萨罗国的一个住所里，入雨安居的诸比丘没能获得粗食或细食的足够分量。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在这里，诸比丘，入雨安居的诸比丘没能获得粗食或细食的足够分量。这本身就是障碍，应该离开。无犯中断安居罪。

在这里，诸比丘，入雨安居的诸比丘能获得粗食或细食的足够分量，但没能获得合适的食物。这本身就是障碍，应该离开。无犯中断安居罪。

在这里，诸比丘，入雨安居的诸比丘能获得粗食或细食的足够分量，能获得合适的食物，但没能获得合适的药物。这本身就是障碍，应该离开。无犯中断安居罪。

在这里，诸比丘，入雨安居的诸比丘能获得粗食或细食的足够分量，能获得合适的食物，能获得合适的药物，但没能获得合适的护理者。这本身就是障碍，应该离开。无犯中断安居罪。

在这里，诸比丘，有位女人邀请一位入雨安居的比丘，说：“来吧，尊者，我给您钱币，或给您黄金，或给您田地，或给您地基，或给您公牛，或给您母牛，或给您男奴，或给您女奴，或把女儿给您做妻子，或我做您的妻子，或我给您娶另一位妻子。”如果那位比丘这样想：“世尊说过，心念变化无常，我的梵行可能真的会有障碍。”他应该离开。无犯中断安居罪。

再者，诸比丘，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被妓女邀请……被成年少女邀请，被黄门邀请，被亲戚邀请，被国王们邀请，被盗贼邀请，被赌徒们邀请——他们说：“来吧，尊者，我们给您钱，或给您黄金，或给您田地，或给您宅地，或给您牛，或给您母牛，或给您男奴，或给您女奴，或把女儿给您作妻子，或给您另娶一位妻子。”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世尊说过，心念是轻躁易转的，我的梵行生活恐怕会有障碍。”他应该离开。这样离开，对于安居的破坏，无犯。

再者，诸比丘，一位已经入雨安居的比丘，看见了无主的宝藏。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世尊说过，心念是轻躁易转的，我的梵行生活恐怕会有障碍。’他就应当离开。这样离开，不犯破坏雨安居之罪。

障碍时无犯瓦萨断门终

114. 僧团破裂时无犯瓦萨断门 114. Saṅghabhede anāpattivassacchedavāro

202 再者，诸比丘，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看见许多比丘正在进行使僧团分裂的努力。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世尊说过，僧团分裂是极其严重的。不要由于我在场，而导致僧团分裂。’他应该离开。这样离开，对于安居的破坏，无犯。

再者，诸比丘，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个住处，有许多比丘正在进行使僧团分裂的努力。”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世尊说过，僧团分裂是极其严重的。不要由于我在场，而导致僧团分裂。”他应该离开。这样离开，对于安居的破坏，无犯。

再者，诸比丘，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个住处，有许多比丘正在进行使僧团分裂的努力。”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那些比丘是我的朋友。我要告诉他们：‘贤友们，世尊说过，僧团分裂是极其严重的，请尊者们不要喜欢僧团分裂。’他们会听我的话，会恭敬听从，会侧耳倾听。”他应该离开。这样离开，对于安居的破坏，无犯。

再者，诸比丘，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个住处，有许多比丘正在进行使僧团分裂的努力。”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那些比丘不是我的朋友；然而，那些人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他们被告诉后，会对那些人说：‘贤友们，世尊说过，僧团分裂是极其严重的，请尊者们不要喜欢僧团分裂。’那些人会听他们的话，会恭敬听从，会侧耳倾听。”他应该离开。这样离开，对于安居的破坏，无犯。

再者，诸比丘，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个住处，僧团已经被许多比丘分裂了。”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那些比丘是我的朋友。我要告诉他们：‘贤友们，世尊说过，僧团分裂是极其严重的，请尊者们不要喜欢僧团分裂。’他们会听我的话，会恭敬听从，会侧耳倾听。”他应该离开。这样离开，对于安居的破坏，无犯。

再者，诸比丘，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个住处，僧团已经被许多比丘分裂了。”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那位比丘心里这样想：“那些比丘不是我的朋友；然而，那些人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他们被告诉后，会对那些人说：‘贤友们，世尊说过，僧团分裂是极其严重的，请尊者们不要喜欢僧团分裂。’那些人会听他们的话，会恭敬听从，会侧耳倾听。”他应该离开。这样离开，对于安居的破坏，无犯。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某住处，有众多比丘尼正企图分裂僧团。”如果那位比丘这样想：“那些比丘尼是我的朋友。我要去对她们说：‘姊妹们，分裂僧团是严重的事，世尊对此有所教诫。请不要认可分裂僧团。’她们会听从我的话，会接受，会留心。”那么，他可以去。这样做，不构成安居的中断，是无犯的。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某住处，有众多比丘尼正企图分裂僧团。”如果那位比丘这样想：“那些比丘尼不是我的朋友。但是，她们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我要去告诉那些朋友，那些人听了之后会对她们说：‘姊妹们，分裂僧团是严重的事，世尊对此有所教诫。请不要认可分裂僧团。’那些朋友的话她们会听从，会接受，会留心。”那么，他可以去。这样做，不构成安居的中断，是无犯的。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某住处，僧团已被众多比丘尼分裂了。”如果那位比丘这样想：“那些比丘尼是我的朋友。我要去对她们说：‘姊妹们，分裂僧团是严重的事，世尊对此有所教诫。请不要认可分裂僧团。’她们会听从我的话，会接受，会留心。”那么，他可以去。这样做，不构成安居的中断，是无犯的。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一位已入雨安居的比丘听说——“据说在某某住处，僧团已被众多比丘尼分裂了。”如果那位比丘这样想：“那些比丘尼不是我的朋友。但是，她们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我要去告诉那些朋友，那些人听了之后会对她们说：‘姊妹们，分裂僧团是严重的事，世尊对此有所教诫。请不要认可分裂僧团。’那些朋友的话她们会听从，会接受，会留心。”那么，他可以去。这样做，不构成安居的中断，是无犯的。

僧团破裂时无犯瓦萨断门终

115. 船等处瓦萨入住 115. Vajādīsu vassūpagamanaṃ

203 那时，有一位比丘想在牛棚里入雨安居。他们将此事告知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在牛棚里入雨安居。”后来，牛棚迁移了。他们将此事告知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去牛棚去往的地方。”

那时，有一位比丘临近雨安居时节时，想跟随商队出行。他们将此事告知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在商队中入雨安居。”

那时，有一位比丘临近雨安居时节时，想乘船出行。他们将此事告知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在船上入雨安居。”

116. 不应入住瓦萨之处 116. Vassaṃ anupagantabbaṭṭhānāni

204 那时，诸比丘在树洞中入雨安居。人们非难、讥嫌、指责说：“就像恶鬼一样！”他们将此事告知世尊。“诸比丘，不应该在树洞中入雨安居。如果谁这么做，就犯恶作罪。”

那时，诸比丘在树杈（枝丫处）入雨安居。人们不满、批评、非议说：“就跟那些捕鹿的猎户一样。”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在树杈（枝丫处）入雨安居。如果谁这么做，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在露天处入雨安居。下雨的时候，他们跑到树根下或屋檐下。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在露天处入雨安居。如果谁这么做，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没有坐卧处就入雨安居了。他们既受寒冷之苦，也受炎热之苦。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没有坐卧处不得入雨安居。如果谁这么做，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在停尸小屋里入雨安居。人们不满、批评、非议说：“就跟那些抬死尸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在停尸小屋里入雨安居。如果谁这么做，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撑着伞入雨安居。人们不满、批评、非议说：“就跟那些放牛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撑着伞入雨安居。如果谁这么做，犯恶作。”

那时，诸比丘在水罐里入雨安居。人们不满、批评、非议说：“就跟那些外道一样。”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在水罐里入雨安居。如果谁这么做，犯恶作。”

不应入住瓦萨之处终

117. 非法决定 117. Adhammikakatikā

205 那时，在舍卫城，僧团立了这样一个公约：“不得在雨安居期间让人出家。”毗舍佉·鹿子母（Visākhā Migāramātā）的孙子去拜访诸比丘，请求出家。诸比丘这样告诉他：“朋友，僧团已经立了这样的公约：‘不得在雨安居期间让人出家。’朋友，你就等到诸比丘住完雨安居吧。他们结束了雨安居，就会让你出家的。”等那些比丘结束了雨安居，他们对毗舍佉·鹿子母的孙子说：“来吧，朋友，现在来出家吧。”他却这样说：“尊者，如果我能出家的话，我当时是很欢喜的。但现在，尊者，我不想

出家了。”毗舍佉·鹿子母不满、批评、非议说：“这些圣尊们怎么能立这样的公约，说‘不得在雨安居期间让人出家’呢？在什么时候，法就不该被践行了呢？”诸比丘听到了毗舍佉·鹿子母的不满、批评和非议。于是，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得立这样的公约：‘不得在雨安居期间让人出家。’如果谁立了，犯恶作。”

非法决定终

118. 答应恶作罪 118. Paṭissavadukkaṭāpatti

206 那时，释迦族出身的伍巴南达尊者（Upananda），已经答应了憍萨罗国的波斯匿王（Pasenadi），要在前安居期间去他的住处过雨安居。他在去那个住处的途中，看到半路上有两个精舍，那里能得到很多袈裟。他就想：“我何不就住在这两个精舍里过雨安居呢？这样，我就能得到很多袈裟了。”于是，他就在那两个精舍里住了雨安居。憍萨罗国的波斯匿王不满、批评、非议说：“这位释迦族出身的伍巴南达尊者，怎么答应了我们的雨安居住处，却又失信反悔呢？世尊不是用种种方式呵责妄语，赞叹离妄语的么？”诸比丘听到了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不满、批评和非议。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也……不满、批评、非议说：“这位释迦族出身的伍巴南达尊者，怎么答应了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雨安居住处，却又失信反悔呢？世尊不是用种种方式呵责妄语，赞叹离妄语的么？”于是，这些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于是，世尊因为这个因缘、这件事情，召集了比丘僧团，问释迦族出身的伍巴南达尊者：“伍巴南达，听说你真的答应了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雨安居住处之后，又失信反悔了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你这愚痴的人，怎么能答应了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雨安居住处，又失信反悔呢？你这愚痴的人，我不是用种种方式呵责妄语，赞叹离妄语的么？愚痴的人，这样做，既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在对伍巴南达尊者呵责之后……世尊开示了与法相应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

207 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承诺了在前安居时入雨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路上，看见途中两个有很多衣物的住所。他心里想：“我为什么不在这两个住所入雨安居呢？这样我就能得到很多衣物了。”于是他就在那两个住所入雨安居。诸比丘，对这个比丘来说，前安居不算成就，并且因为那个承诺，他犯了一个恶作罪。

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承诺了在前安居时入雨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路上，在界外举行了伍波萨他，在斋日到达了寺院，铺设了坐卧铺盖，准备了饮用和使

用的水，打扫了庭院。他就在当天，并没有什么事要办，就离开了。诸比丘，对这个比丘来说，前安居不算成就，并且因为那个承诺，他犯了一个恶作罪。

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承诺了在前安居时入雨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路上，在界外举行了伍波萨他，在斋日到达了寺院，铺设了坐卧铺盖，准备了饮用和使用的水，打扫了庭院。他就在当天，因为有应办的事，离开了。诸比丘，对这个比丘来说，前安居不算成就，并且因为那个承诺，他犯了一个恶作罪。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已承诺要在前安居时入雨安居。他前往那处住所的途中，在界外做了伍波萨他；到斋日抵达了寺院，铺设坐卧铺盖，备好了饮用和洗用的水，打扫了庭院。他住了两三天，见没有什么事要办，便离开了。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前安居不算成就，并且因那份承诺，他犯了一个恶作罪。

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承诺了在前安居时入雨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路上，在界外举行了伍波萨他，在斋日到达了寺院，铺设了坐卧铺盖，准备了饮用和使用的水，打扫了庭院。他住了两三天后，因为有应办的事，离开了。诸比丘，对这个比丘来说，前安居不算成就，并且因为那个承诺，他犯了一个恶作罪。

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承诺了在前安居时入雨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路上，在界外举行了伍波萨他，在斋日到达了寺院，铺设了坐卧铺盖，准备了饮用和使用的水，打扫了庭院。他住了两三天后，以七日事为由离开了。而他就在界外度过了那七天。诸比丘，对这个比丘来说，前安居不算成就，并且因为那个承诺，他犯了一个恶作罪。

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承诺了在前安居时入雨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路上，在界外举行了伍波萨他，在斋日到达了寺院，铺设了坐卧铺盖，准备了饮用和使用的水，打扫了庭院。他住了两三天后，以七日事为由离开了。他在那七天之内就回来了。诸比丘，对这个比丘来说，前安居算成就，并且因为那个承诺，没有犯戒。

诸比丘，这里，有个比丘承诺了在前安居时入雨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路上，在界外举行了伍波萨他，在斋日到达了寺院，铺设了坐卧铺盖，准备了饮用和使用的水，打扫了庭院。他在距离自恣日还有七天的时候，因为有应办的事，离开了。诸比丘，不管这个比丘后来是否回到那个住处，他的前安居都算成就，并且因为那个承诺，没有犯戒。

诸比丘，在此，有位比丘承诺了“前安居”的安居。他到了那个住所，行了伍波萨他，在初一那天去了精舍，铺设了坐卧具，备好了饮用水和日用[洗漱]水，打扫了

院落。然后他在当天，没有什么事要办，就离开了。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前安居”不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犯了恶作。

诸比丘，在此，有位比丘承诺了“前安居”的安居。他到了那个住所，行了伍波萨他，在初一那天去了精舍，铺设了坐卧具，备好了饮用水和日用[洗漱]水，打扫了院落。然后他在当天，有事要办，就离开了…… 他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后，没有什么事要办，就离开了…… 他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后，有事要办，就离开了…… 他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后，因为有七日事，就离开了。可他却在界外度过了那个七日。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前安居”不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犯了恶作。…… 他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后，因为有七日事，就离开了。他在那七日之内就返回了。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前安居”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没有犯戒。…… 他在距离自恣日不到七天的时候，有事要办，就离开了。诸比丘，无论这位比丘是回到了那个住所，还是没回来，他的“前安居”都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没有犯戒。

208 诸比丘，在此，有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的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途中，在界外行了伍波萨他，在初一那天去了精舍，铺设了坐卧具，备好了饮用水和日用[洗漱]水，打扫了院落。然后他在当天，没有什么事要办，就离开了。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后安居”不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犯了恶作。

诸比丘，在此，有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的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途中，在界外行了伍波萨他，在初一那天去了精舍，铺设了坐卧具，备好了饮用水和日用[洗漱]水，打扫了院落。然后他在当天，有事要办，就离开了。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后安居”不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犯了恶作。

诸比丘，在此，有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的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途中，在界外行了伍波萨他，在初一那天去了精舍，铺设了坐卧具，备好了饮用水和日用[洗漱]水，打扫了院落。他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后，没有什么事要办，就离开了。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后安居”不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犯了恶作。

诸比丘，在此，有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的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途中，在界外行了伍波萨他，在初一那天去了精舍，铺设了坐卧具，备好了饮用水和日用[洗漱]水，打扫了院落。他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后，有事要办，就离开了。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后安居”不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犯了恶作。

诸比丘，在此，有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的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途中，在界外行了伍波萨他，在初一那天去了精舍，铺设了坐卧具，备好了饮用水和日用[洗漱]水，打扫了院落。他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后，因为有七日事，就离开了。可他却在界

外度过了那个七日。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后安居”不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犯了恶作。

诸比丘，在此，有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的安居。他在前往那个住所的途中，在界外行了伍波萨他，在初一那天去了精舍，铺设了坐卧具，备好了饮用水和日用[洗漱]水，打扫了院落。他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后，因为有七日事，就离开了。他在那七日之内就返回了。诸比丘，这位比丘的“后安居”被认为成就，而在承诺方面，他没有犯戒。

再者，诸位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他前往那个住所，途中在外面做了伍波萨他，第二天进入住处，铺设坐卧处，备好饮用水和日用净水，打扫了院子。他因有事要办，在距白睡莲月的四月分满月日还有七天时，就离开了。诸位比丘，那位比丘无论回到那个住所，还是没有回来，他的后安居都算成就，在承诺上也没有犯戒。

再者，诸位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他到了那个住所，做了伍波萨他，在第二天进入住处，铺设坐卧处，准备好饮用水和日用净水，打扫了院子。他在当天没有可办之事就离开了。诸位比丘，对那位比丘来说，后安居不算成就，而且在承诺上犯了恶作。

再者，诸位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他到了那个住所，做了伍波萨他，在第二天进入住处，铺设坐卧处，准备好饮用水和日用净水，打扫了院子。他在当天因可办之事离开……他住了两天三天后，因无可办之事离开……他住了两天三天后，因可办之事离开……他住了两天三天后，因有七天可办之事而离开，他在外面度过了那七天。诸位比丘，对那位比丘来说，后安居不算成就，而且在承诺上犯了恶作……他住了两天三天后，因有七天可办之事而离开，他令那七天在期限内返回完成了。诸位比丘，对那位比丘来说，后安居算成就，而且在承诺上没有犯戒。

再者，诸位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承诺了后安居。他到了那个住所，做了伍波萨他，在第二天进入住处，铺设坐卧处，准备好饮用水和日用净水，打扫了院子。他在白睡莲月的四斋日之前七天，因有事要办，就离开了。诸位比丘，那位比丘无论回到那个住所，还是没有回来，他的后安居都算成就，而且在承诺上没有犯戒。

答应恶作罪终

瓦萨入住犍度第三

119. 其摄颂 119. Tassuddānaṃ

何时可入，以及雨安居期间的几种情况；

他们并非自愿，而是近事男刻意拖延；

病人、母亲和父亲、兄弟及亲属；

比丘所去的住处，还有猛兽和爬虫类。

因贼与魑魅，复因火此二；

洪水而兴起，更有诸施主。

粗劣、精细、适宜，以及医药与看护者；

女人与淫女，童女般荼迦，以及亲属事。

国王与贼众，恶棍及宝藏，以及八种分裂；

牛栏与商队，舟船，空洞与险难。

露地雨安居，无有坐卧处；

尸体屋伞盖，以瓮近彼等。

承诺了返回约定，以及在界外进行伍波萨他的情形；

对于前安居或后安居，应当如理地配合。

无事而离开，有事而离开也一样；

离开两天、三天，以及以七日事为因缘的离开。

以七日事外出者，或者回来，或者不回来；

在摄颂中概括的这些中间微细差别，应当审察其方法。

此犍度中有五十二事

瓦萨入住犍度终

4. 自恣犍度

4. Pavāraṇākkhandhako

120. 不安乐住 120. Aphāsukavihāro

209 那时，世尊正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有一群关系亲近、志同道合的比丘，在憍萨罗国（Kosala）的一个住处进入了雨安居。那时，那些比丘心里生起了这个想法：“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和合、愉快、没有争论地安稳度过雨安居，又不因托钵而疲累呢？”接着，那些比丘心里又生起了这个想法：“如果我们互相不说话、不交谈——谁先从村子托钵回来，谁就铺好座位，预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清洗并放好吐痰的容器，准备好饮用水和用水；谁后从村子托钵回来，如果还有他吃剩的食物，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倒在无草的地方，或者倒在无虫的水中；他就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清洗并收好吐痰的容器，收好饮用水和用水，打扫斋堂；谁看到饮用水罐、用水罐或厕所水罐空了、没了，就去准备；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做不了，就用手势招呼第二个人，两个人一起用手势配合来准备；但绝不因为这个原因而开口说话——这样，我们就能和合、愉快、没有争论地安稳度过雨安居，又不因托钵而疲累。”于是，那些比丘真的互相不说话、不交谈了。谁先从村子托钵回来，谁就铺好座位，预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清洗并放好吐痰的容器，准备好饮用水和用水。谁后从村子托钵回来，如果还有他吃剩的食物，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倒在无草的地方，或者倒在无虫的水中；他就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清洗并收好吐痰的容器，收好饮用水和用水，打扫斋堂。谁看到饮用水罐、用水罐或厕所水罐空了、没了，就去准备。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做不了，就用手势招呼第二个人，两个人一起用手势配合来准备，但绝不因为这个原因而开口说话。

那时，诸比丘在雨安居结束后去拜见世尊，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于是，那些比丘在雨安居结束、过了三个月后，收拾好坐卧处，拿着衣钵，朝着舍卫城的方向出发了。他们一路前行，最终到达了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他们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边。那时，佛陀世尊们与远道而来的诸比丘互相问候，这也是一种惯例。于是，世尊对那些比丘这样说：“诸比丘，怎么样，还过得去吗？还能坚持吗？你们是不是和合、愉快、没有争论地安稳度过了雨安居，又没有因托钵而疲累呢？”他们回答说：“世尊，还过得去。世尊，还能坚持。具寿，我们确实是和

合、愉快、没有争论地安稳度过了雨安居，也没有因托钵而疲累。”如来们有时知道也问，有时知道也不问。他们是在恰当的时机问，在恰当的时机不问。如来们只问有意义的事，不问无意义的事。在无意义的事上，如来们是彻底切断的。佛陀世尊们以两种方式向诸比丘发问：或是将要说法，或是将要为弟子们制定学处。接着，世尊对那些比丘这样说：“那么，诸比丘，你们是怎么做到和合、愉快、没有争论地安稳度过雨安居，又没有因托钵而疲累的呢？”

“具寿，我们这群关系亲近、志同道合的比丘，在憍萨罗国的一个住处进入了雨安居。具寿，当时我们心里生起了这个想法：‘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和合、愉快、没有争论地安稳度过雨安居，又不因托钵而疲累呢？’具寿，接着我们心里又生起了这个想法：‘如果我们互相不说话、不交谈——谁先从村子托钵回来，谁就铺好座位，预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清洗并放好吐痰的容器，准备好饮用水和用水；谁后从村子托钵回来，如果还有他吃剩的食物，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倒在无草的地方，或者倒在无虫的水中；他就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清洗并收好吐痰的容器，收好饮用水和用水，打扫斋堂；谁看到饮用水罐、用水罐或厕所水罐空了、没了，就去准备；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做不了，就用手势招呼第二个人，两个人一起用手势配合来准备；但绝不因为这个原因而开口说话——这样，我们就能和合、愉快、没有争论地安稳度过雨安居，又不因托钵而疲累。’具寿，于是我们真的互相不说话、不交谈了。谁先从村子托钵回来，谁就铺好座位，预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清洗并放好吐痰的容器，准备好饮用水和用水。谁后从村子托钵回来，如果还有他吃剩的食物，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倒在无草的地方，或者倒在无虫的水中；他就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清洗并收好吐痰的容器，收好饮用水和用水，打扫斋堂。谁看到饮用水罐、用水罐或厕所水罐空了、没了，就去准备。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做不了，就用手势招呼第二个人，两个人一起用手势配合来准备，但绝不因为这个原因而开口说话。具寿，我们就是这样和合、愉快、没有争论地安稳度过了雨安居，也没有因托钵而疲累。”

听了这话，世尊便招呼诸比丘说：“诸比丘！这些愚痴之人，住得明明不舒服，却声称自己住得舒服。诸比丘！这些愚痴之人，过的明明是畜生般的共住，却声称自己住得舒服。诸比丘！这些愚痴之人，过的明明是羊一般的共住，却声称自己住得舒服。诸比丘！这些愚痴之人，过的明明是冤家般的共住，却声称自己住得舒服。诸比丘！这些愚痴之人，怎么能去受持外道那种像哑巴一样的禁戒呢？”世尊呵责了他们，并说：“诸比丘，这不能让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也不能让已经有信心

的人信心增长……”他进行了呵责，做了法义上的开示之后，又招呼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可以受持外道那种像哑巴一样的禁戒。如果有人受持，就犯了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诸比丘在雨安居结束后，以三种方式来自恣：以见、以闻、或以疑。这样，它将成为你们相互的随顺之法、犯戒出罪之法、以律为尊之法。而且，诸比丘，自恣应该这样来做：应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来宣布：”

210 “请僧团听我说，具寿们。今日是自恣的日子。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僧团就进行自恣吧。”

接着，长老比丘应偏袒右肩，蹲坐下来，合掌作礼，然后这样说：“具寿们，我向僧团自恣，以见、以闻、或以疑。请具寿们出于怜愍告诉我，我看到后将会改正。第二次，具寿们，我向僧团自恣……第三次，具寿们，我向僧团自恣，以见、以闻、或以疑。请具寿们出于怜愍告诉我，我看到后将会改正。”

接着，新学比丘应偏袒右肩，蹲坐下来，合掌作礼，然后这样说：“尊者们，我向僧团自恣，以见、以闻、或以疑。请具寿们出于怜愍告诉我，我看到后将会改正。第二次，尊者们，我向僧团自恣……第三次，尊者们，我向僧团自恣，以见、以闻、或以疑。请具寿们出于怜愍告诉我，我看到后将会改正。”

211 当时，长老诸比丘蹲坐在地上进行自恣，六群比丘却坐在座位上。那些少欲的比丘……对此批评、不满、指责说：“六群比丘怎么能在长老诸比丘蹲坐在地上进行自恣时，自己却坐在座位上呢？”于是，那些比丘将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问道：“诸比丘，六群比丘确实在长老诸比丘蹲坐在地上进行自恣时，自己却坐在座位上，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并说：“诸比丘！这些愚痴之人怎么能在长老诸比丘蹲坐在地上进行自恣时，自己却坐在座位上呢？诸比丘，这不能让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也不能让已经有信心的人信心增长……”他进行了呵责，做了法义开示之后，又招呼诸比丘说：“诸比丘，长老诸比丘蹲坐在地上进行自恣时，不可以坐在座位上。如果有人坐着，就犯了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所有人都蹲坐着来进行自恣。”

那时，有一位长老，年老体弱，他为了等待所有人都完成自恣，一直蹲坐着，结果昏厥倒地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这期间蹲坐着，直到他完成自恣；等他完成自恣后，再坐到座位上。

不安乐住终

121. 自恣种类 121. Pavāraṇābhedā

212 那时，诸比丘心里想：自恣到底有几种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有两种自恣——十四日自恣和十五日自恣。诸比丘，这就是两种自恣。

那时，诸比丘心里想：自恣甘马（kamma，古译：羯磨）到底有几种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有四种自恣甘马——不如法的别众自恣甘马、不如法的和合自恣甘马、如法的别众自恣甘马、如法的和合自恣甘马。诸比丘，这里面，那种不如法的别众自恣甘马，诸比丘，这样的自恣甘马不应该做，我也不曾允许这样的自恣甘马。诸比丘，这里面，那种不如法的和合自恣甘马，诸比丘，这样的自恣甘马不应该做，我也不曾允许这样的自恣甘马。诸比丘，这里面，那种如法的别众自恣甘马，诸比丘，这样的自恣甘马不应该做，我也不曾允许这样的自恣甘马。诸比丘，这里面，那种如法的和合自恣甘马，诸比丘，这样的自恣甘马应该做，这样的自恣甘马我也允许了。所以，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学：我们要做这样的自恣甘马，也就是如法的和合的自恣甘马。

自恣种类终

122. 自恣给与允许 122. Pavāraṇādānānujānanā

213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集合起来。僧团将要举行自恣了。这样说了之后，有一位比丘对世尊说：尊者，有一位比丘生病了，他没能来。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病比丘给予自恣。诸比丘，应当这样给予：那位生病的比丘，去到一位比丘面前，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合掌，然后应当这样对他说：“我给予自恣，请为我带去自恣，请为我传达自恣，请代我进行自恣。”——他用身体示意，用语言示意，用身体和语言一起示意，自恣就给予了；如果他没有用身体示意，没有用语言示意，没有用身体和语言一起示意，那么自恣就没有给予。如果能这样做，那很好。如果不能这样做，诸比丘，那位生病的比丘应该被用床或椅子抬到僧团中间来进行自恣。诸比丘，如果照顾病人的诸比丘心里这样想：“如果我们把病人从原来的地方挪动，他的病情可能会加重，或者可能会死亡”，那么，诸比丘，就不应该挪动那位生病的比丘。僧团应该到那里去进行自恣；但绝不可以由一个别众的僧团来进行自恣。如果由别众的僧团进行了自恣，那就犯了恶做题。

诸比丘，如果那个接受并带去自恣的人，在自恣已经给出了之后，就在那个地方离开了，那么自恣应当再给予另外一个人。诸比丘，如果那个接受并带去自恣的人，在自恣已经给出了之后，就在那个地方还俗了……（中略）……去世了……自己承认是沙弥……自己承认是放弃了学处的人……自己承认犯了极端之罪的人……自己承认

是疯癫的人……自己承认是心神错乱的人……自己承认是身心痛苦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见罪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黄门……自己承认是贼住者……自己承认是投向外道的人……自己承认是畜生……自己承认是杀母者……自己承认是杀父者……自己承认是杀阿拉汉者……自己承认是污比丘尼者……自己承认是破僧团者……自己承认是出佛身血者……自己承认是两性人，那么自恣应当再给予另外一个人。

诸比丘，如果那个接受并带去自恣的人，在自恣已经给出了之后，在半路上离开了，那么自恣就没有被带到。诸比丘，如果那个接受并带去自恣的人，在自恣已经给出了之后，在半路上还俗了……（中略）……去世了……自己承认是沙弥……自己承认是放弃了学处的人……自己承认犯了极端之罪的人……自己承认是疯癫的人……自己承认是心神错乱的人……自己承认是身心痛苦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见罪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黄门……自己承认是贼住者……自己承认是投向外道的人……自己承认是畜生……自己承认是杀母者……自己承认是杀父者……自己承认是杀阿拉汉者……自己承认是污比丘尼者……自己承认是破僧团者……自己承认是出佛身血者……自己承认是两性人，那么自恣就没有被带到。

诸比丘，如果那个接受并带去自恣的人，在自恣已经给出了之后，已经到达了僧团，却离开了，那么自恣已经被带到了。诸比丘，如果那个接受并带去自恣的人，在自恣已经给出了之后，已经到达了僧团，却还俗了……（中略）……去世了……自己承认是沙弥……自己承认是放弃了学处的人……自己承认犯了极端之罪的人……自己承认是疯癫的人……自己承认是心神错乱的人……自己承认是身心痛苦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见罪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的人……自己承认是黄门……自己承认是贼住者……自己承认是投向外道的人……自己承认是畜生……自己承认是杀母者……自己承认是杀父者……自己承认是杀阿拉汉者……自己承认是污比丘尼者……自己承认是破僧团者……自己承认是出佛身血者……自己承认是两性人，那么自恣已经被带到了。

诸比丘，如果那个接受并带去自恣的人，在自恣已经给出了之后，已经到达了僧团，却因为睡着了而没有通知，那么自恣仍然已经被带到了。那位自恣的带去者没有罪。诸比丘，如果那个接受并带去自恣的人，在自恣已经给出了之后，已经到达了僧团，因为疏忽而没有通知……（中略）……因为入了定而没有通知，那么自恣仍然已经被带到了。那位自恣的带去者没有罪。

诸比丘，如果在自恣被给出时，自恣传递者进入僧团后故意不告知，这自恣就算是被传达了。但这位自恣传递者，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在自恣当天的比丘，在给出自恣时，也给出同意，如果僧团有事情要处理的话。

自恣给与允许终

123. 亲戚等受取论 123. Ñātakādiggahaṇakathā

214 就在那时候，有一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被亲属们抓住了。他们向世尊报告了这件事。诸比丘，这里的情况是：有一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被亲属们抓住了。那些亲属，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劝说：“喂，诸位具寿，请把这位比丘放开一小会儿，等到这位比丘完成自恣。”如果能这样办成，那当然很好。如果办不成，那些亲属，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劝说：“喂，诸位具寿，请你们到一边去一小会儿，等到这位比丘给出自恣。”如果能这样办成，那当然很好。如果办不成，那些亲属，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劝说：“喂，诸位具寿，请把这位比丘带出界外一小会儿，等到僧团完成自恣。”如果能这样办成，那当然很好。如果办不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由别众的僧团进行自恣。如果进行了，犯恶作罪。

诸比丘，这里的情况是：有一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被国王们抓住了……（省略）……被盗贼们抓住了……被恶棍们抓住了……被比丘的敌对者们抓住了。那些比丘的敌对者，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劝说：“喂，诸位具寿，请把这位比丘放开一小会儿，等到这位比丘完成自恣。”如果能这样办成，那当然很好。如果办不成，那些比丘的敌对者，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劝说：“喂，诸位具寿，请你们到一边去一小会儿，等到这位比丘给出自恣。”如果能这样办成，那当然很好。如果办不成，那些比丘的敌对者，应该被诸比丘这样劝说：“喂，诸位具寿，请把这位比丘带出界外一小会儿，等到僧团完成自恣。”如果能这样办成，那当然很好。如果办不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由别众的僧团进行自恣。如果进行了，犯恶作罪。

亲属等取论终

124. 僧团自恣等分别 124. Saṅghapavāraṇādippabhedā

215 就在那时候，在某个住所，自恣当天有五位比丘共住。那时，这些比丘心里想：“世尊已经制定了“应由僧团进行自恣”。可我们只有五个人。我们该怎么进行自恣呢？”他们向世尊报告了这件事。诸比丘，我允许五个人，以僧团的方式进行自恣。

216 就在那时候，在某个住所，自恣当天有四位比丘共住。那时，这些比丘心里想：“世尊已经允许五个人以僧团的方式进行自恣了。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该怎么进

行自恣呢？”他们向世尊报告了这件事。诸比丘，我允许四个人互相进行自恣。诸比丘，而且应该这样进行自恣：应由一位能干、胜任的比丘，这样告知那些比丘们：

“请各位具寿听我说。今日是自恣。如果各位具寿觉得是时候了，我们就互相进行自恣吧。”

然后，长老比丘应该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合掌，这样对那些比丘们说：“贤友们，我向各位具寿进行自恣，基于所见、基于所闻、或是基于疑虑。请具寿们出于怜愍告诉我，见到后我将改正。第二次……（中略）……第三次，贤友们，我向各位具寿进行自恣，基于所见、基于所闻、或是基于疑虑。请具寿们出于怜愍告诉我，见到后我将改正。”

然后，新学比丘应该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合掌，这样对那些比丘们说：“尊者们，我向各位具寿进行自恣，基于所见、基于所闻、或是基于疑虑。请具寿们出于怜愍告诉我，见到后我将改正。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尊者们，我向各位具寿进行自恣，基于所见、基于所闻、或是基于疑虑。请具寿们出于怜愍告诉我，见到后我将改正。”

那时，在一个住处，自恣日那天，有三位比丘共住。当时，这几位比丘心里想：“世尊已经开许：五人僧团中进行自恣，四人则互相进行自恣。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该怎么进行自恣呢？”于是，他们就将此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三个人互相进行自恣。而诸比丘，应当这样进行自恣：应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来告知其他比丘——”

“请具寿们听我说。今日是自恣日。如果具寿们觉得时机合适，我们就互相进行自恣吧。”

然后，由长老比丘将袈裟披覆一肩，蹲坐下来，合掌当胸，应这样对那两位比丘说：“贤友，我以见、以闻、以疑向具寿们进行自恣，愿具寿们出于怜愍而告诉我。见到后，我会改正。第二次……（中略）……第三次，贤友，我以见、以闻、以疑向具寿们进行自恣，愿具寿们出于怜愍而告诉我。见到后，我会改正。”

然后，由年少比丘将袈裟披覆一肩，蹲坐下来，合掌当胸，应这样对那两位比丘说：“尊者，我以见、以闻、以疑向具寿们进行自恣，愿具寿们出于怜愍而告诉我。见到后，我会改正。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尊者，我以见、以闻、以疑向具寿们进行自恣，愿具寿们出于怜愍而告诉我。见到后，我会改正。”

217 那时，在一个住处，自恣日那天，有两位比丘共住。当时，这两位比丘心里想：“世尊已经开许：五人僧团中进行自恣，四人互相进行自恣，三人互相进行自恣。

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该怎么进行自恣呢？”于是，他们就将此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两个人互相进行自恣。而诸比丘，应当这样进行自恣：由长老比丘将袈裟披覆一肩，蹲坐下来，合掌当胸，应这样对年少比丘说：‘贤友，我以见、以闻、以疑向具寿您进行自恣，愿具寿您出于怜愍而告诉我。见到后，我会改正。第二次……（中略）……第三次，贤友，我以见、以闻、以疑向具寿您进行自恣，愿具寿您出于怜愍而告诉我。见到后，我会改正。’”

然后，年少比丘应把袈裟披覆一肩，蹲坐，合掌当胸，这样对长老比丘说：“尊者，我以见、以闻、以疑向具寿您进行自恣，愿具寿您出于怜愍而告诉我。我若见到，便会改正。第二次……（中略）……第三次，尊者，我以见、以闻、以疑向具寿您进行自恣，愿具寿您出于怜愍而告诉我。我若见到，便会改正。”

218 那时，在一个住处，自恣日那天，有一位比丘独住。当时，这位比丘心里想：“世尊已经开许：五人僧团中进行自恣，四人互相进行自恣，三人互相进行自恣，两人互相进行自恣。而我只是一个人，我该怎么进行自恣呢？”于是，他们就将此事报告了世尊。

“而在这里，诸比丘，如果在某一个住处，自恣日那天，只有一位比丘独住。那么，诸比丘，那位比丘应当把诸比丘平时集会的地方，比如伍波萨他堂、凉亭或树下的那块地方，清扫干净，准备好饮用水和日常用水，铺设好座位，点上灯，然后坐下来。如果有其他比丘前来，他就应当和他们一起进行自恣；如果没有比丘前来，他就应当自己决意：‘今日是我的自恣日。’如果他不这样决意，就犯恶作罪。”

诸比丘，于彼处有五位比丘住，不应取一位之自恣

僧团中有四人时，应当进行自恣。如果让一个人把自恣带给其他三人，然后这三个人相互进行自恣，这样做的话，犯恶作罪。诸位比丘，凡是有四位比丘共住的地方，不应让一个人把自恣带给其他三人后，由那三人相互进行自恣。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犯恶作罪。诸位比丘，凡是有三位比丘共住的地方，不应让一个人把自恣带给其他两人后，由那两人相互进行自恣。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犯恶作罪。诸位比丘，凡是有两位比丘共住的地方，不应让一个人把自恣带给另一人后，由那一人自誓。如果他自誓了，犯恶作罪。

僧团自恣等分别终

125. 罪过对治法 125. Āpattipaṭikammavidhi

219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在自恣当天犯了罪。当时，那位比丘心里想：“世尊制定说：‘有罪在身的人不应进行自恣。’而我现在犯了罪。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位比丘，在此，有比丘在自恣当天犯了罪。诸位比丘，那位比丘应该去到一位比丘那里，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合掌，然后这样对他说：“贤友，我犯了某某罪，我现在发露忏悔它。”那位被找的比丘应该说：“你看到了吗？”他回答：“是的，我看到了。”那位比丘应该说：“未来你应当防护。”

诸位比丘，在此，有比丘在自恣当天，对自己是否犯了某条罪感到疑惑。诸位比丘，那位比丘应该去到一位比丘那里，把上衣搭在一肩，蹲坐下来，合掌，然后这样对他说：“贤友，我对于某某罪感到疑惑，等到我不再疑惑的时候，我会处理那条罪。”这样说之后，再进行自恣。无论如何，不应因为这件事而对自恣造成障碍。

罪过对治法终

126. 罪过显示法 126. Āpattiāvikaraṇavidhi

220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正在做自恣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一条罪。当时，那位比丘心里想：“世尊制定说：‘有罪在身的人不应进行自恣。’而我现在犯了罪。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位比丘，在此，有比丘正在做自恣的时候，想起了一条罪。诸位比丘，那位比丘应该对旁边的一位比丘这样说：“贤友，我犯了某某罪。等我从这里起来后，我会处理那条罪。”这样说之后，再进行自恣。无论如何，不应因为这件事而对自恣造成障碍。

诸比丘，于此，比丘自恣时对罪过有疑。诸比丘，彼

那位比丘应该对旁边的一位比丘这样说：“贤友，我对于某某罪感到疑惑，等到我不再疑惑的时候，我会处理那条罪。”这样说之后，再进行自恣。无论如何，不应因为这件事而对自恣造成障碍。

罪过显示法终

127. 同类罪过对治法 127. Sabhāgāpattipaṭikammavidhi

221 那时候，在某处寺院，在自恣当天，整个僧团都犯了同一种类的罪。当时，那些比丘心里想：“世尊制定说：‘不应发露同种类的罪，也不应接受同种类罪的发露。’而现在整个僧团都犯了同一种类的罪。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比丘，在这里，某个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整个僧团都犯了同性质的罪。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立刻派一位比丘到附近的住处去：“贤友，你去，把那条罪处理完后回来，我们将在你面前处理那条罪。”如果能这样做，那就好。如果不能这样做，应当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告知僧团：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个僧团的全体成员都犯了同性质的罪。当见到另一位清净、没有犯过罪的比丘时，那时将在那位比丘面前处理那条罪。”这样说了之后，应当进行自恣。绝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障碍自恣的举行。

诸比丘，在这里，某个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整个僧团对所犯的同性质罪有疑惑。应当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告知僧团：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个僧团的全体成员对所犯的同性质罪有疑惑。当我们不再疑惑的时候，那时将处理那条罪。”这样说了之后，应当进行自恣。绝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障碍自恣的举行。

同类罪过对治法终

第一诵分终

128. 无犯十五法 128. Anāpattipannarasakaṃ

222 那时，在某个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以为自己具足法、以为自己具足律、是别众却自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正当他们在进行自恣的时候，其他更多的常住比丘来了。诸比丘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

诸比丘，在这里，某个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以为自己具足法、以为自己具足律、是别众却自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正当他们在进行自恣的时候，其他更多的常住比丘来了。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进行自恣。已经进行过自恣的人没有罪。

诸比丘，在这里，某个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以为自己具足法、以为自己具足律、是别众却自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正当他们在进行自恣的时候，其他同样数量的常住比丘来了。已经进行自恣的人，他们的自恣做得很好，剩下的人应当进行自恣。已经进行过自恣的人没有罪。

诸比丘，在这里，某个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以为自己具足法、以为自己具足律、是别众却自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正当他们在进行自恣的时候，其他更少数

的常住比丘来了。已经进行自恣的人，他们的自恣做得很好，剩下的人应当进行自恣。已经进行过自恣的人没有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精舍，到了自恣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起来——五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认为如法、认为如律，虽然是别众，却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完成自恣后，其他常住比丘陆续到来，人数更多。诸比丘，这些比丘必须重新举行自恣。已完成自恣的诸比丘没有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精舍，到了自恣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起来——五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认为如法、认为如律，虽然是别众，却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完成自恣后，其他常住比丘陆续到来，人数相等。已完成自恣的，那样很好，但须向这些后来的比丘表白自恣。已完成自恣的诸比丘没有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精舍，到了自恣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起来——五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认为如法、认为如律，虽然是别众，却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完成自恣后，其他常住比丘陆续到来，人数更少。已完成自恣的，那样很好，但须向这些后来的比丘表白自恣。已完成自恣的诸比丘没有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精舍，到了自恣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起来——五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认为如法、认为如律，虽然是别众，却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完成自恣后，大众还未起座时，其他常住比丘陆续到来，人数更多。诸比丘，这些比丘必须重新举行自恣。已完成自恣的诸比丘没有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精舍，到了自恣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起来——五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认为如法、认为如律，虽然是别众，却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完成自恣后，大众还未起座时，其他常住比丘陆续到来，人数相等。已完成自恣的，那样很好，但须向这些后来的比丘表白自恣。已完成自恣的诸比丘没有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精舍，到了自恣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起来——五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认为如法、认为如律，虽然是别众，却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完成自恣后，大众还未起座

时，其他常住比丘陆续到来，人数更少。已完成自恣的，那样很好，但须向这些后来的比丘表白自恣。已完成自恣的诸比丘没有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精舍，到了自恣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起来——五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认为如法、认为如律，虽然是别众，却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自恣刚完成、部分大众已离席时，又有其他常住比丘到来，人数更多。诸比丘，这些比丘必须重新举行自恣。已完成自恣的诸比丘没有罪。

诸比丘，又有这样的情况：在某精舍，到了自恣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起来——五位或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认为如法、认为如律，虽然是别众，却以为和合，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完成自恣后，部分大众已起座时，其他常住比丘陆续到来，人数相等。已完成自恣的，那样很好，但须向这些后来的比丘表白自恣。已完成自恣的诸比丘没有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自恣的日子，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五人或者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到来”。他们本着对法、对律的认识，实际上是别众，却以和合众的想法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进行自恣结束的时候，与会的大众有一部分已经起身离开了，这时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数量比原有的少。原来进行的自恣是如法的自恣，但应当在那些后来者面前再进行自恣。已进行自恣的那些人没有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自恣的日子，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五人或者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到来”。他们本着对法、对律的认识，实际上是别众，却以和合众的想法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进行自恣结束的时候，所有与会的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了，这时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数量比原有的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进行自恣。先前已进行自恣的那些人没有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自恣的日子，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五人或者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到来”。他们本着对法、对律的认识，实际上是别众，却以和合众的想法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进行自恣结束的时候，所有与会的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了，这时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数量跟原有的一样多。那些已进行自恣的比丘是如法进行的，但应当在那些后来者面前再进行自恣。已进行自恣的那些人没有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自恣的日子，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五人或者更多。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到来”。他们本着对法、

对律的认识，实际上是别众，却以和合众的想法进行了自恣。就在他们进行自恣结束的时候，所有与会的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了，这时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数量比原有的少。原来进行的自恣是如法的自恣，但应当在那些后来者面前再进行自恣。已进行自恣的那些人没有罪。

无犯十五法终

129. 众非众想十五法 129. Vaggāvaggasaññīpannarasakaṃ

223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自恣的日子，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五人或者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到来”。他们本着对法、对律的认识，是别众，也以别众的想法进行自恣。就在他们进行自恣的过程中，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数量比原有的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当重新进行自恣。已进行自恣的那些人犯恶作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自恣的日子，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五人或者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到来”。他们本着对法、对律的认识，是别众，也以别众的想法进行自恣。就在他们进行自恣的过程中，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数量跟原有的一样多。原来进行的自恣是如法的自恣，但应当由其余的人来进行自恣。已进行自恣的那些人犯恶作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自恣的日子，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五人或者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到来”。他们本着对法、对律的认识，是别众，也以别众的想法进行自恣。就在他们进行自恣的过程中，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数量比原有的少。原来进行的自恣是如法的自恣，但应当由其余的人来进行自恣。已进行自恣的那些人犯恶作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住处，到了自恣的日子，许多住在此处的比丘聚集起来，有五人或者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没有到来”。他们本着对法、对律的认识，是别众，也以别众的想法进行自恣。就在他们进行自恣结束的时候……与会大众还没有起身离开……有一部分与会大众已经起身离开了……所有与会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了，这时其他住在此处的比丘来了，数量比原有的多……数量跟原有的一样多……数量比原有的少。原来进行的自恣是如法的自恣，但应当在那些后来者面前再进行自恣。已进行自恣的那些人犯恶作罪。

众非众想十五法终

130. 疑十五法 130. Vematikapannarasakaṃ

224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存疑惑，“我们做自恣，是如法呢，还是不如法呢？”就这样做了自恣。正在他们做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数量更多。诸位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做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恶作罪。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存疑惑，“我们做自恣，是如法呢，还是不如法呢？”就这样做了自恣。正在他们做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数量相等。已经做过的自恣是善做的自恣，其余的人应当做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恶作罪。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存疑惑，“我们做自恣，是如法呢，还是不如法呢？”就这样做了自恣。正在他们做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数量更少。已经做过的自恣是善做的自恣，其余的人应当做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恶作罪。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心存疑惑，“我们做自恣，是如法呢，还是不如法呢？”就这样做了自恣。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时……在僧众还没有起身离开时……在一部分僧众已经起身离开时……在全部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数量更多……数量相等……数量更少。已经做过的自恣是善做的自恣，应当在他们面前做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恶作罪。

疑十五法终

131. 追悔所作十五法 131. Kukkuccapakatapannarasakaṃ

225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想着“我们做自恣肯定是如法的，不会是不如法的”，就这样因追悔而做了自恣。正在他们做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数量更多。诸位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做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恶作罪。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想着“我们做自恣肯

定是如法的，不会是不如法的”，就这样因追悔而做了自恣。正在他们做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数量相等。已经做过的自恣是善做的自恣，其余的人应当做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恶作罪。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想着“我们做自恣肯定是如法的，不会是不如法的”，就这样因追悔而做了自恣。正在他们做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数量更少。已经做过的自恣是善做的自恣，其余的人应当做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恶作罪。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日那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个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有来”。他们想着“我们做自恣肯定是如法的，不会是不如法的”，就这样因追悔而做了自恣。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时……在僧众还没有起身离开时……在一部分僧众已经起身离开时……在全部僧众都已经起身离开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数量更多……数量相等……数量更少。已经做过的自恣是善做的自恣，应当在他们面前做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恶作罪。

追悔所作十五法终

132. 破僧前行十五法 132. Bhedapurekkhārapannarasakaṃ

226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在自恣当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到”。他们抱着“让他们完蛋吧，让他们毁灭吧，谁稀罕他们”这样制造分裂的心态进行自恣。当他们正在进行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进行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在自恣当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到”。他们抱着“让他们完蛋吧，让他们毁灭吧，谁稀罕他们”这样制造分裂的心态进行自恣。当他们正在进行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先做的自恣是如法完成的，其余的人应该进行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在自恣当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到”。他们抱着“让他们完蛋吧，让他们毁灭吧，谁稀罕他们”这样制造分裂的心态进行自恣。当他们正在进行自恣时，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少。先做的自恣是如法完成的，其余的人应该进行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在自恣当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到”。他们抱着“让他们完蛋吧，让他们毁灭吧，谁稀罕他们”这样制造分裂的心态进行自恣。他们刚刚做完自恣，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进行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在自恣当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到”。他们抱着“让他们完蛋吧，让他们毁灭吧，谁稀罕他们”这样制造分裂的心态进行自恣。他们刚刚做完自恣，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先做的自恣是如法完成的，应该向那些人进行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在自恣当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到”。他们抱着“让他们完蛋吧，让他们毁灭吧，谁稀罕他们”这样制造分裂的心态进行自恣。他们刚刚做完自恣，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少。先做的自恣是如法完成的，应该向那些人进行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在自恣当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到”。他们抱着“让他们完蛋吧，让他们毁灭吧，谁稀罕他们”这样制造分裂的心态进行自恣。他们刚刚做完自恣，大众还未起座，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更多。诸比丘，那些比丘应该重新进行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在自恣当天，许多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五位或更多。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到”。他们抱着“让他们完蛋吧，让他们毁灭吧，谁稀罕他们”这样制造分裂的心态进行自恣。他们刚刚做完自恣，大众还未起座，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相等。先做的自恣是如法完成的，应该向那些人进行自恣。已经做过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那天，一些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有五人或超过五人。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怀着分裂的意图，想着“让那些人消失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谁需要他们呢”，就这么做了自恣。就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集会人群还没起身离开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比他们少。那么，先前这群人的自恣是合法的、如法的自恣，但这些人应当对着后来的比丘进行自恣。先前做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那天，一些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有五人或超过五人。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怀着分裂的意图，想着“让那些人消失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谁需要他们呢”，就这么做了自恣。就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一部分集会人群已经起身离开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比他们多。诸比丘，那么这群比丘应当重新做自恣。先前做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那天，一些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有五人或超过五人。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怀着分裂的意图，想着“让那些人消失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谁需要他们呢”，就这么做了自恣。就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一部分集会人群已经起身离开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和他们相等。那么，先前这群人的自恣是合法的、如法的自恣，但这些人应当对着后来的比丘进行自恣。先前做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那天，一些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有五人或超过五人。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怀着分裂的意图，想着“让那些人消失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谁需要他们呢”，就这么做了自恣。就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一部分集会人群已经起身离开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比他们少。那么，先前这群人的自恣是合法的、如法的自恣，但这些人应当对着后来的比丘进行自恣。先前做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那天，一些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有五人或超过五人。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怀着分裂的意图，想着“让那些人消失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谁需要他们呢”，就这么做了自恣。就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整个集会人群都已经起身离开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比他们多。诸比丘，那么这群比丘应当重新做自恣。先前做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那天，一些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有五人或超过五人。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怀着分裂的意图，想着“让那些人消失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谁需要他们呢”，就这么做了自恣。就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整个集会人群都已经起身离开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和他们相等。那么，先前这群人的自恣是合法的、如法的自恣，但这些人应当对着后来的比丘进行自恣。先前做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诸比丘，于此，于某住处，自恣日，众多住处比丘

诸比丘聚集在一起，有五人或超过五人。他们知道“还有其他常住比丘没来”。他们怀着分裂的意图，想着“让那些人消失吧，让那些人毁灭吧，谁需要他们呢”，就这么做了自恣。就在他们刚刚做完自恣，整个集会人群都已经起身离开的时候，其他常住比丘来了，人数比他们少。那么，先前这群人的自恣是合法的、如法的自恣，但这些人应当对着后来的比丘进行自恣。先前做自恣的人，犯土喇咤亚罪。

破僧前行十五法终

二十五法终

133. 界边际广说 133. Sīmottantikapeyyālaṃ

227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情况：在某住处，到了自恣那天，一些常住比丘聚集在一起，有五人或超过五人。他们不知道“其他常住比丘正在进入界内”……他们不知道“其他常住比丘已经进入了界内”……他们没有看见其他常住比丘正在进入界内……他们没有看见其他常住比丘已经进入了界内……他们没有听到“其他常住比丘正在进入界内”……他们没有听到“其他常住比丘已经进入了界内”……

在住比丘与在住比丘之间，有一百七十五组三元分析；在住比丘与客比丘之间，客比丘与在住比丘之间，客比丘与客比丘之间，以略说的方式，共有七百组三元分析。

界越出广说终

134. 日期差别 134. Divasanānattaṃ

228 诸比丘，在此，若在住比丘的伍波萨他日是十四日，而客比丘的是十五日。如果在住比丘人数较多，客比丘应顺从在住比丘。如果双方人数相等，客比丘应顺从在住比丘。如果客比丘人数较多，在住比丘应顺从客比丘。

比丘们，在这里，如果常住比丘的伍波萨他日是十五日，客比丘的是十四日。如果常住比丘人数更多，客比丘应当随顺常住比丘。如果人数相等，客比丘也应当随顺常住比丘。如果客比丘人数更多，常住比丘应当随顺客比丘。

再者，诸位比丘，若旧住比丘之伍波萨他日是斋日，而客来比丘是十五日。如果旧住比丘人数较多，旧住比丘不应非自愿地将和合给予客来比丘；客来比丘应出界外行自恣。如果两者人数相等，旧住比丘不应非自愿地将和合给予客来比丘；客来比丘应出界外行自恣。如果客来比丘人数较多，旧住比丘或者应将和合给予客来比丘，或者应出界外。

再者，诸位比丘，若旧住比丘之伍波萨他日是十五日，而客来比丘是斋日。如果旧住比丘人数较多，客来比丘或者应将和合给予旧住比丘，或者应出界外。如果两者人数相等，客来比丘或者应将和合给予旧住比丘，或者应出界外。如果客来比丘人数较多，客来比丘不应非自愿地将和合给予旧住比丘；旧住比丘应出界外行自恣。

日期差别终

135. 相等见 135. Liṅgādidassanaṃ

229 再者，诸位比丘，客来比丘看见旧住比丘的旧住者状态、旧住者标志、旧住者兆相、旧住者依处——床座铺设妥善，褥垫枕头铺设妥善，饮用水与使用水准备周全，院落打扫整洁。看见后，他们心中疑惑：“到底有没有旧住比丘，还是没有？”彼等心有疑惑而不搜寻，未搜寻而行自恣者，犯恶作罪。……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不见，不见而行自恣者，无犯。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一同行自恣者，无犯。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各别行自恣者，犯恶作罪。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怀“让这些人消失、让这些人毁灭，要他们何用”之心，以破僧为先导而行自恣者，犯土喇咤亚。

再者，诸位比丘，客来比丘听到旧住比丘的旧住者状态、旧住者标志、旧住者兆相、旧住者依处——经行之脚步声、诵经声、咳嗽声、喷嚏声。听到后，他们心中疑惑：“到底有没有旧住比丘，还是没有？”彼等心有疑惑而不搜寻，未搜寻而行自恣者，犯恶作罪。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不见，不见而行自恣者，无犯。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一同行自恣者，无犯。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各别行自恣者，犯恶作罪。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怀“让这些人消失、让这些人毁灭，要他们何用”之心，以破僧为先导而行自恣者，犯土喇咤亚。

再者，诸位比丘，旧住比丘看见客来比丘的客来者状态、客来者标志、客来者兆相、客来者依处——非自用之钵、非自用之衣、非自用之坐具、洗脚之处、倒水之处。看见后，他们心中疑惑：“到底有没有客来比丘，还是没有？”彼等心有疑惑而不搜寻，未搜寻而行自恣者，犯恶作罪。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不见，不见而行自恣者，无犯。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一同行自恣者，无犯。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各别行自恣者，犯恶作罪。彼等心有疑惑而搜寻，搜寻后看见，看见后怀“让这些人消失、让这些人毁灭，要他们何用”之心，以破僧为先导而行自恣者，犯土喇咤亚。

诸比丘，于此，住处比丘听闻客比丘之客相

他们听到客比丘到来的迹象——客比丘的标志、客比丘的信号、客比丘的预告、来者的脚步声、拍打拖鞋的声音、咳嗽声、打喷嚏声，心里犹豫起来：“到底有客比丘来，还是没有呢？”他们心里犹豫，不去查清楚，没查清楚就做自恣，犯恶作罪。他们心里犹豫，去查清楚，查了之后没看到，没看到就做自恣，没有犯戒。他们心里犹豫，去查清楚，查了之后看到了，看到之后一起做自恣，没有犯戒。他们心里犹豫，去查清楚，查了之后看到了，看到之后各自分开做自恣，犯恶作罪。他们心里犹豫，去查清楚，查了之后看到了，看到之后，他们心里怀着这样的念头——“这些人都没了、毁了，留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会导致分裂的念头——就做自恣，犯土喇咤亚。

相等见终

136. 别住等自恣 136. Nānāsaṃvāsakādīhi pavāraṇā

230 诸位比丘，还有一种情况：客诸比丘看到住诸比丘是不同住的。后来他们得到了大家是同住的印象。得到了同住的印象后，他们不去询问，没问就一起做自恣，没有犯戒。他们去询问，问了之后，对方不做澄清，没有澄清就一起做自恣，犯恶作罪。他们去询问，问了之后，对方不做澄清，没有澄清就各自分开做自恣，没有犯戒。

诸位比丘，还有一种情况：客诸比丘看到住诸比丘是同住的。后来他们得到了大家是不同住的印象。得到了不同住的印象后，他们不去询问，没问就一起做自恣，犯恶作罪。他们去询问，问了之后，他们做了澄清，得到澄清后却各自分开做自恣，犯恶作罪。他们去询问，问了之后，他们做了澄清，得到澄清后一起做自恣，没有犯戒。

诸位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住诸比丘看到客诸比丘是不同住的。后来他们得到了大家是同住的印象。得到了同住的印象后，他们不去询问，没问就一起做自恣，没有犯戒。他们去询问，问了之后，对方不做澄清，没有澄清就一起做自恣，犯恶作罪。他们去询问，问了之后，对方不做澄清，没有澄清就各自分开做自恣，没有犯戒。

诸位比丘，还有一种情况：住诸比丘看到客诸比丘是同住的。后来他们得到了大家是不同住的印象。得到了不同住的印象后，他们不去询问，没问就一起做自恣，犯恶作罪。他们去询问，问了之后，他们做了澄清，得到澄清后却各自分开做自恣，犯恶作罪。他们去询问，问了之后，他们做了澄清，得到澄清后一起做自恣，没有犯戒。

别住等自恣终

137. 不应去分 137. Na gantabbavāro

231 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寺院去到另一个没有比丘的寺院，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寺院去到一个没有比丘的非寺院住处，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寺院去到一个没有比丘的寺院或非寺院住处，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

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非寺院住处去到一个没有比丘的寺院，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非寺院住处去到一个没有比丘的非寺院住处，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非寺院住处去到一个没有比丘的寺院或非寺院住处，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

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寺院或非寺院住处去到一个没有比丘的寺院，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寺院或非寺院住处去到一个没有比丘的非寺院住处，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诸位比丘，在自恣当天，诸比丘不应该从一个全体比丘共住的寺院或非寺院住处去到一个没有比丘的寺院或非寺院住处，除非是和僧团一起行动，或者有障碍发生。

诸比丘，在自恣日，不应从满布比丘的住处前往另一个满布比丘的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自恣日，不应从满布比丘的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自恣日，不应从满布比丘的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

诸比丘，在自恣日，不应从满布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自恣日，不应从满布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自恣日，不应从满布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

诸比丘，自恣日，不应从有比丘之住处或非住处

不应前往满布比丘的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自恣日，不应从满布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诸比丘，在自恣日，不应从满布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不同祖籍别众的，除非是僧团行动，除非有障碍因缘。

不应去品终

138. 应去分 138. Gantabbavāro

232 诸比丘，在自恣日，可以从满布比丘的住处前往另一个满布比丘的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同一祖籍别众，而且他确认“我能在今日之内到达”。诸比丘，在自恣日，可以从满布比丘的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非住处……（中略）……满布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同一祖籍别众，而且他确认“我能在今日之内到达”。

诸比丘，在自恣日，可以从满布比丘的非住处前往满布比丘的住处……（中略）……满布比丘的非住处……（中略）……满布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同一祖籍别众，而且他确认“我能在今日之内到达”。

诸比丘，自恣日，应去有比丘之住处或非住处或有比丘

住处……（中略）……满布比丘的非住处……（中略）……满布比丘的住处或非住处——如果那里的比丘是同一祖籍别众，而且他确认“我能在今日之内到达”。

应去门终

139. 应避人见 139. Vajjanīyapuggalasandassanā

233 诸比丘，不应向有比丘尼坐着的会众诵自恣。如果诵了，犯恶作罪。诸比丘，不应向有在学尼坐着的会众……不应向有沙弥坐着的会众……不应向有沙弥尼坐着的会众……不应向有弃舍了戒律修学的人坐着的会众……不应向有犯了极重罪的人坐着的会众诵自恣。如果诵了，犯恶作罪。

不应向因不见罪而被举罪的人坐着的会众诵自恣。如果诵了，应按法处理。不应向因对所犯之罪不忏悔而被举罪的人……不应向因不舍弃邪见而被举罪的人坐着的会众诵自恣。如果诵了，应按法处理。

不应在有黄门参加而坐着的集会中进行自恣。如果进行了，犯恶作罪。不应在有贼住者……不应在有投靠外道者……不应在有畜生……不应在有杀母者……不应在有杀父者……不应在有杀阿拉汉者……不应在有玷污比丘尼者……不应在有破僧者……

不应在有出佛身血者……不应在有双性人参加而坐着的集会中进行自恣。如果进行了，犯恶作罪。

诸位比丘，不应以受别住者给予自恣的方式进行自恣，除非是未离开座位的集会。还有，诸位比丘，不应在未行自恣的情况下行自恣，除非是为了僧团和合。

应呵责人见终

第二诵分终

140. 二语句等自恣 140. Dvevācikādipavāraṇā

234 就在那时，在憍萨罗国的某个住处，在自恣那天发生了森林部族之险（森林居民的威胁）。诸位比丘没能够进行三语的自恣。他们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位比丘，我允许进行二语的自恣。”

部族之险变得更严重了。诸位比丘没能够进行二语的自恣。他们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位比丘，我允许进行一语的自恣。”

部族之险变得极其严重了。诸位比丘没能够进行一语的自恣。他们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位比丘，我允许进行同腊等的自恣。”

就在那时，在某个住处，在自恣那天，由于人们布施供养，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被耗去了。这时，那些比丘心里想：“人们布施供养，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被耗去了。如果僧团进行三语的自恣，僧团还没完成自恣，这个夜晚就要破晓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将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位比丘，这里，在某个住处，在自恣那天，由于人们布施供养，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被耗去了。诸位比丘，如果在那里，诸比丘心里这样想：‘人们布施供养，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被耗去了。如果僧团进行三语的自恣，僧团还没完成自恣，这个夜晚就要破晓了。’那么，应当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人们布施供养，夜晚已耗去大半。如果僧团要行三语自恣，那僧团自恣便未及完毕，这个夜晚就要破晓了。如果僧团认为合适的话，僧团可行二语、一语、同腊等的自恣。’”

诸位比丘，还有，这里，在某个住处，在自恣那天，由于诸比丘说法……由于诵经师们诵出经典……由于持律师们裁断律法……由于说法师们讨论佛法……由于诸比丘发生争吵，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被耗去了。诸位比丘，如果在那里，诸比丘心里这样想：“由于诸比丘发生争吵，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被耗去了。如果僧团进行三语的自恣，僧团还没完成自恣，这个夜晚就要破晓了。”那么，应当由一位贤能、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僧团请听。诸比丘因为争吵，大半夜已经过去了。如果僧团进行三语的自恣，可能还没完成，夜晚就天亮了。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可以用二语、一语或者同岁的方式来自恣。”

那时，在憍萨罗国的一个住处，到了自恣那天，有一个大比丘僧团聚集起来，但那里地方狭小又没有遮雨处，乌云也升起来了。这时，诸比丘心里想：“这个大比丘僧团聚集在这里，地方小又没有遮雨处，乌云也起来了。如果僧团进行三语的自恣，可能还没完成，大雨就要下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这里，在某个住处，到了自恣那天，有一个大比丘僧团聚集，地方小又没有遮雨处，乌云也起来了。如果诸比丘这样想：‘这个大僧团聚集，地方小又没有遮雨处，乌云起来了。如果进行三语自恣，可能还没完成，大雨就下来了。’应当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告知：”

“尊者僧团请听。这个大比丘僧团聚集在这里，地方小又没有遮雨处，乌云也起来了。如果僧团进行三语的自恣，可能还没完成，大雨就下来了。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可以用二语、一语或者同岁的方式来自恣。”

再者，诸比丘，在某个住处，到了自恣那天，有国王带来的障碍……有盗贼带来的障碍……有火灾带来的障碍……有水灾带来的障碍……有人带来的障碍……有非人带来的障碍……有野兽带来的障碍……有蛇蝎毒虫带来的障碍……有生命危险带来的障碍……有梵行方面的障碍。如果诸比丘这样想：“有梵行方面的障碍。如果僧团进行三语的自恣，可能还没完成，这个梵行上的障碍就会发生。”应当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告知：

“尊者僧团请听。现在有梵行方面的障碍。如果僧团进行三语的自恣，可能还没完成，这个梵行上的障碍就会发生。如果僧团认为合适，可以用二语、一语或者同岁的方式来自恣。”

二语句等自恣终

141. 自恣搁置 141. Pavāraṇāṭhapanaṃ

235 那时，六群比丘在有罪的情况下进行自恣。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规定：“诸比丘，有罪的人不应该进行自恣。如果谁这样做了，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先让那个有罪而想自恣的人给他一个机会，然后再因为他的罪而举发他。”

那时，六群比丘被要求给一个机会时，他们不肯给一个机会。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规定：“诸比丘，我允许对那些不肯给一个机会的人，停止他的自恣。诸比丘，应该这样来停止：在自恣那天，十四日或十五日，当着那个人的面，在僧团

中间这样宣布：‘尊者僧团请听，这位某某比丘是有罪的，我停止他的自恣，他不应该当着大家的面自恣。’这样，他的自恣就被停止了。”

那时，六群比丘心里想：“那些善良的比丘会抢先停止我们的自恣”，于是他们预先对清净、无犯、没有事情、没有理由的比丘停止自恣，也对那些已经自恣完的比丘停止自恣。诸比丘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规定：“诸比丘，不应该对清净、无犯、没有事情、没有理由的比丘停止自恣。谁停止，犯恶作罪。诸比丘，也不应该对已经自恣完的比丘停止自恣。谁停止，犯恶作罪。”

236 诸比丘，自恣被放置，是这样被放置的。那么，诸比丘，自恣是如何被中止的呢？诸比丘，如果在一个人说完或以三语完成自恣时，他中止了自恣，那么诸比丘，自恣就是被中止了。诸比丘，如果以二语……诸比丘，如果以一语……诸比丘，如果以同腊语，在已经说出、已经讲过、已经完成自恣之后，他中止了自恣，那么自恣就是被中止了。诸比丘，自恣被中止，就是这样被中止的。

那么，诸比丘，自恣是如何被放置的呢？诸比丘，如果在一个人说完或以三语进行自恣时，他说了、讲了，但还没完成，他就中止了自恣，那么自恣就是被放置了。诸比丘，如果以二语……诸比丘，如果以一语……诸比丘，如果以同腊语，在已经说出、已经讲过，但还没完成自恣之前，他就中止了自恣，那么自恣就是被放置了。诸比丘，自恣被放置，就是这样被放置的。

237 再者，诸比丘，这里，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中止了另一位比丘的自恣。如果其他诸比丘知道那位具寿是这样的：“这位具寿身行不清净，语行不清净，活命不清净，愚笨、不熟练，被质询时，没有能力作答”，那么，僧团应该用“够了，比丘，别引发争论、别引发口角、别引发冲突、别引发诤论”这样的话去压服他，然后举行自恣。

再者，诸比丘，这里，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中止了另一位比丘的自恣。如果其他诸比丘知道那位具寿是这样的：“这位具寿身行清净，语行不清净，活命不清净，愚笨、不熟练，被质询时，没有能力作答”，那么，僧团应该用“够了，比丘，别引发争论、别引发口角、别引发冲突、别引发诤论”这样的话去压服他，然后举行自恣。

再者，诸比丘，这里，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中止了另一位比丘的自恣。如果其他诸比丘知道那位具寿是这样的：“这位具寿身行清净，语行清净，活命不清净，愚笨、不熟练，被质询时，没有能力作答”，那么，僧团应该用“够了，比丘，别引发争论、别引发口角、别引发冲突、别引发诤论”这样的话去压服他，然后举行自恣。

再者，诸比丘，这里，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中止了另一位比丘的自恣。如果其他诸比丘知道那位具寿是这样的：“这位具寿身行清净，语行清净，活命清净，愚笨、不熟练，被质询时，没有能力作答”，那么，僧团应该用“够了，比丘，别引发争论、别引发口角、别引发冲突、别引发诤论”这样的话去压服他，然后举行自恣。

再者，诸比丘，这里，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中止了另一位比丘的自恣。如果其他诸比丘知道那位具寿是这样的：“这位具寿身行清净，语行清净，活命清净，聪明、熟练，被质询时，有能力作答。”那么，应该这样对他说：“贤友，你中止了这位比丘的自恣，你是因为什么而中止他的呢？是因为戒的败坏而中止，还是因为行仪的败坏而中止，或是因为邪见的败坏而中止呢？” 如果他这样说：“我因为戒的败坏而中止，我因为行仪的败坏而中止，我因为邪见的败坏而中止。” 那么，应该这样对他说：“那么，具寿，你知道什么是戒的败坏吗？你知道什么是行仪的败坏吗？你知道什么是邪见的败坏吗？” 如果他这样说：“贤友，我知道戒的败坏，我知道行仪的败坏，我知道邪见的败坏。” 那么，应该这样对他说：“那么，贤友，什么是戒的败坏？什么是行仪的败坏？什么是邪见的败坏呢？” 如果他这样说：“四条巴拉基格（pārājika，古译：波罗夷），十三条桑喀地谢思（saṅghādisesa，古译：僧伽婆尸沙，意译：僧残），这是戒的败坏；土喇咤亚、巴吉帝亚（pācittiya，古译：波逸提）、巴帝德沙尼亚、恶作、恶语，这是行仪的败坏；邪见、执取边见，这是邪见的败坏。” 那么，应该这样对他说：“贤友，你中止这位比丘的自恣，是因为见到了而中止，还是因为听到了而中止，或是因为怀疑而中止呢？” 如果他这样说：“我因为见到了而中止，我因为听到了而中止，我因为怀疑而中止。” 那么，应该这样对他说：“贤友，你因为见到了而中止这位比丘的自恣，你见到了什么？你是怎样见到的？你是在什么时候见到的？你是在哪里见到的？你是见到他犯巴拉基格吗？你是见到他犯桑喀地谢思吗？你是见到他犯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巴帝德沙尼亚……恶作……你是见到他犯恶语吗？当时你在哪里？这位比丘在哪里？你在做什么？这位比丘在做什么？” 如果他这样说：“贤友，我不是因为见到了而中止这位比丘的自恣，而是因为听到了而中止的。” 那么，应该这样对他说：“贤友，你因为听到了而中止这位比丘的自恣，你听到了什么？你是怎样听到的？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你是在哪里听到的？你是听到他犯了巴拉基格吗？你是听到他犯了桑喀地谢思吗？你是听到他犯了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巴帝德沙尼亚……恶作……恶语吗？你是从比丘那里听到的吗？是从比丘尼那里听到的吗？是从在学尼那里听到的吗？是从沙弥那里听到的吗？是从沙弥尼那里听到的吗？是从近事男那里听到的吗？是从近事女那里听

到的吗？是从国王们那里听到的吗？是从国王的大臣们那里听到的吗？是从外道那里听到的吗？是从外道弟子那里听到的吗？” 如果他这样说：“贤友，我不是因为听到了而中止这位比丘的自恣，而是因为怀疑而中止的。” 那么，应该这样对他说：“贤友，你因为怀疑而中止这位比丘的自恣，你怀疑什么？你是怎样怀疑的？你是在什么时候怀疑的？你是在哪里怀疑的？你是怀疑他犯了巴拉基格吗？你是怀疑他犯了桑喀地谢思吗？你是怀疑他犯了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巴帝德沙尼亚……恶作……恶语吗？你是从比丘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比丘尼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在学尼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沙弥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沙弥尼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近事男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近事女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国王们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国王的大臣们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外道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是从外道弟子那里听到后而怀疑的吗？” 如果他这样说：“贤友，我不是因为怀疑而中止这位比丘的自恣，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因为什么而中止这位比丘的自恣的。” 诸比丘，如果这位举罪的比丘，在这样被质询时，不能使有智慧的同梵行者们满意，那么，这位被举罪的比丘，就可以被称为“无可指摘”。诸比丘，如果这位举罪的比丘，在这样被质询时，能使有智慧的同梵行者们满意，那么，这位被举罪的比丘，就可以被称为“有可指摘”。诸比丘，如果这位举罪的比丘，承认自己是用无根据的巴拉基格做了不实的指控，那么，就应该给他按上桑喀地谢思罪，然后由僧团举行自恣。诸比丘，如果这位举罪的比丘，承认自己是用无根据的桑喀地谢思做了不实的指控，那么，就应该依法处罚他，然后由僧团举行自恣。诸比丘，如果这位举罪的比丘，承认自己是用无根据的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巴帝德沙尼亚……恶作……恶语做了不实的指控，那么，就应该依法处罚他，然后由僧团举行自恣。诸比丘，如果这位被举罪的比丘，承认自己犯了巴拉基格，那么，就应该把他驱摈，然后由僧团举行自恣。诸比丘，如果这位被举罪的比丘，承认自己犯了桑喀地谢思，那么，就应该给他按上桑喀地谢思罪，然后由僧团举行自恣。诸比丘，如果这位被举罪的比丘，承认自己犯了土喇咤亚……巴吉帝亚……巴帝德沙尼亚……恶作……恶语，那么，就应该依法处罚他，然后由僧团举行自恣。

自恣搁置终

142. 土喇咤亚事等 142. Thullaccayavatthukādi

238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位比丘在自恣当天犯了土喇咤亚。有些比丘认为是土喇咤亚，有些比丘则认为是桑喀地谢思。诸比丘，那些认为是土喇咤亚的比丘，应该把

那位比丘带到一边，依法让他处理好之后，再回到僧团里，应该这样说：“贤友们，那位比丘所犯的罪，他已经依法忏悔了。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就请僧团举行自恣吧。”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犯了土喇咤亚。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土喇咤亚，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巴吉帝亚……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土喇咤亚，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应悔过……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土喇咤亚，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恶作……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土喇咤亚，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恶说。诸位比丘，那些认为是土喇咤亚的比丘，应当把那位比丘带到一边，依法处理之后，再回到僧团中，这样对他说：“这位比丘所犯的罪过，他已经依法对治了。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请僧团举行自恣。”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犯了巴吉帝亚罪……犯了应悔过罪……犯了恶作罪……犯了恶说罪。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恶说，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桑喀地谢思。诸位比丘，那些认为是恶说的比丘，应当把那位比丘带到一边，依法处理之后，再回到僧团中，这样对他说：“这位比丘所犯的罪过，他已经依法对治了。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请僧团举行自恣。”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犯了恶说罪。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恶说，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土喇咤亚……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恶说，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巴吉帝亚……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恶说，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应悔过……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恶说，另一部分比丘认为这是恶作。诸位比丘，那些认为是恶说的比丘，应当把那位比丘带到一边，依法处理之后，再回到僧团中，这样对他说：“这位比丘所犯的罪过，他已经依法对治了。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请僧团举行自恣。”

土喇咤亚事等终

143. 事搁置等 143. Vatthuṭhapanādi

239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在僧团中这样说：“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件事是已知的，但当事人不清楚。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请僧团先搁置这件事，举行自恣。”对于这位比丘，应当这样回复他：“贤友，世尊制定自恣，是为那些清净的比丘。既然事情是已知的，只是当事人不清楚，那么现在你且先处理它。”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在僧团中这样说：“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个当事人是清楚的，但事情不清楚。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

请僧团先搁置这个人，举行自恣。”对于这位比丘，应当这样回复他：“贤友，世尊制定自恣，是为那些和合的比丘。既然当事人是清楚的，只是事情不清楚，那么现在你且先处理它。”

诸位比丘，还有这样的情况：在自恣当天，有位比丘在僧团中这样说：“诸位尊者，请僧团听我说。这件事和这个当事人都是清楚的。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请僧团搁置这件事和这个人，举行自恣。”对于这位比丘，应当这样回复他：“贤友，世尊制定自恣，是为那些清净的、和合的比丘。既然事和人都是清楚的，那么现在你且先处理它。”

诸位比丘，如果在自恣之前，事情已经清楚了，到后来当事人才被知道，进行举发是合适的。诸位比丘，如果在自恣之前，当事人已经清楚了，到后来事情才被澄清，进行举发是合适的。诸位比丘，如果在自恣之前，事情和当事人都已经清楚了，自恣举行之后又去翻案，这翻案的行为犯巴吉帝亚。

事搁置等终

144. 争论论作者事 144. Bhaṇḍanakārakavatthu

240 那时，有一群关系亲密、情同手足的比丘，在憍萨罗国的一个住处进入了雨安居。在这群比丘的住处附近，另有一群比丘也进入了雨安居。这群比丘好争斗、好吵架、好争执、好饶舌，常在僧团中制造纠纷。他们心想：“等那些比丘雨安居结束后，在自恣仪式上，我们要中止他们的自恣。”那群比丘听说了这件事：“听说在我们附近，另有一群比丘进入了雨安居，他们好争斗、好吵架、好争执、好饶舌，常在僧团中制造纠纷。他们打算等我们雨安居结束后，在自恣仪式上中止我们的自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们便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大群彼此亲近、友好的比丘，在某个住处入雨安居。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其他一些比丘也来入雨安居，这些比丘是制造纷争的、制造争吵的、制造争论的、制造空谈的、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他们心想：“我们要在这些比丘安居结束举行自恣时，阻止他们进行自恣。”诸比丘，我允许那些比丘提前两三天举行伍波萨他，这样想：“我们怎样才能比那些比丘更早进行自恣呢？”诸比丘，如果那些制造纷争的、制造争吵的、制造争论的、制造空谈的、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来到这个住处，那么，诸比丘，本住的诸比丘就应该快快地集合，进行自恣。自恣之后，应当对他们说：“贤友们，我们已经自恣了；请尊者们按你们认为合适的去做吧。”诸比丘，如果那些制造纷争的、制造争吵的、制造争论的、制造空谈的、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就来到这个住处，那么，诸比

丘，本住的诸比丘应当为他们铺设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石，并应起身迎接，接过他们的钵与袈裟，用饮用水问候他们。然后，应散开到界外去进行自恣。自恣之后，应当对他们说：“贤友们，我们已经自恣了；请尊者们按你们认为合适的去做吧。”如果能这样做，那便很好。如果不能这样做，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本住比丘，应当知会本住的诸比丘：

“尊敬的贤友们，本住的诸比丘，请听我说。如果贤友们觉得时机合适，我们现在就举行伍波萨他，诵出巴帝摩卡。到了下个黑月分，我们再自恣。”诸比丘，如果那些制造纷争的、制造争吵的、制造争论的、制造空谈的、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对那些比丘这样说：“贤友们，好了！你们现在就对我们自恣吧！”那么，应当这样对他们说：“贤友们，对于我们的自恣，你们无权主导；我们暂时不会自恣。”诸比丘，如果那些制造纷争的、制造争吵的、制造争论的、制造空谈的、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待在那里直到那个黑月分，那么，诸比丘，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本住比丘，应当知会本住的诸比丘：

“尊敬的贤友们，本住的诸比丘，请听我说。如果贤友们觉得时机合适，我们现在就举行伍波萨他，诵出巴帝摩卡。到了下个白月分，我们再自恣。”诸比丘，如果那些制造纷争的、制造争吵的、制造争论的、制造空谈的、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对那些比丘这样说：“贤友们，好了！你们现在就该对我们自恣！”那么，应当这样对他们说：“贤友们，对于我们的自恣，你们无权主导；我们暂时不会自恣。”诸比丘，如果那些制造纷争的、制造争吵的、制造争论的、制造空谈的、在僧团中制造诤事的比丘，连那个白月分也待过去了，那么，诸比丘，所有的比丘都必须在下个白月分的“果目地”满月日，即使不情愿，也要进行自恣。

诸比丘，如果在那些比丘进行自恣时，一位生病的比丘中止了一位没有生病的比丘的自恣，应当这样对这位生病的比丘说：“这位尊者是病人。而且，世尊说，病人是没有能力接受质询的。贤友，请等待，直到你康复。等你康复了，如果愿意，你再去举发他。”如果尽管这样说了，他仍然要去举发，那么，由于他的不尊重，犯巴吉帝亚。诸比丘，如果在那些比丘进行自恣时，一位没有生病的比丘中止了一位生病的比丘的自恣，应当这样对这位没有生病的比丘说：“贤友，这位比丘是病人。而且，世尊说，病人是没有能力接受质询的。贤友，请等待，直到这位比丘康复。等他康复了，如果你愿意，你再去举发他。”如果尽管这样说了，他仍然要去举发，那么，由于他的不尊重，犯巴吉帝亚。诸比丘，如果在那些比丘进行自恣时，一位生病的比丘中止了另一位生病的比丘的自恣，应当这样对这位生病的比丘说：“尊者们都是

病人。而且，世尊说，病人是没有能力接受质询的。贤友，请等待，直到你们康复。等你康复了，如果你愿意，你再去举发那位康复的人。”如果尽管这样说了，他仍然要去举发，那么，由于他的不尊重，犯巴吉帝亚。诸比丘，如果在那些比丘进行自恣时，一位没有生病的比丘中止了一位没有生病的比丘的自恣，那么，僧团应当对这两人都进行询问和审查，依法作出处理后，再由僧团进行自恣。

争论论作者事终

145. 自恣摄 145. Pavāraṇāsaṅgaho

241 那时候，有一大群彼此亲近、友好的比丘，在憍萨罗国境内某个住处入雨安居。他们和合、融洽、没有争论地住在一起，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安乐住。那时，那些比丘心想：“我们和合、融洽、没有争论地住在一起，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安乐住。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自恣，可能会有比丘在自恣之后，出发去游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安乐住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就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大群彼此亲近、友好的比丘，在某个住处入雨安居。他们和合、融洽、没有争论地住在一起，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安乐住。在那里，如果那些比丘心里这样想：“我们和合、融洽、没有争论地住在一起，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安乐住。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自恣，可能会有比丘在自恣之后，出发去游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安乐住了。”诸比丘，我允许这些比丘作“自恣的综合处理”。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做：所有人都应该集合到一个地方。集合之后，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知会僧团：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我们和合、融洽、没有争论地住在一起，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安乐住。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自恣，可能会有比丘在自恣之后，出发去游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安乐住了。如果僧团觉得时机合适，请僧团作‘自恣的综合处理’：现在就举行伍波萨他，诵出巴帝摩卡，到了下个白月分的‘第四个月’满月日，再自恣。这是提案。”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我们和合、融洽、没有争论地住在一起，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安乐住。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自恣，可能会有比丘在自恣之后，出发去游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安乐住了。僧团正在作‘自恣的综合处理’：现在就举行伍波萨他，诵出巴帝摩卡，到了下个白月分的‘果目地’满月日，再自恣。哪位尊者同意作‘自恣的综合处理’：现在就举行伍波萨他，诵出巴帝摩卡，到了下个白月分的‘果目地’满月日，再自恣，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进行了自恣集会，现在将举行伍波萨他、诵出巴帝摩卡。等到白半月的拘牟底月，也就是第四个月的那个满月日时，将举行自恣。僧团对此认可，因此保持沉默，这件事就这样记下了。

诸比丘，假如那些比丘进行自恣集会时，有某位比丘这样说：“贤友，我想出发去地方游行，我在地方上有事要办。”那么应该这样对他说：“好的，贤友，你做完自恣再走吧。”诸比丘，如果那位比丘在做自恣时，对某位比丘搁置了自恣，就应该这样对他说：“贤友，你没有权对我这样做，我还没有做自恣呢。”诸比丘，如果那位比丘正要做自恣时，有某位比丘对他搁置了自恣，那么僧团应当审问、查究这两个人之后，依法让他们接受处置。诸比丘，如果那位比丘在地方上办好了那件事，又再次赶在拘牟底月第四个月满月日之前回到那个住所，而那时那些比丘正在做自恣，有某位比丘对他搁置了自恣，就应该这样对他说：“贤友，你没有权对我这样做，我已经做过自恣了。”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在做自恣时，那位比丘对某位比丘搁置了自恣，那么僧团应当审问、查究这两个人之后，依法让他们接受处置，完成自恣，然后再由僧团来进行自恣。

自恣摄终

自恣犍度第四

146. 其摄颂 146. Tassuddānaṃ

在憍萨罗国结束了雨安居，他们前往拜见导师。

他们过着如畜生般不安乐的共同生活，彼此随顺相处。

做自恣时，礼敬、甘马、病人与亲属。

国王、盗贼、赌徒，以及比丘的敌对者。

五人、四人、二人、一人，有犯、有疑、有忆念。

全体僧团有疑，多数相等与少数。

住寺者、十四日，两者因共住礼仪而为一众；

应当前往，非坐着进行，于给予清净欲时的自恣。

指正者，雷声已尽，自恣因雨中断；

他们不情愿，以我们为先，以及因病比丘的设置。

在什么情况下，是哪一种，以见、以闻、以疑；

指正者与被指正者，土喇咤亚罪，事的纷争；

自恣的摄受，以及无依止者进行自恣。

此篇集中有四十六事

自恣犍度终

5. 皮革犍度

5. Cammakkhandhako

147. 索纳·果离维萨事 147. Soṇakoḷivisavatthu

242 那时，佛世尊正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灵鹫山（Gijjhakūṭa）上。而就在那时候，摩揭陀国（Magadha）的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正统领着八万个村镇，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在那时候，瞻波（Campā）有一位名叫索纳（Soṇa）·国离维萨的长者之子，他生来娇贵，脚底下长着毛。后来，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召集了那八万村民，因为有些事情，就派了个使者去索纳·国离维萨那里传话说：让索纳来，我想见见索纳。于是，索纳·国离维萨的父母就对索纳·国离维萨说：“孩子索纳啊，国王想看你的脚。你可千万别把脚直接伸到国王面前。在国王面前，你就盘腿坐着。你坐着，国王就能看到你的脚了。”接着，他们就让人用轿子把索纳·国离维萨抬了去。索纳·国离维萨到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那里，向国王行礼后，就在国王面前盘腿坐了下来。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果然看见索纳·国离维萨的脚底下长着毛。然后，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给那八万村民讲解了现世的利益后，就打发他们走了，说：“朋友们，我已经为你们讲解了现世的利益。去吧，去拜见那位世尊吧。那位世尊将会为你们开示来世的利益。”

于是，那八万村民就朝着灵鹫山去了。那时，具寿萨嘎达（Sāgata）是世尊的侍者。那八万村民找到了具寿萨嘎达，对他说：“尊者，这里有八万村民前来，想拜见世尊。尊者，希望我们能获准面见世尊。”具寿萨嘎达说：“那么，诸位贤友，请先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去禀告世尊。”于是，就在那八万村民的注视下，具寿萨嘎达沉入了地面，然后出现在世尊面前，对世尊说：“世尊，有八万村民前来这里，想拜见世尊。世尊，现在是时候了吗？”世尊说：“那么，萨嘎达，你去精舍的背阴处铺个座位。”

“好的，世尊。”具寿萨嘎达答应后，就拿了把椅子，在世尊面前沉入地下，又在那些正看着的八万村民面前冒了出来，在精舍的背阴处铺好了座位。接着，世尊走出精舍，在铺好的座位上坐了下来。那八万村民便走近世尊，向世尊行礼后，坐在一旁。然而，这八万村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具寿萨嘎达身上，对世尊反而不那么关注。世尊知道了这八万村民的心思，就对具寿萨嘎达说：“那么，萨嘎达，你再展现更殊胜的上人法、神通变化给他们看吧。”

“好的，世尊。”具寿萨嘎达答应后，就升到空中，在虚空里经行、站立、坐下、卧躺，还冒烟、燃烧、隐身。具寿萨嘎达在空中展现了种种上人法的神通变化后，就头面礼足，伏在世尊脚下，对世尊说：“世尊是我的导师，我是弟子。世尊是我的导师，我是弟子。”这一下，那八万村民心想：“真是奇妙啊！真是不可思议啊！连弟子都有如此大神通、大威力，那导师该是何等伟大啊！”于是，他们的注意力便都集中到了世尊身上，不再像刚才那样关注具寿萨嘎达了。

这时，世尊知道了这八万村民的心念，便为他们次第说法，也就是说：讲布施的利益、持戒的利益、升天的利益，以及贪欲的过患、卑劣和杂染，并宣说了出离的功德。当世尊知道他们的心已变得柔软、温和、没有障碍、欢喜、净信的时候，就开示了诸佛最殊胜的教法：苦、集、灭、道。就像一块洁净、没有污点的布，能完美地吸收染料一样，就在那个座位上，这八万村民生起了远离尘垢、清净无染的法眼：“凡是有生起性质的东西，最终都会灭去。”他们已见法、得法、知法、深入法，超越了疑惑，消除了犹豫，获得了自信，不再依赖他人而住于导师的教法中。他们对世尊说：“太殊胜了，尊者！太殊胜了，尊者！就像把倒下的东西扶起来，把隐藏的东西显露出来，给迷路的人指明道路，在黑暗中举着油灯，让有眼睛的人能看见东西一样，世尊用种种方式阐明了法。我们从今日起，尽形寿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世尊，请接受我们为近事男。”

索纳的出家 Soṇassa pabbajjā

243 这时，索纳·果离维萨（Soṇa Koḷivīsa）心想：“从我理解世尊所宣说的法来看，一个生活在家里的人，想过完全圆满、完全清净、如磨过的贝壳般光洁的梵行生活，实在不容易。我不如剃除须发，穿上染色衣，从在家生活转入无家的出家生活吧。”随后，那八万村民对世尊的开示感到欢喜、随喜后，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世尊行礼，右绕而去。在那八万村民离开后不久，索纳·果离维萨就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行礼后，坐在一旁。他对世尊说：“世尊，从我理解您所宣说的法来看，一个生活在家里的人，想过完全圆满、完全清净、如磨过的贝壳般光洁的梵行生活，实在不容易。我想剃除须发，穿上染色衣，从在家生活转入无家的出家生活。世尊，请让我出家吧。”索纳·果离维萨就在世尊座下获得了出家，也获得了达上。受达上后不久，具寿索纳住在寒林（Sītavana）。他精进过度，在经行时，脚都磨破了，经行道上血迹斑斑，就像屠宰场一样。那时，具寿索纳独自静坐时，心里生起这样的念头：“世尊的弟子中，那些安住于精进修行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我的心仍未以不取而从

诸漏解脱。我家里还有财产，完全可以享用财富，也还能做功德。我不如还俗回去，既能享用财富，也能积德行善吧。”

于是，世尊来到具寿索纳的住处，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具寿索纳也向世尊行礼后，坐在一旁。世尊对坐在一旁的具寿索纳这样说：“索纳，你独自静坐时，是不是生起了这样的念头：‘世尊的弟子中，那些安住于精进修行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我的心仍未以不取而从诸漏解脱。我家里还有财产，完全可以享用财富，也还能做功德。我不如还俗回去，既能享用财富，也能积德行善’呢？”

“是的，世尊。”

“索纳，你觉得呢？你在家的时候，是不是擅长弹琵琶？”

“是的，世尊。”

“索纳，你觉得呢？当你把琵琶的弦调得过紧的时候，那时你的琵琶会发出声音、还能弹奏吗？”

“不会，世尊。”

“索纳，你觉得呢？当你把琵琶的弦调得过松的时候，那时你的琵琶会发出声音、还能弹奏吗？”

“不会，世尊。”

“索纳，你觉得呢？当你把琵琶的弦调得不松不紧、恰到好处的时候，那时你的琵琶会发出声音、还能弹奏吗？”

“是的，世尊。”

“索纳，正是如此：过度精进导致掉举，过度松懈导致懈怠。因此，索纳，你应当安立精进的平衡，通达诸根的平衡，并在其中把握其相。”具寿索纳回答世尊：“是的，世尊。”于是，世尊以此教诫教导了具寿索纳后——就像大力士伸展弯曲的手臂，或屈起伸直的手臂那样迅疾——便从寒林中，在具寿索纳面前消失，出现在灵鹫山上。此后不久，具寿索纳便安立了精进的平衡，通达了诸根的平衡，并在其中把握了其相。于是，具寿索纳独自远离、不放逸、精勤、专意而住，不久便以自身的证智，在现法中亲证、成就，安住于那无上梵行的终极目标——那正是善男子正确出家、由家而入无家所要成就的。他证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不再有后有。”具寿索纳便成为诸阿拉汉之一。

244 那时，已经成为阿拉汉的具寿索纳心想：“我现在应当到世尊面前，宣告自己的证悟。”他便去到了世尊那里。具寿索纳向世尊行礼后，坐在一旁，对世尊说：“世尊，那位是阿拉汉、已断除诸漏的比丘，他已住于终结，应作已作，放下了重担，达

到了自己的目标，完全灭尽了有的结缚，通过究竟了解而解脱。他会倾向于六种事物：倾向于出离，倾向于独处，倾向于无恼害，倾向于执取的灭尽，倾向于渴爱的灭尽，倾向于不迷惑。”

“不过，尊者，或许这里有某位具寿会这么想：‘看来这位具寿只是仅仅依靠信心，才倾向于出离的吧？’但尊者，事情不应该这么看。尊者，漏尽的比丘，梵行已立，该做的已经做了，不再看到自己还有什么该做的，也不会再去粉饰那些已做的事——因为贪的灭尽，他离了贪，所以倾向于出离；因为嗔的灭尽，他离了嗔，所以倾向于出离；因为痴的灭尽，他离了痴，所以倾向于出离。”

他接着说：“世尊，或许会有其他尊者这样想：‘这位尊者只是希求利养、恭敬、名誉，才倾向于独处的吧。’但世尊，不应该这样看。世尊，一位漏尽的比丘，已经安住于此，已经完成了该做的事，他看不到还有什么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或者还须要在已做之事上增添什么。正因为贪的灭尽，他无贪，所以倾向于独处；正因为嗔的灭尽，他无嗔，所以倾向于独处；正因为痴的灭尽，他无痴，所以倾向于独处。”

“不过，尊者，或许这里有某位具寿会这么想：‘看来这位具寿是把持戒禁取当成核心，才倾向于无恼的吧？’ 但尊者，事情不应该这么看。尊者，漏尽的比丘，梵行已立，该做的已经做了，不再看到自己还有什么该做的，也不会再去粉饰那些已做的事——因为贪的灭尽，他离了贪，所以倾向于无恼；因为嗔的灭尽，他离了嗔，所以倾向于无恼；因为痴的灭尽，他离了痴，所以倾向于无恼。”

“因为贪的灭尽，他离了贪，所以倾向于执取的灭尽；因为嗔的灭尽，他离了嗔，所以倾向于执取的灭尽；因为痴的灭尽，他离了痴，所以倾向于执取的灭尽。”

“因为贪的灭尽，他离了贪，所以倾向于渴爱的灭尽；因为嗔的灭尽，他离了嗔，所以倾向于渴爱的灭尽；因为痴的灭尽，他离了痴，所以倾向于渴爱的灭尽。”

“因为贪的灭尽，他离了贪，所以倾向于不迷；因为嗔的灭尽，他离了嗔，所以倾向于不迷；因为痴的灭尽，他离了痴，所以倾向于不迷。”

“尊者，像这样心得到正解脱的比丘，就算大量眼所能识知的色境闯入眼的领域，也没法占据他的心。他的心保持不混杂，住立、达到不动，并且他随观它们的坏灭。就算大量耳所能识知的声境……（中略）……鼻所能识知的香境……舌所能识知的味境……身所能识知的触境……意所能识知的法境闯入意的领域，也没法占据他的心；他的心保持不混杂，住立、达到不动，并且他随观它们的坏灭。尊者，就好比一座岩石山，实心、没有缝、没有窟窿、是一整块。就算从东方刮来猛烈的风雨，它也不会动摇、不会晃荡、不会震颠；从西方刮来猛烈的风雨……（中略）……从北

方……（中略）……从南方刮来猛烈的风雨，它也不会动摇、不会晃荡、不会震颤。尊者，正是这样，像这样心得到正解脱的比丘，就算大量眼所能识知的色境闯入眼的领域，也没法占据他的心；他的心保持不混杂，住立、达到不动，并且他随观它们的坏灭。就算大量耳所能识知的声境……（中略）……鼻所能识知的香境……舌所能识知的味境……身所能识知的触境……意所能识知的法境闯入意的领域，也没法占据他的心；他的心保持不混杂，住立、达到不动，并且他随观它们的坏灭。”

倾向于出离，以及内心的远离；

倾向于无恼，以及执取的灭尽。

于渴爱灭尽已倾向，于心的无迷乱也已倾向；

见到诸处的生起，心便正得解脱。

对于这位正确解脱、内心平静的比丘，

“已作之业无有积聚，应作之事不复存在。”

如同一整块坚固的岩石，不会被风吹动，

同样地，对于所有的色、声、香、味、触，

无论合意的法还是不合意的法，都无法动摇这样的一位安住者；

他的心稳固、彻底解脱，注视着它们的坏灭。

索纳·果离维萨事终

148. 双层等鞋的禁止 148. Diguṇādiupāhanapaṭikkhepo

245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善男子们就是应该像这样来记说自己，既讲清楚了意义，又没有抬高自己。然而，这里有一些愚人，他们记说自己，我觉得就像是闹着玩似的，结果后来却招来了懊恼。” 接着，世尊便对具寿索纳说：“索纳，你确实是细皮嫩肉的。索纳，我允许你穿一重底的鞋子。”“尊者，我放下了价值八十车队的黄金，从在家生活出家，进入非家生活，随从也是七腕尺高的。尊者，如果我穿上一重底的鞋子，就会有人这样说我：‘索纳·果离维萨放下了价值八十车队的黄金，从在家生活出家，进入非家生活，随从也是七腕尺高的。可他现在却执著于一重底的鞋子。’如果世尊允许比丘僧团穿，我也就穿；如果世尊不允许比丘僧团穿，我也就不穿。” 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先说了法，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穿一重底的鞋子。诸比丘，不可以穿两重底的鞋子；不可以穿三重底的鞋子；不可以穿多重底的鞋子。如果谁穿了，犯恶作。”

双层等鞋的禁止终

149. 全蓝色等的禁止 149. Sabbanīlikādipaṭikkhepo

246 那时，六群比丘穿着全蓝色的鞋……穿着全黄色的鞋……穿着全红色的鞋……穿着全深红色的鞋……穿着全黑色的鞋……穿着全大红红色的鞋……穿着全深红红色的鞋。人们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那些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着全蓝色的鞋……不该穿着全黄色的鞋，不该穿着全红色的鞋，不该穿着全深红色的鞋，不该穿着全黑色的鞋，不该穿着全大红红色的鞋，不该穿着全深红红色的鞋。谁穿了，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穿着蓝边的鞋，穿着黄边的鞋，穿着红边的鞋，穿着深红边的鞋，穿着黑边的鞋，穿着大红红边的鞋，穿着深红红边的鞋。人们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那些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着蓝边的鞋……不该穿着黄边的鞋，不该穿着红边的鞋，不该穿着深红边的鞋，不该穿着黑边的鞋，不该穿着大红红边的鞋，不该穿着深红红边的鞋。谁穿了，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穿着用山羊皮缝合的鞋……穿着用袋状皮革做的鞋，穿着边缘用皮革缠绕的鞋，穿着塞满棉花的鞋，穿着饰有鹧鸪羽毛的鞋，穿着饰有公羊角的鞋，穿着饰有山羊角的鞋，穿着饰有蝎子尾尖的鞋，穿着用孔雀羽毛扇状装饰的鞋，穿着杂色的鞋。人们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那些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着用山羊皮缝合的鞋……不该穿着袋状皮革的鞋，不该穿着边缘缠绕的鞋，不该穿着塞棉花的鞋，不该穿着鹧鸪羽毛饰的鞋，不该穿着公羊角饰的鞋，不该穿着山羊角饰的鞋，不该穿着蝎尾尖饰的鞋，不该穿着孔雀羽扇饰的鞋，不该穿着杂色的鞋。谁穿了，犯恶作。”

那时，六群比丘穿着用狮子皮镶边的鞋……穿着用虎皮镶边的鞋，穿着用豹皮镶边的鞋，穿着用鹿皮镶边的鞋，穿着用水獭皮镶边的鞋，穿着用猫皮镶边的鞋，穿着用黑鹿皮镶边的鞋，穿着用豺狼皮镶边的鞋。人们讥嫌、批评、指责说：“就像那些在家享受欲乐的人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着狮子皮镶边的鞋……不该穿着虎皮镶边的鞋，不该穿着豹皮镶边的鞋，不该穿着鹿皮镶边的鞋，不该穿着水獭皮镶边的鞋，不该穿着猫皮镶边的鞋，不该穿着黑鹿皮镶边的鞋，不该穿着豺狼皮镶边的鞋。谁穿了，犯恶作。”

全蓝色等的禁止终

150. 允许垂带鞋 150. Omukkaguṇaṅguṇūpāhanānujānanā

247 那时，世尊在午前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进入王舍城托钵乞食，有一位比丘作为随从沙门跟在后面。那位比丘一瘸一拐地，从后面跟着世尊。有一位在家居士，穿着多层底鞋，远远看见世尊走过来；看见后，他就穿上鞋走向世尊；走近后，顶礼世尊，然后走向那位比丘；走近那位比丘后，他顶礼比丘，然后问道：“尊者，您为什么一瘸一拐的？”

“朋友，我的脚裂了。”

“尊者，这里有些鞋，请拿去用吧。”

“朋友，不用了，世尊已经禁止穿多层底鞋了。”

“比丘，拿着这些鞋吧。”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说了与法相应的开示后，告诉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穿被人脱下的多层底鞋。但是，诸比丘，不可以穿新的多层底鞋。谁穿了，犯恶作。”

允许垂带鞋终

151. 内园中鞋的禁止 151. Ajjhārāme upāhanapaṭikkhepo

248 那时，世尊赤着脚在空地上经行。因为导师赤脚经行，长老诸比丘也都赤脚经行。六群比丘却在导师赤脚经行、长老诸比丘赤脚经行的时候，穿着鞋经行。那些少欲的诸比丘……他们讥嫌、批评、指责说：“怎么可以这样？六群比丘竟然在导师赤脚经行、长老诸比丘也赤脚经行的时候，穿着鞋经行。”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听说六群比丘真的在导师赤脚经行、长老诸比丘也赤脚经行的时候，穿着鞋经行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说：“诸比丘，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怎么可以在导师赤脚经行、长老诸比丘也赤脚经行的时候，穿着鞋经行呢？诸比丘，请看，那些在家白衣，为了谋生技艺的缘故，尚能对老师们保持恭敬、尊重、顺从共住。你们在这样善说的法和律中出家，却对老师、与老师同等的人，对亲教师、与亲教师同等的人，无恭敬、无尊重、不顺从共住，诸比丘，这应该是值得称道的吗？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呵责之后，说了与法相应的开示，然后告诉诸比丘说：“诸比丘，在老师、与老师同等的人，亲教师、与亲教师同等的人赤脚经行时，不应穿着鞋经行。谁那样经行，犯恶作。还有，诸比丘，不应在寺院范围内穿鞋。谁穿了，犯恶作。”

249 那时，有一位比丘患有脚甲病。诸比丘搀扶着他去大小便。世尊巡视房舍时，看见那些比丘搀扶着那位比丘去大小便，看见后，走近那些比丘，问他们说：“诸比丘，这位比丘得了什么病？”

“尊者，这位长老患有脚甲病，我们搀扶着他去大小便。”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说了与法相应的开示后，告诉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那些脚痛、脚裂或患有脚甲病的人穿鞋。”

那时，诸比丘没有洗脚就爬上床和椅子，把衣和床座都弄脏了。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我允许，诸比丘，当心想‘我现在要上床或坐椅子了’的时候，可以穿鞋。”

那时候，诸比丘在夜晚去伍波萨他堂和集会堂时，在黑暗中踩到了树桩和荆棘，脚都受伤了。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在寺院范围内穿鞋，也允许用火把、灯和手杖。”

内园中鞋的禁止终

152. 木屐等的禁止 152. Kaṭṭhapādukādipaṭikkhepo

250 那时候，六群比丘在夜晚天快亮时就起来，穿上高帮木屐，在露天处经行，发出很响的声音、很大的声音、咔嗒咔嗒的响声，还谈论着各种低级的话题，比如：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恐惧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床具论、花鬘论、香料论、亲戚论、车辆论、村庄论（Gāmakathā）、城镇论、城市论、地方论、女人论、英雄论、街巷论、井边论、亡者论、杂论、世间传说、海洋传说，以及有关存在与不存在的议论；他们踩到小虫子也把虫子弄死了，也扰乱了诸比丘的心，让他们不能入定。那些少欲的诸比丘……都嫌弃、责备、批评说：“六群比丘怎么能在夜晚天快亮时就起来，穿上高帮木屐，在露天处经行，发出很响的声音、很大的声音、咔嗒咔嗒的响声，还谈论着各种低级的话题，比如：国王论、盗贼论……乃至有关存在与不存在的议论，踩到小虫子也把虫子弄死了，还扰乱了诸比丘的心，让他们不能入定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听说六群比丘真的在夜晚天快亮时就起来，穿上高帮木屐，在露天处经行，发出很响的声音、很大的声音、咔嗒咔嗒的响声，还谈论着各种低级的话题，比如：国王论、盗贼论……乃至有关存在与不存在的议论，踩到小虫子也把虫子弄死了，还扰乱了诸比丘的心，让他们不能入定，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世尊

呵责之后，讲了法义，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许穿高帮木屐。如果谁穿了，犯恶作罪。”

后来，世尊在王舍城随意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向波罗奈城（Bārāṇasī）方向游行出发了。一路依次游行，最后到了波罗奈城。那时，世尊就住在波罗奈城的仙人降处鹿野苑（Migadāya）。那个时候，六群比丘因为世尊禁止了高帮木屐，就叫人割下嫩棕榈叶，用棕榈叶做鞋来穿；那些被割的嫩棕榈叶都枯萎了。人们嫌弃、责备、批评说：“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叫人割下嫩棕榈叶来做鞋穿呢？那些被割的嫩棕榈叶都枯萎了；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残害有单一感官的生命！”那些比丘听到了人们嫌弃、责备、批评的话。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听说六群比丘真的叫人割下嫩棕榈叶来做鞋穿，那些被割的嫩棕榈叶都枯萎了，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们……然后说：“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怎么可以叫人割下嫩棕榈叶来做鞋穿呢？那些被割的嫩棕榈叶都枯萎了。诸比丘，人们可是把树木看成有生命的。诸比丘，这样做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呵责之后，讲了法义，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许穿棕榈叶做的鞋。如果谁穿了，犯恶作罪。”

那时候，六群比丘因为世尊禁止了棕榈叶做的鞋，就叫人割下嫩竹子，用竹叶做鞋来穿。那些被割的嫩竹子都枯萎了。人们嫌弃、责备、批评说：“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叫人割下嫩竹子来做鞋穿呢？那些被割的嫩竹子都枯萎了；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残害有单一感官的生命！”那些比丘听到了人们嫌弃、责备、批评的话。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对诸比丘讲：“诸比丘，人们可是把树木看成有生命的……诸比丘，不许穿竹叶做的鞋。如果谁穿了，犯恶作罪。”

251 后来，世尊在波罗奈随意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向跋迪亚（Bhaddiya）城方向游行出发了。一路依次游行，最后到了跋迪亚城。那时，世尊就住在跋迪亚城的遮提亚树林里。那个时候，跋迪亚城的诸比丘沉迷于各种各样的鞋子装饰，他们自己做草鞋，也叫人做；自己做芦苇鞋，也叫人做；自己做香根草鞋，也叫人做；自己做棕榈叶鞋，也叫人做；自己做毛料鞋，也叫人做；自己做金合欢鞋，也叫人做。他们把教诫、提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些修行都给荒废了。那些少欲的诸比丘……都嫌弃、责备、批评说：“跋迪亚城的诸比丘怎么能沉迷于各种各样的鞋子装饰，自己做草鞋，也叫人做……乃至自己做金合欢鞋，也叫人做，把教诫、提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些修行都给荒废了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问：“诸比丘，听说跋迪亚城的诸比丘真的沉迷于各种各样的鞋子装饰，自己

做草鞋，也叫人做……乃至把教诫、提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些修行都给荒废了，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他们……然后说：“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怎么可以沉迷于各种各样的鞋子装饰，自己做草鞋，也叫人做……乃至把教诫、提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些修行都给荒废了呢？诸比丘，这样做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呵责之后……讲了法义，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许穿草鞋，不许穿芦苇鞋，不许穿香根草鞋，不许穿棕榈叶鞋，不许穿金合欢鞋，不许穿毛料鞋；不许穿金鞋，不许穿银鞋，不许穿摩尼珠鞋，不许穿琉璃鞋，不许穿水晶鞋，不许穿青铜鞋，不许穿玻璃鞋，不许穿锡鞋，不许穿铅鞋，不许穿铜鞋。如果谁穿了，犯恶作罪。还有，诸比丘，任何可以走路穿的鞋都不许穿，如果谁穿了，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三种在固定地方使用、不能穿着走路的鞋：厕所用的鞋、小便处用的鞋、洗手洗脚处用的鞋。”

252 后来，世尊在跋迪亚城随意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向舍卫城（Sāvatthī）方向游行出发了。一路依次游行，最后到了舍卫城。那时，世尊就住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那个时候，六群比丘在阿致罗筏底河（Aciravatī）里，对着正在渡河的牛，有的抓牛角，有的抓牛耳朵，有的抓牛脖子，有的抓牛尾巴，有的爬到牛背上，有的带着染污的心去碰牛的生殖器，还有的把小牛犊按到水里淹死。人们嫌弃、责备、批评说：“这些释迦族的沙门，怎么对正在渡河的牛，有的抓牛角……就像那些享受欲乐的在家人一样！”那些比丘听到了人们嫌弃、责备、批评的话。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问：“诸比丘，这是真的吗？……”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世尊呵责之后……讲了法义，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许抓牛的角，不许抓牛的耳朵，不许抓牛的脖子，不许抓牛的尾巴，不许爬到牛背上。如果谁爬上去，犯恶作罪。还有，诸比丘，不许带着染污的心去碰牛的生殖器，如果谁碰了，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不许淹死小牛犊，如果谁弄死了，要依法处置。”

木屐等的禁止终

153. 车乘等的禁止 153. Yānādipaṭikkhepo

253 那时候，六群比丘乘着车子出行，有时乘坐雌畜牵引、男子驾车的车，有时乘坐雄畜牵引、女子驾车的车。人们嫌弃、责备、批评说：“这就像恒河（Gaṅgā）节庆里的狂欢一样！”人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乘车出行。如果谁乘车了，犯恶作罪。”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在憍萨罗国（Kosala）的地方，正要

去舍卫城拜见世尊，在半路上生病了。于是，那位比丘离开大路，在一棵树下坐下。人们看到那位比丘，就对他说：“尊者，您要去哪里啊？”他说：“朋友，我要去舍卫城拜见世尊。”人们说：“来吧，尊者，我们带您去。”他说：“朋友，我不行了，我生病了。”人们说：“来吧，尊者，请上车吧。”他因为忧虑，说：“够了，朋友，世尊禁止了车子。”就没有上车。后来，那位比丘到了舍卫城，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又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生病的比丘乘车。”那时，诸比丘心里想：“是允许雌畜牵引的车，还是雄畜牵引的车呢？”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雄畜牵引的车，也允许手拉车。”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因为车子颠簸，感觉更加难受痛苦。人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轿子和担架。”

车乘等的禁止终

154. 高床大床的禁止 154. Uccāsayanamahāsayanapaṭikkhepo

254 那时候，六群比丘用着各种高大豪华的卧具，也就是这些：阿珊蒂床、长椅、长毛大毯、彩绣毯、纯白羊毛毯、羊毛花毯、有填充物的床垫、有刺绣的床罩、单面有毛的毯子、双面都有毛的毯子、丝织毯、丝绸毯、十六个舞女才能织成的大毛毯、象毯、马毯、车毯、羚羊皮拼毯、迦达利鹿皮特等毯、有华盖的床、两端都有红色头枕的床。人们在寺院里到处走动，看到了就讥嫌、批评、指责说：“这跟在家人享受五欲的人有什么两样。”他们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使用高大豪华的卧具，也就是：阿珊蒂床、长椅、长毛大毯、彩绣毯、纯白羊毛毯、羊毛花毯、有填充物的床垫、有刺绣的床罩、单面有毛的毯子、双面都有毛的毯子、丝织毯、丝绸毯、十六个舞女才能织成的大毛毯、象毯、马毯、车毯、羚羊皮拼毯、迦达利鹿皮特等毯、有华盖的床、两端都有红色头枕的床。如果谁用了，犯恶作罪。”

高床大床的禁止终

155. 一切皮革的禁止 155. Sabbacammapaṭikkhepo

255 那时候，六群比丘心想：“世尊禁止用高大豪华的卧具了。”他们就改用大型的兽皮，像狮子皮、老虎皮、豹子皮。这些皮有的剪成床铺大小，有的剪成椅子大小，有的铺在床里面，有的铺在床外面，有的铺在椅子里面，有的铺在椅子外面。人们在寺院里到处走动，看到了就讥嫌、批评、指责说：“这跟在家人享受五欲的人有什么两样。”他们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使用大型兽皮，像狮子皮、老虎皮、豹子皮。如果谁用了，犯恶作罪。”

那时候，六群比丘心想：“世尊禁止用大型兽皮了。”他们就改用牛皮。这些牛皮有的剪成床铺大小，有的剪成椅子大小，有的铺在床里面，有的铺在床外面，有的铺在椅子里面，有的铺在椅子外面。有一位恶比丘，跟一位恶男居士很熟。那时，那位恶比丘在午前穿好下衣，拿着钵和上衣，前往那位恶男居士的住处，到了以后，在铺好的座位上坐下。那位恶男居士就去见那位恶比丘，到了以后，向那位恶比丘礼敬，然后坐在一边。那时候，那位恶男居士有头小牛，很幼小，长相漂亮、好看、可爱、毛色斑驳，就像小豹子一样。那位恶比丘就很认真地盯着那头小牛看。于是，那位恶男居士对那位恶比丘说：“尊者，您为什么这么认真地盯着这头小牛看呢？” 恶比丘说：“朋友，我需要这头小牛的皮。” 那位恶男居士就杀了那头小牛，剥下皮来，送给了那位恶比丘。那位恶比丘用桑喀帝把那张皮包好就走了。那头母牛因为眷恋小牛，就紧跟着那位恶比丘，一步不离。其他比丘就问：“朋友，这头母牛为什么一步不离地跟着你呢？” 他说：“朋友们，我也不知道这头母牛为什么一步不离地跟着我。” 那时候，那位恶比丘的桑喀帝沾满了血。其他比丘又问：“朋友，你这件桑喀帝是怎么搞的？” 那位恶比丘就把这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说：“朋友，难道你指使了杀生吗？” 他说：“是的，朋友们。” 那些少欲知足的比丘就讥嫌、批评、指责说：“一个比丘怎么能指使杀生呢？难道世尊不是用了各种方法呵责杀生，赞叹离杀生吗？” 然后，那些比丘就把这事报告了世尊。

那时，世尊就以这个因缘、这个事情召集了比丘僧团，审问那位恶比丘：“比丘，听说你真的指使了杀生，是吗？” 那位恶比丘说：“是真的，世尊。” 世尊就呵责他说：“愚人，你怎么能指使杀生呢？愚人，难道我没有用各种方法呵责过杀生，赞叹过离杀生吗？愚人，这样做既不能让没生起信心的人生起信心……” 呵责之后，世尊作了一番法谈，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指使杀生。谁若指使，应按律法治罚。诸比丘，不应使用牛皮。谁若用了，犯恶作罪。而且，诸比丘，任何兽皮都不应用了。谁若用了，犯恶作罪。”

一切皮革的禁止终

156. 允许在家装饰等 156. Gihivikatānuññātādi

256 那时候，人们家里的床和椅子，有的是用皮革包的，有的是用皮条缠的。诸比丘因为有所顾虑，不敢去坐。他们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去坐在在家者制作的东西上，但是，不可以躺卧在上面。”

那时候，寺院里的僧房用皮绳绑着东西。诸比丘因为有所顾虑，不敢去坐。他们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去坐在仅仅用于绑缚的地方。”

那时候，六群比丘穿着鞋子进入村庄。人们在讥嫌、批评、指责说：“这跟在家人享受五欲的人有什么两样。”他们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着鞋子进入村庄。谁若进去，犯恶作罪。”

那时候，有一位比丘生病了，不穿鞋子他没办法进村。他们把这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生病的比丘穿着鞋子进村。”

允许在家装饰等终

157. 索纳·咕帝坎纳事 157. Soṇakuṭikaṇṇavatthu

257 那时，具寿玛哈咖佳亚那（Mahākaccāna）住在阿槃提（Avanti）的库拉拉伽拉，在帕帕塔卡山上。那时，在家信众索纳·咕帝坎纳（Soṇa Kuṭikaṇṇa），是具寿玛哈咖佳亚那的侍者。于是，在家信众索纳·咕帝坎纳来到具寿玛哈咖佳亚那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玛哈咖佳亚那礼敬，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在家信众索纳·咕帝坎纳，对具寿玛哈咖佳亚那这样说：“尊者，就我对具寿玛哈咖佳亚那所教导的法义的理解，要住在家里、过着如此拥挤的生活，去修习那种全然圆满、全然清净、表里一致的梵行，是不容易做到的。尊者，我想要剃除须发，穿上袈裟衣，从在家生活出家，进入无家的生活。尊者，请具寿玛哈咖佳亚那让我出家吧。”玛哈咖佳亚那说：“索纳啊，要一生都行孤眠、一食的梵行，是很困难的。这样吧，索纳，你继续留在这里过在家生活，专心致力于佛陀的教法，适时地修孤眠、一食的梵行吧。”于是，在家信众索纳·咕帝坎纳心中那股想出家的冲动，就暂时平息了下来。第二次，在家信众索纳·咕帝坎纳……（中略）……第三次，在家信众索纳·咕帝坎纳来到具寿玛哈咖佳亚那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玛哈咖佳亚那礼敬，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在家信众索纳·咕帝坎纳，对具寿玛哈咖佳亚那这样说：“尊者，就我对具寿玛哈咖佳亚那所教导的法义的理解，要住在家里、过着如此拥挤的生活，去修习那种全然圆满、全然清净、表里一致的梵行，是不容易做到的。尊者，我想要剃除须发，穿上袈裟衣，从在家生活出家，进入无家的生活。尊者，请具寿玛哈咖佳亚那让我出家吧。”于是，具寿玛哈咖佳亚那就让在家信众索纳·咕帝坎纳出家了。那时，阿槃提南路地区比丘稀少。具寿玛哈咖佳亚那在过了三年之后，费了很大功夫，好不容易才从各处聚集了十个比丘的僧团，为具寿索纳授了具足戒。

索纳·咕帝坎纳事终

158. 玛哈咖佳亚那的五种允许的显示 158. Mahākaccānassa pañcavaraparidassanā

那时，具寿索纳在雨安居结束后，独处静修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只是听说过那位世尊，他是这样的、那样的，但我还没亲眼见过他。如果我的亲教师允许，我想去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于是，具寿索纳在傍晚从静修处起来，来到具寿玛哈咖佳亚那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玛哈咖佳亚那礼敬，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具寿索纳，对具寿玛哈咖佳亚那这样说：“尊者，我独处静修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只是听说过那位世尊，他是这样的、那样的，但我还没亲眼见过他。如果我的亲教师允许，我想去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尊者，如果亲教师允许，我想去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玛哈咖佳亚那说：“很好，很好，索纳。你去吧，索纳，去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索纳，你将会见到那位世尊，他是令人信服的、令人喜悦的、诸根寂静的、心意寂静的、达到最高调御与寂静的、达到无上的、已调伏的、已防护的、诸根已制的、如龙象般的人。那么，索纳，你替我用头面礼敬世尊的双足，就说：‘尊者，我的亲教师具寿玛哈咖佳亚那用头面礼敬世尊的双足。’并且这样禀报：‘尊者，阿槃提南路地区比丘稀少，弟子在过了三年之后，费了很大功夫，好不容易才从各处聚集了十个比丘的僧团，得到了达上。愿世尊能允许在阿槃提南路地区，以更少人数的僧团授予达上。尊者，阿槃提南路地区土地黝黑坚硬，被牛蹄蹂躏破坏；愿世尊能允许在阿槃提南路地区，穿多层底的鞋子。尊者，阿槃提南路地区的人们注重沐浴，以水为净；愿世尊能允许在阿槃提南路地区，经常洗浴。尊者，阿槃提南路地区有铺地用的皮革，如绵羊皮、山羊皮、鹿皮。尊者，就像在中部地区有吉祥草、孔雀草、软草、灯心草一样，尊者，在阿槃提南路地区有的就是铺地用的皮革，如绵羊皮、山羊皮、鹿皮；愿世尊能允许在阿槃提南路地区，使用铺地用的皮革，如绵羊皮、山羊皮、鹿皮。现在，尊者，有人把衣服布施给外出的诸比丘，说：“我们将这件衣服布施给某某人。”那些受托的比丘回来后告知说：“贤友，某某人布施了衣服给你。”但那些比丘因为有所疑虑，不敢接受，心想：“别让这成为我们该舍而未舍的物品。”愿世尊能就衣服这件事，给予一个方便的开示。’”“是的，尊者。”具寿索纳答应了具寿玛哈咖佳亚那后，从座起身，向具寿玛哈咖佳亚那礼敬，右绕之后，收拾好住处，拿着钵和衣，就朝舍卫城出发了。他一站一站地走，最终来到了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他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旁。那时，世尊对具寿阿难（Ānanda）说：“阿难，为这位来客比丘安排住处吧。”于是，具寿阿难心想：“世尊吩咐我，‘阿

难，为这位来客比丘安排住处。’世尊是想和这位比丘同住一处，世尊是想和具寿索纳同住一处。”于是，他就在世尊所住的那个住处，为具寿索纳安排了床位。

258 那时，世尊在屋外过了大半夜，才进到住处里。具寿索纳也是在屋外过了大半夜，才进到住处里。于是，世尊在后夜黎明时分起身，对具寿索纳说：“比丘，你展现一下法吧，说说看。”

“是的，尊者。”具寿索纳答应了世尊，就用美妙的声音，完整地诵出了全部的《八颂经》。世尊在具寿索纳梵呗结束时，随喜赞叹道：“很好，很好，比丘。比丘，你掌握、善思惟、善持诵了这些《八颂经》。你也拥有优雅、流畅、没有瑕疵、能清晰传达义理的话语。比丘，你受戒多少年了？”

“世尊，我受戒一年。”世尊说：“比丘，那你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才来见我）呢？”具寿索纳回答：“尊者，我很久以前就看到了欲乐中的过患，只不过，在家生活是拥挤的，事务繁多，要做的杂事太多了。”于是，世尊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在那个时刻，诵出了这句感兴偈：

“看见了世间中的过患，了知了无执着的法；

圣者不乐于恶，清净者不乐于恶。”

其时，具寿索纳心想：“世尊对我表达了随喜。这正是我向世尊转达亲教师嘱咐的合适时机。”他便从座起身，把上衣搭在一肩，以头面顶礼世尊的双足，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的亲教师具寿玛哈咖佳亚那用头面礼敬世尊的双足，并这样禀报：‘阿槃提南路地区，尊者，比丘稀少。弟子在过了三年之后，费了很大功夫，好不容易才从各处聚集了十个比丘的僧团，得到了达上。愿世尊能允许在阿槃提南路地区，以更少人数的僧团授予达上。阿槃提南路地区，尊者，土地黝黑坚硬，被牛蹄蹂躏破坏；愿世尊能允许在阿槃提南路地区，穿多层底的鞋子。阿槃提南路地区，尊者，人们注重沐浴，以水为净；愿世尊能允许在阿槃提南路地区，经常洗浴。阿槃提南路地区，尊者，有铺地用的皮革，如绵羊皮、山羊皮、鹿皮。尊者，就像在中部地区有吉祥草、孔雀草、软草、灯心草一样，尊者，在阿槃提南路地区有的就是铺地用的皮革，如绵羊皮、山羊皮、鹿皮；愿世尊能允许在阿槃提南路地区，使用铺地用的皮革，如绵羊皮、山羊皮、鹿皮。现在，尊者，有人把衣服布施给外出的诸比丘，说：‘我们将这件衣服布施给某某人。’那些受托的比丘回来后告知说：‘贤友，某某人布施了衣服给你。’但那些比丘因为有所疑虑，不敢接受，心想：‘别让这成为我们该舍而未舍的物品。’愿世尊能就衣服这件事，给予一个方便的开示。’”

259 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为基础，做了相关的法义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阿槃提南路地区比丘稀少。我允许，诸比丘，在所有边地，以一位持律者为第五的团体授予达上。在这里，所谓的边地是指：在东方的方向上，有一个名叫伽姜伽罗（Gajaṅgalā）的城镇，过了那里是大沙罗树，再过去就是边地，这边是中部；在东南方的方向上，有一条名叫萨拉瓦底的河，过了那条河就是边地，这边是中部；在南方的方向上，有一个名叫色达甘尼卡的城镇，过了那里就是边地，这边是中部；在西方的方向上，有一个名叫图那的婆罗门村，过了那里就是边地，这边是中部；在北方的方向上，有一座名叫乌西拉达佳的山，过了那山就是边地，这边是中部。我允许在这些一切边地，穿多层底的鞋子。诸比丘，阿槃提南路地区人们注重沐浴、以水为净；我允许在一切边地经常洗浴。诸比丘，阿槃提南路地区有绵羊皮、山羊皮、鹿皮用作敷具；我允许在一切边地以绵羊皮、山羊皮、鹿皮作敷具。又，诸比丘，人们可能会把衣料布施给住在界外的比丘，说：‘我们把这件衣料布施给某某。’我允许接受它，并且在还没拿到手之前，不把它计入（衣的）期限。”

玛哈咖佳亚那的五种允许的显示终

皮革犍度第五

159. 其摄颂 159. Tassuddānaṃ

频婆娑罗王和索纳，伴随着八万大众；
具寿萨嘎达在灵鹫山上，展示了种种过人神通。
出家、精进、（脚）破裂；琴（弦譬喻）、单层底鞋；
青色的、黄色的、红色的，还有深红色的，以及纯黑色的。
大红色、深红色的鞋，以及带有皮带（边带）的鞋，均禁止穿用。
还有粗皮鞋、袋状鞋，以及棉花填充、鹧鸪羽毛饰、公羊角饰的鞋。
花斑皮的、孔雀纹的，还有狮子皮、老虎皮和豹子皮；
羚羊皮、水獭皮、猫皮，以及黑狼皮围边的。
还有裂开的鞋、木屐，以及洗过的、咔嗒作响的木桩鞋。
棕榈、竹和草，还有文若草、芦苇，以及某种棕榈。
莲花、毛毯、金的、银的、宝石，还有琉璃。
水晶、青铜和玻璃，还有铅、锡和铜。
母牛、车乘、生病的人，以及由人抬的轿子。
用大块皮革做床铺，而用牛皮做成的就是低劣的。

在家人用皮革绑结成的东西，能进入病人的住处。
玛哈咖佳亚那和索纳，用声音诵出了《八颂品》。
由五人授达上、多层底鞋、常浴；
当时许可了皮革敷具，但那还不算在僧团人数里；
导师为具寿索纳，给了我五项特别的开许。

此犍度中有六十三事

皮革犍度终

6. 药犍度

6. Bhesajjakkhandhako

160. 五种药论 160. Pañcabhesajjakathā

260 那时候，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当时，诸比丘受到秋季病的侵袭，他们喝的粥会吐出来，吃的饭也会吐出来。他们因此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世尊看见那些比丘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的样子，就问具寿阿难（Ānanda）：“阿难，为什么现在诸比丘这么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呢？” “尊者，现在诸比丘受到秋季病的侵袭，他们喝的粥会吐出来，吃的饭也会吐出来。他们因此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 那时，世尊在独处静坐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思考：“现在诸比丘受到秋季病的侵袭，他们喝的粥会吐出来，吃的饭也会吐出来。他们因此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我该允许诸比丘什么样的药呢？这药既要本身是药、又是世间所认可的药，能起到食物的作用，却又不会显现为粗劣的食物。”接着，世尊心里这样想：“有这五种药，也就是：熟酥、生酥、油、蜂蜜、糖浆。它们本身既是药，又是世间所认可的药，能起到食物的作用，却又不会显现为粗劣的食物。我不妨允许诸比丘这五种药，在适时受取之后，于适时服用。”之后，世尊在傍晚时分从静坐中起身，以这个因缘、这个事由，作了法语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刚才独自静坐时，心里生起了这样的思考：”现在诸比丘受到秋季病的侵袭，他们喝的粥会吐出来，吃的饭也会吐出来。他们因此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我该允许诸比丘什么样的药呢？这药既要本身是药、又是世间所认可的药，能起到食物的作用，却又不会显现为粗劣的食物。“接着，我心里这样想：”有这五种药，也就是：熟酥、生酥、油、蜂蜜、糖浆。它们本身既是药，又是世间所认可的药，能起到食物的作用，却又不会显现为粗劣的食物。“诸比丘，我允许这五种药，在适时受取之后，于适时服用。”

261 那时候，诸比丘将那五种药在适时受取后，于适时服用。他们连那些原本粗糙的食物都吃不下去，更别说是精心烹调过的美味了。他们既受秋季病的侵袭，又加上饮食不畅，在这双重影响下，变得更加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世尊看见那些比丘更加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

身，就问具寿阿难：“阿难，为什么现在诸比丘更加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呢？”“尊者，现在诸比丘将这五种药在适时受取后，于适时服用。他们连那些原本粗糙的食物都吃不下去，更别说是精心烹调过的美味了。他们既受秋季病的侵袭，又加上饮食不畅，在这双重影响下，变得更加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肤色暗黄、血管凸起布满全身。”当时，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由，作了法语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受取那五种药之后，不论在适时或非时都可以服用。”

262 那时候，生病的诸比丘需要油脂类的药。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这些油脂作为药——熊油、鱼油、鳄鱼油、猪油、驴油——在适时受取、适时煎熬、适时混合后，以油的方式服用。诸比丘，如果在非时受取、非时煎熬、非时混合后服用，犯三个恶作。诸比丘，如果在适时受取、非时煎熬、非时混合后服用，犯两个恶作。诸比丘，如果在适时受取、适时煎熬、非时混合后服用，犯一个恶作。诸比丘，如果在适时受取、适时煎熬、适时混合后服用，不犯。”

五种药论终

161. 根等药论 161. Mūlādibhesajjakathā

263 那时候，生病的诸比丘需要根类的药。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这些根作为药——姜黄、生姜、菖蒲、菖蒲根、阿提毘沙、苦味龙胆、香茅、巴达穆达咖，以及其他任何存在的根类药材，它们既不能达到嚼食的嚼食作用，也不能达到啖食的啖食作用——受取之后可以终生保存；有需要时就服用。没有需要而服用的人，犯恶作。”

那时候，生病的诸比丘需要用根类药材研磨成的粉末。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研钵和小研钵。”

那时候，生病的诸比丘需要煎煮类的药。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这些煎汁作为药——苦楝煎汁、库达佳煎汁、巴多拉煎汁、帕嘎瓦煎汁、纳达玛拉煎汁，以及其他任何存在的煎汁类药材，它们既不能达到嚼食的嚼食作用，也不能达到啖食的啖食作用——受取之后可以终生保存；有需要时就服用。没有需要而服用的人，犯恶作。”

那时候，生病的诸比丘需要叶类的药。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这些叶作为药——苦楝叶、库达佳叶、巴多拉叶、苏拉西叶、棉叶，以及其他任何存在的叶类药材，它们既不能达到嚼食的嚼食作用，也不能达到啖食的啖食作用……（中略）……”

那时候，生病的诸比丘需要果类的药。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这些果作为药——毕朗伽、荜茇、胡椒、诃子、毘鞞得迦、余甘子、郭塔果，以及其他任何存在的果类药材，它们既不能达到嚼食的嚼食作用，也不能达到啖食的啖食作用……（中略）……”

那时，病了的诸比丘需要树脂类的药物。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树脂类的药物——阿魏、阿魏胶、阿魏制剂、松节膏、松节叶、松节片、天然矿沥青，以及任何其他的树脂类药物。这些药物，不会在可咀嚼食方面达到可咀嚼食的作用，不会在可食用食方面达到可食用食的作用……（中略）……受取后，终身都可以储存；有需要时就可以用。如果没有需要却用了，犯恶作。

那时，病了的诸比丘需要盐类的药物。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盐类的药物——海盐、黑盐、岩盐、自然析出的盐、池盐，以及任何其他的盐类药物。这些盐，不会在可咀嚼食方面达到可咀嚼食的作用，也不会在可食用食方面达到可食用食的作用。受取之后，终身都可以保存；有需要时就可以用。如果没有需要却用了，犯恶作。

264 那时，具寿阿难的亲教师——具寿贝拉塔斯萨（Belaṭṭhasīsa），患了严重的粗皮肤病。他的袈裟被脓液粘在身上。诸比丘不断用水浸湿后，再把袈裟拉开。世尊巡察房舍时，看到那些比丘正在用水浸湿袈裟，再把它拉开。世尊走过去，问那些比丘：诸比丘，这位比丘生了什么病？诸比丘回答：尊者，这位具寿得了严重的粗皮肤病，袈裟被脓液粘在身上，我们正用水浸湿后，再把它拉开。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缘开示了一番法义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如果谁患有瘙痒、疮、流出脓水、严重的粗皮肤病，或者身体发出恶臭，我允许使用粉状药物。无病的比丘，可以使用干粪、陶土、煮过的染料水。诸比丘，我还允许使用捣臼和杵。

那时，病了的诸比丘需要筛过的粉末药物。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筛药粉的布。需要更细的。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滤药粉的布。

那时，有一位比丘得了非人引起的病。他的老师和亲教师照顾他，却没能治好他。比丘自己去了杀猪场，吃了生肉，喝了生血，那个非人引发的病就止息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得了非人引发的病，我允许吃生肉、喝生血。

265 那时，有一位比丘患了眼病。诸比丘协助他，带着他出来大小便。世尊巡察房舍时，看到那些比丘正领着那位比丘出来大小便。世尊走过去，问那些比丘：诸比丘，

这位比丘生了什么病？诸比丘回答：尊者，这位具寿患了眼病。我们得带着他出来大小便。于是，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缘开示了一番法义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眼药——黑眼药、味眼药、经眼药、赭石、铜钵盖。他们需要研调眼药的板子。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檀香、伽罗香、黑色须芒草、塔利树叶、广山姜。那时，诸比丘把粉末状的眼药放在碗里、碟子里，结果被碎草和灰尘沾污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专门装眼药的容器。

那时，六群比丘使用了各种高贵和低劣材料制成的眼药容器——金制的、银制的。人们批评、非难、讥嫌说：就像在家的享乐者一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该使用各种高贵和低劣材料制成的眼药容器。如果用了，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骨头、象牙、角、芦苇、竹、木、树脂、果壳、金属、螺钿制成的容器。

那时，眼药容器没有盖子，被碎草和灰尘沾污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配盖子。盖子掉下来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线绑住盖子，再绑在容器上。容器裂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线把它缝起来。

那时，诸比丘用手指涂眼药，眼睛不舒服。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眼药棒。”

那时，六群比丘持有各种高高低低的眼药棒——金的、银的。人们讥嫌、批评、非议说：“就像在家人享受欲乐一样。”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持有各种高高低低的眼药棒。如果谁持有，犯恶作。诸比丘，允许用骨头做的……（中略）……用砗磲做的。”

那时，眼药棒掉到地上，变得粗糙。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棒套。”

那时，诸比丘用手拿着眼药盒和眼药棒。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眼药袋。”没有肩带。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挂在肩上的系绳。”

266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Pilindavaccha）头部发热。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头部涂油。”但无法解决。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做鼻疗法。”鼻水滴流出来。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鼻管。”

那时，六群比丘持有各种高高低低的鼻管——金的、银的。人们讥嫌、批评、非议说：“就像在家人享受欲乐一样。”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持有各种高高低低的鼻管。如果谁持有，犯恶作。诸比丘，允许用骨头做的……（中略）……用砗磲做的。”他们不均匀地滴入鼻液。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双管鼻管。”仍然无法解决。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熏烟。”他们直接贴着灯芯吸烟，喉咙灼痛。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烟管。”

那时，六群比丘持有各种高高低低的烟管——金的、银的。人们讥嫌、批评、非议说：“就像在家人享受欲乐一样。”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许持有各种高高低低的烟管。如果谁持有，犯恶作。诸比丘，允许用骨头做的……（中略）……用砗磲做的。”

那时，烟管没有盖子，小虫爬进去。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盖子。”

那时，诸比丘用手拿着烟管。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使用烟管袋。”烟管相互摩擦受损。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使用分成两格的袋子。”没有肩带。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有肩带的系绳。”

267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患风病。医生们说：“应当熬制油。”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熬制油。”然而在熬制油的时候，需要加入酒。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在熬制的油中加入酒。”

那时，六群比丘熬制了酒放得太多的油，喝下那些油后醉了。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不应该饮用酒放得太多的油。如果谁喝了，应按规则处理。诸比丘，我允许饮用那种在熬制的油中，酒的颜色、气味和味道都尝不出来的油。”

那时，诸比丘有大量酒放得太多的油已经熬好。于是诸比丘心想：“对于酒放得太多的油，该如何处理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用意念将其决意为外敷用油。”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熬制了较多的油，但没有装油的容器。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三种葫芦容器：金属葫芦容器、木葫芦容器、果葫芦容器。”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患了关节风湿。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发汗治疗。”不见好转。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药草蒸气

浴。”不见好转。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大发汗疗法。”不见好转。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热药水疗法。”不见好转。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蒸汽浴室。”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患了关节风病。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放血。”不见好转。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放血后用角进行吸拔。”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的脚裂开了。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涂脚油。”不见好转。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制作软垫。”

那时，有位比丘生了脓肿病。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外科手术。需要用收敛药水。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收敛药水。需要用芝麻膏。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芝麻膏。需要用敷布。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敷布。需要用包扎伤口的布。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包扎伤口的布。伤口发痒。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撒上芥末粉。伤口流脓水。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做烟熏。伤口长出多余的肉芽。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盐块腐蚀切除。伤口不愈合。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伤口油。油往下流。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一切散开覆盖的伤口护理物。

268 那时，有位比丘被蛇咬了。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给与四种大污秽物：粪、尿、灰、土。接着，诸比丘心里想：是未受持的呢，还是应该受持？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有净人在场时，让他受持；没有净人在场时，可以自己拿了就用。

那时，有位比丘喝了毒药。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给他灌粪汤。接着，诸比丘心里想：这东西是未受持的，还是应该受持？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当正在处理时，他接受的那一刻，受持就已经完成了，不需要再次受持。

269 那时，有位比丘得了房屋热病。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让他喝凉稀饭。

那时，有位比丘消化不良，肚子发硬。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给他喝有食物成分的碱水。

那时，有位比丘得了黄疸病。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让他喝用尿泡的诃子。

那时，有位比丘患了皮肤腐烂病。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涂抹香膏。

那时，有位比丘身体积水肿胀。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喝泻药。需要清粥。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清粥。需要未加作的汤。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未加作的汤。需要浓稠的汤。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浓稠的汤。需要肉汤（性补剂）。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肉汤（性补剂）。

根等药论终

162. 毕林达·瓦恰事 162. Pilindavacchavatthu

270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在王舍城（Rājagaha）叫人平整山坡，想要造一个洞窟。当时，摩揭陀（Magadha）王斯尼耶·频婆娑罗（Bimbisāra）来到具寿毕林达·瓦恰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毕林达·瓦恰顶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对具寿毕林达·瓦恰说：“尊者，长老在叫人做什么呢？”

“大王，我在叫人平整山坡，想要造一个洞窟。”

“尊者，尊者需要一位净人吗？”

“大王，世尊还没有允许有净人。”

“那么，尊者，请您问过世尊以后告诉我。”具寿毕林达·瓦恰回答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说：“好的，大王。”接着，具寿毕林达·瓦恰以法义的开示教导、鼓励、鞭策、令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心生欢喜。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受到具寿毕林达·瓦恰以法义的开示教导、鼓励、鞭策、令心生欢喜之后，从座位上起身，向具寿毕林达·瓦恰顶礼，右绕之后离开了。

于是，具寿毕林达·瓦恰差人送信到世尊那里：“尊者，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想供养一位净人。尊者，我该怎么做呢？”那时，世尊就以这个因缘、这件事情，作了法义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有净人。”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第二次来到具寿毕林达·瓦恰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毕林达·瓦恰顶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对具寿毕林达·瓦恰说：“尊者，世尊允许有净人了吗？”

“是的，大王。”

“那么，尊者，我供养一位净人给尊者。”于是，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答应了给

具寿毕林达·瓦恰一位净人，却忘了，隔了很久才想起来。他叫来一位负责全面事务的大臣，问道："喂，我答应给尊者一位净人，那位净人给了吗？"

"大王，还没有给尊者净人。"

"喂，从那以来，过了多久了？"那位大臣计算了天数后，对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说："大王，已经过了五百天。"国王说："既然这样，喂，你就给尊者五百位净人吧。"那位大臣回答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说："好的，大王。"他就给了具寿毕林达·瓦恰五百位净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村庄。人们称它为"净人村"，也称它为"毕陵达村（Pilindagāma）"。

271 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在那个村子里是受供养着的。当时，具寿毕林达·瓦恰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了钵和衣，进入毕陵达村去托钵乞食。那时，那个村子正在举办节庆。小孩子们戴着装饰品和花鬘在玩耍。具寿毕林达·瓦恰在毕陵达村里挨家挨户次第乞食，来到某一位净人的住处。到了之后，坐在为他准备好的座位上。当时，那位净人的妻子的小女儿，看到别的小孩都戴着装饰品和花鬘，便哭着说："给我花鬘，给我装饰品。"那时，具寿毕林达·瓦恰就对那位净人的妻子说："这小女儿为什么哭呢？"

"尊者，这个小女儿看见别的小孩都戴着装饰品和花鬘，所以哭着说：'给我花鬘，给我装饰品。'我们这种穷人，哪里来的花鬘，哪里来的装饰品呀？"于是，具寿毕林达·瓦恰拿了一个草环，对那位净人的妻子说："来，你把这个草环戴在这小女儿的头上吧。"那位净人的妻子接过那个草环，戴在了小女儿的头上。它立刻变成了一条金色的花鬘，非常美丽、赏心悦目、令人欢喜；连国王后宫里的金花鬘都比不上它。人们向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报告说："大王，某净人的家里有一条金花鬘，非常美丽、赏心悦目、令人欢喜；连大王您后宫里的金花鬘都比不上它。他一个穷人，是从哪里得来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偷来的。"

于是，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下令把那净人一家都绑了起来。第二次，具寿毕林达·瓦恰又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了钵和衣，进入毕陵达村去托钵乞食。在毕陵达村里挨家挨户次第乞食时，来到那位净人的住处。到了之后，问邻居们说："这净人一家去哪儿了？"

"尊者，就因为那条金花鬘，国王下令把他们一家都绑走了。"于是，具寿毕林达·瓦恰就来到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的王宫。到了之后，坐在为他准备好的座位上。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来到具寿毕林达·瓦恰那里。到了之后，向具寿毕林达·瓦恰顶礼，然后坐在一边。具寿毕林达·瓦恰对坐在一边的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说："大

王，为什么下令绑了那净人一家呢？”

“尊者，那个净人的家里有一条金花鬘，非常美丽、赏心悦目、令人欢喜；连我们后宫里的金花鬘都比不上它。他一个穷人，是从哪里得来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偷来的。”这时，具寿毕林达·瓦恰把那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的宫殿，用神通意解为金的；它便全部变成了金的。他对国王说：“大王，那你这么多金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国王心想：“尊者，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尊者您的神通威力啊！”于是他下令释放了那净人一家。

人们满怀欣喜和净信地说：“据说尊者毕林达·瓦恰，当著国王和大众的面，显示了超越凡夫的神通奇迹。”他们为具寿毕林达·瓦恰送去了五种药，也就是：熟酥、生酥、油、蜂蜜、糖浆。而具寿毕林达·瓦恰本来就经常得到这五种药；他得到的，就都分给大众。而他的这些随众们又是乐于多积储东西的人，得到以后就把它们装满在桶里、罐里存放起来；装满在滤网里、袋子里，挂在窗户上。那些药就悬在那儿，漏得到处都是。老鼠们也在寺院里窜来窜去。人们游走参观寺院时看到了，便讥嫌、批评、到处说闲话：“这些释迦族的沙门，就像是摩揭陀王斯尼耶·频婆娑罗一样，库房里东西真多！”诸比丘听到了那些人们的讥嫌、批评、到处说闲话。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也讥嫌、批评、到处说闲话：“诸比丘怎么能这样多积储东西呢？”于是，那些比丘们用种种方式严厉谴责后，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据说诸比丘真的这样多积储东西吗？”

“世尊，是真的。”世尊严厉谴责后，作了法义的开示，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那些属于病诸比丘可以储藏的药品，也就是：熟酥、生酥、油、蜂蜜、糖浆，在接受了这些东西之后，最长可以存放七天，并在七天内食用。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就应当按照法来处置。”

毕林达·瓦恰事终

允许药诵分第一终

163. 允许糖等 163. Guḷādianujānanā

272 接着，世尊在舍卫城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向王舍城的方向游化而去。在中途路上，具寿坎卡雷瓦达（Kaṅkhārevata）看见了一个制糖作坊，把米粉和灰也放进糖里去。他看见后，心里起了疑虑，认为：“这糖掺了食物，不清净了，不能在非时吃这糖。”于是，他以及他的随众们，就都不吃糖。那些认为他所说该听的人，也都不吃糖。他们把事情禀告了世尊。世尊问道：“诸比丘，他们为了什么目的，把

米粉和灰也放进糖里去呢？”

“世尊，为了让糖凝固。”世尊说：“诸比丘，如果是为了让糖凝固而把米粉和灰放进糖里，那它还是叫作糖。诸比丘，我允许你们随意地吃这糖。”

途中，具寿坎卡雷瓦达又在粪便中看见长出了绿豆。看见后，他起了疑虑：“绿豆是不清净的，因为煮熟的绿豆也会生长。”于是，他以及他的随众们，就都不吃绿豆。那些认为他所说该听的人，也都不吃绿豆。他们把事情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即使煮熟的绿豆也会生长。诸比丘，我允许你们随意地吃绿豆。”

273 那时，有一位比丘患了腹痛病。他喝了咸酸粥，他的腹痛病就好了。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有病的人喝咸酸粥；没病的人，可以用水冲淡后作为饮料来喝。”

允许糖等终

164. 雨中等禁止论 164. Antovuṭṭhādipaṭikkhepakathā

274 那时，世尊次第游行，来到了王舍城。世尊就住在王舍城的竹林松鼠喂养处。在那时候，世尊患了胃风病。那时，具寿阿难心想：“以前世尊的胃风病，用三料粥能缓解。”于是，他自己去讨了芝麻、米和绿豆，放在室内，自己在室内煮好后，呈给世尊，说：“世尊，请喝三料粥。”如来们是明知故问，或者明知而不问；是在适当的时间问，或者在适当的时间不问；如来们是问有意义的事，不问无意义的事。对于无意义的事，如来们已经断了桥梁。诸佛世尊用两种方式反问诸比丘：“我们是要说法呢，还是要为弟子们制定学处呢？”那时，世尊对具寿阿难说：“阿难，这粥是从哪里得来的？”于是，具寿阿难就把这件事的缘由告诉了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阿难，这不合适，不随顺，不相称，不是沙门所为，不如法，不应该做。阿难，你怎么能致力于这种事呢？阿难，凡是放在室内的，那也不如法；凡是在室内煮的，那也不如法；凡是自己煮的，那也不如法。阿难，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中间省略）呵责之后，世尊说法，然后对诸比丘说道：“诸比丘，不应受用放在室内的、在室内煮的、自己煮的。如果受用的话，犯恶作。诸比丘，如果是放在室内的、在室内煮的、自己煮的，而且你受用了它，那就犯三个恶作。诸比丘，如果是放在室内的、在室内煮的、由他人煮的，而且你受用了它，那就犯两个恶作。诸比丘，如果是放在室内的、在外面煮的、自己煮的，而且你受用了它，那就犯两个恶作。诸比丘，如果是放在外面的、在室内煮的、自己煮的，而且你受用了它，那就犯两个恶作。诸比丘，如果是放在室内的、在外面煮的、由他人煮的，而且你受用了它，那就犯一个

恶作。诸比丘，如果是放在外面的、在室内煮的、由他人煮的，而且你受用了它，那就犯一个恶作。诸比丘，如果是放在外面的、在外面煮的、自己煮的，而且你受用了它，那就犯一个恶作。诸比丘，如果是放在外面的、在外面煮的、由他人煮的，而且你受用了它，那就无罪。”

在那时候，诸比丘因为“世尊禁止了自煮”，对于再次加热感到疑虑。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再次加热。”

在那时候，王舍城发生了饥荒。人们把盐、油、米、嚼食带到寺院里。诸比丘把这些东西放在外面保存；拾荒者来吃，盗贼来偷。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放在室内。”放在室内后，他们在外面煮。有调驯者（在家人）围观。诸比丘感到不安而不受用。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在室内煮。”在饥荒时，净人们大多把食物拿走，给诸比丘的却很少。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自己煮。诸比丘，允许放在室内的、在室内煮的、自己煮的。”

雨中等禁止论终

165. 已取的受取 165. Uggahitapaṭiggahaṇā

275 那时，有众多比丘在迦尸地方雨安居结束后，正前往王舍城拜访世尊。在路途中，他们没能获得粗糙或精致食物的充分饱足；沿途有很多可以嚼食的水果，却没有净人。于是，那些疲惫的诸比丘来到王舍城竹林松鼠喂养处，来到世尊跟前。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旁。这是诸佛世尊的惯例，要与客来诸比丘寒暄。那时，世尊就这样对那些比丘们说：“诸比丘，还堪忍吗？还过得去吗？你们远道而来，不是很疲惫吧？诸比丘，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世尊，还堪忍，还过得去。尊者，我们这些人在迦尸地方雨安居结束后，正前往王舍城拜访世尊。在路途中，我们没能获得粗糙或精致食物的充分饱足；当时有很多可以嚼食的水果，却没有净人。因此，我们很疲惫地远道而来。”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由说法后，对诸比丘说道：“诸比丘，允许在见到可以嚼食的水果，而没有净人的情况下，自己拿取、携带，见到净人后，放在地上，请其接受（作净）后，再受用。诸比丘，允许接受（以这种方式）取来的东西。”

276 在那时候，有一位婆罗门，他的新芝麻和新蜂蜜收获了。当时，这位婆罗门心里想：“不如我把这些新芝麻和新蜂蜜，供养给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于是，这位婆罗门来到世尊跟前，到了之后，与世尊互相问候，进行了友好、令人难忘的交谈后，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这位婆罗门对世尊这样说：“请乔达摩尊者（Gotama）接

受我明天的饭食，连同比丘僧团一起。”世尊以沉默表示同意。那时，这位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了，就离开了。随后，那位婆罗门在那天夜晚过后，准备了精致的嚼食和啖食，然后派人去通知世尊：“乔达摩尊者，时机到了，饭食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前往那位婆罗门的住处。到了之后，在敷设的座位上坐下，与比丘僧团一起。那时，那位婆罗门亲手以精致的嚼食和啖食，供奉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他们饱足、满意。当世尊吃完饭，手离开钵时，那位婆罗门坐在一旁。世尊对坐在一旁的这位婆罗门，以法义开示、劝导、激励、令其欢喜后，从座位上起身离去。

就在世尊离开后不久，那位婆罗门心里想：“我为了那些缘由，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说是要供养新芝麻和新蜂蜜，我却忘了供养。不如我让人把新芝麻和新蜂蜜用瓶罐送到寺院去。”于是，那位婆罗门让人把新芝麻和新蜂蜜用瓶罐送到寺院后，来到世尊跟前，到了之后，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这位婆罗门对世尊这样说：“乔达摩尊者，我为了那些缘由，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说是要供养新芝麻和新蜂蜜，我却忘了供养。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的新芝麻和新蜂蜜。”世尊说：“那么，婆罗门，你就给诸比丘吧。”在那时候，正值饥荒，即使很少的东西，诸比丘也邀请回供或考虑后拒绝，而且整个僧团都已经是（受食后）拒绝的状态。诸比丘感到疑虑，不敢接受。世尊说：“诸比丘，接受吧，受用吧。诸比丘，允许已食已足的比丘，受用那种从那里拿出来的、非残食的食物。”

已取的受取终

166. 允许已受取等 166. Paṭiggahitādianujānanā

277 在那时候，具寿伍巴南达（Upananda）释迦子的护持家庭，派人送来了为僧团准备的嚼食，说：“要给伍巴南达尊者过目后，再给僧团。”当时，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进村子去托钵乞食了。那时，那些人来到寺院问诸比丘：“尊者，伍巴南达尊者在哪？”

“贤友，那位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进村子托钵乞食去了。”

“尊者，这些嚼食是要给伍巴南达尊者过目后，再给僧团的。”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世尊说：“那么，诸比丘，你们就接受并存放起来，直到伍巴南达回来。”然而，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在饭前拜访了一些家庭，到了白天才回来。在那时候，正值饥荒，即使很少的东西，诸比丘也邀请回供或考虑后拒绝，而且整个僧团都已经是

（受食后）拒绝的状态。诸比丘感到疑虑，不敢接受。世尊说：“诸比丘，接受吧，受用吧。诸比丘，允许已食已足的比丘，受用在饭前接受的、非残食的食物。”

278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心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向舍卫城出发游行。次第游行，来到了舍卫城。世尊就住在舍卫城的祇树林给孤独（Anāthapiṇḍika）长者园中。在那时候，具寿舍利弗（Sāriputta）患了身体发热的病。那时，具寿大目健连来到具寿舍利弗跟前，到了之后，对具寿舍利弗这样说：“舍利弗贤友，你以前身体发热的病，是用什么来缓解的？”

“贤友，是用莲藕和莲根。”于是，具寿大目健连就如同一个强壮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一样，在祇树林消失了，出现在曼达琪尼池的岸边。有位龙象远远地看到具寿大目健连走来，看到后，对具寿大目健连这样说：“尊者大目健连，请过来。欢迎您，大目健连尊者。尊者，您需要什么？我供养什么？”

“贤友，我需要莲藕和莲根。”于是，那位龙象吩咐另一头龙象说：“那么，喂，给尊者足量的莲藕和莲根。”于是，那头龙象潜入曼达琪尼池，用鼻子拔取莲藕和莲根，仔细清洗干净后，捆成一捆，然后来到具寿大目健连跟前。那时，具寿大目健连，就如同一个强壮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一样，在曼达琪尼池的岸边消失了，出现在祇树林。那头龙象也在曼达琪尼池的岸边消失了，出现在祇树林。然后，那头龙象请具寿大目健连接受了莲藕和莲根；之后，它就在祇树林消失了，又出现在曼达琪尼池的岸边。于是，具寿大目健连把莲藕和莲根呈给具寿舍利弗。具寿舍利弗吃了莲藕和莲根后，身体发热的病就减轻了。还剩下很多莲藕和莲根。在那时候，正值饥荒，即使东西很少，诸比丘也邀请回供，或考虑之后拒绝，而且整个僧团都已经是（受食后）拒绝的状态。诸比丘感到疑虑，不敢接受。世尊说：“诸比丘，接受吧，受用吧。诸比丘，允许已食已足的比丘受用来自森林、来自池沼的、非残食的食物。”

那时，在舍卫城出现了大量可咀嚼的水果，但却没有持净的人。诸比丘因而心存疑虑，没有食用那些水果。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食用无种子、已发芽的种子而未作净的水果。”

允许已受取等终

167. 刀手术禁止论 167. Satthakammapaṭikkhepakathā

279 那时，世尊在舍卫城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往王舍城方向游化。一路渐次游化，到达了王舍城，就住在那里的竹林迦兰陀园（Kalanda）。当时，有一位比丘患

了痔瘘的病。一位名叫阿迦沙果答的医生正在给他做手术。那时，世尊巡视住处，走到那位比丘的寮房附近。阿迦沙果答医生看见世尊从远处走来，就对他说道：“来吧，乔达摩尊者，请看这位比丘的排便处，就像蜥蜴的嘴巴一样。” 当时，世尊心想：“这个愚人是在嘲弄我。” 于是立即从那里转身返回。以此事为因缘、以此事为事由，世尊集合了比丘僧团，问诸比丘说：“诸比丘，据说在某个寮房里有一位生病的比丘，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诸比丘，那位比丘得了什么病？”“尊者，那位具寿患了痔瘘，阿迦沙果答医生在给他做手术。” 佛陀世尊呵斥道：“诸比丘，这愚人的行为不合适、不相称、不庄重、不是沙门所应为、不符合净法、不应做。诸比丘，这个愚人怎么可以让人在私密处做手术呢？诸比丘，私密处的皮肤细嫩，伤口难以愈合，手术难以处理。诸比丘，这不是令未信者生信……（中略）……” 呵斥之后，世尊说法，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允许在私密处做手术。如果做了，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罪。”

当时，六群比丘心想：“世尊禁止了手术。” 便让人做灌肠疗法。那些少欲的诸比丘纷纷非难、指责、呵斥：“六群比丘怎么可以让人做灌肠疗法呢？” 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据说六群比丘让人做灌肠疗法，是真的吗？”“是真的，世尊。” ……诃斥、说法之后，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允许在私密处附近两指范围内做手术或做灌肠疗法。如果做了，犯土喇咤亚罪。”

刀手术禁止论终

168. 人肉禁止论 168. Manussamaṃsapaṭikkhepakathā

280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往波罗奈城（Bārāṇasī）方向游化。一路渐次游化，到达了波罗奈城，就住在那里的仙人堕处（Isipatana）鹿野苑（Migadāya）。当时，在波罗奈城，有一位名叫苏毗亚的居士和一位名叫苏毗亚的居士女，他们两人都深信佛法，乐善好施，护持僧团。当时，苏毗亚居士女来到寺院，挨着一个个寮房、一处处院落探访，问诸比丘说：“尊者，哪一位生病了？需要为他带些什么东西来呢？” 那时，有一位比丘喝了泻药。于是，那位比丘就对苏毗亚居士女说：“贤妹，我喝了泻药，我需要一块敷料。”“好的，尊者，我会让人送来的。” 她回到家，吩咐一位仆人：“喂，你去找一块自落肉来。”“是的，女主人。” 那个人答应了苏毗亚居士女，找遍了整个波罗奈城，也没见到自落肉。于是，那个人就去到苏毗亚居士女那里，对她说：“女主人，没有自落肉，今日是禁杀日。” 这时，苏毗亚居士女心想：“那位生病的比丘如果得不到敷料，病情可能会加重，甚至有生

命危险。我既然答应了，却不让人送到，这实在不合适。” 于是，她拿起刀子，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交给一位婢女说：“来，你把这个肉处理好，送到某处寮房给那位生病的比丘。如果有人问起我，你就说‘她生病了’。” 她用上衣裹住大腿，走进内室，躺在了床上。后来，苏毗亚居士回到家中，问那个婢女：“苏毗亚在哪里？”“主人，她躺在内室里。” 于是，苏毗亚居士去到苏毗亚居士女那里，问道：“你为什么躺着？”“我病了。”“你得了什么病？” 苏毗亚居士女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苏毗亚居士。苏毗亚居士心想：“真是稀有啊！真是奇妙啊！苏毗亚有如此的信心，如此的净信，竟能把自己的肉都布施出去！对她来说，还有什么不能布施的呢？” 他满怀喜悦、兴高采烈地来到世尊那里，顶礼后坐在一旁，对世尊说：“尊者，恳请世尊和比丘僧团明天接受我供养的饭食。” 世尊默然应允。苏毗亚居士知道世尊已接受，便起座顶礼，右绕离去。过了那夜，苏毗亚居士备办了上等的嚼食和啖食，然后派人去告诉世尊时间：“尊者，时间到了，饭食已经备好。” 那时，世尊在上午穿好下衣，拿着衣钵，与比丘僧众一起来到苏毗亚居士的住处，在敷设好的座位上坐下。苏毗亚居士来到世尊那里，顶礼后站在一旁。世尊对站在一旁的苏毗亚居士说：“苏毗亚在哪里？”“世尊，她身体不适。”“那么，让她过来吧。”“世尊，她起不来。”“即使要抬，也把她带来吧。” 于是，苏毗亚居士扶持着苏毗亚居士女把她带来了。她见到世尊的那一刻，那个大伤口就愈合了，长出了细嫩完好的皮肤和毛发。那时，苏毗亚居士和苏毗亚居士女心想：“真是稀有啊！真是奇妙啊！如来有如此的大威神力、大神变！一见到世尊，这个大伤口就愈合了，长出了细嫩完好的皮肤和毛发！” 他们满怀喜悦、兴高采烈地亲手将上等的嚼食和啖食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大家饱足。当世尊用餐完毕，将手从钵上移开后，他们坐到一旁。随后，世尊为苏毗亚居士和苏毗亚居士女说法，教导、鼓励、使欢喜之后，从座起身离去。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集合比丘僧团后告诸比丘

世尊问诸比丘：“诸比丘，是谁向苏毗亚居士女乞求了肉？” 这样问时，那位比丘对世尊说：“尊者，是我向苏毗亚居士女乞求了肉。”“比丘，她送来了吗？”“送来了，世尊。”“比丘，你吃了没有？”“我吃了，世尊。”“比丘，你审察了没有？”“世尊，我没有审察。” 佛陀世尊呵斥道：……“愚人！你怎么能不审察就吃肉呢？愚人！你吃的是人肉啊！愚人！这不是令未信者生信……” 诃斥、说法之后，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有些人信心虔诚、内心净信，他们甚至能布施自己的

肉。诸比丘，不允许吃人肉。如果吃了，犯土喇吒亚。而且，诸比丘，不允许不审察就吃肉。如果不审察就吃，犯恶作罪。”

人肉禁止论终

169. 象肉等禁止论 169. Hatthimaṃsādipaṭikkhepakathā

281 当时，国王的大象死了。在饥荒时，人们吃象肉，也把象肉给了正在托钵乞食的诸比丘。诸比丘吃了象肉。人们非难、指责、呵斥说：“沙门释迦子怎么能吃象肉呢？大象是国王的财产，如果国王知道了，一定不会对他们满意的。” 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不允许吃象肉。如果吃了，犯恶作罪。”

当时，国王的马死了。在饥荒时，人们吃马肉，也把马肉给了正在托钵乞食的诸比丘。诸比丘吃了马肉。人们非难、指责、呵斥说：“沙门释迦子怎么能吃马肉呢？马是国王的财产，如果国王知道了，一定不会对他们满意的。” 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不允许吃马肉。如果吃了，犯恶作罪。”

当时，在饥荒中，人们吃狗肉，也把狗肉给了正在托钵乞食的诸比丘。诸比丘吃了狗肉。人们非难、指责、呵斥说：“沙门释迦子怎么能吃狗肉呢？狗是污秽可恶的。” 他们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不允许吃狗肉。如果吃了，犯恶作罪。”

那时正逢饥荒，人们食用蛇肉；诸比丘在托钵乞食时，人们也把蛇肉给了他们。诸比丘便食用了蛇肉。人们讥嫌、批评、指责道：“沙门释迦子怎么能食用蛇肉呢？蛇是令人厌恶、让人反感的呀！”蛇王善见也来到世尊那里，到达后，向世尊礼敬，站在一边。站在一边的蛇王善见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有些龙没有信心、不怀净信，他们可能会因极小的事情而骚扰诸比丘。尊者，愿圣者们不要食用蛇肉。”于是，世尊以法义开示、劝导……（中略）……蛇王善见右绕世尊后离去。那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缘作了一番法义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食用蛇肉。若食用者，犯恶作。”

那时，猎人们杀了狮子，食用狮肉，托钵乞食的诸比丘，他们给了狮肉。诸比丘吃了狮肉后，住在林中。狮子们循着狮肉的气味，前去攻击诸比丘。这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应食用狮肉。若食用者，犯恶作。”

那时，猎人们杀了老虎……（中略）……杀了豹……（中略）……杀了熊……（中略）……杀了鬣狗，食用鬣狗肉，给托钵乞食的诸比丘鬣狗肉。诸比丘吃了鬣狗肉后，住在林中。鬣狗们循着鬣狗肉的气味，前去攻击诸比丘。这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不应食用鬣狗肉。若食用者，犯恶作。”

象肉等拒绝论终

170. 允许粥蜜丸 170. Yāgumadhugoḷakānujānanā

282 那时，世尊在波罗奈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向安达卡宾达方向游行而去。那时，乡间的人们将许多盐、油、米、嚼食装载到车上，紧跟在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后面，心想：“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我们就供饭。”此外还有大约五百位“残食者”（食客）。那时，世尊次第游行，来到了安达卡宾达。当时，有位婆罗门还未轮到，他心想：“我跟随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已经两个月了，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轮到我，我就供饭’，可至今还没轮到我。我只孤身一人，家里的俗务却耽搁了很多。我何不去检查一下供食处，看看还缺什么，就把它准备起来。”于是，那位婆罗门去检查供食处，发现有一样东西没有——粥和蜜丸。于是，那位婆罗门便到具寿阿难那里，到了后对具寿阿难这样说：“亲爱的阿难，我在这里还没轮到，心里就想：‘我跟随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已经两个月了，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轮到我，我就供饭。可至今还没轮到我。我只孤身一人，家里的俗务却耽搁了很多。我何不去检查一下供食处，看看还缺什么，就把它准备起来。’亲爱的阿难，我去检查供食处，发现有两样没有——粥和蜜丸。亲爱的阿难，如果我去准备粥和蜜丸，乔达摩尊者能接受我的供养吗？”

“那么，婆罗门，我去问问世尊。”于是，具寿阿难将此事禀告了世尊。“阿难，那就让他准备吧。”

“那么，婆罗门，你去准备吧。” 于是，那位婆罗门在那夜过后，准备了大量的粥和蜜丸，呈送给世尊：“愿乔达摩尊者接受这些粥和蜜丸。”

“那么，婆罗门，分给诸比丘吧。”诸比丘心存疑虑，不肯接受。“接受吧，诸比丘，食用吧。”于是，那位婆罗门亲手以大量粥与蜜丸，使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饱足满意，见世尊净手、放下钵后，便坐在一边。世尊对坐在一边的那位婆罗门这样说：

“婆罗门，这粥有十种利益。哪十种？施粥者给予寿命，给予容貌，给予快乐，给予力量，给予辩才；饮粥能止饥饿，除干渴，通顺体风，清净内脏，消化残余未消化的食物。婆罗门，这就是粥的十种利益。”

对于自制、依他施而活者，
按时恭敬地布施稀粥，
这便给予了他十种利益：
寿命、容貌、快乐和力量。

然后他的才智生起；

驱除饥饿、口渴和风病，

清洁膀胱，消化食物；

这是善逝所称赞的药。

因此，确实应当施粥，

常由希求安乐的人，

或希望获得天界快乐的人。

人们因为希望获得人间殊胜荣耀。

那时，世尊用这些偈颂随喜了那位婆罗门之后，便从座位起身离开了。接着，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而说法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粥和蜜丸。”

允许粥蜜丸终

171. 青年净信大臣事 171. Taruṇapasannamahāmattavatthu

283 人们听说：“听说世尊允许了粥和蜜丸。”他们在清晨时分就准备了作为食物的粥和蜜丸。诸比丘在清晨就用过了作为食物的粥和蜂蜜丸，因此在斋堂里吃得并不尽兴。就在那时，有一位青年净信大臣，已经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次日应供。当时，那位青年净信大臣心想：“我不如为这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准备一千二百五十碗肉，为每一位比丘送上一碗肉。”于是，那位青年净信大臣在那夜过后，让人准备了精致的硬食和软食，以及一千二百五十碗肉，然后派人通知世尊时间：“尊者，时间到了，食物已备好。”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前往那位青年净信大臣的住处。到了之后，在已设好的座位上坐下，与比丘僧团一起。那时，那位青年净信大臣在斋堂里为诸比丘分发食物。诸比丘这样说：“朋友，请给少一点；朋友，请给少一点。”

“尊者们，请不要因为‘这位是青年净信大臣’而只接受一点点。我准备了很多硬食和软食，以及一千二百五十碗肉。我要为每一位比丘送上一碗肉。尊者们，请随意取用吧。”

“朋友，我们并非因为那个原因才只接受一点点，而是因为我们清晨时分已经用作为食物的粥和蜜丸吃饱了，因此我们才只接受一点点。”那时，那位青年净信大臣讥嫌、非难、指责道：“这些尊者既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怎么还能吃别人给的作为食物的粥呢？难道我就没有能力让大家随意取用吗？”他生气、不高兴、带着轻蔑的态度，一边往诸比丘的钵里盛满食物，一边走开，说道：“吃吧，或者带走吧！”那

时，那位青年净信大臣亲手用精致的硬食和软食招待并满足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看到世尊吃完、手离开钵后，便坐在一旁。世尊对坐在一旁的青年净信大臣，用佛法开示、劝导、激励、令其欢喜后，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那时，世尊离开后不久，那位青年净信大臣生起了追悔和懊恼："我真是没有得利，我真是没有善得；我真是得遇不善，我真是没有得遇善！我竟然生气、不高兴、带着轻蔑的态度，一边往诸比丘的钵里盛满食物，一边走开，说'吃吧，或者带走吧！'我这样做了，到底是我积聚了很多功德，还是非功德呢？"于是，那位青年净信大臣就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那位青年净信大臣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您离开后不久，我生起了追悔和懊恼：'我真是没有得利，我真是没有善得；我真是得遇不善，我真是没有得遇善！我竟然生气、不高兴、带着轻蔑的态度，一边往诸比丘的钵里盛满食物，一边走开，说"吃吧，或者带走吧！"我这样做了，到底是我积聚了很多功德，还是非功德呢？'尊者，我这样做了，到底是我积聚了很多功德，还是非功德呢？"

"朋友，从你邀请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次日阿拉汉那一刻起，你就积聚了很多功德。从每一位比丘接受你所给的每一粒饭食那一刻起，你就积聚了很多功德，你就已开启了通往天界之路。"那时，那位青年净信大臣心想："听说我得了利益，听说我善得利益，听说我积聚了很多功德，听说我已开启了通往天界之路。"他欢喜踊跃，从座位起身，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接着，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个事件，召集比丘僧团，问诸比丘："诸比丘，据说诸比丘在其他地方被邀请后，又吃别人给的作为食物的粥，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道……"诸比丘，这些愚人，怎么能在其他地方被邀请后，又吃别人给的作为食物的粥呢？诸比丘，这不能令未生信者生信……"呵责并说法后，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在其他地方被邀请后，不应再吃别人给的作为食物的粥。若吃了，应按法处理。"

青年净信大臣事终

172. 贝拉塔·咖佳那事 172. Belaṭṭhakaccānavatthu

284 那时，世尊在安特咖频陀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朝着王舍城方向游行。就在那时，贝拉塔（Belaṭṭha）·迦旃延缓着从王舍城到安特咖频陀的商道行进，带着大约五百辆车，全都装满了糖罐。世尊远远地看见贝拉塔·迦旃延正在过来，看见后，便离开道路，坐在一棵树下。那时，

贝拉塔·迦旃延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贝拉塔·迦旃延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想给每一位比丘一罐糖。”

“那么，迦旃延，你只拿一罐糖过来吧。”

“是的，尊者。”贝拉塔·迦旃延答应了世尊，只拿了一罐糖，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糖罐拿来了。尊者，我该如何做呢？”

“那么，迦旃延，你把糖分给诸比丘吧。”

“是的，尊者。”贝拉塔·迦旃延答应了世尊，把糖分给诸比丘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糖已经分给诸比丘了，但还剩下很多糖。尊者，我该如何做呢？”

“那么，迦旃延，你随意让诸比丘取用糖吧。”

“是的，尊者。”贝拉塔·迦旃延答应了世尊，随意让诸比丘取用糖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已让诸比丘随意取用了糖，但还剩下很多糖。尊者，我该如何做呢？”

“那么，迦旃延，你用糖满足诸比丘吧。”

“是的，尊者。”贝拉塔·迦旃延答应了世尊，用糖满足诸比丘。有些比丘把钵装满了，把滤网也装满了，把袋子也装满了。那时，贝拉塔·迦旃延用糖满足诸比丘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已用糖满足诸比丘了，但还剩下很多糖。尊者，我该如何做呢？”

“那么，迦旃延，你把糖分给食客们吧。”

“是的，尊者。”贝拉塔·迦旃延答应了世尊，把糖分给食客们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糖已经分给食客们了，但还剩下很多糖。尊者，我该如何做呢？”

“那么，迦旃延，你随意让食客们取用糖吧。”

“是的，尊者。”贝拉塔·迦旃延答应了世尊，随意让食客们取用糖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已让食客们随意取用了糖，但还剩下很多糖。尊者，我该如何做呢？”

“那么，迦旃延，你用糖满足食客们吧。”

“是的，尊者。”贝拉塔·迦旃延答应了世尊，用糖满足食客们。有些食客把罐子、瓶子都装满了，也装满了篮子，甚至围裙里也兜满了。那时，贝拉塔·迦旃延用糖满足食客们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已用糖满足食客们了，但还剩下很多糖。尊者，我该如何做呢？”

“迦旃延，在这有天神、魔罗、梵天的世界里，在这有沙门、婆罗门、天与人的众生之中，我看不到有谁能适当地消化这些糖，除了如来或如来的弟子。那么，迦旃延，你把这些糖倒在无草木的地方，或者倒入没有小虫的水中吧。”

“是的，尊者。”贝拉塔·迦旃延答应了世尊，把那些糖倒入了没有小虫的水中。那时，那些糖被投入水中后，嘶嘶作响，滋滋冒泡，冒着烟，散发出浓烟。就像被烧了一整天的犁头，投入水中时会嘶嘶作响，滋滋冒泡，冒着烟，散发出浓烟一样；那些糖被投入水中后，也是这样嘶嘶作响，滋滋冒泡，冒着烟，散发出浓烟。

那时，贝拉塔·迦旃延感到震惊，毛骨悚然，他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旁。世尊为坐在一旁的贝拉塔·迦旃延次第开示说法，就是：“布施的说法、持戒的说法、天界的说法；解说欲乐的过患、卑劣与杂染；以及出离的功德利益。”当世尊知道贝拉塔·迦旃延心已准备妥当、柔软、无盖障、昂扬、净信时，便为他开示了诸佛所独有的说法……就这样，贝拉塔·迦旃延就在那个座位上，生起了远离尘垢、远离污秽的法眼：“任何集起的法，那一切终将灭尽。”那时，贝拉塔·迦旃延已见法、得法、知法、深入法，超越疑惑，断除犹豫，获得无畏，于师教法不依赖他人，他对世尊这样说：“太妙了，尊者！太妙了，尊者！尊者，就像将倾倒的扶正……同样地，世尊用种种方式阐明了法。尊者，我从今起，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愿世尊记持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直至此生终了，皆尽形寿皈依。”

那时，世尊在沿途游行中，到达了王舍城。世尊就住在王舍城的竹林迦兰陀迦园（Kalandakanivāpa）。就在那时，王舍城里糖非常多。诸比丘因为世尊只允许病者吃糖，而没允许无病者，因此有疑虑，不敢吃糖。他们把这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允许病者吃糖，无病者喝糖水。”

贝拉塔·咖佳那事终

173. 巴咤厘村事 173. Pāṭaligāmavatthu

285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朝着巴咤厘村（Pāṭaligāma）方向游行。那时，世尊在沿途游行中，到达了巴咤厘村。巴咤厘村的近事男们听说：“听说世尊已到达巴咤厘村了。”于是，巴咤厘村的近事男们就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旁。世尊对坐在一旁的巴咤厘村近事男们，用佛法开示、劝导、激励、令其欢喜。那时，巴咤厘村的近事男们被世尊用佛法的开示劝导、激励、欢喜之后，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愿世尊慈愍接纳我们，与比丘僧团一起使用客堂。”世尊以沉默表示了允许。巴咤厘村的近事男们知道了世尊的允许后，从座位起身，礼敬世尊，右绕之后，便前往客堂。到了之后，他们把客堂铺满所有铺垫，摆设座位，安置好水壶，点亮油灯，然后回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站在一旁。站在一旁的巴咤厘村

近事男们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客堂已铺满所有铺垫，座位已摆设好，水壶已安置好，油灯已点亮。现在，请世尊决定时机。”

那时，世尊披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和比丘僧团一起，朝公共休息处走去。到了之后，洗过脚，进入公共休息处，背靠着中间的柱子，面向东方坐下。比丘僧团也洗过脚，进入公共休息处，靠着后墙，面向东方坐下，以世尊为最前。巴咤厘村那些男居士也洗过脚，进入公共休息处，靠着东墙，面向西方坐下，以世尊为最前。那时，世尊对巴咤厘村的男居士们说道——

“居士们，这是戒行败坏之人、因戒缺失而有过的五种过患。哪五种呢？居士们，在这里，一个戒行败坏、戒缺失的人，会因为放逸而导致巨大的财产损失。这是戒行败坏之人、因戒缺失而有的第一种过患。再者，居士们，一个戒行败坏、戒缺失的人，会有恶名远扬。这是第二种过患。再者，居士们，一个戒行败坏、戒缺失的人，无论走近哪种人群——无论是刹帝利群体、婆罗门群体、居士群体，还是沙门群体，他都心怀怯懦、局促不安地走近。这是第三种过患。再者，居士们，一个戒行败坏、戒缺失的人，在临终时会神志不清。这是第四种过患。再者，居士们，一个戒行败坏、戒缺失的人，在身体破裂、死亡之后，会投生到堕落处、恶道、苦界，甚至地狱。这是第五种过患。居士们，这些就是戒行败坏之人、因戒缺失而有的五种过患。”

“居士们，这是具足戒行之人、因戒圆满而有的五种利益。哪五种呢？居士们，在这里，一个具足戒行、戒圆满的人，会因为不放逸而获得巨大的财富积聚。这是具足戒行之人、因戒圆满而有的第一种利益。再者，居士们，一个具足戒行、戒圆满的人，会有美名远扬。这是第二种利益。再者，居士们，一个具足戒行、戒圆满的人，无论走近哪种人群——无论是刹帝利群体、婆罗门群体、居士群体，还是沙门群体，他都泰然自若、毫不心虚地走近。这是第三种利益。再者，居士们，一个具足戒行、戒圆满的人，在临终时神志清明。这是第四种利益。再者，居士们，一个具足戒行、戒圆满的人，在身体破裂、死亡之后，会投生到善道、天界。这是第五种利益。居士们，这些就是具足戒行之人、因戒圆满而有的五种利益。”

那时，世尊用大量夜晚时间，以法的讲解教导、劝请、激励、令巴咤厘村的男居士们心生欢喜之后，便让他们离开了，说：“居士们，夜深了。现在你们想到什么时候离开，就请便吧。”

“是的，尊者。”巴咤厘村的男居士们回应了世尊后，从座位起身，顶礼世尊，右绕之后便离开了。那时，在巴咤厘村的男居士们离开后不久，世尊进入了一间空屋。

174. 苏尼德瓦萨咖拉事 174. Sunidhavassakāravatthu

286 那时候，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Sunīdhavassakārā）正在巴咤厘村建造一座城，用来防备离车人。那时，世尊在深夜将尽、天刚破晓时起床，用那清净、超越凡人的天眼神通，看见众多天人在巴咤厘村各处划分地块。凡是那些有大威力的天人划分地块的地方，那些有大威力的国王和大臣们的心就会倾向于在那里建造住所。凡是那些有中等威力的天人划分地块的地方，那些有中等威力的国王和大臣们的心就会倾向于在那里建造住所。凡是那些有微弱威力的天人划分地块的地方，那些有微弱威力的国王和大臣们的心就会倾向于在那里建造住所。那时，世尊问具寿阿难：“阿难，那些在巴咤厘村建造城的是谁？”

“尊者，是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他们正在巴咤厘村建造一座城，用来防备离车人。”

“阿难，这就好像和三十三天的天人们商量过一样。阿难，那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正是这样在巴咤厘村建造一座城，用来防备离车人。阿难，我刚才在深夜将尽、天刚破晓时起床，用那清净、超越凡人的天眼神通，看见众多天人在巴咤厘村各处划分地块。凡是那些有大威力的天人划分地块的地方，那些有大威力的国王和大臣们的心就会倾向于在那里建造住所……凡是那些有微弱威力的天人划分地块的地方，那些有微弱威力的国王和大臣们的心就会倾向于在那里建造住所。阿难，只要是圣者们活动的区域，只要是商路通达的地方，这个地方将成为一座顶级的大城市，但那时的华氏城（Pāṭaliputta），将会是因为货物的集散而得名。阿难，华氏城将会有三种灾难——来自火的、来自水的，或是来自内部的纷争分裂。”

那时，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朝世尊走去。到了之后，与世尊互相问候致意。在说完亲切、令人难忘的话语后，他们站在一旁。站在一旁后，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对世尊这样说：“请乔达摩大师接受我们今日的饭食供养，和比丘僧团一起。”世尊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那时，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知道世尊接受后，便离开了。然后，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让人准备了精美的硬食和软食，并派人告知世尊时间：“乔达摩大师，时间到了，饭食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披好下衣，拿着钵和衣，朝摩揭陀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的供食处走去。到了之后，和比丘僧团一起，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坐下。那时，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亲手用精美的硬食和软食，侍奉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让他

们饱足、满意。看到世尊吃完饭、手已经离开钵了，他们便坐在一旁。摩揭陀的大臣苏尼特与瓦萨咖拉坐在一旁后，世尊用这些偈颂来随喜赞叹——

“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贤智之人设立住处，”

在那里供养了那些具足戒行、自制且梵行的修行者。

他应将这份供养回向当地的诸天神；

受到供养的天神也会供养他，受到尊敬的天神也会尊敬他。

“之后，他们会悲悯他，犹如母亲悲悯自己的亲生子；

为诸天神所悲愍的人，常得见诸吉祥。”

那时，世尊以这些偈颂随喜苏尼特与瓦萨咖拉摩揭陀大臣后，从座位起身离开。那时，苏尼特与瓦萨咖拉摩揭陀大臣跟随着世尊，心想：“今日沙门乔达摩从哪个门出去，那个门就将叫作乔达摩门；他从哪个渡口渡过恒河（Gaṅgā），那个渡口就将叫作乔达摩渡口。”那时，世尊从那个门出去，那个门就成了乔达摩门。那时，世尊前往恒河。那时，恒河水满堤平，乌鸦可饮。人们有的寻找船，有的寻找筏，有的绑木筏，想要从此岸到彼岸。世尊看见那些人们——有的寻找船，有的寻找筏，有的绑木筏，想要从此岸到彼岸——看见之后，就像强壮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就在恒河此岸消失，与比丘僧团一起出现在彼岸。那时，世尊知道了这件事，在那时发出这样的感叹：

“那些渡过海洋湖泊的人；

造桥而放弃池塘；

因为人们绑木筏，

有智慧的人们已度脱。”

苏尼德瓦萨咖拉事终

175. 拘提村谛论 175. Koṭigāme saccakathā

287 那时，世尊朝着拘提村（Koṭigāma）的方向走去。到了那里，世尊就住在拘提村里。那时，世尊对在场的诸比丘说：“诸比丘啊，由于对四圣谛没有真正通晓、没有彻底洞彻，我和你们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轮回流转、不断轮回。是哪些四圣谛呢？诸比丘，由于对苦圣谛没有真正通晓、没有彻底洞彻，我和你们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轮回流转、不断轮回。由于对苦集圣谛……对苦灭圣谛……对通往苦灭之道圣谛没有真正通晓、没有彻底洞彻，我和你们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轮回流转、不断轮回。而现在，诸比丘，这苦圣谛已经被通晓、被洞彻了，苦集圣谛已经被通晓、被洞彻了，苦灭圣谛已经被通晓、被洞彻了，通往苦灭之道圣谛已经被通

晓、被洞彻了，对再生的渴爱已经被断除，再生的引导因已经耗尽，如今不会再有再生了。”

由于未能如实照见四圣谛，
便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一次次地受生种种生命形态，流转不已。
这些（四圣谛）如今已被洞悉，再生的引导因已被彻底拔除；
痛苦的根源已被斩断，如今再没有新的再生了。

拘提村谛论终

176. 安巴巴利事 176. Ambapālīvatthu

288 妓女安巴巴利（Ambapālī）听说世尊到了拘提村。于是，她吩咐备好一辆又一辆华贵的车乘，登上一辆又一辆华贵的车，乘着这些华贵的车，从毗舍离城（Vesālī）出发前去拜见世尊。车乘所能行到的地面，她都乘车过去；走完了车程便下车，步行到世尊那里。走到近前，顶礼世尊后，坐在一旁。世尊以法语教示、劝导、激励、使感到欣喜地开示了坐在一旁的安巴巴利。当时，经世尊以法语教示、劝导、激励、令心生欢喜后，安巴巴利便对世尊说：“尊者，愿世尊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明天的供食。”世尊静静地接受了邀请。了知世尊已接受邀请后，安巴巴利从座位起身，顶礼世尊，右绕礼敬后便离去了。

安巴巴利事终

177. 离车族事 177. Licchavīvatthu

289 那些毗舍离的离车族听说世尊到了拘提村。于是，这些离车族也吩咐备好一辆又一辆华贵的车乘，登上一辆又一辆华贵的车，乘着这些华贵的车，从毗舍离城出发前去拜见世尊。离车族当中，有的身穿蓝色，呈现蓝色外貌，披着蓝衣，佩戴蓝色装饰；有的身穿黄色，呈现黄色外貌，披着黄衣，佩戴黄色装饰；有的身穿红色，呈现红色外貌，披着红衣，佩戴红色装饰；有的身穿白色，呈现白色外貌，披着白衣，佩戴白色装饰。而那时，妓女安巴巴利的车，与那些年轻的离车族的车，车辕碰着车辕，车轭碰着车轭，车轮碰着车轮，车轴碰着车轴，交错刮蹭在一起。于是，那些离车族对安巴巴利说：“喂，安巴巴利，你干嘛跟我们这些年轻的离车族车辕碰车辕、车轭碰车轭、车轮碰车轮、车轴碰车轴地刮蹭啊？”她回答道：“各位少爷，因为我已经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明天接受我的供食。”离车族说：“喂，安巴巴利，把这次供食让给我们，我们给你十万钱。”她说：“各位少爷，就算你们把整个毗舍离城连同食物都给我，我也不会让出那餐饭的。”听了这话，那些离车族拍着手

指，感叹地说：“哎呀，我们真的被那个安巴巴利赢了，我们真的输给了那个安巴巴利啊。”于是，那些离车族来到世尊所在的地方。世尊远远地看到他们正走过来，便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如果你们有谁还没见过三十三天的诸天神，就仔细观察这离车族的集会吧；好好端详这离车族的集会；把这离车族集会想象成三十三天集会来看待吧。”那时，那些离车族乘车到了车能行到的地面边缘，便下车，步行到世尊那里。走到近前，顶礼世尊后，坐在一旁。世尊以法语教示、劝导、激励、使感到欣喜地开示了坐在一旁的离车族。经世尊以法语教示、劝导、激励、令心生欢喜后，这些离车族对世尊说：“尊者，愿世尊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们明天的供食。”世尊回答：“离车族，我已经接受了妓女安巴巴利明天的供食了。”听了这个，那些离车族又拍着手说：“哎呀，我们真的被那个安巴巴利赢了，我们真的输给了那个安巴巴利啊。”于是，那些离车族心生欢喜，随喜赞叹了世尊的开示后，从座位起身，顶礼世尊，右绕礼敬后便离去了。

那时，世尊在拘提村随心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前往那提迦。在那里，世尊就住在那提迦的砖瓦堂中。那时，妓女安巴巴利在那夜过后，在自己的园林里准备了上等的嚼食和啖食，然后让人去告诉世尊：“尊师，时间到了，食物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钵和上衣，前往妓女安巴巴利供食的地方。到了以后，就在铺设好的座位上，和比丘僧团一起坐下。那时，妓女安巴巴利亲手用上等的嚼食和啖食，令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满意、饱足。见到世尊吃完、手已离钵，她便坐在一边。坐在一边后，妓女安巴巴利对世尊这样说：“尊师，我把这个芒果园布施给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世尊接受了这座园林。接着，世尊用佛法开示教导、鼓舞、激励、令妓女安巴巴利欢喜后，便从座位起身，前往大林（Mahāvana）。在那里，世尊就住在毗舍离城大林中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

离车族事终

离车诵分第三终

178. 狮子将军事 178. Sīhasenāpativatthu

290 那时，许多显赫有名的离车族，聚集在议事厅里坐着，用种种方式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那时，尼乾子的弟子狮子将军也坐在那个集会中。这时，狮子将军心里想：“毫无疑问，那位世尊必定是阿拉汉、正自觉者！因为这么多显赫有名的离车族，聚集在议事厅里坐着，用种种方式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我何不去拜访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呢？”于是，狮子将军去拜访尼乾子·若提

子（Nāṭaputta）。到了之后，对尼乾子·若提子这样说：“尊师，我想去拜访沙门乔达摩。”尼乾子说：“狮子啊，你一个主张‘有作用’的人，为什么要去拜访主张‘无作用’的沙门乔达摩呢？狮子啊，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用论者’，他教导‘无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那时，狮子将军心中原本生起要去见世尊的念头，就这样打消了。第二次，许多显赫有名的离车族，又聚集在议事厅里坐着，用种种方式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狮子将军第二次心想：“毫无疑问，那位世尊必定是阿拉汉、正自觉者！因为这么多显赫有名的离车族，聚集在议事厅里坐着，用种种方式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我何不去拜访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呢？”于是，狮子将军第二次去拜访尼乾子·若提子。到了之后，对尼乾子·若提子这样说：“尊师，我想去拜访沙门乔达摩。”尼乾子说：“狮子啊，你一个主张‘有作用’的人，为什么要去拜访主张‘无作用’的沙门乔达摩呢？狮子啊，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用论者’，他教导‘无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狮子将军心中要去见世尊的念头，第二次又打消了。第三次，许多显赫有名的离车族，又聚集在议事厅里坐着，用种种方式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狮子将军第三次心想：“毫无疑问，那位世尊必定是阿拉汉、正自觉者！因为这么多显赫有名的离车族，聚集在议事厅里坐着，用种种方式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这些尼乾子们，我告知他们也罢，不告知他们也罢，他们能对我做什么呢？我何不干脆不去告知那些尼乾子，就直接去拜访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呢？”

那时，狮子将军就在大白天，带着五百辆车，从毗舍离城出发去见世尊。车子能走的地方，他就坐车走；过了车能走的地界，他便下车，徒步走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他顶礼世尊，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狮子将军对世尊这样说：“尊师，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用论者”，他教导“无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尊师，那些这样说的人——‘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用论者”，他教导“无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他们说的是世尊您实际所教导的吗？他们没有用不实的话来诽谤世尊吗？他们是依法、随法而解说的吗？还有，会不会有任何如法而顺法的议论，落到应受呵责的地步呢？尊师，我们并不想曲解世尊啊。”

291 “狮子，有一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地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用论者”，他教导“无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狮子，也有一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有作用论者”，他教导“有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狮子，也有一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断灭论者”，

他教导“断灭”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狮子，也有一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厌弃者”，他教导“厌弃”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狮子，也有一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调伏者”，他教导“调伏”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狮子，也有一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苦行者”，他教导“苦行”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狮子，也有一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离胎者”，他教导“离胎”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狮子，也有一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得安稳者”，他教导“安稳”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

292 “狮子，是哪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用论者”，他教导“无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呢？狮子，因为我宣说不应做身恶行、不应做语恶行、不应做意恶行；我宣说种种恶、不善法的不应做。狮子，正是这个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无作用论者”，他教导“无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

“狮子，是哪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有作用论者”，他教导“有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呢？狮子，因为我宣说应做身善行、应做语善行、应做意善行；我宣说种种善法的应做。狮子，正是这个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有作用论者”，他教导“有作用”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

“狮子，是哪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断灭论者”，他教导“断灭”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呢？狮子，因为我宣说贪欲的断灭、嗔恚的断灭、愚痴的断灭；我宣说种种恶、不善法的断灭。狮子，正是这个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断灭论者”，他教导“断灭”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

“狮子，是哪种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厌弃者”，他教导“厌弃”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呢？狮子，因为我厌弃身恶行、厌弃语恶行、厌弃意恶行；我厌弃成就种种恶、不善法的状态。狮子，正是这个角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正确描述我的人可以这样说：‘沙门乔达摩是个“厌弃者”，他教导“厌弃”的法，并用这个来训导弟子。’”

狮子啊，从哪个角度来说，一个人可以正确地评价我，说：“沙门乔达摩是调伏者，他为了调伏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呢？狮子啊，我确实是为了调伏贪欲、嗔恚、愚痴而说法；是为了调伏种种不善的、罪恶的法而说法。狮子啊，正是从这个角度，一个人可以正确地评价我，说：“沙门乔达摩是调伏者，他为了调伏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

狮子啊，又从哪个角度来说，一个人可以正确地评价我，说：“沙门乔达摩是苦行者，他为了苦行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呢？狮子啊，我说那些应当被烧灼的、罪恶不善的法——即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狮子啊，如果一个人的那些应当被烧灼的、罪恶不善的法已经被断除，连根拔起，如同截顶的多罗树，归于灭无，未来不再生起，那我就称他为苦行者。狮子啊，如来那些应当被烧灼的、罪恶不善的法，确实已经被断除了，连根拔起，如同截顶的多罗树，归于灭无，未来不再生起。狮子啊，正是从这个角度，一个人可以正确地评价我，说：“沙门乔达摩是苦行者，他为了苦行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

狮子啊，又从哪个角度来说，一个人可以正确地评价我，说：“沙门乔达摩是‘离胎藏者’，他为了‘离胎藏’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呢？狮子啊，如果一个人未来的投胎入胎、再有再生，已经被断除了，连根拔起，如同截顶的多罗树，归于灭无，未来不再生起，那我就称他为离胎藏者。狮子啊，如来未来的投胎入胎、再有再生，确实已经被断除了，连根拔起，如同截顶的多罗树，归于灭无，未来不再生起。狮子啊，正是从这个角度，一个人可以正确地评价我，说：“沙门乔达摩是‘离胎藏者’，他为了‘离胎藏’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

狮子啊，又从哪个角度来说，一个人可以正确地评价我，说：“沙门乔达摩是得安稳者，他为了得到安稳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呢？狮子啊，我确实是得到了最上的安稳而得安稳者，我为了得到安稳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狮子啊，正是从这个角度，一个人可以正确地评价我，说：“沙门乔达摩是得安稳者，他为了得到安稳而说法，并且以此来教导弟子们。”

293 听了这话，狮子将军对世尊说：“太好了，尊者！…… 请世尊接受我为在家弟子，从今日起，直到生命结束，我都皈依。” 世尊说：“狮子啊，你要仔细观察后再做决定。像你这样有名望、为人所知的人，仔细观察后再做决定是好的。” 狮子将军说：“尊者，世尊这样对我说：‘狮子啊，你要仔细观察后再做决定……’，这让我对世尊更加满意、更加欢喜了。尊者，因为其他外道，若是得到了我做弟子，怕是要在全毗舍离城张挂旗帜宣传：‘狮子将军皈依我们了！’可世尊却这样对我说：‘你要

仔细观察后再做决定……’ 尊者，这第二遍，我皈依世尊、法和比丘僧团。请世尊接受我为在家弟子，从今日起，直到生命结束，我都皈依。” 世尊说：“狮子啊，你的家族长久以来是尼乾子们的供养来源，所以当他们到来时，你应当记得要给他们食物。” 狮子将军说：“尊者，世尊这样对我说：‘狮子啊，你的家族长久以来是尼乾子们的供养来源……’，这让我对世尊更加满意、更加欢喜了。尊者，我曾听说：‘沙门乔达摩这样说：只应供养我，不应供养他人；只应供养我的弟子，不应供养其他人的弟子；只有供养我才有大果报，供养他人没有大果报；只有供养我的弟子才有大果报，供养其他人的弟子没有大果报。’可是，世尊却鼓励我供养尼乾子们。不过，尊者，我们会知道何时该做这些事的。这第三遍，我皈依世尊、法和比丘僧团。请世尊接受我为在家弟子，从今日起，直到生命结束，我都皈依。”

那时，世尊为狮子将军次第说法，比如：布施的论说…… 他对于师长的教法，已生起了没有疑惑的信心，于是对世尊说：“尊者，请世尊和比丘僧团明天接受我的饭食供养。” 世尊沉默地接受了。狮子将军知道世尊接受了，就从座位起身，向世尊行礼，右转绕行后离开了。

294 那时，狮子将军吩咐一个人说：“伙计，你去，找找看有没有自然死掉的肉。” 那天夜晚过后，狮子将军让人准备了丰盛的食物，然后派人去通知世尊时间：“尊者，是时候了，饭食准备好了。” 那时，世尊在上午，穿好下衣，拿着钵和衣，往狮子将军的住处走去。到达后，和比丘僧团一起在准备好的座位上坐下。

就在那时，许多尼乾子在毗舍离城里，走街串巷，在十字路口挥舞着手臂哭喊说：“今日，狮子将军杀了一头大牲口，为沙门乔达摩准备了饭食！那个沙门乔达摩，明知这是为他而杀的肉，还故意吃下去，这行为是他主导的！” 那时，有一个人来到狮子将军那里，凑近他的耳边报告说：“大人，您知道吗，那些尼乾子正在到处哭喊：‘今日狮子将军杀了大牲口为沙门乔达摩备饭，沙门乔达摩明知是专为他杀的肉还故意吃。’” 狮子将军说：“够了，朋友！那些长老们，长久以来就希望佛陀被诽谤，希望法被诽谤，希望僧团被诽谤。但那些长老们从不厌倦用虚假、空洞、不实的谎言来诋毁世尊。我们即使为了活命，也绝不会故意夺取众生的生命。” 那时，狮子将军亲手用丰盛的食物，供奉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他们吃饱喝足。等到世尊吃完，放下钵，洗过手后，他就坐在一边。世尊对坐在一边的狮子将军，用佛法开示、劝导、鼓励、令其欢喜后，便从座位起身离开了。那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缘，在作了佛法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可以吃明知专为自己杀的肉。如

果吃了，就犯恶作罪。诸比丘，我允许你们吃三种条件下清净的鱼和肉：没看见、没听说、不怀疑是专为自己杀的。”

狮子将军事终

179. 允许净地 179. Kappiyabhūmianujānanā

295 那时，毗舍离城食物充足，庄稼丰收，容易乞得团食，靠捡拾和接受供养就能过活。那时，世尊在独处静修时，心中生起这样的思惟：“那些我在饥荒、歉收、难以乞得团食时，为诸比丘开许的——内藏的、内煮的、自己煮的、拿起接受的食物、从那里取出的、食前接受的、林中的、池中的——这些食物，现在诸比丘还在受用吗？”那时，世尊在傍晚从静修处出来，对具寿阿难说：“阿难，那些我在饥荒、歉收、难以乞得团食时，为诸比丘开许的——内藏的、内煮的、自己煮的、拿起接受的食物、从那里取出的、食前接受的、林中的、池中的——这些食物，现在诸比丘还在受用吗？”

“还在受用，世尊。”那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缘，做了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那些我在饥荒、歉收、难以乞得团食时，为你们开许的——内藏的、内煮的、自己煮的、拿起接受的食物、从那里取出的、食前接受的、林中的、池中的——从今日起，我禁止这些。诸比丘，不应受用内藏的、内煮的、自己煮的、拿起接受的食物。如果受用，犯恶作。诸比丘，也不应在已食饱、已拒绝的情况下，受用从那里取出的、食前接受的、林中的、池中的非残食。如果受用，应按法处理。”

那时，乡下的人们把很多盐、油、米、嚼食装上车子，停在寺院外围的院门边，把车子转成一圈待着，心想：“等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备办饭食。”这时，天上起了大乌云。于是，那些人来到具寿阿难那里，到了之后，对具寿阿难说：“阿难尊者，这里有很多盐、油、米、嚼食装在车子上停放着，天上的大乌云已经起来了。阿难尊者，我们该怎么办呢？”于是，具寿阿难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那样的话，阿难，僧团应当指定一个边远的寺院为净地，让食物放在那里。不管僧团想指定哪种——寺院也好、半圆屋也好、殿堂也好、楼阁也好、山洞也好。诸比丘，应该这样指定：应由一位能干、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时机合适，僧团应指定某寺院为净地。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指定某寺院为净地。哪位具寿同意指定某寺院为净地，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指定某寺院为净地。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受持此事。”

那时，人们就在指定的净地里煮粥、烧饭、准备菜肴、剁肉、劈柴。世尊在后夜时分起身，听到高声、大声、像乌鸦般的嘈杂声。听了之后，对具寿阿难说：“阿难，那边那么高声、那么大声、像乌鸦般的嘈杂声，到底是什么回事？”

“世尊，现在人们就在指定的净地里煮粥、烧饭、准备菜肴、剁肉、劈柴。世尊，这就是那高声、大声、像乌鸦般的嘈杂声。”那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缘，做了法的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受用指定的净地。如果受用，犯恶作。诸比丘，我开许三种净地：宣告边净地、牛卧处净地、居士净地。”

那时，具寿亚索迦（Yasoja）生病了。为了他，人们带来了药物。诸比丘把药存放在外面。虫鼠来吃，盗贼也偷走。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我开许受用指定的净地。诸比丘，我开许四种净地：宣告边净地、牛卧处净地、居士净地、僧团指定的净地。”

允许净地终

狮子诵分第四终

180. 门达咖居士事 180. Meṇḍakagahapativatthu

296 那时，在跋迪亚城（Bhaddiyanagara）中住着一位名叫门达咖（Meṇḍaka）的居士。他有这样的神通威力：洗完头后，让人清扫谷仓，然后坐在门外，谷物便从空中像水流般落下，把谷仓装满。他的妻子有这样的神通威力：她只靠近一口容量一阿罗哈的锅和一个汤菜碗坐着，就能用饭食招待奴仆和工人，只要她不站起来，食物就不会耗尽。他的儿子有这样的神通威力：他只拿一个千钱袋，就能给奴仆和工人发放六个月的工钱，只要那钱袋还在他手里，钱就不会耗尽。他的媳妇有这样的神通威力：她只靠近一个容量四斗的篮子坐着，就能给奴仆和工人发放六个月的粮食，只要她不站起来，粮食就不会耗尽。他的奴隶有这样的神通威力：用一张犁耕地，能犁出七道犁沟。

摩揭陀国斯尼耶·频婆娑罗王听说：“听说在我们的国土上，跋迪亚城住着一位名叫门达咖的居士。他有这样的神通威力：洗完头，让人打扫谷仓，坐在门外，谷物就从天空像雨一样落下来，把谷仓装满。他的妻子有这样的神通威力：只需坐在一锅饭和一碟菜旁边，就能给奴仆和工人分发食物，只要她不站起来，食物就不会减少。他的儿子有这样的神通威力：只拿着一千个钱袋，就能给奴仆和工人发六个月的工钱，只要钱袋还在他手里，钱就不会减少。他的媳妇有这样的神通威力：只需坐在一个四斗的篮子旁边，就能给奴仆和工人发六个月的食物，只要她不站起来，食物就不会减

少。他的奴仆有这样的神通威力：用一张犁耕地，就能犁出七条犁沟。”于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婆娑罗王召来一位全权大臣，说：“喂，听说在我们的国土上，跋迪亚城住着一位名叫门达伽的居士。他有这样的神通威力……（重复上述内容）去，喂，你去看个究竟。就像我亲眼所见一样，你也要亲眼看到。”

297 那位大臣回答摩揭陀国斯尼耶·频婆娑罗王说：“是的，陛下。”然后便率领四兵组成的军队向跋迪亚城进发。他一路前行，到了跋迪亚城，到了门达伽居士那里。到了之后，他对门达伽居士说：“居士，我是奉国王之命而来的。国王说：‘听说在我们的国土上，跋迪亚城住着一位名叫门达伽的居士，他有这样的神通威力……去，喂，你去看个究竟。就像我亲眼所见一样，你也要亲眼看到。’居士，请让我们看看你的神通威力吧。”于是，门达伽居士洗完头，让人打扫谷仓，坐在门外，谷物就从天空像雨一样落下来，把谷仓装满了。“居士，你的神通威力已经看到了。我们想看看你妻子的神通威力。”于是，门达伽居士吩咐他的妻子：“那么，你就用食物款待这四兵组成的军队吧。”于是，门达伽居士的妻子只坐在一锅饭和一碟菜旁边，就给四兵组成的军队分发食物，只要她不站起来，食物就不会减少。“居士，你妻子的神通威力也看到了。我们想看看你儿子的神通威力。”于是，门达伽居士吩咐他儿子：“那么，你就给这四兵组成的军队发六个月的工钱吧。”于是，门达伽居士的儿子只拿着一个千钱袋，就给四兵组成的军队发了六个月的工钱，只要钱袋还在他手里，钱就不会减少。“居士，你儿子的神通威力也看到了。我们想看看你媳妇的神通威力。”于是，门达伽居士吩咐他媳妇：“那么，你就给这四兵组成的军队发六个月的食物吧。”于是，门达伽居士的媳妇只坐在一个四斗的篮子旁边，就给四兵组成的军队发了六个月的食物，只要她不站起来，食物就不会减少。“居士，你媳妇的神通威力也看到了。我们想看看你奴仆的神通威力。”门达伽居士说：“主人，我奴仆的神通威力要在田里看。”大臣说：“够了，居士，你奴仆的神通威力也看到了。”于是，那位大臣又率领四兵组成的军队回到了王舍城。他去见摩揭陀国斯尼耶·频婆娑罗王，到了之后，就把这件事禀告了国王。

298 那时，世尊在毗舍离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朝着跋迪亚（Bhaddiya）方向游化而行。世尊一路次第游化，到了跋迪亚。在那里，世尊就住在跋迪亚的薛荔林。门达伽居士听说：“那位沙门乔达摩，是释迦族的儿子，从释迦族出家，已经来到了跋迪亚，正住在跋迪亚的薛荔林。关于那位世尊乔达摩，流传着这样美好的声誉：‘那位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亲身证知并开示了这个有天

神、有魔罗、有梵天的世界，这包含沙门婆罗门、天神和人类的众生。他宣说的法，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也是善的，意义和文句都完备圆满，完全清净，他开显的是梵行。能见到这样的阿拉汉，确实是件好事。”“于是，门达咖居士让人套上各种华美的车辆，亲自登上一辆华美的车，乘着华美的车辆从跋迪亚城出发，去拜见世尊。许多外道修行者远远看见门达咖居士走来，看见后，对门达咖居士说：‘居士，你要去哪里？’他说：‘贤者们，我要去拜见那位沙门乔达摩。’他们说：‘居士，你本是持“有造作”论的人，为什么还要去拜见持“无造作”论的沙门乔达摩呢？居士，沙门乔达摩可是持“无造作”论的人，他宣说“无造作”的法，并用这个法来教导他的弟子。’那时，门达咖居士心想：‘这些外道修行人这么嫉妒，那这位世尊必定是真正的阿拉汉、正自觉者了，错不了。’他乘车到了车子能到的地方，便下车步行，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边。世尊为坐在一边的门达咖居士次第说法，也就是布施论等等……他对世尊的教导生起了远离疑惑的净信，便对世尊说：‘太奇妙了，尊者！……请世尊接受我为近事男，从今日起，直到生命终结，我都皈依三宝。世尊，请您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明天供斋。’世尊以沉默表示应允。门达咖居士知道世尊应允了，便从座起身，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

那时，过了那夜，门达咖居士让人准备了丰盛的上等嚼食和啖食，然后派人去告知世尊时间：“尊者，时间到了，斋饭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衣钵，前往门达咖居士的住处。到了之后，在准备好的座位上，与比丘僧团一起坐下。那时，门达咖居士的妻子、儿子、媳妇和奴仆都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边。世尊为他们次第说法，也就是布施论等等……他们对世尊的教导生起了远离疑惑的净信，便对世尊说：“太奇妙了，尊者！……我们皈依世尊、法和比丘僧团。请世尊接受我们为近事男、近事女，从今日起，直到生命终结，我们都皈依三宝。”那时，门达咖居士亲手用丰盛的上等嚼食和啖食，供奉并款待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他们完全满足。然后，在世尊吃完饭、从钵中收手之后，他坐到一边。坐在一边的门达咖居士对世尊说：“尊者，只要世尊还住在跋迪亚，我就一直以固定饮食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那时，世尊以法义开示教导、鼓励、激励门达咖居士，使他欢喜之后，从座起身，离开了。

门达咖居士事终

181. 允许五种美味等 181. Pañcagorasādianujānanā

299 那时，世尊在跋迪亚城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向门达伽居士告别，便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朝着鸯伽多罗波国方向游化而行。门达伽居士听说：“听说世尊已经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朝着鸯伽多罗波国方向游化去了。”于是，门达伽居士吩咐他的奴仆和雇工们：“喂，你们把大量的盐、油、米和嚼食装上车，跟我来；再带上一千二百五十位牧牛人和一千二百五十头奶牛。我们在哪里见到世尊，就在哪里用新鲜的牛奶供养他。”后来，门达伽居士在荒野的中途遇上了世尊。门达伽居士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站在一边。站在一边的门达伽居士对世尊说：“尊者，世尊，请您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明天供斋。”世尊以沉默表示应允。门达伽居士知道世尊应允了，便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

那时，过了那夜，门达伽居士让人准备了丰盛的上等嚼食和啖食，然后派人去告知世尊时间：“尊者，时间到了，斋饭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衣钵，前往门达伽居士的供斋处。到了之后，在准备好的座位上，与比丘僧团一起坐下。那时，门达伽居士吩咐那一千二百五十位牧牛人说：“喂，你们一人牵一头奶牛，去伺候每一位比丘，我们要用新鲜的牛奶供养他们。”于是，门达伽居士亲手用丰盛的上等嚼食和啖食，以及新鲜的牛奶，供奉并款待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他们完全满足。诸比丘因为有所顾忌，不敢接受牛奶。世尊说：“接受吧，诸比丘，享用吧。”那时，门达伽居士又亲手用丰盛的上等嚼食和啖食，以及新鲜的牛奶，供奉并款待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他们完全满足。世尊吃完饭、从钵中收手之后，门达伽居士就坐到一边。坐在一边的门达伽居士对世尊说：“尊者，有些路是荒野，缺水少食，不带干粮是很难走的。世尊，请您允许诸比丘准备干粮吧。”那时，世尊以法义开示教导、鼓励、激励门达伽居士，使他欢喜之后，从座起身，离开了。后来，世尊以此事为因缘、以此事为缘由，作了法义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五种乳品：奶、酪、酪浆、生酥、熟酥。诸比丘，有些路是荒野，缺水少食，不带干粮是很难走的。诸比丘，我允许为了准备干粮而寻取：需要米的人去寻取米，需要绿豆的人去寻取绿豆，需要乌豆的人去寻取乌豆，需要盐的人去寻取盐，需要糖的人去寻取糖，需要油的人去寻取油，需要熟酥的人去寻取熟酥。诸比丘，有些有信心、有净信的人们，会把钱财交给净人，说：‘用这些钱，给尊者们买那些如法的东西吧。’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接受由这钱买来的、如法得来的东西。但是，诸比丘，无论如何，我绝不说你们可以接受或寻求金银。”

182. 盖尼亚结发行者事 182. Keṇiyajaṭilavatthu

300 那时，世尊一路次第游化，到了阿波那村。结发行者盖尼亚听说：“那位沙门乔达摩，是释迦族的儿子，从释迦族出家，已经来到阿波那村了。关于那位乔达摩尊者，流传着这样美好的声誉……（同前文）……能见到这样的阿拉汉，确实是件好事。”那时，结发行者盖尼亚心想：“我该拿什么来款待沙门乔达摩呢？”接着，结发行者盖尼亚又想：“那些古代婆罗门的仙人，他们是咒语的创作者、传播者。现在的婆罗门们，还在依照这些古代的咒语文句吟诵、念诵、讲说、教授，也就是像阿塔伽、瓦摩伽、瓦玛迭瓦（Vāmadeva）、韦萨米达、亚玛德吉（Yamataggi）、安吉拉萨、跋拉瓦迦（Bhāradvāja）、瓦塞塔（Vāseṭṭha）、迦叶（Kassapa）、跋苟这些仙人。他们戒除夜间生活，戒除非时食。那些仙人们都受用这样的饮料。沙门乔达摩也戒除夜间生活，戒除非时食，他应该也适合受用这样的饮料。”于是，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饮料，用扁担挑着，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与世尊互相问候，进行友好、值得铭记的谈话后，站在一边。站在一边的结发行者盖尼亚对世尊说：“请乔达摩尊者接受这些饮料。”世尊说：“那么，盖尼亚，你就分给诸比丘吧。”于是，结发行者盖尼亚就分给诸比丘。诸比丘有所顾忌，不敢接受。世尊说：“接受吧，诸比丘，享用吧。”那时，结发行者盖尼亚亲手用大量的饮料，供奉并款待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他们完全满足。然后，在世尊洗完手、从钵中收手之后，他坐到一边。世尊以法义开示教导、鼓励、激励坐在一边的结发行者盖尼亚。那时，结发行者盖尼亚被世尊的法义开示教导、鼓励、激励后，对世尊说：“请乔达摩尊者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明天供斋。”世尊说：“盖尼亚，比丘僧团很大，有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而且你对婆罗门们有着深厚的净信。”第二次，结发行者盖尼亚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虽然比丘僧团很大，有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而且我对婆罗门们有深厚的净信，还是请您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明天供斋。”世尊说：“盖尼亚，比丘僧团很大……”第三次，结发行者盖尼亚对世尊说：“乔达摩尊者，虽然比丘僧团很大，有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而且我对婆罗门们有深厚的净信，还是请您和比丘僧团一起，接受我明天供斋。”世尊以沉默表示应允。结发行者盖尼亚知道世尊应允了，便从座起身，离开了。后来，世尊以此事为因缘、以此事为缘由，作了法义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八种饮料：芒果饮料、蒲桃饮料、有籽香蕉饮料、无籽香蕉饮料、蜜花饮料、葡萄饮料、莲藕饮料、酸枣饮料。诸比丘，我允许一切水果

汁，但谷类果汁除外。诸比丘，我允许一切叶子汁，但菜汁除外。诸比丘，我允许一切花汁，但蜜花花汁除外。诸比丘，我允许甘蔗汁。”

那时，过了那夜，结发行者盖尼亚在自己的道场里，让人准备了丰盛的上等嚼食和啖食，然后派人去告知世尊时间：“乔达摩尊者，时间到了，斋饭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世尊在午前时分，穿好下衣，拿着衣钵，前往结发行者盖尼亚的道场。到了之后，在准备好的座位上，与比丘僧团一起坐下。那时，结发行者盖尼亚亲手用丰盛的上等嚼食和啖食，供奉并款待了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使他们完全满足。然后，在世尊吃完饭、从钵中收手之后，他坐到一边。世尊用这些偈颂，为坐在一边的结发行者盖尼亚作了随喜赞叹：

火供为诸祭祀之首，萨维提是韵律之首；

国王是人众之首，大海是诸河之首。

“月亮是星宿之首，太阳是发光体之首；

对渴望福德的人们而言，僧团实为祭祀者中的最上。”

那时，世尊以这些偈颂向盖尼亚结发行者随喜之后，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盖尼亚结发行者事终

183. 罗迦玛拉事 183. Rojamallavatthu

301 那时，世尊在阿帕那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朝着拘尸那罗的方向出发游行。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听说：“据说世尊正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来拘尸那罗。”他们便制定了约定：“谁不前去迎接世尊，就罚他五百。”那时，末罗人罗迦（Roja）是具寿阿难的朋友。世尊渐次游行，来到了拘尸那罗。拘尸那罗的末罗人便去迎接世尊。末罗人罗迦在迎接完世尊后，来到具寿阿难那里，向具寿阿难礼敬后，站在一边。具寿阿难对站在一边的末罗人罗迦这样说：“罗迦贤友，你这次能来迎接世尊，真是非常了不起啊。”

“阿难尊者，我并非对佛、法、僧有多尊重，只是亲属们定了约定：‘谁不前去迎接世尊，就罚他五百。’所以，阿难尊者，我是因为害怕亲属们的处罚，才来迎接世尊的。”那时，具寿阿难很不高兴：“这末罗人罗迦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于是，具寿阿难来到世尊那里，礼敬世尊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具寿阿难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这位末罗人罗迦是位有名望的知名人士。像这样有名望的人对法和律生起信心，意义重大。尊者，恳请世尊以某种方式使末罗人罗迦对这个法和律生起信心。”

“阿难，对如来而言，要让末罗人罗迦对这个法和律生起信心，并非难事。”

那时，世尊以慈心遍满末罗人罗迦后，从座位起身，走进精舍。那时，末罗人罗迦被世尊的慈心所遍满，就像一头小牛犊追随母牛那样，他挨着一座座精舍、一间间院落寻找，询问比丘们：“尊者，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现在在哪里？我想拜见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

“罗迦贤友，那间关着门的精舍就是。你安静地走过去，不急不缓地走进廊道后，咳嗽一声，再叩门环，世尊就会给你开门。”于是，末罗人罗迦走向那间关着门的精舍，安静地走过去，不急不缓地走进廊道，咳嗽一声，叩了叩门环。世尊打开了门。末罗人罗迦进入精舍，礼敬世尊后，坐在一边。世尊为坐在一边的末罗人罗迦次第说法，这就是：布施论……（中略）……他证得了对导师教法的不退转信心，对世尊这样说：“太好了，尊者，愿圣者们只接受我供养的衣服、饮食、坐卧具、病缘医药资具，不接受其他人的。”

“罗迦，那些像你一样，以有学之智、有学之见见法的人，他们也会这样想：‘啊，愿圣者们只接受我们的衣服、饮食、坐卧具、病缘医药资具，不接受其他人的。’所以，罗迦，你就这样吧：他们既会接受你的，也会接受其他人的。”

302 当时，在拘尸那罗有殊胜食物的供食次序已排定。那时，马拉人罗迦得不到次序，他这样想：“我何不查看食物种类，凡食物种类中没有的，我就准备那个。”那时，马拉人罗迦查看食物种类，没有看到两种：酪和糕饼类副食。那时，马拉人罗迦去到具寿阿难处；抵达后，对具寿阿难这样说：“尊者阿难，这里我得不到次序，我这样想：‘我何不查看食物种类，凡食物种类中没有的，我就准备那个。’尊者阿难，我查看食物种类，没有看到两种：酪和糕饼类副食。尊者阿难，如果我准备酪和糕饼类副食，世尊会接受我的吗？”

“那么，罗迦，我将询问世尊。”那时，具寿阿难将此事禀告世尊。“那么，阿难，让他准备吧。”

“那么，罗迦，你准备吧。”那时，马拉人罗迦在那夜过后，准备了大量的酪和糕饼类副食，呈献给世尊：“尊者，愿世尊接受我的酪和糕饼类副食。”

“那么，罗迦，给诸比丘吧。”那时，马拉人罗迦给诸比丘。诸比丘疑虑而不接受。“诸比丘，你们接受，享用吧。”那时，马拉人罗迦以佛为首的比丘僧团，亲手以大量的酪和糕饼类副食款待、使满足后，世尊洗手、放下钵，他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马拉人罗迦，世尊以法语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从座起而离去。那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缘，作了法语后，告诉诸比丘：“诸比丘，我允许一切酪和一切糕饼类副食。”

184. 老年出家者事 184. Vuḍḍhapabbajitavatthu

303 那时，世尊在拘尸那罗（Nāḷā）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朝着阿图马方向游行。而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年出家者住在阿图马，他以前是个理发师。他有两个儿子，聪明伶俐，口才很好，对自己师父传授的理发手艺技巧纯熟。那位老年出家者听说："听说世尊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要来阿图马了。"于是，那位老年出家者就对那两个孩子说："孩子们，听说世尊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要来阿图马了。你们去吧，孩子们，带上剃头工具，用一个带刮板的小量器，挨家挨户、挨家挨户地去走，收集些盐、油、米和嚼食来，等世尊来了，我们好准备粥饮。"那两个孩子回答说："好的，父亲。"然后就带上剃头工具，用一个带刮板的小量器，挨家挨户、挨家挨户地去走，收集盐、油、米和嚼食。人们看到这两个聪明伶俐、口才很好的孩子，就算原本没想让他们理发的人也让他们理了，理完之后还给了很多。就这样，那两个孩子收集了大量的盐、油、米和嚼食。

那时，世尊在渐次游行中，到达了阿图马。在那里，世尊就住在阿图马的谷仓讲堂里。那位老年出家者过了一夜之后，让人准备了大量的粥，端到世尊面前说："尊者，请世尊接受我的粥吧。"如来虽然知道，但还会发问……或者是为了给弟子们制定学处。于是，世尊对那位老年出家者说："比丘，这粥是从哪来的？"那位老年出家者就把事情的经过报告给世尊。佛陀世尊呵责说："愚蠢的人啊，这不合适、不随顺、不恰当、不是沙门所为、不如法、不应该做。你怎么能，愚蠢的人啊，已经出家了，还教唆别人做不如法的事？愚蠢的人啊，这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也不能让已生信者增长信心）。"呵责之后，世尊说法，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出家人不应教唆别人做不如法的事。如果教唆，就犯恶作。还有，诸比丘，以前做过理发师的人，不应持有剃头工具。如果持有，就犯恶作。"

那时，世尊在阿图马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便朝着舍卫城方向游行。在渐次游行中，他到达了舍卫城。在那里，世尊就住在祇树给孤独园里。而就在那个时候，舍卫城里出产了许多可嚼食的水果。那时，比丘们心想："世尊已经允许哪些可嚼食的水果，哪些还没有允许呢？"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一切可嚼食的水果。"

304 而就在那个时候，有属于僧团的种子被种在了属于个人的土地上，也有属于个人的种子被种在了属于僧团的土地上。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属于僧团的种子种在个人的土地上，分出（适当的）份额后，可以受用。属于个人的种子种在僧团的土地上，分出（适当的）份额后，也可以受用。”

老年出家者事终

185. 四大教法论 185. Catumahāpadesakathā

305 而就在那个时候，诸比丘在各种不同的事情上都生起了疑惑：“世尊到底允许了什么，又没允许什么呢？”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诸比丘，凡是我没有说过‘这不允许’而未禁止的，如果它是随顺不允许的、排斥允许的，那它对你们就是不允许的。诸比丘，凡是我没有说过‘这不允许’而未禁止的，如果它是随顺允许的、排斥不允许的，那它对你们就是允许的。诸比丘，凡是我没有说过‘这允许’而加以开许的，如果它是随顺不允许的、排斥允许的，那它对你们就是不允许的。诸比丘，凡是我没有说过‘这允许’而加以开许的，如果它是随顺允许的、排斥不允许的，那它对你们就是允许的。”

接着，诸比丘心里又想：“时限药可不可以和夜限药一起用？时限药可不可以和七日药一起用？时限药可不可以和终生药一起用？夜限药可不可以和七日药一起用？夜限药可不可以和终生药一起用？七日药可不可以和终生药一起用？”他们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时限药和夜限药，如果在当天接受，在允许进食的时间内可以一起用，在非时则不可以。诸比丘，时限药和七日药，如果在当天接受，在允许进食的时间内可以一起用，在非时则不可以。诸比丘，时限药和终生药，如果在当天接受，在允许进食的时间内可以一起用，在非时则不可以。诸比丘，夜限药和七日药，如果在当天接受，在一夜的时间里可以一起用，过了夜就不可以。诸比丘，夜限药和终生药，如果在当天接受，在一夜的时间里可以一起用，过了夜就不可以。诸比丘，七日药和终生药，如果在接受后，七天内可以一起用，超过七天就不可以了。”

四大教法论终

药犍度第六

186. 其摄颂 186. Tassuddānaṃ

在秋季，即使在非时也可以；油脂、根及粉也是；

用熬煮的药汁处理过的叶子、果实，还有树脂、盐以及洗涤剂（等，也是

药）。

药粉、药筛、肉，眼药、研钵。

眼药筒、上等遮盖布，药签、签筒。

袋、绷带、线，头油和鼻灌油。

鼻灌药器、烟熏器，以及眼罩袋。

油煎的药和油膏，以及过量的按摩油。

葫芦、汗、发汗浴的药材组合，以及大量热水。

水槽、血，角制足油盒、足部涂油。

绷带、手术刀、药汤，芝麻粉和药丸。

布、芥末粉、以及用黑盐所做的烟疗；

伤口的油膏、使伤口裂开之物，以及接受所制备的不净之物。

制作粪与泥敷剂，以及用碱、尿、诃子；

芳香的药物与泻药，以及清亮的与浑浊的浣肠液。

保护支、庇覆处，以及七日内的住处安排；

粗糖、绿豆、酸粥，还有自行烹煮和再次烹煮。

于饥馑时再次开许了果实与芝麻嚼食；

食前身体发热，以及所产生的痿疮。

关于敷药和筛子，以及人肉；

象、马、狗，还有蛇、狮子和豹；

熊肉与鬣狗肉，以及顺序和粥；

嫩肉除了糖，还有善藏住处；

恒河、千万真论，安巴巴利和离车族；

为回向而做的丰盛食物，却又被拒绝了；

云、名声、门达咖，还有牛乳与行粮；

盖尼亚、芒果、蒲桃、香蕉、mocǎ、蜂蜜、葡萄、莲藕。

粗涩果与叶粉，以及在阿图马的理发师；

在舍卫城，果与种子，以及在何处为时药。

此犍度中有一百零六事

药犍度终

7. 咖提那衣犍度

7. Kathinakkhandhako

187. 允许咖提那衣 187. Kathinānujānanā

306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有大约三十位从巴韦亚咖来的比丘，他们全都是住林野者，全都是托钵乞食者，全都是穿粪扫衣者，全都是持三衣者。他们正前往舍卫城，想去拜见世尊。但由于雨安居的日子临近，他们没能及时在舍卫城赶上入雨安居，便在中途的沙给德入了雨安居。他们带着渴望的心情在那里度过了雨安居，心想：“世尊就住在附近，离我们只有六由旬，而我们却没能见到世尊。”后来，这些比丘在雨安居结束后，自恣完毕后，在雨季仍然下着大雨、积水弥漫、泥泞不堪的情况下，穿着湿透的僧衣，疲惫不堪地来到了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来到了世尊那里。他们向世尊礼敬后，坐在一旁。依照惯例，诸佛世尊们通常会与客来的比丘寒暄问候。于是，世尊对这些比丘说：“诸比丘，是否可忍？是否可过？你们是否和合、彼此融洽、没有争执、安乐地度过了雨安居？是否没有因为托钵乞食而感到疲惫？”他们回答说：“世尊，是可忍的；世尊，是可过的。尊者，我们和合、彼此融洽、没有争执地度过了雨安居，也没有因为托钵乞食而感到疲惫。尊者，我们这大约三十位从巴韦亚咖来的比丘，正前往舍卫城想拜见世尊时，由于雨安居的日子临近，没能及时赶到舍卫城入雨安居，便在中途的沙给德入了雨安居。尊者，我们怀着渴望的心情住在那里安度，心想：‘世尊就住在附近，离我们只有六由旬，而我们却没能见到世尊。’尊者，我们在雨安居结束、自恣完毕后，在雨季下着大雨、积水弥漫、泥泞不堪的情况下，穿着湿透的僧衣，一路长途跋涉而来。”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以这件事为课题，先作了一番法义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结束雨安居的诸比丘展开咖提那衣。诸比丘，对于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你们，有五件事将是被允许的：不告辞而行、不一起受持而行、众食、随意衣，以及在那里生起的衣，那将属于他们。诸比丘，对于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你们，这五件事将是被允许的。诸比丘，咖提那衣应当这样展开：应由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307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是僧团获得的咖提那衣料。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可以将这块咖提那衣料交给名为某某的比丘，以展开咖提那衣。这是动议。”

“尊者僧团，请听我说。这是僧团获得的咖提那衣料。僧团将这块咖提那衣料交给名为某某的比丘，以展开咖提那衣。哪位尊者同意将这块咖提那衣料交给名为某某的比丘以展开咖提那衣，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这块咖提那衣料已由僧团交给名为某某的比丘，以展开咖提那衣。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记录此事。”

308 “诸比丘，咖提那衣像这样是展开的，像这样是未展开的。那么，诸比丘，咖提那衣在什么情况下是未展开的呢？仅凭画线，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洗涤，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检查衣料，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裁剪，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缝制，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锁边，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加衬片，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加固，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加覆肩布，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添加配饰，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添加延伸部分，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仅凭搓揉毡布，咖提那衣不算展开。通过标示所得的布料，咖提那衣不算展开；通过口头宣传所得的布料，咖提那衣不算展开；通过强求所得的布料，咖提那衣不算展开；通过储存所得的布料，咖提那衣不算展开；属于应舍出的布料，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不如法制作的布料，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不用桑喀帝衣，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不用上衣，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不用下衣，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不是用五条或五条以上的布料，在当天经裁剪、缝制成圆形衣所得，咖提那衣不算展开。不是由个人展开的，咖提那衣不算展开。即使如法地展开了咖提那衣，如果一位在场界外的人随喜，像这样，咖提那衣也不算展开。诸比丘，咖提那衣像这样是未展开的。”

309 “那么，诸比丘，咖提那衣在什么情况下是展开的呢？用全新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用近似全新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用破旧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用粪扫衣，咖提那衣算展开；从商店购得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非通过标示所得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非通过口头宣传所得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非通过强求所得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非通过储存所得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不属于应舍出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如法制作的布料，咖提那衣算展开。用桑喀帝，咖提那衣算展开；用上衣，咖提那衣算展开；用下衣，咖提那衣算展开。用五条或五条以上的布料，在当天经裁剪、缝制成圆形衣所得，咖提那衣算展开。由个人展开的，咖提那衣算展开。即使如法地展开了咖提那衣，如果一位在场界内的人随喜，像这样，咖提那衣也算展开。诸比丘，咖提那衣像这样是展开的。”

310 “那么，诸比丘，咖提那衣在什么情况下是被收回的呢？诸比丘，有这八种导致咖提那衣收回的基本情况：因离开而导致的、因完成而导致的、因决定而导致的、因

失去而导致的、因听闻而导致的、因断望而导致的、因越界而导致的、因共同收回而导致的。”

允许咖提那衣终

188. 取七法 188. Ādāyasattakaṃ

311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做好的衣离开，心里想：“我不会再回来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是“因离开而导致”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当他到了界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完成这件衣，不再回去了。”然后他就把那件衣做好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衣的完成。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当他到了界外，心里这样想：“我既不完成这件衣，也不再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这个决定。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当他到了界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完成这件衣，不再回去了。”然后他就动手做那件衣。在做衣的过程中，那件衣料损坏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衣的坏失。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心里想：“我会回去的。”他到了界外后，完成了那件衣。当他做完衣后，听说：“听说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听到消息。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心里想：“我会回去的。”他到了界外后，完成了那件衣。做完衣后，他一边想着“我会回去、我会回去”，一边在界外拖延，超过了咖提那衣收回的期限。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越过了界限。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心里想：“我会回去的。”他到了界外后，完成了那件衣。做完衣后，他一边想着“我会回去、我会回去”，一边赶上了咖提那衣的收回。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是与那些比丘们一起收回的。

取七法终

189. 受取七法 189. Samādāyasattakaṃ

312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拿着已经做好的衣离开了，心里想：“不再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离开。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拿着衣料离开了。当他到了界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完成这件衣，不再回去了。”然后他就把那件衣做好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衣的完成。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拿着衣离开了。他到界外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心念决断为终。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拿着衣离开了。他到界外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让人做那件衣。他那件正在被制作的衣丢失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丢失为终。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拿着衣离开，心想：“我要回去。”他到界外后做那件衣。他做好衣后听到：“听说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听闻为终。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拿着衣离开，心想：“我要回去。”他到界外后做那件衣。他做好衣后，心里想着“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却在界外错过了咖提那衣的收回。对这位比丘而言，咖提那衣的收回，以越过界限为终。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拿着衣离开，心想：“我要回去。”他到界外后做那件衣。他做好衣后，心里想着“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却遇上了咖提那衣的收回。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与诸比丘一起的。

受取七法终

190. 取六法 190. Ādāyachakkaṃ

313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拿着未完成的衣离开了。他到界外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做那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完成为终。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拿着未完成的衣离开了。他到界外后这样想：“我既不做这件衣，也不回去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心念决断为终。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拿着未完成的衣离开了。他到界外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做那件衣。他正在做那件衣时，衣丢失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丢失为终。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带着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心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继续做这件衣。衣做完后，他听说：“听说那座寺院里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听闻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带着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心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继续做这件衣。衣做完后，他一边想着“我会回去，我会回去”，一边在界外错过了咖提那衣收回的时间。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越过界限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带着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心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继续做这件衣。衣做完后，他一边想着“我会回去，我会回去”，一边赶上了咖提那衣收回的时间。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和诸比丘一起的。

取六法终

191. 受取六法 191. Samādāyachakkaṃ

314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到了界外，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把衣做完，不回去了。”他就做这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完成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到了界外，他心里这样想：“这件衣，我也不打算做，我也不打算回去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决定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到了界外，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把衣做完，不回去了。”他就做这件衣。在做衣的过程中，这件衣坏掉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坏失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心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继续做这件衣。衣做完后，他听说：“听说那座寺院里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就这位比丘而言，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听闻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心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继续做这件衣。衣做完后，他一边想着“我会回去，我会回去”，一边在界外错过了咖提那衣收回的时间。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越过界限为界限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尚未做好的衣离开，心里想着“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把衣做好了。衣做好后，他仍然抱着“我会回来、我会回来”的念头，这时他就这样承受了咖提那衣的收回。对这位比丘来说，他的咖提那衣和诸比丘一同被收回了。

受取六法终

192. 取十五法 192. Ādāyapannarasakaṃ

315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当他到了界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完成这件衣，不再回去了。”然后他就把那件衣做好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衣的完成。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当他到了界外，心里这样想：“我既不完成这件衣，也不再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这个决定。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取衣离去。当他到了界外时，这样想——

他心里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于是他做那件衣。在做衣的过程中，那件衣丢失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便因衣的丢失而终止。

三法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了，心里想着“我不回去了”。到了界外，他心里又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吧。”于是他做了那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便因衣的完成而终止。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了，心里想着“我不回去了”。到了界外，他心里这样想：“我不做这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便因其决定而终止。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了，心里想着“我不回去了”。到了界外，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吧。”于是他做那件衣，在做衣的过程中，衣丢失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便因衣的丢失而终止。

三法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了，内心并没有下决定——既没有“我会回去”的念头，也没有“我不回去”的念头。到了界外之后，他心里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于是他做了那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便因衣的完成而终止。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未作决意。他既没有“我将返回”的想法，也没有“我将不返回”的想法。他到了界外后，这样想：“我既不做这件衣，也不返回。”那位比丘的咖提那衣，因决定而舍。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未作决意。他既没有“我将返回”的想法，也没有“我将不返回”的想法。他到了界外后，这样想：“我要在这里做这件

衣，不返回。”他做那件衣。那件衣在制作过程中丢失了。那位比丘的咖提那衣，因丢失而舍。

三法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心想“我将返回”。他到了界外后，这样想：“我要在这里做这件衣，不返回。”他做那件衣。那件衣做好了。那位比丘的咖提那衣，因衣完成而舍。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心想“我将返回”。他到了界外后，这样想：“我既不做这件衣，也不返回。”那位比丘的咖提那衣，因决定而舍。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衣离开，心想“我将返回”。他到了界外后，这样想：“我要在这里做这件衣，不返回。”他做那件衣。那件衣在制作过程中丢失了。那位比丘的咖提那衣，因丢失而舍。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心里想：“我会回去的。”他到了界外后，完成了那件衣。当他做完衣后，听说：“听说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听到消息。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心里想：“我会回去的。”他到了界外后，完成了那件衣。做完衣后，他一边想着“我会回去、我会回去”，一边在界外拖延，超过了咖提那衣收回的期限。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因为越过了界限。

一位比丘在咖提那衣展开后，带着衣料离开了，心里想：“我会回去的。”他到了界外后，完成了那件衣。做完衣后，他一边想着“我会回去、我会回去”，一边赶上了咖提那衣的收回。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是与那些比丘们一起收回的。

六法

取十五法终

193. 共取十五法等 193. Samādāyapannarasakādi

316 比丘——已展开咖提那衣者——取了衣后离开……（中略）。

（应与《随取品》相同地广泛展开。）

比丘——已展开咖提那衣者——带着未完成的衣离开。他到了界外后，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完成这件衣，不会再回来了。”于是他便完成那件衣。对那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以衣服完成为收回而舍……（中略）。

（应与《持取品》相同地广泛展开。）

共取十五法等终

194. 未完成受取十五法 194. Vippakatasamādāyapannarasakaṃ

317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到了界外，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把衣做完，不回去了。”他就做这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完成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到了界外，他心里这样想：“这件衣，我也不打算做，我也不打算回去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决定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到了界外，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把衣做完，不回去了。”他就做这件衣。在做衣的过程中，这件衣坏掉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坏失为界限的。

三法

比丘——已展开咖提那衣者——持取未完成的衣而离开，心想：“我不会再回来了。”他到了界外后，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完成这件衣。”于是他便完成那件衣。对那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以衣服完成为收回而舍。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一件未完成的衣离开了，心里想着：“我不会再回来了。”他到了结界外面之后，这样想：“我不做这件衣了，也不回来了。”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的收回是通过决断而完成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一件未完成的衣离开了，心里想着：“我不会再回来了。”他到了结界外面之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做那件衣。在做那件衣的时候，衣坏失了。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的收回是通过坏失而完成的。

三法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一件未完成的衣离开了，心意不确定；他心里既没有想“我会再回来”，也没有想“我不会再回来”。他到了结界外面之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做那件衣。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的收回是通过完成而完成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一件未完成的衣离开了，心意不确定；他心里既没有想“我会再回来”，也没有想“我不会再回来”。他到了结界外面之后，这样想：“我不做这件衣了，也不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的收回是通过决断而完成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一件未完成的衣离开了，心意不确定；他心里既没有想“我会再回来”，也没有想“我不会再回来”。他到了结界外面之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做那件衣。在做那件衣的时候，衣坏失了。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的收回是通过坏失而完成的。

三法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一件未完成的衣离开了，心里想着：“我会再回来。”他到了结界外面之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做那件衣。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的收回是通过完成而完成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一件未完成的衣离开了，心里想着：“我会再回来。”他到了结界外面之后，这样想：“我不做这件衣了，也不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的收回是通过决断而完成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一件未完成的衣离开了，心里想着：“我会再回来。”他到了结界外面之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做那件衣。在做那件衣的时候，衣坏失了。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的收回是通过坏失而完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心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继续做这件衣。衣做完后，他听说：“听说那座寺院里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就这位比丘而言，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听闻为界限的。

有一位比丘，他的衣已经展开但还没做完。他拿了这件没做完的衣离开了，心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继续做这件衣。衣做完后，他一边想着“我会回去，我会回去”，一边在界外错过了咖提那衣收回的时间。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以越过界限为界限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带着尚未做好的衣离开，心里想着“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把衣做好了。衣做好后，他仍然抱着“我会回来、我会回来”的念头，这时他就这样承受了咖提那衣的收回。对这位比丘来说，他的咖提那衣和诸比丘一同被收回了。

六法

已离共取十五法终

取诵分

195. 未达十二法 195. Anāsādoḷasakaṃ

318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怀着对衣的希望离开。他到界外后，就去追求那一份对衣的希望。他并非因希望而得到，而是因无希望而得到。这时他心里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要回去了。”于是他就制作了那件衣。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完成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怀着对衣的希望离开。他到界外后，就去追求那一份对衣的希望。他并非因希望而得到，而是因无希望而得到。这时他心里想：“我既不要做这件衣，也不要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决断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怀着对衣的希望离开。他到界外后，就去追求那一份对衣的希望。他并非因希望而得到，而是因无希望而得到。这时他心里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要回去了。”于是他就制作那件衣。但正在制作中的那件衣丢失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丢失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怀着对衣的希望离开。他到了界外后，心里想：“我就在这里追求这份对衣的希望，不要回去了。”于是他就去追求那对衣的希望。结果，那份对衣的希望断绝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希望断绝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怀着对衣的希望离开，心想：“我不回去了。”他到界外后，就去追求那一份对衣的希望。他并非因希望而得到，而是因无希望而得到。这时他心里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于是他就制作了那件衣。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完成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布料离开住处，心里想着：“我不会回来了。”他到了界外之后，又在那里照看那布料。他不抱希望地获得，抱着希望便不能获得。他随后这样想：“我不想做这件衣了。”对这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他的决定为终点的。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布料离开住处，心里想着：“我不会回来了。”他到了界外之后，又在那里照看那布料。他不抱希望地获得，抱着希望便不能获得。他随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吧。”他便着手做那件衣。在做的过程中，那件衣毁坏了。对这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毁坏为终点的。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布料离开住处，心里想着：“我不会回来了。”他到了界外之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照看这布料吧。”他便在那里照看那

布料。结果，他那获得布料的希望断了。对这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希望断绝为终点的。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布料离开住处，心中没有明确下定决心；他既没有想着“我会回来”，也没有想着“我不会回来”。他到了界外之后，又在那里照看那布料。他不抱希望地获得，抱着希望便不能获得。他随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着手做那件衣。对这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衣的完成为终点的。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布料离开住处，心中没有明确下定决心；他既没有想着“我会回来”，也没有想着“我不会回来”。他到了界外之后，又在那里照看那布料。他不抱希望地获得，抱着希望便不能获得。他随后这样想：“我不想做这件衣了，也不回去了。”对这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他的决定为终点的。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布料离开住处，心中没有明确下定决心；他既没有想着“我会回来”，也没有想着“我不会回来”。他到了界外之后，又在那里照看那布料。他不抱希望地获得，抱着希望便不能获得。他随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着手做那件衣。在做的过程中，那件衣毁坏了。对这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毁坏为终点的。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布料离开住处，心中没有明确下定决心；他既没有想着“我会回来”，也没有想着“我不会回来”。他到了界外之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照看这布料，不回去了。”他便在那里照看那布料。结果，他那获得布料的希望断了。对这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希望断绝为终点的。

未达十六法终

196. 已达十二法 196. Āsādoḷasakaṃ

319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布料离开住处，心里想着：“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之后，又在那里照看那布料。他抱着希望便能获得，不抱希望便不能获得。他随后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着手做那件衣。对这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衣的完成为终点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就指望着那份衣料。如果怀有希望，他就能得到；如果断了希望，他就得不到。这时他心里这样想：“我不做这件衣了，也不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决意为边界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就指望着那份衣料。如果怀有希望，他就能得到；如果断了希望，他就得不到。这时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就开始做这件衣。在做这件衣的过程中，衣料坏失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坏失为边界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指望着这份衣料，不回去了。”他就指望着那份衣料。结果，他那个得到衣料的希望断绝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希望断绝为边界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听到了消息：“听说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他这样想：“既然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那我就在这里指望着这份衣料吧。”他就指望着那份衣料。如果怀有希望，他就能得到；如果断了希望，他就得不到。后来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就开始做这件衣。衣做好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制作为边界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听到了消息：“听说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他这样想：“既然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那我就在这里指望着这份衣料吧。”他就指望着那份衣料。如果怀有希望，他就能得到；如果断了希望，他就得不到。后来他心里这样想：“我不做这件衣了，也不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决意为边界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听到了消息：“听说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他这样想：“既然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那我就在这里指望着这份衣料吧。”他就指望着那份衣料。如果怀有希望，他就能得到；如果断了希望，他就得不到。后来他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就开始做这件衣。在做这件衣的过程中，衣料坏失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坏失为边界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听到了消息：“听说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他这样想：“既然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那我就在这里指望着这份衣料，不回

去了。”他就指望着那份衣料。结果，他那个得到衣料的希望断绝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希望断绝为边界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就指望着那份衣料。如果怀有希望，他就能得到；如果断了希望，他就得不到。他就开始做这件衣。衣做好了，这时他听到了消息：“听说在那个住处，咖提那衣已经被收回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听闻为边界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心里想着“我会回去的”，因衣料的事离开了。他到了界外后，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指望着这份衣料，不回去了。”他就指望着那份衣料。结果，他那个得到衣料的希望断绝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希望断绝为边界的。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寻求布料而出发，他心里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就在那里完成布料的事。当他怀着“会回来”的念头时，他得到了布料；一旦失去了“会回来”的念头，他就得不到了。于是他开始缝制那件衣服。他做完了衣服，心里一直想着：“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结果在回到界内之前，时限已过，咖提那衣的效力在界外就结束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越过界区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为了寻求布料而出发，他心里想：“我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就在那里完成布料的事。有期望时他得到，无期望时他得不到。于是他开始缝制那件衣服。他做完了衣服，心里一直想着：“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终于，他带着做好的衣服，及时赶上了，和僧团一起完成了咖提那衣的收回程序。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与僧团大众一起进行的咖提那衣收回。

已达十二法终

197. 应作十二法 197. Karaṇīyadoḷasakaṃ

320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为某些事务而出发了。他到了界外之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他在无对衣之望时得到布料，有对衣之望时反而得不到布料。他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服，不回去了。”于是他就在那里做这件衣服。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衣做成（在任何地点完成制衣）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为某些事务而出发了。他到了界外之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当他怀着“不回去”的念头时，他得不到布料；如果他还存着“会回去”的念头，反而得到了。他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既不要

在这里做这件衣服，也不要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决定放弃（不制衣也不回界内）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为某些事务而出发了。他到了界外之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当他怀着“不回去”的念头时，他得不到布料；如果他还存着“会回去”的念头，反而得到了布料。他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服，不回去了。”于是他就在那里做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在制作的过程中丢失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布料丢失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为某些事务而出发了。他到了界外之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就在这里守候这布料期望，不回去了。”于是他守候那布料期望。但是，他所期待的布料来源中断了。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期望破灭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经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为某些事务而出发了，他心里想：“我不会回来的。”他到了界外之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不抱希望地，他得到了布料；如果怀有希望，反而得不到。他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服吧。”于是他就在那里做这件衣服。对于这位比丘来说，这是以衣做成（在任何地点完成制衣）为缘的咖提那衣收回。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某些事务而离开，心想：“我不回来了。”到了界外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在不期待的情况下他得到了，在期待的情况下他得不到。于是他心想：“那我就不做这件衣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是以决定为边际而舍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某些事务而离开，心想：“我不回来了。”到了界外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在不期待的情况下他得到了，在期待的情况下他得不到。于是他心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他便动手做那件衣。那件衣在制作过程中毁坏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是以毁坏为边际而舍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某些事务而离开，心想：“我不回来了。”到了界外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心想：“我就在这里等待这份衣缘。”他便等待那份衣缘。那份衣缘的期待落空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是以期望断绝为边际而舍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某些事务而离开，心中没有决定；他既不想“我会回来”，也不想“我不会回来”。到了界外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在不期待的情况下他得到了，在期待的情况下他得不到。于是他心想：“我

就在这里做这件衣，我不回去了。”他便动手做那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是以完成为边际而舍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某些事务而离开，心中没有决定；他既不想“我会回来”，也不想“我不会回来”。到了界外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在不期待的情况下他得到了，在期待的情况下他得不到。于是他心想：“那我就不做这件衣了，我不回去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是以决定为边际而舍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某些事务而离开，心中没有决定；他既不想“我会回来”，也不想“我不会回来”。到了界外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便等待那份衣缘。在不期待的情况下他得到了，在期待的情况下他得不到。于是他心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我不回去了。”他便动手做那件衣。那件衣在制作过程中毁坏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是以毁坏为边际而舍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因某些事务而离开，心中没有决定；他既不想“我会回来”，也不想“我不会回来”。到了界外后，他心里生起对衣的期待。他心想：“我就在这里等待这份衣缘，我不回去了。”他便等待那份衣缘。那份衣缘的期待落空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是以期望断绝为边际而舍的。

应作十二法终

198. 未离散九法 198. Apavilāyananavakaṃ

321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出发远行，不放弃衣的份额。到了远方后，诸比丘问他：“贤友，你在哪里过的雨安居？你的衣份额在哪里？”他这样回答：“我在某某住处过的雨安居，我的衣份额在那里。”他们这样说：“贤友，去吧，去把那件衣拿来，我们在这里给你做衣。”他便前往那个住处，问诸比丘：“贤友，我的衣份额在哪里？”他们这样回答：“贤友，这是你的衣份额，你要去哪里？”他这样回答：“我要去某某住处，那里的诸比丘会给我做衣。”他们这样说：“贤友，够了，不要去了。我们在这里给你做衣。”于是他心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我不回去那里了。”他便动手做那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是以完成为边际而舍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作为出行者离开……他心想：“我既不做这件衣，也不回来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舍去，是由于心念已断而引起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作为出行者离开……他心想：“我要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再回来。”他就做这件衣。他这件衣在制作过程中丢失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舍去，是由于衣丢失而引起的。

322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作为出行者离开，没有放弃应得的衣份。到了外地的他，诸比丘问他：“贤友，你在哪里过了雨安居？你的衣份又在哪里？”他这样说：“我在某住处过了雨安居，我的衣份也在那里。”他们这样说：“贤友，去吧，去取那件衣来，我们在这里为你做衣。”他去了那个住处，问诸比丘：“贤友，我的衣份在哪里？”他们这样说：“贤友，这是你的衣份。”他取了那件衣，前往那个住处。在路上，诸比丘问他：“贤友，你要去哪里？”他这样说：“我要去某某住处，那里的诸比丘要为我做衣。”他们这样说：“贤友，行了，别去了，我们在这里为你做衣。”他这样想：“我要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再回来。”他就做这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舍去，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作为出行者离开，没有放弃应得的衣份。他到了外地，诸比丘问他：“贤友，你在哪里过了雨安居？你的衣份又在哪里？”他这样说：“我在某住处过了雨安居，我的衣份也在那里。”他们这样说：“贤友，去吧，去取那件衣来，我们在这里为你做衣。”他去了那个住处，问诸比丘：“贤友，我的衣份在哪里？”他们这样说：“贤友，这是你的衣份。”他取了那件衣，前往那个住处。在路上，诸比丘问他：“贤友，你要去哪里？”他这样说：“我要去某某住处，那里的诸比丘要为我做衣。”他们这样说：“贤友，行了，别去了，我们在这里为你做衣。”他这样想：“我既不做这件衣，也不回来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之所以舍去，是因为他的心念已断而生起。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作为出行者离开……他心想：“我要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再回来。”他就做这件衣。他这件衣在制作过程中丢失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舍去，是由于衣丢失而引起的。

323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作为出行者离开，没有放弃应得的衣份。到了外地的他，诸比丘问他：“贤友，你在哪里过了雨安居？你的衣份又在哪里？”他这样说：“我在某住处过了雨安居，我的衣份也在那里。”他们这样说：“贤友，去吧，去取那件衣来，我们在这里为你做衣。”他去了那个住处，问诸比丘：“贤友，我的衣份在哪里？”他们这样说：“贤友，这是你的衣份。”他取了那件衣，前往那个住处。到了那个住处后，他这样想：“我要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再回来。”他就做这件衣。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舍去，是由于衣完成而引起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作为出行者离开……他心想：“我既不做这件衣，也不回来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舍去，是由于心念已断而引起的。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的比丘，作为出行者离开……他心想：“我要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再回来。”他就做这件衣。他这件衣在制作过程中丢失了。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舍去，是由于衣丢失而引起的。

未离散九法终

199. 安乐住五法 199. Phāsuvihārapañcakaṃ

324 一位已展开咖提那衣、为求安住的比丘，拿了衣离开时心想：“我将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返回。”他出了界之后，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做这件衣，不回去了。”他便做了那件衣。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是以完成为边际而舍的。

一位已经完成展开咖提那衣、安住于安稳生活中的比丘，拿了衣离开时心想：“我将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返回。”他出了界之后，心里这样想：“我既不完成这件衣，也不回去了。”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因决定不完成而收回。

一位已经完成展开咖提那衣、安住于安稳生活中的比丘，拿了衣离开时心想：“我将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返回。”他出了界之后，心里这样想：“我就在这里完成这件衣吧，不回去了。”他便做那件衣。正在做那件衣的时候，衣丢失了。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因衣的丢失而收回。

一位已经完成展开咖提那衣、安住于安稳生活中的比丘，拿了衣离开时心想：“我将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去某某住处；如果那里舒适，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舒适，我就返回。”他出了界之后，做了那件衣。衣做成后，他心里想着“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却在界外拖延，错过了咖提那衣收回的时机。对于这位比丘，咖提那衣因越出界外而收回。

一位已完成咖提那衣之展开、安住于安稳生活中的比丘，拿着衣离开时心想：“我要去某某住处；在那里若能住得安稳，我就住下；若住不安稳，我就去某某住处；在那里若能住得安稳，我就住下；若住不安稳，我就去某某住处；在那里若能住得安稳，我就住下；若住不安稳，我就返回。”他到了界外之后，把那件衣做了出

来。衣做成后，他一心想着“我要返回”，于是与诸比丘共同完成了咖提那衣的收回。这位比丘的咖提那衣收回，是与诸比丘共同进行的。

安乐住五法终

200. 障碍与非障碍论 200. Palibodhāpalibodhakathā

325 诸比丘，咖提那衣有两种障碍、两种非障碍。哪两种是咖提那衣的障碍呢？住处障碍和衣的障碍。诸比丘，怎样是住处障碍呢？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住在这个住处，或者带着想回来的期望离开，心想“我要回去”。诸比丘，这就是住处障碍。诸比丘，怎样是衣的障碍呢？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的衣未完成，或者正在进行中还未做完，或者对衣的希望没有断除。诸比丘，这就是衣的障碍。诸比丘，这是咖提那衣的两种障碍。

诸比丘，哪两种是咖提那衣的非障碍呢？住处非障碍和衣的非障碍。诸比丘，怎样是住处非障碍呢？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离开那个住处时，已经舍弃、已经吐出、已经放下，没有期待，心想“我不回去了”。诸比丘，这就是住处非障碍。诸比丘，怎样是衣的非障碍呢？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的衣已经完成，或者丢失了，或者损坏了，或者烧毁了，或者对衣的希望已经断除。诸比丘，这就是衣的非障碍。诸比丘，这是咖提那衣的两种非障碍。

障碍与非障碍论终

咖提那衣篇集第七终

201. 其摄颂 201. Tassuddānaṃ

三十位从巴韦亚来的比丘，在沙给德住下，心里满是渴望；
圆满度过雨季安居的他们，前去拜见胜利者。
这便是咖提那衣的事缘，并将开许五种利益。
不告辞而行，不共同持守而行，同样还有众食。
随意衣和那里生起的衣，都将归于他们所有。
通过白，既有如法展开，也有未展开的情形。
划线、洗涤、审查，以及裁剪。
缝合、滚边、搓揉、加固，和顺纹处理。
镶边、浸湿、捶打、谈论标记，这些工序。
临时借用、存放、应舍，除那三种外皆不许。
除了超过五者，有裁割且带有圈饰；

非由个人如法（展衣）、界外者随喜，皆不成（咖提那衣）。
咖提那衣成为未展开，这就是佛陀所教导的；
未受剪、未预作、片布，粪扫衣，以及来自商贩的。
无相、无谈论，无临时借用，且无存放；
无舍、已预作，同样关于三衣。
若为五者、或超过五者，已裁割、已作圈饰；
个人如法地铺展后，界内者随喜。
以上是铺展咖提那衣的总纲，以及关于取消的八项纲要。
离去（边际）、完成、决定以及失坏。
听闻、期望断绝、界，以及第八种的共取消。
他拿了已做好的衣，心想“我不回来了”，就这么走了。
对他来说，这就是以离去为边际的咖提那衣取消。
他拿着衣，走到了界外时，心中这样想：
“我将在界外完成它，不再回来了。”就在完成时，咖提那衣被取消。
他拿着衣离开住所范围，并且心意导向是“不再回来”。
对于他，那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决断为终；
他拿着衣，走到了界外时，心中这样想：
“我将完成它，不再回来”，他那未完成的衣会丢失；
对于他，那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丢失为终。
他拿着衣离开，心意导向是“还会回来”，并在外完成那件衣；
那已完成了衣的比丘，在那里听到：“僧团已经收回咖提那衣了”。
对于他，那咖提那衣的收回，是以听闻为终；
他拿着衣离开，心意导向是“还会回来”，并在外完成那件衣；
衣已完成的他在界外，心倾向于咖提那衣的收回；
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法的舍弃，是因为他越过了界区。
他拿着衣离开，心意导向是“还会回来”，并在外完成那件衣；
衣在界外完成了，他心里也还想着要回来，恰与僧众咖提那衣收回同时终止。
对于这位比丘来说，咖提那衣法的舍弃，是跟僧团一起进行的。
拿着衣离开或是受持衣而住，这七种、七种的离开方式，
并没有因“只是离开就断除”这回事。在衣未完成的六种情况中，那离开的方

式是：

带着衣材离开住处后，生起“我将制作”的心念。

完成、确定完成、以及舍弃，这三种情况；

带着衣材，心想“我将不再返回”，在界外制作。

完成、确定完成，以及舍弃，这也是三种情况；

若未设定心念，则依后三种方式处理。

带着衣材离去，心想“我将返回”，在界外制作；

心想“我将不再返回”而制作，在完成时，咖提那衣即被收回。

确定完成、舍弃、听闻，以及越过界线。

与诸比丘一起，它会产生；去向会有十五种。

受持之后、尚未完成的状态，受持之后又是如此；

这是那四种情况，全部具备十五种方式。

没有期待地、以及带着期待地，还有那三种应做的事；

应当从方法上了知它，三种情况各别有十二种、十二种。

在此处，凋谢的并非这九种，在那里的安乐有五种；

障碍与非障碍，摄颂是依方法而作。

在此篇中，有十二段根本故事、一百一十八处重复句的引文开头。

咖提那衣犍度终

8. 衣犍度

8. Cīvarakkhandhako

202. 吉瓦咖事 202. Jīvakavatthu

326 那时，佛陀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竹林迦兰陀园（Kalanda）。那时，毗舍离（Vesālī）这座城市繁荣富饶，人口众多，人烟稠密，食物充足。有七千座高楼、七百座高楼、七座高楼；有七千座尖顶殿堂、七百座尖顶殿堂、七座尖顶殿堂；有七千座林园、七百座林园、七座林园；有七千个池塘、七百个池塘、七个池塘。有个叫安巴巴利（Ambapālī）的妓女，长得美丽动人，令人赏心悦目，端庄娴雅，拥有最美的容色。她舞技娴熟，能歌善乐，被众多倾慕她的男人追捧，一夜之资要五十钱。她使毗舍离这座城市更加光彩照人。那时，有一位王舍城的居民，因为一些事务来到毗舍离。这位王舍城居民看见了毗舍离的繁荣富饶，人口众多，人烟稠密，食物充足；看见了那七千座高楼、七百座高楼、七座高楼……还看见了妓女安巴巴利，美丽动人，令人赏心悦目，端庄娴雅，拥有最美的容色，舞技娴熟，能歌善乐，被众多倾慕她的男人追捧，一夜之资要五十钱，并因此使毗舍离更加光彩照人。

327 那时，那位王舍城居民在毗舍离办完了事后，又回到了王舍城。他来到摩揭陀国（Magadha）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那里，到了之后，对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这样说：“陛下，毗舍离那个地方，繁荣富饶，人口众多，人烟稠密，食物充足。有七千座高楼……她使毗舍离更加光彩照人。陛下，我们也应该册立一位妓女吧。”国王回答说：“那么，你们去找一个符合条件的姑娘，册立她为妓女。”那时，王舍城有一个叫萨拉瓦提（Sālavatī）的姑娘，长得美丽动人，令人赏心悦目，端庄娴雅，拥有最美的容色。于是，王舍城的居民就册立萨拉瓦提姑娘为妓女。不久，萨拉瓦提妓女就变得舞技娴熟，能歌善乐，被众多倾慕她的男人追捧，一夜之资达到了一百钱。又过了不久，萨拉瓦提妓女怀孕了。当时，萨拉瓦提妓女心里想：“女人一旦怀孕了，男人就不喜欢了。如果有人知道‘萨拉瓦提妓女怀孕了’，我的全部生意就毁了。不如我就装病吧。”于是，萨拉瓦提妓女吩咐守门人：“喂，守门人，别让任何男人进来。如果有人问我，你就通报说‘她身体不适’。”

“是的，女主人。”那位守门人答应了萨拉瓦提妓女。等到胎儿足月，萨拉瓦提妓女生下了一个儿子。于是，萨拉瓦提妓女命令一个女仆：“来，把这孩子放在一个簸箕里，拿出去扔到垃圾堆上。”

“是的，女主人。”那个女仆答应了萨拉瓦提妓女，把那孩子放在簸箕里，拿出去扔到了垃圾堆上。

328 那时，有一位名叫阿巴亚的王子，一大早正要去侍奉国王，看到了那个被乌鸦围绕的孩子。看到后，他问身边的人：“喂，那群乌鸦围着的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孩子，殿下。”

“他还活着吗？”

“活着，殿下。”

“那么，你们把这个孩子带到我的后宫去，交给乳母们喂养吧。”

“是的，殿下。”那些人答应了无畏王子（Abhaya Rājakumāra），把那孩子带到无畏王子的后宫，交给了乳母们，说：“好好喂养他。”因为他活下来了，大家就给他取名叫“吉瓦咖（Jīvaka）”。又因为是王子（kumāra）养大的（posāpita），所以又叫他“由王子养大的名字”。不久，吉瓦咖就长大懂事了。那时，吉瓦咖来到无畏王子那里，到了之后，对无畏王子这样说：“殿下，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父亲？”

“吉瓦咖啊，我也不知道你的母亲是谁。但我就是你的父亲。你是我养大的。”于是，吉瓦咖心里想：“这些王族家庭，没有一门手艺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我不如去学一门手艺吧。”

329 那时，在塔迦尸喇城住着一位声名远扬的名医。于是，吉瓦咖没有告诉无畏王子，就动身前往塔迦尸喇城。他一路上，边走边行，终于到了塔迦尸喇城，来到了那位名医面前。到了之后，他对那位名医说：“老师，我想学习医术。”

“那么，吉瓦咖，你就学吧。”当时，吉瓦咖学东西，记得很多，掌握得很快，又能很好地理解记忆，学到的东西从不会忘记。过了七年以后，吉瓦咖心里想：“我学东西记得很多，掌握得很快，也能很好地理解记忆，学到的东西从不会忘记。我已经学了七年了，但这门医术的尽头还看不见。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门医术的尽头呢？”

于是，吉瓦咖来到那位名医那里，到了之后，对那位名医说：“老师，我学东西记得很多，掌握得很快，也能很好地理解记忆，学到的东西从不会忘记。我已经学了七年了，但这门医术的尽头还看不见。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门医术的尽头呢？”

“那么，吉瓦咖，你带着一把小锄头，在塔迦尸喇城周围一由旬的范围内走一遍，无论看见什么东西，只要不是药，你就带回来。”

“是的，老师。”吉瓦咖答应了那位名医，带着小锄头，在塔迦尸喇城周围一由旬的范围内走了一圈，却什么不是药的东西都没看见。于是，吉瓦咖回到那位名医那里，到了之后，对那位名医说：“老师，我在塔迦尸喇城周围一由旬的范围内走了一遍，

什么不是药的东西都没看见。”

“吉瓦咖，你已经学得很好了。这些本事足够你谋生了。”那位名医说完，给了吉瓦咖一点点路费。于是，吉瓦咖拿着那一点点路费，动身返回王舍城。在途中，吉瓦咖的那一点点路费在娑鸡帝（Sāketa）这个地方耗尽了。这时，吉瓦咖心里想：“这段路是荒野，水少，食物也少，没有路费是很难走过去的。不如我去弄点路费吧。”

吉瓦咖事终

203. 长者妻事 203. Seṭṭhibhariyāvatthu

330 那时，在娑鸡帝，有一位长者的妻子患头痛病，长达七年。许多有名的大医师、各地名医前来诊治，都没能治好她的病，他们拿了很多钱走了。那时，吉瓦咖进入娑鸡帝城，向人们打听：“喂，这里有谁生病了吗？我来给他治病吧。”

“一位长者妻，得了七年的头痛病。老师，请您去治疗这位长者妻的病吧。”于是，吉瓦咖来到那位长者居士的家，到了之后，他吩咐守门人：“喂，守门人，你去通报长者妻：‘夫人，医生来了，他想见您。’”“是的，老师。”那位守门人答应了吉瓦咖，来到长者妻那里，到了之后，对长者妻说：“夫人，医生来了。他想见您。”

“守门人，那位医生长得什么样？”

“很年轻，夫人。”

“算了，守门人，一个年轻的医生能为我做什么呢？许多有名的大医师、各地名医来了都治不好。他们拿了很多钱走了。”于是，那位守门人回到吉瓦咖那里，到了之后，对吉瓦咖说：“老师，长者妻这样说：‘算了，守门人，一个年轻的医生能为我做什么呢？许多有名的大医师、各地名医来了都治不好。他们拿了很多钱走了。’”

“守门人，你再去对长者妻说：‘夫人，医生这样说：夫人，请您先别给我任何东西。等您病好了，那时您想给我什么，再给我吧。’”“是的，老师。”那位守门人答应了吉瓦咖，又来到长者妻那里，到了之后，对长者妻说：“夫人，医生这样说：‘夫人，请您先别给我任何东西。等您病好了，那时您想给我什么，再给我吧。’”“那么，守门人，让那位医生进来吧。”

“是的，夫人。”那位守门人答应了长者妻，回到吉瓦咖那里，到了之后，对吉瓦咖说：“老师，长者妻请您进去。”

于是，吉瓦咖来到长者妻那里。到了之后，他观察了长者妻的症状，对长者妻说：“夫人，需要一捧的酥油。”于是，长者妻让人给了吉瓦咖一捧酥油。然后，吉瓦咖把那一捧酥油用各种药材一起煎煮，让长者妻仰卧在床上，从鼻子里灌了进去。

那酥油从鼻子里灌进去后，却从嘴里流了出来。长者妻用容器接住后，吐掉，然后吩咐女仆：“来，你用棉絮把这酥油收起来。”这时，吉瓦咖心里想：“这位主妇真是出奇地吝啬啊。这种应该扔掉的东西——酥油，她竟然让人用棉絮收起来。我用的那些珍贵好药可不少啊。难道她什么供养物都不给我吗？”长者妻察觉到了吉瓦咖的脸色变化，便对吉瓦咖说：“老师，您为什么闷闷不乐呢？”吉瓦咖回答说：“我当时心里这样想：‘这位主妇真是出奇地吝啬啊。这种应该扔掉的东西——酥油，她竟然让人用棉絮收起来。我用的那些珍贵好药可不少啊。难道她什么供养物都不给我吗？’”长者妻说：“老师，我们这些在家人啊，是懂得节俭的。这酥油留下，可以给奴仆们做脚油用，或者添到灯里点。您别闷闷不乐，您的供养物不会少的。”就在那时，吉瓦咖只用了这一次的灌鼻疗法，就根除了长者妻那长达七年的头痛病。于是，长者妻病好了，就给了吉瓦咖四千钱。她的儿子说：“我的母亲病好了，站起来了。”也给了四千钱。她的媳妇说：“我的婆婆病好了，站起来了。”也给了四千钱。长者居士说：“我的妻子病好了，站起来了。”也给了四千钱，外加一个男仆、一个女仆和一辆马车。

于是，吉瓦咖带着那一万六千钱，以及男仆、女仆和马车，动身前往王舍城。他一路上，边走边行，终于到了王舍城，来到无畏王子那里。到了之后，他对无畏王子说：“殿下，这是我第一次行医的所得：一万六千钱，还有男仆、女仆和马车。请您收下吧，作为您养育我的回报。”无畏王子回答说：“不用了，吉瓦咖。这些都归你。你就在我的内宫旁边建一栋房子住吧。”

“是的，殿下。”吉瓦咖答应了无畏王子，就在无畏王子的内宫旁边建了一栋房子住了下来。

长者妻事终

204. 频婆娑罗王事 204. Bimbisārarājavatthu

331 那时，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患上了一种肛瘘病。他的衣服被血污弄脏了。那些妃子们看见了，就嘲笑说：“现在国王来月经了，陛下生了疮，不久国王就要生孩子了。”国王因此而感到非常羞恼。于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对无畏王子说：“阿巴亚，我得了这样一种病，衣服都被血污弄脏了。那些妃子们看见我，就嘲笑说：‘现在国王来月经了，陛下生了疮，不久国王就要生孩子了。’喂，阿巴亚，你找一个能治好我的医生来吧。”无畏王子说：“陛下，我们家的吉瓦咖，虽然年轻，但医术高明。他能为陛下治疗。”

“那么，阿巴亚，你去命令吉瓦咖医生吧。让他给我治疗。”于是，无畏王子命令吉瓦咖说：“喂，吉瓦咖，你去给国王治病吧。”

“是的，殿下。”吉瓦咖答应了无畏王子，用指甲挑了一点点药，来到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那里。到了之后，他对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说：“陛下，让我看看您的病。”

当时，吉瓦咖只用了一次药膏，就根治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肛瘘病。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病好了之后，让五百名宫女戴上所有装饰品，然后又让她们把所有装饰品都脱下来，堆成一堆，对吉瓦咖说：“吉瓦咖，这五百名宫女的所有装饰品都归你了。”

“不用了，陛下。请您记住我的功劳就好。”

“那么，吉瓦咖，你要负责照料我，还有后宫眷属，以及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

“是的，陛下。”吉瓦咖答应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

频婆娑罗王事终

205. 王舍城长者事 205. Rājagahaseṭṭhivatthu

332 那时，王舍城有一位长者居士，患头痛病已经七年了。许多大名鼎鼎、各方首屈一指的医生来了，都没能把他治好，拿了很多钱财就走了。而且，他已经被医生们放弃了。有的医生这样说：“长者居士第五天就会死。”有的医生这样说：“长者居士第七天就会死。”那时，王舍城的市民们心里想：“这位长者居士对国王和市民们都很有贡献，可现在却被医生们放弃了。有的医生说第五天就会死，有的医生说第七天就会死。而国王身边那位吉瓦咖医生，既年轻又能干。我们不如去请求国王，让吉瓦咖医生来给长者居士治病吧。”于是，王舍城的市民们就去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那里，到了之后，对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这样说：“大王，这位长者居士对您和市民们都很有贡献，可现在却被医生们放弃了。有的医生说长者居士第五天就会死，有的医生说第七天就会死。请大王吩咐吉瓦咖医生去给长者居士治病吧。”

于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就吩咐吉瓦咖说：“喂，吉瓦咖，你去给那位长者居士治病吧。”吉瓦咖回答：“是的，大王。”他听从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命令，就到长者居士那里去了。到了之后，观察了长者居士的病情，然后对长者居士说：“居士，如果我把你治好了，你要给我什么报酬呢？”长者居士说：“老师，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我也做你的仆人。”吉瓦咖又问：“居士，你能用一侧身体躺七个月吗？”长者居士回答：“老师，我能用一侧身体躺七个月。”吉瓦咖又问：“居士，你能用另一侧身体躺七个月吗？”长者居士回答：“老师，我能用另一侧身体躺七个

月。”吉瓦咖再问：“居士，你能仰面躺七个月吗？”长者居士回答：“老师，我能仰面躺七个月。”

其时，吉瓦咖让长者居士躺在床上，把他绑在床上，割开头皮，拨开骨缝，取出了两条虫子，展示给大众看。他说：“诸位请看，这里有两条虫子，一条小的，一条大的。那些说长者居士第五天会死的老师，就是看到了这条大虫子。如果到第五天，这条大虫子就会吃掉长者居士的脑髓，脑髓被吃光，长者居士就会死。那些老师看得很准。那些说长者居士第七天会死的老师，就是看到了这条小虫子。如果到第七天，这条小虫子就会吃掉长者居士的脑髓，脑髓被吃光，长者居士就会死。那些老师也看得很准。”说完，他把骨缝合拢，缝好头皮，敷上了药膏。过了七天，长者居士对吉瓦咖说：“老师，我不能用一侧身体躺七个月了。”吉瓦咖说：“居士，你不是答应过我，说能用一侧身体躺七个月吗？”长者居士回答：“老师，我确实答应过，但我快要死了，不能用一侧身体躺七个月了。”吉瓦咖说：“那么，居士，你就用另一侧身体躺七个月吧。”又过了七天，长者居士对吉瓦咖说：“老师，我不能用另一侧身体躺七个月了。”吉瓦咖说：“居士，你不是答应过我，说能用另一侧身体躺七个月吗？”长者居士回答：“老师，我确实答应过，但我快要死了，不能用另一侧身体躺七个月了。”吉瓦咖说：“那么，居士，你就仰面躺七个月吧。”又过了七天，长者居士对吉瓦咖说：“老师，我不能仰面躺七个月了。”吉瓦咖说：“居士，你不是答应过我，说能仰面躺七个月吗？”长者居士回答：“老师，我确实答应过，但我快要死了，不能仰面躺七个月了。”吉瓦咖说：“居士，如果我不那样说，你连这点时间都躺不住。不过，我早就知道了——再过三七二十一天，长者居士就会痊愈。起来吧，居士，你已经好了。现在你知道该给我什么报酬了吗？”长者居士说：“老师，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我也做你的仆人。”吉瓦咖说：“够了，居士，你不要把全部财产都给我，也不要给我做仆人。你给国王十万，给我十万就行了。”其时，长者居士痊愈后，给了国王十万，给了吉瓦咖十万。

王舍城长者事终

206. 长者子事 206. Seṭṭhiputtavatthu

333 那时，波罗奈（Bārāṇasī）有一位长者的儿子，因为在秋千上玩耍，得了肠结的病。因为这样，他喝的粥不能正常消化，吃的饭不能正常消化，大小便也不顺畅。他因此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身体发黄发白，血管凸显，皮包骨头。那时，波罗奈的长者心里想：“我的儿子得了这样的病，粥不能消化，饭不能消化，大小便不

顺畅，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身体发黄发白，血管凸显，皮包骨头。我干脆去王舍城，请求国王派吉瓦咖医生来给我的儿子治病吧。”于是，波罗奈的长者去了王舍城，到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那里，对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这样说：“大王，我的儿子得了这样的病，粥不能消化，饭不能消化，大小便不顺畅，因此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身体发黄发白，血管凸显，皮包骨头。请大王吩咐吉瓦咖医生去给我的儿子治病吧。”

其时，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就吩咐吉瓦咖说：“喂，吉瓦咖，你去波罗奈城，给那位波罗奈城长者的儿子治病吧。”吉瓦咖回答：“是的，大王。”他听从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命令，去了波罗奈城，到了那位波罗奈城长者的儿子那里。到了之后，观察了波罗奈城长者儿子的病情，叫众人退开，围起了布幔，把病人绑在柱子上，让他的妻子站在面前，然后割开他腹部的皮肤，取出肠结，展示给他的妻子看，说：“你看，这就是你丈夫的病，就是因为这个，他喝的粥不能正常消化，吃的饭不能正常消化，大小便也不顺畅；也是因为这个，他才变得消瘦、憔悴、面色难看，身体发黄发白，血管凸显，皮包骨头。”接着，他解开了肠结，把肠子放回原位，缝合了腹部的皮肤，敷上了药膏。没过多久，那位波罗奈城长者的儿子就痊愈了。波罗奈城长者见“我的儿子已经痊愈康复了”，就给了吉瓦咖一万六千钱。吉瓦咖拿了这一万六千钱，就又回到了王舍城。

长者子事终

207. 灯光王事 207. Pajjotarājavatthu

334 那时，光明王得了黄疸病。许多大名鼎鼎、各方首屈一指的医生来了，都没能把他治好，拿了很多钱财就走了。于是，光明王派了使者到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那里，说：“我得了这样的病，请大王吩咐吉瓦咖医生，让他来给我治病吧。”于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就吩咐吉瓦咖说：“喂，吉瓦咖，去优禅尼（Ujjenī）给光明王治病吧。”吉瓦咖回答：“是的，大王。”他听从了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命令，去了优禅尼，到了光明王那里。到了之后，观察了光明王的病情，对光明王说：“大王，给我酥油，我要熬制酥油，熬好后，请大王喝下去。”光明王说：“算了吧，喂，吉瓦咖，如果能不用酥油就把我治好，你就那样做吧。我厌恶酥油，觉得它很可憎。”那时，吉瓦咖心里想：“这位国王的病很重，不用酥油是治不好的。我不如把酥油熬成汤药的颜色、汤药的气味、汤药的味道吧。”于是，吉瓦咖就用各种药材把酥油熬成了汤药的颜色、汤药的气味、汤药的味道。那时，吉瓦咖心里又想：“这位国王喝了

这酥油，消化的时候会打嗝。这位国王性情暴躁，可能会杀了我。我不如提前跟他请个假。”于是，吉瓦咖就到了光明王那里，对光明王说：“大王，我们做医生的，常要在某个时刻去采挖药根，收集药材。请大王下令，允许在各车骑营和各个城门：吉瓦咖想乘什么车，就乘什么车；想从哪个城门出，就从哪个城门出；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于是，光明王就在各车骑营和各个城门下令：“吉瓦咖想乘什么车，就乘什么车；想从哪个城门出，就从哪个城门出；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

那时，光明王有一头名叫跋达瓦蒂卡的母象，能日行五十由旬。吉瓦咖把酥油递给了光明王，说：“大王，请喝下这汤药吧。”接着，吉瓦咖让光明王喝下了酥油，之后他去了象房，骑着那头名叫跋达瓦蒂卡的母象，出了城。

那时，光明王喝下的酥油在消化时，让他打起了嗝。于是，光明王对众人说：“喂，那个坏吉瓦咖给我喝的是酥油。喂，你们去把吉瓦咖医生抓来！”众人说：“大王，他骑着那头名叫跋达瓦蒂卡的母象出城了。”那时，光明王有一个名叫迦卡的家奴，能日行六十由旬，是由非人所生的。于是，光明王吩咐迦卡奴仆说：“喂，迦卡，你去把吉瓦咖医生追回来——就说国王叫你回去，老师。喂，迦卡，这些做医生的，诡计多端，你可千万不要接受他的任何东西。”

那时，奴仆伽伽在中途的憍赏弥城追上了吉瓦咖王子医师

当时他正要吃早餐。就在这时，仆人卡卡对吉瓦咖这样说：“老师，国王叫你回去。”吉瓦咖说：“等一下，卡卡，等我吃完。喂，卡卡，你也吃吧。”卡卡说：“够了，老师，我是奉王命来的。老师啊，这些医生们，诡计多端，你可不要吃他任何东西啊。”当时，吉瓦咖正用指甲挑出药来嚼，一边吃着余甘子，一边喝着水。于是吉瓦咖对仆人卡卡说：“喂，卡卡，你也吃点余甘子，喝点水吧。”接着，仆人卡卡心里想：这个医生自己也在嚼余甘子，也在喝水，这东西应该不会有问题。于是，他就吃了半颗余甘子，也喝了水。他吃下去的那半颗余甘子，当场就排泄了出来。于是仆人卡卡对吉瓦咖这样说：“老师，我还能活吗？”吉瓦咖说：“别怕，卡卡，你不会有事的，国王也会好的。那位国王脾气暴烈，可能会杀了我，所以我不能回去。”他把母象巴达瓦提卡交给卡卡后，就朝着王舍城出发了。他一路来到摩揭陀国塞尼亚·频婆娑罗王那里，到了之后，就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了摩揭陀国塞尼亚·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说：“吉瓦咖，你做得好，不回去是对的。那位国王脾气暴烈，真可能会杀了你。”后来，巴迦德国王病好了，就派人到吉瓦咖那里传话说：“请吉瓦咖过

来，我要赐给他奖赏。”吉瓦咖说：“不必了，大人，只要大王记住我的这份效劳就可以了。”

灯光王事终

208. 细耶咖双衣论 208. Siveyyakadussayugakathā

335 在那时，巴迦德国王得到了一匹叫“斯维（Sivī）雅卡”的上等布料套装，这布料在众多布料中、在众多布料套装中、在成百的布料套装中、在成千的布料套装中、在十万的布料套装中，是顶尖的、最好的、极致的、无上的、最优等的。于是巴迦德国王将这“斯维雅卡”布料套装送给了吉瓦咖。吉瓦咖心想：“这件斯维雅卡布料套装是巴迦德国王送给我的，它在众多布料中、在众多布料套装中、在成百的布料套装中、在成千的布料套装中、在十万的布料套装中，是顶尖的、最好的、极致的、无上的、最优等的。这世上再没有人配得上接收它了，除了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或者摩揭陀国塞尼亚·频婆娑罗王。”

细耶咖双衣论终

209. 三十次下泻药论 209. Samattiṃsavirecanakathā

336 在那时，世尊的身体被不调体液（病素）所困。于是世尊招呼具寿阿难（Ānanda）说：“阿难，如来的身体被不调体液所困，如来想喝一点泻药。”于是具寿阿难就去了吉瓦咖那里，到了之后对吉瓦咖这样说：“吉瓦咖贤友，如来的身体被不调体液所困，如来想喝一点泻药。”吉瓦咖说：“既然如此，阿难尊者，请先用几天时间滋润世尊的身体吧。”于是，具寿阿难用几天时间滋润了世尊的身体后，又去到吉瓦咖那里，到了之后对吉瓦咖说：“吉瓦咖贤友，如来的身体已经滋润好了。现在你可以看着时机行事了。”这时，吉瓦咖心里想：“我要是给世尊用太强力的泻药，那是不合适的。”他拿来了三把青莲花，用各种药物浸润处理后，就去世尊那里。到了之后，他先把第一把青莲花呈给世尊，说：“尊者，请世尊先嗅闻这第一把青莲花。这能让世尊泻上十次。”又把第二把青莲花呈给世尊，说：“尊者，请世尊再嗅闻这第二把青莲花。这能让世尊再泻上十次。”再把第三把青莲花呈给世尊，说：“尊者，请世尊嗅闻这第三把青莲花。这能让世尊再泻上十次。就这样，世尊总共会泻三十次。”于是，吉瓦咖为世尊施用了能泻三十次的药后，向世尊行礼，右绕之后便离开了。可是，当吉瓦咖刚走到门房外面时，他心里又想到：“我给世尊施用了能泻三十次的药。但如来的身体满是病素，世尊恐怕不会泻足三十次，世尊只会泻

二十九次。而且，世尊泻完之后会洗澡，洗完澡后世尊还会再泻一次。这样，世尊就刚好凑足三十次的泻泄了。”

那时，世尊以心感知了吉瓦咖心中的这个念头，就招呼具寿阿难说：“阿难，刚才吉瓦咖走到门房外面时，他心里这么想：‘我给世尊施用了能泻三十次的药。但如来的身体满是病素，世尊恐怕不会泻足三十次，世尊只会泻二十九次。而且，世尊泻完之后会洗澡，洗完澡后世尊还会再泻一次。这样，世尊就刚好凑足三十次的泻泄了。’那么，阿难，你去准备热水吧。”具寿阿难回答世尊说：“好的，尊者。”然后就去准备了热水。

接着，吉瓦咖就到世尊那里去了。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吉瓦咖对世尊这样说：“尊者，世尊泻了吗？”世尊说：“已经泻了，吉瓦咖。”

“尊者，我刚才走到门房外面的时候，心里这么想：‘我给世尊施用了能泻三十次的药。但如来的身体满是病素，世尊恐怕不会泻足三十次，世尊只会泻二十九次。而且，世尊泻完之后会洗澡，洗完澡后世尊还会再泻一次。这样，世尊就刚好凑足三十次的泻泄了。’尊者，请世尊洗个澡吧，请善逝洗个澡吧。”于是，世尊就洗了热水澡。正如吉瓦咖所想的，洗完澡后世尊又泻了一次。就这样，世尊完成了三十次的泻泄。接着，吉瓦咖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在世尊的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前，只用点稀粥之类的软食就够了。”

三十次下泻药论终

210. 求恩论 210. Varayācanākathā

337 不久，世尊的身体就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这时，吉瓦咖拿着那件“斯维雅卡”布料套装，就到世尊那里去了。到了之后，向世尊行礼，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吉瓦咖对世尊这样说：“尊者，我向世尊请求一个恩惠。”世尊说：“吉瓦咖，如来已经超越了许诺恩惠的阶段。”吉瓦咖说：“尊者，我所求的是合宜的、没有过失的事。”世尊说：“那你说吧，吉瓦咖。”

“尊者，世尊是穿粪扫衣的，比丘僧团也是。这件斯维雅卡布料套装，是巴迦德国王送给我的，它在众多布料中、在众多布料套装中、在成百的布料套装中、在成千的布料套装中、在十万的布料套装中，是顶尖的、最好的、极致的、无上的、最优等的。请世尊接受我这件斯维雅卡布料套装吧，也请允许比丘僧团接受在家人供养的衣。”世尊接受了那件斯维雅卡布料套装。接着，世尊用一场法义的开示，教导、鼓励、激

励、并让吉瓦咖心生欢喜。吉瓦咖在听了世尊法义的开示后，受到了教导、鼓励、激励，心生欢喜，就从座位上起身，向世尊行礼，右绕之后离开了。之后，世尊就以这件因缘、以这件事为背景，做了一场法义开示，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在家人供养的衣。谁愿意，就继续当穿粪扫衣的；谁愿意，也可以接受在家人供养的衣。诸比丘，我赞叹的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得来的衣，都能知足。”

王舍城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他们说：“听说世尊允许诸比丘接受在家人供养的衣了！”这些人都变得非常欢喜、振奋，想：“从今以后，我们要做布施、修功德了，因为世尊已经允许诸比丘接受在家人供养的衣了。”就在一天之内，王舍城里就出现了好几千件衣。

乡下的人们也听说了这件事，他们说：“听说世尊允许诸比丘接受在家人供养的衣了！”这些人也都变得非常欢喜、振奋，想：“从今以后，我们要做布施、修功德了，因为世尊已经允许诸比丘接受在家人供养的衣了。”在乡下，同样也是在一天之内，就出现了好几千件衣。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件毯子。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毯子。”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件丝绸毯子。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丝绸毯子。”

那时，僧团得到了一件毛毯。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毛毯。”

求恩论终

第一诵分终

211. 允许毛毯等论 211. Kambalānujānanādikathā

338 那时，迦尸王国王送了一件价值半迦尸王的长毛毯给吉瓦咖，这块毯子非常柔软，价值半迦尸王。于是，吉瓦咖拿了那件价值半迦尸王的长毛毯，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以后，礼敬世尊，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吉瓦咖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这件价值半迦尸王的长毛毯，是迦尸王国王送给我的，非常柔软，价值半迦尸王。请世尊收下这块长毛毯，愿它在长夜中给我带来利益与安乐。”世尊收下了那块长毛毯。然后，世尊以法教示、劝勉……吉瓦咖……做右绕礼后，离开了。接着，世尊以这个因缘、这件事，说法教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使用长毛毯。”

339 那时，僧团得到了各式各样的衣料。诸比丘心里这样想：“到底哪些衣是世尊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呢？”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六种衣：亚麻衣、棉衣、丝绸衣、长毛衣、麻衣、混纺衣。”

340 那时，诸比丘接受居士衣后，内心顾虑，不敢再接受粪扫衣，心想：“世尊只允许一件衣，不是两件。”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接受居士衣后，也同样接受粪扫衣。诸比丘，我正是通过这两者来称赞知足的。”

允许毛毯等论终

212. 寻求尘堆衣论 212. Paṃsukūlapariyesanakathā

341 那时，许多比丘在憍萨罗国（Kosala）境内，行于旅途道路上。一部分比丘进入墓地寻找粪扫衣，另一部分比丘没有在旁等候。那些进入墓地寻找粪扫衣的比丘，得到了粪扫衣。而那些没有等候的比丘这样对他们说：“贤友们，也分给我们一份吧。”那些比丘这样回答：“贤友们，我们不会给你们份额。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等呢？”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对于没有等候的人，即使不情愿，也应该分给份额。”

那时，许多比丘在憍萨罗国境内，行于旅途道路上。一部分比丘进入墓地寻找粪扫衣，另一部分比丘在旁等候了。那些进入墓地寻找粪扫衣的比丘，得到了粪扫衣。而那些在旁等候的比丘这样对他们说：“贤友们，也分给我们一份吧。”那些比丘这样回答：“贤友们，我们不会给你们份额。你们当时为什么不一起进去呢？”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对于等候的人，即使不情愿，也应该分给份额。”

那时候，有众多比丘在憍萨罗国境内赶路。有些比丘先前往墓地找粪扫衣，有些比丘后去。那些先前往墓地找粪扫衣的比丘，得到了粪扫衣；那些后去的比丘，没有得到。他们这样说道：“贤友们，也分给我们一份吧。”那些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我们不会给你们一份。你们为什么后去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即使不情愿，也要给后去的人一份。”

那时候，有众多比丘在憍萨罗国境内赶路。他们同时前往墓地找粪扫衣。有些比丘得到了粪扫衣，有些比丘没有得到。那些没有得到粪扫衣的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也分给我们一份吧。”那些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我们不会给你们一份。你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不情愿地给同时去的人一份。”

那时候，有众多比丘在憍萨罗国境内赶路。他们作了约定，然后前往墓地找粪扫衣。有些比丘得到了粪扫衣，有些比丘没有得到。那些没有得到粪扫衣的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也分给我们一份吧。”那些比丘这样说道：“贤友们，我们不会给你们一份。你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呢？”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不情愿地给作了约定而去的人一份。”

寻求尘堆衣论终

213. 衣受持者认可论 213. Cīvarapaṭiggāhakasammutikathā

342 那时候，人们拿着衣来到寺院。他们找不到接受者，就又把衣拿回去了。衣变得很少。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选出具备五法的比丘作为衣的接受者——他不会因贪欲而破坏公正，不会因嗔恨而破坏公正，不会因愚痴而破坏公正，不会因恐惧而破坏公正，并且知道已接受和未接受的情况。诸比丘，应当这样选：先要征求那位比丘的同意；征得同意后，由一位聪明能干的比丘向僧团作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选某某比丘为衣的接受者。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现在选某某比丘为衣的接受者。哪位尊者同意选某某比丘为衣的接受者，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选了某某比丘为衣的接受者。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这件事。”

那时候，衣的接受者诸比丘接受了衣之后，就地把衣丢下不管，然后离开了。衣因此丢失。诸比丘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选出具备五法的比丘作为衣的保管者——他不会因贪欲而破坏公正，不会因嗔恨而破坏公正，不会因愚痴而破坏公正，不会因恐惧而破坏公正，并且知道已保管和未保管的情况。诸比丘，应当这样选：先要征求那位比丘的同意；征得同意后，由一位聪明能干的比丘向僧团作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任命某位比丘为衣物保管员。这是动议。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任命某位比丘为衣物保管员。哪位尊者同意任命某位比丘为衣物保管员，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某位比丘已被僧团任命为衣物保管员。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此事。”

衣受持者认可论终

214. 库房认可等论 214. Bhaṇḍāgārasammutiādikathā

343 就在那时，那位衣物保管员比丘把衣物存放在帐篷下、树根下或树丛间，结果被老鼠和白蚁啃咬了。他们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选定一处库房——僧团想要的任何地方：精舍、平顶屋、楼房、殿楼或洞窟。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来选定。应当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这样告知僧团——”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选定某精舍为库房。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僧团选定某精舍为库房。哪位尊者同意选定某精舍为库房，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某精舍已被僧团选定为库房。僧团同意，因此保持沉默。我这样持守此事。”

就在那时，僧团库房里的衣物无人看管。他们将此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任命一位具备五法的比丘为库房管理员：他不会因贪欲而行事，不会因嗔恚而行事，不会因愚痴而行事，不会因恐惧而行事，并且他知道什么是已妥善看管与未妥善看管的。而且，诸比丘，应当这样来任命：首先应当请求那位比丘；请求之后，应当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这样告知僧团——”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任命某位比丘为库房管理员。这是动议。”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僧团任命某位比丘为库房管理员。如果哪位尊者同意这位比丘担任库房管理员的任命，他应默然；如果不同意，他应说出来。

僧团已经任命某位比丘为库房管理员。僧团同意，因此默然，我这样记住它。

那时，六群比丘罢免了库房管理员。他们向世尊禀报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库房管理员不应被罢免。如果谁罢免了，犯恶作。

那时，僧团的库房里衣物堆积过多。他们向世尊禀报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现前的僧团来分配衣。

那时，僧团在分配衣时发生了吵闹。他们向世尊禀报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任命一位具足五支的比丘为分衣者：他不因贪欲而行，不因嗔恚而行，不因愚痴而行，不因恐惧而行，并且知道什么是已分的、什么是未分的。诸比丘，应该这样任命：先向那位比丘请求，请求之后，由一位聪明、有能力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请大众听我说，尊者。如果僧团认为时机适当，僧团应任命某位比丘为分衣者。这是动议。

“请大众听我说，尊者。僧团任命某位比丘为分衣者。如果哪位尊者同意这位比丘担任分衣者的任命，他应默然；如果不同意，他应说出来。

僧团已经任命某位比丘为分衣者。僧团同意，因此默然，我这样记住它。”

那时，负责分衣的诸比丘心想：“到底该怎么分配衣呢？”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你们先整理衣料、估定价值、按价值分类，再数比丘人数、编组，然后确定每人应得的一份衣。”

那时，负责分衣的诸比丘心想：“沙弥的衣份该怎么给呢？”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给沙弥一半的份额。”

那时，有一位比丘想带着自己的那份离去。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给将要离去者一份（他自己的份额）。”

那时，有一位比丘想带着额外的一份离去。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给已作回报者额外的一份。”

那时，负责分衣的诸比丘心想：“分配衣份时，到底是按到来的先后顺序给，还是按戒腊高低给呢？”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先满足有需要（份额不足）者，然后用抽签（掷草）的方式分配余下的衣份。”

库房认可等论终

215. 衣染色论 215. Cīvararajanakathā

344 那时，诸比丘用干牛粪和黄泥来染色，染出来的衣颜色很难看。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使用六种染料：根染料、茎染料、树皮染料、叶染料、花染料、果实染料。”

那时，诸比丘用冷水来染衣，染出来的衣气味难闻。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用小火来煮染料，用小染锅来煮。”染料在煮的时候会溢出来。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在上面绑一个遮溢的盖子。”

那时，诸比丘不知道染料是煮熟了还是没煮熟。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滴一滴在水里或在指甲盖上看痕迹，以此来判断。”

那时，诸比丘在取下染色时用力拉扯染锅，染锅裂开了。他们把那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染杓和长柄勺。”

那时，诸比丘没有染衣的容器。他们把那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染缸和染罐。”

那时，诸比丘在钵里，也在碗里揉搓衣。衣被扯破了。他们把那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染槽。”

那时，诸比丘把衣摊在地上。衣沾满了尘土。他们把那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铺设草席。”

草席被白蚁啃食了。他们把那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晾衣竹竿和晾衣绳。”

从中间垂挂着。染料往两边流淌下来。他们把那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绑住角。”

角磨损了。他们把那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系角绳。”

染料往一边流淌下来。他们把那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反复翻转进行染色，但不应在染料还在滴落时离去。”

那时，衣变得又硬又僵。他们向世尊报告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在水中浸泡。”

那时，衣变得粗糙。他们向世尊报告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用手拍打。”

那时，诸比丘穿着未经裁剪、象牙色的衣。在家人纷纷讥嫌、批评、指责：“简直就像那些享受欲乐的在家人一样。”他们向世尊报告了这件事。世尊说：“诸比丘，不可穿着未经裁剪的衣。如果谁穿了，犯恶作。”

衣染色论终

216. 允许割截衣 216. Chinnakacīvarānujānanā

345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心住了些日子后，便向南方山一带游方而去。世尊看见摩揭陀地区的田地，被围成一块一块的，以堤埂为界，以边沟为界，相互交错，看过后便对具寿阿难说：“阿难，你看到摩揭陀田地这样被围成一块一块、以堤埂为界、以边沟为界、相互交错吗？”“是的，世尊。”“阿难，你能为诸比丘做成那样的衣吗？”“世尊，我能。”之后世尊在南方山随心住了一段日子，又返回了王舍城。那时，具寿阿难为众多比丘做好了衣，到世尊那里，呈给世尊看：“世尊，请您看一看我做好的这些衣。”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说法教诫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阿难是位智者；诸比丘，阿难是大智者。他只须听我简略地说，就能详尽地明白义理。他能做成所谓的库西线、半库西线、圆花样、半圆花样、转绕纹样、再绕纹样、颈饰纹样、胫饰纹样、臂饰纹样。这将成为被裁剪过的样式，刀工整洁，符合沙门的要求，且不会引起怨敌的贪求。诸比丘，我允许裁剪过的双层外衣、裁剪过的上衣、裁剪过的下裙。”

允许破损衣终

217. 允许三衣 217. Ticīvarānujānanā

346 那时，世尊在王舍城随心住了些日子后，便向毗舍离游方而去。在从王舍城到毗舍离之间的路途上，世尊看见不少比丘全身累堆着衣，头顶上也捆着衣包，肩上也捆着衣包，腰上也捆着衣包，这样前来。看见之后，世尊心想：“这些愚人这么快就陷入衣物的过度积聚了。现在我为诸比丘定一下衣的限量，立下规矩吧。” 随后，世尊次第游方，到了毗舍离，便住在毗舍离的乔达摩塔庙。那时，世尊在一个冬夜的寒冷时分，在霜冻期间的第八夜，在露天处只穿着一件衣坐着，并不觉得冷。到了初夜时分结束，世尊感到冷了，便披上第二件衣，就不冷了。到了中夜时分结束，世尊感到冷了，便披上第三件衣，就不冷了。到了后夜时分结束，天刚破晓，黎明生辉之时，世尊感到冷了，便披上第四件衣，就不冷了。于是世尊心想：“那些在这个法与律中出家的善家子弟，如果怕冷、畏惧寒冷，也都能够依靠三件衣过活。现在我为诸比丘定一下衣的限量，立下规矩，允许三衣吧。” 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说法教诫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从王舍城去往毗舍离的途中，看见不少比丘全身累堆着衣，头顶上也捆着衣包，肩上也捆着衣包，腰上也捆着衣包，这样走来。我看见后心想：‘这些愚人这么快就陷入衣物的过度积聚了。现在我为诸比丘定一下衣的限量，立下规矩吧。’ 诸比丘，在那个冬夜的寒冷时分，在霜冻期间的第八夜，我在露天处只穿着一件衣坐着，并不觉得冷。初夜结束时，我感到冷，披上第二件衣，就不冷了。中夜结束时，我感到冷，披上第三件衣，就不冷了。后夜结束，天刚破晓，黎明生辉之时，我感到冷，披上第四件衣，就不冷了。诸比丘，那时我心中想道：‘那些在这个法与律中出家的善家子弟，如果怕冷、畏惧寒冷，也都能够依靠三件衣过活。现在我为诸比丘定一下衣的限量，立下规矩，允许三衣吧。’ 诸比丘，我允许三衣：一件桑喀帝，一件单层上衣，一件单层下裙。”

允许三衣终

218. 额外衣论 218. Atirekacīvarakathā

347 那时，六群比丘心想：“世尊已经允许了三衣。”于是他们用另一套三衣进村庄，用另一套三衣在寺院里呆着，用另一套三衣下水沐浴。那些少欲的比丘讥嫌、批评、指责：“六群比丘怎么可以持有超额的衣呢？” 那些比丘将此事报告了世尊。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说法教诫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可以持有超额的衣。谁持有，应如法治罚。”

那时，具寿阿难生出了一件超额的衣。具寿阿难想把那件衣送给具寿舍利弗（Sāriputta），而具寿舍利弗正在娑鸡帝住。具寿阿难心中想道：“世尊制定了学处：‘不可以持有超额的衣。’现在我这件超额的衣生出来了，我想把它送给具寿舍利弗，可舍利弗尊者还在娑鸡帝。我该怎么办呢？”他把这件事报告了世尊。世尊问：“阿难，舍利弗大概几天后回来？”“世尊，九天后或是十天后。”于是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说法教诫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最多持有超额的衣十天。”

那时，诸比丘生出了超额的衣。诸比丘想：“这些超额的衣，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他们向世尊报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将超额的衣舍给其他比丘。”

348 那时，世尊在毗舍离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启程向波罗奈城方向游行。渐次游行，到了波罗奈城。在那里，世尊住在波罗奈城的仙人堕处（Isipatana）鹿野苑（Migadāya）。那时候，有一位比丘的下衣破了。那位比丘心里想：“世尊已经允许了三衣：桑喀帝双层，上衣单层，下衣单层。我这件下衣破了，不如我补上一块布片，这样边上就是双层，中间还是单层。”于是那位比丘就把布片补了上去。世尊巡视住处时，看见那位比丘在补布片。看见后，世尊走到那位比丘跟前，问他：“比丘，你在做什么？”那位比丘回答：“世尊，我在补布片。”世尊说：“很好，很好，比丘。你补这块布片，做得很好。”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缘起，做了开示之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对于新布、看起来像新布的布料——桑喀帝双层，上衣单层，下衣单层；对于旧的布料——桑喀帝四层，上衣双层，下衣双层；粪扫衣，按你所需要的厚度来做；从店铺得来的布，应当努力找裁缝加工。诸比丘，我允许：布片、缝缀、滚边、防止皮肤发痒的内衬、加固的针线活。”

额外衣论终

219. 毗舍佉事 219. Visākhāvatthu

349 那时，世尊在波罗奈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启程向舍卫城（Sāvatthī）方向游行。渐次游行，到了舍卫城。在那里，世尊住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毗舍佉·鹿子母（Visākhā Migāramātā）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边。世尊对坐在一边的毗舍佉·鹿子母说法，教导她、激励她、鼓舞她、令她欢喜。那时，毗舍佉·鹿子母被世尊的法语教导、激励、鼓舞、欢喜之后，对世尊说：“尊者，请世尊与比丘僧团明天接受我提供的食物。”世尊以沉默的方式答应了。毗舍佉·鹿子母得知世尊答应后，从座起身，礼敬世尊，右绕之后离开了。

那时候，那天夜晚过后，一场遍及四洲的大雨降了下来。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就像这场雨降在祇树林一样，它也在四方洲降下。诸比丘，让雨水淋浴你们的身体吧。这是今年最后一场遍及四洲的大雨了。”那些比丘们回答世尊：“是的，尊者。”于是他们放下衣物，让身体被雨水淋浴。那时，毗舍佉·鹿子母吩咐准备各种美味的主食和副食后，命令一个女仆说：“你去精舍通报时间：尊者，时间到了，饭食已备好。”那个女仆回答：“是的，女主人。”她遵从毗舍佉·鹿子母的话，去了精舍。到了之后，她看见诸比丘放下衣物正在淋浴身体。看见这个情景后，她心想“精舍里没有比丘，那些是裸形外道在淋浴身体”，就回到毗舍佉·鹿子母那里，对她说：“女主人，精舍里没有比丘，那些是裸形外道在淋浴身体。”那时，毗舍佉·鹿子母这位聪明、老练、有智慧的人心想：“肯定是啊，尊者们放下了衣物在淋浴身体。这个傻姑娘才会以为精舍里没有比丘，是裸形外道在淋浴身体。”她又命令女仆说：“你去精舍通报时间：尊者，时间到了，饭食已备好。”那时，那些比丘们令身体凉爽后，身体舒服了，拿起衣物，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那个女仆去了精舍，没看见诸比丘，心想“精舍里没有比丘，精舍是空的”，就回到毗舍佉·鹿子母那里，对她说：“女主人，精舍里没有比丘，精舍是空的。”那时，毗舍佉·鹿子母这位聪明、老练、有智慧的人心想：“肯定是啊，尊者们让身体凉爽后，身体舒服了，拿起衣物，各自回到了住处。这个傻姑娘才会以为精舍里没有比丘，精舍是空的。”她又命令女仆说：“你去精舍通报时间：尊者，时间到了，饭食已备好。”

350 那时，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准备好衣钵吧，是吃饭的时间了。”那些比丘们回答世尊：“是的，尊者。”那时，世尊在上午穿好下衣，拿了衣钵之后——就像一个强壮的人把弯曲的手臂伸直，或者把伸直的手臂弯曲那样快——就从祇树林消失，出现在毗舍佉·鹿子母的楼阁里。世尊坐在已铺好的座位上，与比丘僧团一起。那时，毗舍佉·鹿子母心想：“这真是稀有啊！这真是奇妙啊！如来竟有这样的大神力、大威力，在漫到膝盖、漫到腰部的洪流奔流之时，竟然没有一位比丘的脚或衣服是湿的！”她非常欢喜、非常高兴，亲手用各种美味的主食和副食侍奉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让他们吃饱、满意。世尊吃完饭，手从钵上移开之后，毗舍佉·鹿子母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毗舍佉·鹿子母对世尊说：“尊者，我想向世尊请求八项恩惠。”世尊说：“毗舍佉（Visākhā），如来已经超越了接受恩惠的范畴了。”毗舍佉说：“尊者，我说的是那些如法的、没有过错的。”世尊说：“毗舍佉，说吧。”毗舍佉说：“尊者，我想终生向僧团提供雨浴衣；提供客比丘饭食；提供行路比丘饭食；提供病比丘饭食；提供看护病者饭食；提供病比丘医药；提供常流粥；向比丘尼僧团

提供沐浴衣。”世尊说：“毗舍佉，你基于什么意义、什么利益，向如来请求这八项恩惠呢？”

毗舍佉说：“尊者，是这样的，我命令了女仆说：你去精舍通报时间：尊者，时间到了，饭食已备好。尊者，那位女仆去了精舍，看见诸比丘放下衣物在淋浴身体。看见之后，她心想“精舍里没有比丘，那些是裸形外道在淋浴身体”，然后就回到我这里来了。回来后对我说：女主人，精舍里没有比丘，那些是裸形外道在淋浴身体。尊者，裸体是不净的、令人厌恶的、令人反感的。尊者，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意义和利益，才想终生向僧团提供雨浴衣。”

毗舍佉接着说：“再者，尊者，一位新到的客比丘，不熟悉道路，不熟悉乞食的区域，带着疲惫去乞食。他若吃了我提供的客比丘饭食，就会熟悉道路，熟悉乞食的区域，不再疲惫地去乞食。尊者，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意义和利益，才想终生向僧团提供客比丘饭食。”

毗舍佉接着说：“再者，尊者，一位即将远行的比丘，如果自己还要张罗准备自己的干粮，可能会错过商队，或者他想去的住处，会在非适宜的时间到达，会带着疲惫走远路。他若吃了我提供的行路比丘饭食，就不会错过商队，想去住的住处能在适宜的时间到达，不会疲惫地走远路。尊者，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意义和利益，才想终生向僧团提供行路比丘饭食。”

毗舍佉接着说：“再者，尊者，一位生病的比丘，如果得不到适合病情的食物，他的病可能会加重，甚至可能会死亡。他若吃了我提供的病比丘饭食，他的病就不会加重，也不会死亡。尊者，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意义和利益，才想终生向僧团提供病比丘饭食。再者，尊者，一位看护病人的比丘，如果自己还要去找自己那份食物，就会很晚才把饭食拿给病人，耽误了病人吃饭的时间。他若吃了我提供的看护者饭食，就能按时把饭食拿给病人，不会耽误病人吃饭的时间。尊者，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意义和利益，才想终生向僧团提供看护者饭食。”

再者，尊者，如果生病的比丘得不到合适的药物，他的病就会加重，乃至可能死去。而他若用了我供养的病者医药，病便不会加重，不会死去。尊者，我见到了这个意义，所以愿意终生向僧团供养病者医药。

再者，尊者，世尊在安陀迦频达见到了十种利益，而许可了粥。尊者，我见到了那些利益，因此愿意终生向僧团供养常粥。

尊者，这里，比丘尼们在阿致罗筏底河（Aciravatī）与妓女一起，裸体在同一渡口沐浴。那些妓女嘲弄比丘尼们说：“诸位圣尼，你们正年轻，修什么梵行呢？应该

享用欲乐啊；等你们老了再修梵行，这样你们可就两样都得到了。”尊者，那些比丘尼被妓女嘲弄，心中羞愧。尊者，女人的裸体是不净、可厌、令人反感的。尊者，我见到了这个意义，因此愿意终生向比丘尼僧团供养浴衣。

351 “那么，毗舍佉，你见到了什么利益，竟向如来请求这八个愿呢？”

“尊者，这里，那些在各处安居结束的比丘会来舍卫城拜见世尊。他们拜见世尊后，会问：‘尊者，那位叫某某的比丘命终了，他投生哪里，未来如何？’世尊就会记说他证得入流果，或一来果，或不来果，或阿拉汉果。我会前去拜访并问：‘尊者，那位尊者以前来过舍卫城吗？’如果他们告诉我：‘那位比丘以前来过舍卫城’，我就会确信：那位尊者必然用过我供养的雨衣、客食、行路食、病食、看护食、病者医药或常粥。当我这样回忆时，便生欢喜；由欢喜而生喜悦；喜悦后，身体轻安；身体轻安，便体验到乐；有乐，心便得定。对我来说，这就是根的修习、力的修习、觉支的修习。尊者，我见了这些利益，才如此向如来请求这八个愿。”

“萨度（sādhu，古译：善哉），萨度，毗舍佉！毗舍佉，你正是见了这些利益，才向如来请求这八个愿。毗舍佉，我允许你这八个愿。”那时，世尊以这些偈颂随喜毗舍佉·鹿子母：

她欢喜地布施食物和饮品，
这位具足戒德的善逝女弟子，
克服悭吝而行布施，
这布施导向天界、除去忧愁、带来安乐。
“她获得天界的寿命，
依循那无尘无垢的道，
她这渴求福德的人，快乐无病，
在天界的身体中长久地喜悦。”

352 那时，世尊用这些偈颂随喜了毗舍佉·鹿子母后，便从座位起身离去。随后，世尊以这因缘、这事件做了法谈，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允许雨季衣、客食、行食、病食、看护者食、病药、常粥，以及比丘尼僧团的浴衣。”

毗舍佉事终

毗舍佉诵分终

220. 允许坐具等 220. Nisīdanādianujānanā

353 那时，有些比丘吃了美味的食物后，失念不正知地睡着了。他们失念不正知地睡着时，在梦中遗出了不净，座位被不净弄脏了。那时，世尊由具寿阿难作为随行沙

门，到处巡视座位时，看见座位被不净弄脏了。看到后，便对具寿阿难说：“阿难，这座位怎么被弄脏了？”

“尊师，现在有些比丘吃了美味的食物后，失念不正知地睡着。他们失念不正知地睡着时，在梦中遗出了不净。因此这些座位被不净弄脏了。”

“是这样的，阿难，是这样的，阿难。阿难，的确，那些失念不正知而睡着的人，会在梦中遗出不净。阿难，那些正念现前、正知而睡着的比丘，他们不会遗出不净。阿难，那些在欲乐上离欲的凡夫，他们也不会遗出不净。阿难，阿拉汉会遗出不净，这是不可能的，是没有那回事的。”随后，世尊以这因缘、这事件做了法谈，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我由阿难作为随行沙门，到处巡视座位时，看见座位被不净弄脏了。看到后，便对阿难说：‘阿难，这座位怎么被弄脏了？’‘尊师，现在有些比丘吃了美味的食物后，失念不正知地睡着。他们失念不正知地睡着时，在梦中遗出了不净。因此这些座位被不净弄脏了。’‘是这样的，阿难，是这样的，阿难。阿难，的确，那些失念不正知而睡着的人，会在梦中遗出不净。阿难，那些正念现前、正知而睡着的比丘，他们不会遗出不净。阿难，那些在欲乐上离欲的凡夫，他们也不会遗出不净。阿难，阿拉汉会遗出不净，这是不可能的，是没有那回事的。’”

“诸比丘，失念不正知而睡着的人，有这五种过患：他睡得不舒服，醒来不舒服，会做恶梦，天神不守护他，还会遗出不净。诸比丘，这就是失念不正知而睡着的人的五种过患。

“诸比丘，正念现前、正知而睡着的人，有这五种利益：他睡得舒服，醒来舒服，不做恶梦，天神守护他，不会遗出不净。诸比丘，这就是正念现前、正知而睡着的人的五种利益。

“诸比丘，为看护身体、看护衣物、看护住处，允许使用坐具。”

那时，坐具太小，无法完全保护好整个住处。诸比丘将此事告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按所希望的大小来制作垫布，想要多大，就做多大。”

354 那时，具寿阿难的亲教师——具寿贝拉塔斯萨（Belaṭṭhasīsa），患了严重的疮疥。他的伤口渗出脓液，把衣服粘在了身上。诸比丘只好一次次用水浸湿后，才将衣物揭下。当世尊巡视住处时，看到这些比丘正一次次用水浸湿衣物揭开它。看到后，世尊便走向那些比丘，到了之后，对他们说道：“诸比丘，这位比丘得了什么病？”

“尊者，这位具寿患了严重的疮疥。脓液把衣服粘在身上。我们就这样一次次用水浸湿，把它揭下来。”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为话题，作了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允许因患疥癣、疮疱、脓肿或疮疥等疾病，持用覆疮布。”

355 那时，毗舍佉·鹿子母拿着一条擦脸巾，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她向世尊问讯行礼，然后坐在一旁。在一旁坐下的毗舍佉·鹿子母对世尊这样说道：“尊者，世尊，请您接受这条擦脸巾，这能为我带来长久的利益与安乐。”世尊接受了擦脸巾。接着，世尊为毗舍佉·鹿子母开示、劝导、策励、令她欢欣鼓舞。那时，毗舍佉·鹿子母在得到世尊的开示、劝导、策励与鼓舞后，从座位起身，向世尊问讯作礼，右绕之后便离开了。于是，世尊以这件事为因缘、为话题，作了开示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允许使用擦脸巾。”

356 那时，末罗人罗迦（Roja）是具寿阿难的朋友。这位末罗人罗迦有一件亚麻旧布料，存放在具寿阿难处。而具寿阿难正好需要用到亚麻旧布。诸比丘将此事告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在具备五项条件的情况下，视为亲厚取用其物：即是相知、相熟、有过言语交谈、他还活着，并且我心里知道‘我取了之后，他会感到高兴的’。诸比丘，允许对具备这五项条件的人，视为亲厚取用其物。”

357 那时，诸比丘的三衣已经齐全，但对滤水袋和滤袋布还有需求。诸比丘将此事告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使用资具布。”

允许坐具等终

221. 适于净施之最小衣等论 221. Pacchimavikappanupagacīvarādikathā

358 那时，诸比丘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想法：“那些被世尊开许的东西——比如三衣、雨期衣、坐具、垫布、覆疮布、擦脸巾、资具布——这些是应该全部进行决意呢，还是说，应该进行作法共用呢？”诸比丘将此事告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三衣应决意，不共用；雨期衣在雨期的四个月中应决意，之后则可共用；坐具应决意，不共用；垫布应决意，不共用；覆疮布在病发期间应决意，之后则可共用；擦脸巾应决意，不共用；资具布应决意，不共用。”

那时，诸比丘的心中又生起这样的疑问：“到底多大的衣，才算是最小的、可供作法共用的衣呢？”诸比丘将此事告知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允许将长度为八个善逝指、宽度为四个善逝指的，作为最小的可供作法共用的衣。”

359 那时，具寿大迦叶（Mahākassapa）的粪扫衣太重了。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允许把线弄粗糙些。”衣边破损了。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允许拆除破损的边。”线脱落散开了。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允许加上边条和装饰边。”

那时，桑喀帝衣在钵处破损了。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允许做八足补丁。”

360 那时，有一位比丘正在做三衣时，全部用裁截的布不够用。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允许两块裁截布、一块未裁截布。”

两块裁截布、一块未裁截布还不够用。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允许两块未裁截布、一块裁截布。”

两块未裁截布、一块裁截布还不够用。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允许再加上补加布。但是，诸比丘，不应受持全是未裁截布的衣。若受持，犯恶作。”

361 那时，有一位比丘得到了很多衣。他想把这些衣送给父母。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他说要给父母，我们能说什么呢？诸比丘，允许送给父母。但是，诸比丘，不应浪费信施物。若浪费，犯恶作。”

362 那时，有一位比丘把衣存放在林中隐蔽处，只披着内衣进村乞食。盗贼把那衣偷走了。那位比丘衣着破烂，穿得十分寒酸。诸比丘这样问他：“贤友，你怎么衣着破烂，穿得这么寒酸？”

“贤友，我把衣存放在林中隐蔽处，只披着内衣进村乞食。盗贼把那衣偷走了，所以我衣着破烂，穿得这么寒酸。”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诸比丘，不应只披着内衣进村。若进入，犯恶作。”

那时，具寿阿难一时失念，只披着内衣进村乞食。诸比丘对具寿阿难说：“贤友阿难，世尊不是已经制了学处：‘不应只披着内衣进村’吗？贤友阿难，你为什么只披着内衣进村？”

“贤友们，世尊确实制了学处：‘不应只披着内衣进村’。然而我是一时失念才进去的。”诸比丘将此事禀告世尊。

诸比丘，有这五种因缘，允许放下桑喀帝衣：生病了；或者有雨季即将来临的预兆；或者要去河对岸；或者是那种有门闩保护的精舍；或者是已经行完咖提那衣了。诸比丘，这些就是放下桑喀帝衣的五种因缘。

诸比丘，有这五种因缘，允许放下上衣……允许放下下衣：生病了；或者有雨季即将来临的预兆；或者要去河对岸；或者是那种有门闩保护的精舍；或者是已经行完咖提那衣了。诸比丘，这些就是放下上衣、放下下衣的五种因缘。

诸比丘，有这五种因缘，允许放下雨衣：生病了；或者要出界外；或者要去河对岸；或者是那种有门闩保护的精舍；或者是雨衣还没做好，或者正在做。诸比丘，这些就是放下雨衣的五种因缘。

最后净施不到衣等论终

222. 僧团衣生起论 222. Saṅghikacīvaruppādakathā

363 那时，有一位比丘独自过雨安居。当地的人们布施了衣，说：“这是供养给僧团的。”那位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四人为僧团的最小单位。而我只有一个人。这些人布施了衣，说是供养给僧团的。我何不把这些僧团的衣带到舍卫城去呢？”于是，那位比丘带着那些衣到了舍卫城，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比丘，那些衣就归你，直到咖提那衣被解除为止。”诸比丘，在这里，一位比丘独自过雨安居。当地的人们布施了衣，说是供养给僧团的。诸比丘，我允许那些衣就归他，直到咖提那衣被解除为止。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非雨安居期独自住。当地的人们布施了衣，说：“这是供养给僧团的。”那位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四人为僧团的最小单位。而我只有一个人。这些人布施了衣，说是供养给僧团的。我何不把这些僧团的衣带到舍卫城去呢？”于是，那位比丘带着那些衣到了舍卫城，把这件事告诉了诸比丘。诸比丘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我允许由现前僧团来分配。”诸比丘，在这里，一位比丘在非雨安居期独自住。当地的人们布施了衣，说是供养给僧团的。诸比丘，我允许这位比丘这样决意那些衣：“这些衣是属于我的。”诸比丘，如果那位比丘还没有对那些衣作决意时，来了另一位比丘，应该给他相等的一份。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正在分配那些衣，还没有抽过草签时，又来了另一位比丘，应该给他相等的一份。诸比丘，如果那些比丘正在分配那些衣，已经抽过草签了，又来了另一位比丘，若他们不愿意，不必给他那份。

那时，两位身为兄弟的长老——伊斯达萨尊者（Isidāsa）和伊斯跋塔尊者（Isibhaṭa）——在舍卫城过了雨安居后，去了某个村庄的精舍。人们说：“长老们很久才来一次。”于是布施了带衣的食物。常住比丘问那两位长老：“尊者，这些僧团的衣是因为长老们到来才得到的，长老们接受份额吗？”长老们这样回答：“贤友，根据我们对世尊所说法义的理解，这些衣就归你们，直到咖提那衣被解除为止。”

尔时，三位比丘在王舍城结瓦萨。在那里，人们给僧团

人们布施衣，说：“这是供养给僧团的。”那些比丘心里想：“世尊规定了：四人为僧团的最小单位。而我们只有三个人。这些人布施了衣，说是供养给僧团的。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时，有几位长老——尼拉瓦斯尊者（Nilavāsī）、萨纳（Sāṇa）瓦斯尊者、果德咖尊者（Gotaka）、跋古尊者（Bhagu）和帕离咖桑答那尊者（Phaḷikasantāna）——住在华氏城（Pāṭaliputta）的鸡园（Kukkuṭārāma）。

于是，那些比丘到了华氏城，请教那些长老。长老们这样回答：“贤友，根据我们对世尊所说法义的理解，那些衣就归你们，直到咖提那衣被解除为止。”

僧团衣生起论终

223. 伍巴南达释迦子事 223. Upanandasakyaputtavatthu

364 那时，释迦族出身的伍巴南达尊者（Upananda）在舍卫城过了雨安居后，去了某个村庄的精舍。那里的诸比丘聚集起来，想要分配衣。他们这样说：“贤友，这些僧团的衣将要分配了，你接受份额吗？”“是的，贤友，我接受。”于是，他拿了那份衣分，又去了另一个住处。那里的诸比丘也聚集起来，想要分配衣。他们也这样说：“贤友，这些僧团的衣将要分配了，你接受份额吗？”“是的，贤友，我接受。”在那里，他又拿了那份衣分，又去了另一个住处。那里的诸比丘也聚集起来，想要分配衣。他们也这样说：“贤友，这些僧团的衣将要分配了，你接受份额吗？”“是的，贤友，我接受。” 在那里，他又拿了那份衣分。就这样，他带着一大捆衣回到了舍卫城。诸比丘对他说：“伍巴南达贤友，你真是个有大福德的人啊，你得到了这么多衣。” 他说：“贤友，我哪有什么福德？事情是这样的：贤友们，我在舍卫城过了雨安居后，去了某个村庄的精舍。那里的诸比丘聚集起来，想要分配衣。他们问我：”贤友，这些僧团的衣将要分配了，你接受份额吗？“我说：”是的，贤友，我接受。“然后，我拿了那份衣分，又去了另一个住处。那里的诸比丘也聚集起来，想要分配衣。他们也问我：”贤友，这些僧团的衣将要分配了，你接受份额吗？“我说：”是的，贤友，我接受。“在那里，我又拿了那份衣分，又去了另一个住处。那里的诸比丘也聚集起来，想要分配衣。他们也问我：”贤友，这些僧团的衣将要分配了，你接受份额吗？“我说：”是的，贤友，我接受。“在那里，我又拿了那份衣分。就这样，我得到了很多衣。” 那些比丘问：“伍巴南达贤友，你难道不是在别处过的雨安居，却在别处接受了衣分吗？” 他说：“是的，贤友。” 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他们不满、批评、指责道：“释迦族出身的伍巴南达尊者，怎么能在别处过雨安居，却在别处接受衣分呢！” 他们将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伍巴南达，听说你确实在别处过的雨安居，却在别处接受了衣分，这是真的吗？” 他答：“是真的，世尊。” 佛陀世尊呵责他……说道：“愚人！你怎么能在别处过的雨安居，却在别处接受衣分呢？愚人，这不能让没有信心的人生起信心……” 呵责之后……他讲说了法义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在别处过雨安居的人，不可以接受别处的衣分。如果接受了，就犯恶作罪。”

那时，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一个人在两个住处入雨安居，心想：“这样我就能得到很多衣了。” 那些比丘们心里想：“对于具寿伍巴南达·释迦子，衣的份额应该怎么给呢？” 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世尊。世尊说：“诸比丘，给那个愚痴人单一份额。可是，诸比丘，在这里，如果有比丘一个人在两个住处入雨安居，心想‘这样我就能得到很多衣了’。如果他在那边住一半时间，这边住一半时间，那边给一半衣的份额，这边给一半衣的份额。或者，他在哪里住的时间更多，就应该从那里给衣的份额。”

伍巴南达释迦子事终

224. 病人事论 224. Gilānavatthukathā

365 那时，有一位比丘患了肠胃病。他倒在自己的屎尿里躺着。那时，世尊由具寿阿难做随行沙门，在巡视住处时，来到那位比丘的住所。世尊看见那位比丘倒在自己的屎尿里躺着，看见之后，走近那位比丘，走进去后，对那位比丘说：“比丘，你有什么病？”“世尊，我肠胃有病。”“比丘，那你有看护者吗？”“没有，世尊。”“为什么那些比丘不照顾你呢？” “尊者，我不为诸比丘做事，所以那些比丘不照顾我。” 于是，世尊对具寿阿难说：“阿难，去取水来，我们为这位比丘洗澡。”“是的，尊者。”具寿阿难答应世尊后，取来了水。世尊倒水，具寿阿难擦洗身体。世尊托住头，具寿阿难托住脚，把他抬起，放到床上。 接着，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件，召集比丘僧团，对诸比丘问道：“诸比丘，在某处住所，有没有一位生病的比丘？”“有的，世尊。” “诸比丘，那位比丘得了什么病？” “尊者，那位具寿得了肠胃病。”“那么，诸比丘，那位比丘有看护者吗？”“没有，世尊。”“为什么那些比丘不照顾他呢？” “尊者，这位比丘不为诸比丘做事，因此诸比丘不照顾他。” “诸比丘，你们没有母亲，没有父亲，能来照顾你们。诸比丘，如果你们不互相照顾，那还有谁会来照顾呢？诸比丘，谁要是想照顾我，就应当照顾生病的人。如果有亲教师，亲教师应当终身照顾他，等待他痊愈。如果有老师，老师应当终身照顾他，等待他痊愈。如果有共住弟子，共住弟子应当终身照顾他，等待他痊愈。如果有依止弟子，依止弟子应当终身照顾他，等待他痊愈。如果有同一位亲教师的同门，同一位亲教师的同门应当终身照顾他，等待他痊愈。如果有同一位老师的同门，同一位老师的同门应当终身照顾他，等待他痊愈。如果没有亲教师、老师、共住弟子、依止弟子、同亲教师同门或同老师同门，那就应由僧团来照顾。如果不照顾，犯恶作罪。”

366 诸比丘，具足五种特质的病人难照顾：他做不适宜的事，对于适宜的事不知分寸，不服药，对真心为他好的看护者不如实地说明病情，‘病情是加重了，还是减轻

了，还是没变化’，他对于已生起的身体的苦受、痛受、剧烈受、粗重受、刺痛受、不悦受、不可意受、能夺命的受，性格上不能忍受。诸比丘，具足这五种特质，病人就难照顾。

诸比丘，具足五种特质的病人容易照顾：他做适宜的事，对于适宜的事知道分寸，服药，对真心为他好的看护者如实地说明病情，‘病情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还是没变化’，他对于已生起的身体的苦受、痛受、剧烈受、粗重受、刺痛受、不悦受、不可意受、能夺命的受，性格上能够忍受。诸比丘，具足这五种特质，病人就容易照顾。

诸比丘，具足五种特质的看护者，没有能力照顾病人：他没有能力安排医药，不知道什么适宜、什么不适宜，把不适宜的递上去，把适宜的拿走，他带着贪图利养的心照顾病人，而非以慈心，他厌恶清理大便、小便、口水或呕吐物，他没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以法的开示来教导、劝勉、鼓励、令病人欢喜。诸比丘，具足这五种特质，看护者就没有能力照顾病人。

诸比丘，具足五种特质的看护者，有能力照顾病人：他有能力安排医药，知道什么适宜、什么不适宜，把不适宜的拿走，把适宜的递上去，他以慈心照顾病人，而非贪图利养，他不厌恶清理大便、小便、口水或呕吐物，他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以法的开示来教导、劝勉、鼓励、令病人欢喜。诸比丘，具足这五种特质，看护者就有能力照顾病人。

病人事论终

225. 死者所有物论 225. Matasantakakathā

367 那时，有两位比丘在憍萨罗国境内走远路。他们到了一处住所。那里有一位比丘生病了。于是，那两位比丘心里想：“贤友，照顾病人是世尊所称赞的。来吧，贤友，我们来照顾这位比丘。”他们就照顾他。那位比丘在他们的照顾下，去世了。那两位比丘拿着那位去世比丘的钵和衣，去到舍卫城，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比丘去世后，钵和衣属于僧团。然而，看护者有很多功劳。诸比丘，我允许僧团把三衣和钵给予看护者。而且，诸比丘，应该这样给：那位看护的比丘到僧团那里，应当这样说：‘尊者，某位比丘去世了。这是他的三衣和钵。’应由一位有能力的、能干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请僧团听我说。某位比丘去世了。这是他的三衣和钵。如果僧团认为时机合适，僧团应当把这三衣和钵给予看护者。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某位比丘已经过世。这是他的三衣和钵。僧团把这些三衣和钵给予看护病人者。哪位尊者同意把这些三衣和钵给予看护病人者，请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话。”

“僧团已将这些三衣和钵给予了看护病人者。僧团同意，因此沉默。我这样记住了。”

368 那时，有一位沙弥过世了。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沙弥过世后，僧团是衣钵的主人，然而看护病人者有很大功劳。诸比丘，我允许僧团把衣和钵给予看护病人者。诸比丘，而且应该这样给：那位看护病人的比丘来到僧团后，应当这样说：‘尊者们，某位沙弥过世了。这是他的衣和钵。’应该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向僧团作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某位沙弥过世了。这是他的衣和钵。如果僧团已到适时，僧团可以把这衣和钵给予看护病人者。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某位沙弥过世了。这是他的衣和钵。僧团把这些衣和钵给予看护病人者。哪位尊者同意把这些衣和钵给予看护病人者，请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话。”

“这些衣和钵已被僧团给予了看护病人者。僧团同意，因此沉默。我这样记住了。”

369 那时，有一位比丘和一位沙弥一起看护病人。那个病人被他们看护着，去世了。这时，那位看护病人的比丘心里想：“看护病人的沙弥该怎样分得衣的份额呢？”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我允许给看护病人的沙弥相等的份额。”

那时，有一位比丘过世了，他有很多物品，很多资具。诸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世尊。“诸比丘，比丘过世后，僧团是衣钵的主人，然而看护病人者有很大功劳。诸比丘，我允许僧团把三衣和钵给予看护病人者。那些轻物品、轻资具，由在场的僧团分配。那些重物品、重资具，属于已来和未来的四方僧团，不可分用，不可分割。”

死者所有物论终

226. 裸体遮止论 226. Naggiyapaṭikkhepakathā

370 那时，有一位比丘裸着身体，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对世尊这样说：“世尊，尊者，您用各种方式称赞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庄严、淡泊、精进努力的人。尊者，这裸行以各种方式导向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庄严、淡泊、精进努力。尊者，请您允许诸比丘裸行吧。”佛陀世尊呵责道：“你这愚人，这不适当、不顺法、不相称、非沙门行、不如法、不应做。你这愚人，怎么能采纳裸行这种外道的

做法呢？你这愚人，这不能让未生信的人生信……”呵责完之后，讲了法义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采纳裸行这种外道的做法。若有人采纳，犯土喇咤亚（thullaccaya，古译：偷兰遮）罪（土喇咤亚）。”

裸体遮止论终

227. 草衣等遮止论 227. Kusacīrādipaṭikkhepakathā

371 那时，有一位比丘穿着香草衣……穿着树皮衣……穿着木板衣（木片衣）……穿着人发毯……穿着兽毛衣……穿着鸮羽衣……穿着羚羊皮衣，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对世尊这样说：“世尊，尊者，您用各种方式称赞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庄严、淡泊、精进努力的人。尊者，这羚羊皮衣以各种方式导向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庄严、淡泊、精进努力。尊者，请您允许诸比丘使用羚羊皮衣吧。”佛陀世尊呵责道：“你这愚人，这不适当、不顺法、不相称、非沙门行、不如法、不应做。你这愚人，怎么能穿着这外道标志的羚羊皮衣呢？你这愚人，这不能让未生信的人生信……”呵责完之后，讲了法义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穿着这外道标志的羚羊皮衣。若有人穿着，犯土喇咤亚罪。”

那时，有一位比丘穿着亚麻布衣……穿着粗麻布衣，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之后，对世尊这样说：“世尊，尊者，您用各种方式称赞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庄严、淡泊、精进努力的人。尊者，这粗麻布衣以各种方式导向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庄严、淡泊、精进努力。尊者，请您允许诸比丘使用粗麻布衣吧。”佛陀世尊呵责道：“你这愚人，这不适当、不顺法、不相称、非沙门行、不如法、不应做。你这愚人，怎么能穿粗麻布衣呢？你这愚人，这不能让未生信的人生信……”呵责完之后，讲了法义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不应穿着粗麻布衣。若有人穿着，犯恶作罪。”

草衣等遮止论终

228. 全青色等遮止论 228. Sabbanīlakādipaṭikkhepakathā

372 那时，六群比丘穿着全蓝色的衣……穿着全黄色的衣……穿着全红色的衣……穿着全深红色的衣……穿着全黑色的衣……穿着全橙红色的衣……穿着全深红的衣……穿着边缘不裁剪的衣……穿着长边缘的衣……穿着花边缘的衣……穿着蛇头般边缘的衣……穿着紧身衣……穿着罗陀树衣……裹着头巾。人们讥嫌、批评、非议道：“这些沙门释子怎么裹着头巾，跟在家人、受用欲乐的人一样呢？”有人将此事报告世尊。世尊说：“诸比丘，不应穿着全蓝色的衣，不应穿着全黄色的衣，不应穿着全红

色的衣，不应穿着全深红色的衣，不应穿着全黑色的衣，不应穿着全橙红色的衣，不应穿着全深红的衣，不应穿着边缘不裁剪的衣，不应穿着长边缘的衣，不应穿着花边缘的衣，不应穿着蛇头般边缘的衣，不应穿着紧身衣，不应穿着罗陀树衣，不应裹头巾。若有人穿着，犯恶作罪。”

全青色等遮止论终

229. 已结瓦萨者未得衣论 229. Vassaṃvuṭṭhānaṃ anuppannacīvarakathā

373 那时，有些比丘在安居结束后，衣还没有出现时，就离开了，有的还俗了，有的去世了，有的承认自己是沙弥，有的承认已经舍弃学处，有的承认犯了最重的罪，有的承认是精神失常者，有的承认是心念散乱者，有的承认是被痛苦折磨者，有的承认是因不见罪而被举罪者，有的承认是因不忏罪而被举罪者，有的承认是因不舍弃邪见而被举罪者，有的承认是黄门，有的承认是贼住者，有的承认是投靠外道者，有的承认是畜生趣者，有的承认是杀母者，有的承认是杀父者，有的承认是杀阿拉汉者，有的承认是淫污比丘尼者，有的承认是分裂僧团者，有的承认是出佛身血者，有的承认是二形人。有人将此事报告世尊。

374 诸比丘，如果一位安居结束的比丘，在衣还没有出现时离开了，如果有合适的应受者存在，应把衣给予他。

诸比丘，如果一位安居结束的比丘，在衣还没有出现时还俗了，或者去世了，或者承认自己是沙弥，或者承认已经舍弃学处，或者承认犯了最重的罪，那么，僧团是衣的主人。

诸比丘，如果一位安居结束的比丘，在衣还没有出现时，承认是精神失常者，承认是心狂乱者，承认是被痛苦折磨者，承认是因不见罪而被举罪者，承认是因不忏罪而被举罪者，承认是因不舍弃邪见而被举罪者，如果有合适的应受者存在，应把衣给予他。

再者，诸比丘，有一位比丘在雨安居结束后、衣还没出现时，自称是黄门。自称是伪装共住者。自称是投靠外道者。自称是畜生。自称是杀母者。自称是杀父者。自称是杀阿拉汉者。自称是污辱比丘尼者。自称是分裂僧团者。自称是出佛身血者。自称是双性人——僧团是主人。

375 再者，诸比丘，有一位比丘在雨安居结束后、衣已经出现但还没分配时，离开了。如果有合适的受取者，就应该给。

再者，诸比丘，比丘雨安居结束后，若衣已出现而尚未分配，他：还俗了，或去世了，或自称是沙马内勒，或自称是舍戒者，或自称犯了极重罪——这些情形下，僧团是主人。

再者，诸比丘，有一位比丘在雨安居结束后、衣已经出现但还没分配时，自称是疯子。自称是心狂乱者。自称是被痛苦折磨者。自称是因不见罪而被举罪者。自称是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者。自称是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者。如果有合适的代领人，就应该给。

再者，诸比丘，有一位比丘在雨安居结束后、衣已经出现但还没分配时，自称是黄门。自称是伪装共住者。自称是投靠外道者。自称是畜生。自称是杀母者。自称是杀父者。自称是杀阿拉汉者。自称是污辱比丘尼者。自称是分裂僧团者。自称是出佛身血者。自称是双性人——僧团是主人。

已结瓦萨者未得衣论终

230. 僧团破裂时衣生起论 230. Saṅghe bhinne cīvaruppādakathā

376 再者，诸比丘，一群雨安居结束后的比丘，在衣还没出现时，僧团分裂了。在那里，人们供水给这一派，供衣给另一派，说“我们供僧团”。这仍是属于僧团的。

再者，诸比丘，当雨安居已结束的比丘们还未获得衣时，僧团分裂了。这时，人们布施水给某一派，也布施衣给同一派，说“我们布施给僧团”。这仍是属于僧团的。

再者，诸比丘，一群雨安居结束后的比丘，在衣还没出现时，僧团分裂了。在那里，人们供水给这一派，供衣给那一派，说“我们供这一派”。这就只属于这一派了。

诸比丘，这里，有一群安居结束的比丘，在衣还没有出现时僧团就分裂了。在那种地方，人们给其中一个派别供水，也把衣供给那个派别，并说“我们给这个派别”。这衣就属于那个派别。

诸比丘，这里，安居结束的比丘们，在衣已经出现而尚未分配时，僧团分裂了。应当把衣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

僧团破裂时衣生起论终

231. 恶取善取等论 231. Duggahitasuggahitādikathā

377 就在那个时候，具寿雷瓦达（Revata）通过某位比丘之手，将一件衣送给具寿舍利弗，并说：“请把这件衣交给长老。”然后那位比丘在半路上，因为对具寿雷瓦达的信任，拿走了那件衣。之后，具寿雷瓦达与具寿舍利弗相遇，便问道：“尊者，我

给您送了一件衣，那件衣到了吗？”舍利弗说：“朋友，我并没有看到那件衣。”于是具寿雷瓦达对那位比丘说：“朋友，我通过尊者的手给长老送了一件衣，那件衣在哪里呢？”他回答：“尊者，我因为对具寿的信任，拿走了那件衣。”他们把这事情告诉了世尊。

378 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通过另一位比丘之手送衣，说：“请把这个衣交给某某。”那位送衣者在半路上，因为对那个托付他送衣的人的信任而拿走了衣，这是如法取走。如果是因为对那个被送衣的人的信任而拿走衣，这是不如法取走。

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通过另一位比丘之手送衣，说：“请把这个衣交给某某。”那位送衣者在半路上，因为对那个被送衣的人的信任而拿走了衣，这是不如法取走。如果是因为对那个托付他送衣的人的信任而拿走衣，这是如法取走。

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通过另一位比丘之手送衣，说：“请把这个衣交给某某。”那位送衣者在半路上听说：“那个托付送衣的人死了。”于是他决意那是死者的衣。这是善决意。如果是因为对那个被送衣的人的信任而拿走衣，这是不如法取走。

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通过另一位比丘之手送衣，说：“请把这个衣交给某某。”那位送衣者在半路上听说：“那个被送衣的人死了。”于是他决意那是死者的衣。这是恶决意。如果是因为对那个托付他送衣的人的信任而拿走衣，这是如法取走。

诸比丘，这里，一位比丘通过另一位比丘之手送衣，说：“请把这个衣交给某某。”那位送衣者在半路上听说：“他们两个都死了。”于是他决意那是托付送衣者的死衣，这是善决意；他决意那是被送衣者的死衣，这是恶决意。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比丘让另一个比丘带衣，说：“我把这件衣给某某人。”带衣的比丘在半路上，因对送衣人有亲厚想而取用了那件衣。那样取是恶取。如果因对收衣人有亲厚想而取用，那样取是善取。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比丘让另一个比丘带衣，说：“我把这件衣给某某人。”带衣的比丘在半路上，因对收衣人有亲厚想而取用了那件衣。那样取是善取。如果因对送衣人有亲厚想而取用，那样取是恶取。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比丘让另一个比丘带衣，说：“我把这件衣给某某人。”带衣的比丘在半路上听到：“送衣的那个人死了。”他便决意那衣为死者的衣。这是错误的决意。他后来因与收衣人相熟而取用，那是正确的取用。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比丘让另一个比丘带衣，说：“我把这件衣给某某人。”带衣的比丘在半路上听到：“收衣的那个人死了。”他便决意那衣为死者的衣。这是正确的决意。如果他因与送衣人相熟而取用，那是错误的取用。

诸比丘，这里有一个比丘让另一个比丘带衣，说：“我把这件衣给某某人。”带衣的比丘在半路上听到：“两个人都死了。”他为送衣人决意那衣为死者的衣，那是错误的决意。他为收衣人决意那衣为死者的衣，那是正确的决意。

恶取善取等论终

232. 八衣纲目 232. Aṭṭhacīvaramātikā

379 诸比丘，有这八种情况会生起衣：给界内者、给约定者、给施食处者、给僧团者、给二部僧者、给住雨安居的僧团者、给指定者、给个人者。

“给界内”：凡在界内的比丘，都应该由他们分。“给约定”：若多个住处有均等的利养，在一个住处给了，就等于在所有住处都给了。“给施食处”：凡是为僧团做常住服务的地方，就在那里给。“给僧团”：应由现前僧团分。“给二部僧”：就算比丘很多而只有一个比丘尼，也应当给一半；就算比丘尼很多而只有一个比丘，也应当给一半。“给住雨安居的僧团”：凡在那个住处住了雨安居的比丘，都应该由他们分。“给指定”：对粥、食、嚼食、衣、坐卧处或医药而指定给予。“给个人”：（说）“我把这件衣给某某人”而给。

八衣纲目终

衣犍度第八

233. 其摄颂 233. Tassuddānaṃ

王舍城的市民，看见了在毗舍离的名妓；

他又回到王舍城，向国王禀报了这件事。

他是萨拉瓦蒂的儿子，也是无畏王子的亲生子。

因为他活着，王子便给他取名吉瓦咖。

他去了塔迦尸喇，学成归来，成了一位大医。

那位长者妻七年的头痛病，他用鼻腔给药法治好了。

国王的肛瘘病，他用药膏敷治就给治好了。

他侍奉我、后宫，也侍奉佛陀与僧团。

还有王舍城那位长者居士，他腹中的结块也得到了治疗。

他以酥油饮品消除了巴乔达的严重疾病。

还有希维布的额外供给，用油脂浸润那彻底浸透的东西；
用三把莲花，进行三十次的泻药通便。
他请求那自然状态的优良之物，并且接受了希维布；
而如来允许了在家众所布施的衣物。
在王舍城地区，产生了大量的衣物；
有羊毛毯、丝绸毯、毛织毯，以及价值一半金币的精美布料。
那些各种不同程度满足的诸比丘和那些容易满足的诸比丘，并没有按到来的次序接受。
最初，后来，相似者，与契约定则。
库房无人看守者，同样地分配。
衣物充盈，争论喧哗，如何分配，如何给予。
以自己多余的部分，份额当如何给予。
以粪便，以冷水，不知如何得出。
放置容器时，于钵中，于地上。
衣物在白蚁窝中破损，及单边散开破损。
于粗糙、完整、缝合处，发现厚乱缠结。
释迦牟尼考察后，允许了三衣。
以别的、多余的衣，出现了破洞。
统领四洲者（大王）请求（佛陀允许）她供养雨浴衣。
为客来者、将行者、病者，及看护者与药；
固定的浴衣，殊胜的、极小的。
粗麻布做的头巾、亚麻的，完整的决意；
最后做的、沉重的，缺角的、线脱落的。
它们破损了、不够用，还有额外的、许多的；
在盲林中，不忆念，独自一人，在雨季时节。
王舍城有两位兄弟，伍巴南达又在两地。
腹部疾病者，生病者，两位都是病人。
裸形、吉祥草衣、树皮衣、木板衣、人发毯；
猛禽翅衣、猫头鹰翅衣，还有羊皮、牛角瓜纤维（衣/绳）。
粗麻布、蓝色和黄色的衣，深红色的衣，用茜草染的衣；

黑色、叫做大红颜色的衣，同样还有未断边的衣。

长花缘边、蛇头巾缘边，锦缎衣、优昙跋罗树内皮衣、头巾。

事情还没发生就离去，僧团当场就分裂了。

他们把衣施给僧团中的一派，尊者雷瓦达派遣（某人前往）。

凭信任取用、心中决意，这便是八种衣的分类纲领。

此犍度中有九十六事

衣犍度终

9. 占波犍度

9. Campeyyakkhandhako

234. 迦叶姓比丘事 234. Kassapagottabhikkhuvatthu

380 那时，佛陀世尊正住在瞻波（Campā）的伽伽拉（Gaggara）莲池岸边。而就在那时，在迦尸地方有一个名叫瓦萨巴的村庄。那里有一位比丘名叫咖萨巴·果达（Kassapagotta），他是住寺比丘，肩负寺院事务，十分勤勉地想着：“怎样才能让还没来的优秀比丘愿意过来，让已经来了的优秀比丘住得安稳，并且让这个寺院能够增长、发展、兴盛起来呢？”当时，有许多比丘正在迦尸地方游方，他们来到了瓦萨巴村（Vāsabhagāma）。咖萨巴·果达比丘远远地看见这些比丘走来，看到后，就为他们铺设了座位，准备了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并迎上前去，接过他们的钵和袈裟，问候他们是否需要饮用水，殷勤地为他们准备洗澡水，也殷勤地为他们准备了粥、硬食和正餐。那时，那些客诸比丘心想：“这位住寺比丘真是好人啊，他殷勤地准备洗澡水，也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来吧，朋友们，我们就在这个瓦萨巴村住下来吧。”于是，那些客诸比丘就在瓦萨巴村住了下来。

后来，咖萨巴·果达比丘心里想：“这些客诸比丘旅途的疲劳现在已经消除了。他们之前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乞食路线，现在也熟悉了。然而，在别人家里一辈子都这么殷勤地服务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向人讨要东西也是令人不快的。我干脆就不再殷勤地为他们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了吧。”于是，他就不再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了。那时，那些客诸比丘心想：“这位住寺比丘以前殷勤地准备洗澡水，也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但现在他却不再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了。这位住寺比丘变坏了！来吧，朋友们，我们把这位住寺比丘举罪赶走！”于是，那些客诸比丘聚集在一起，对咖萨巴·果达比丘说：“朋友，你以前殷勤地准备洗澡水，也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但现在你不再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了。朋友，你已经犯了戒，你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过错吗？”咖萨巴·果达比丘回答：“朋友们，我没有犯任何我能看见的过错。”于是，那些客诸比丘就以“不见罪”为由，对咖萨巴·果达比丘执行了举罪甘马（kamma，古译：羯磨）。

那时，咖萨巴·果达比丘心里想：“我实在搞不懂，这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犯，我到底是犯了戒还是没犯戒，我是被举罪了还是没被举罪，他们执行的甘马是如法的还是非法的，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是站得住脚的还是站不住脚的。不如我去瞻波，向

世尊请教这件事吧。” 于是，咖萨巴·果达比丘收拾好住处，带上钵和袈裟，就朝瞻波出发了。他一路游历，最终到达了瞻波，来到了世尊所在的地方。到了之后，他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边。而与远道而来的诸比丘亲切问候，这向来是佛陀世尊们的惯例。那时，世尊便对咖萨巴·果达比丘说：“比丘，你还堪忍受吗？还过得去吗？你这一路走来，没有太过疲劳吧？还有，比丘，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咖萨巴·果达比丘回答说：“世尊，我还堪忍受，还过得去。尊师，我这一路走来，并没有太过疲劳。尊师，在迦尸地方有一个名叫瓦萨巴的村庄。世尊，我是那里的住寺比丘，肩负寺院事务，很勤勉地想着：“怎样才能让还没来的优秀比丘愿意过来，让已经来了的优秀比丘住得安稳，并且让这个寺院能够增长、发展、兴盛起来呢？” 尊师，那时有许多比丘在迦尸地方游方，来到了瓦萨巴村。尊师，我远远地看见那些比丘走来，看到后，就为他们铺设了座位，准备了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并迎上前去，接过他们的钵和袈裟，问候他们是否需要饮用水，殷勤地为他们准备洗澡水，也殷勤地为他们准备了粥、硬食和正餐。尊师，那时那些客诸比丘心想：“这位住寺比丘真是好人啊，他殷勤地准备洗澡水，也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来吧，朋友们，我们就在这个瓦萨巴村住下来吧。” 尊师，于是那些客诸比丘就在瓦萨巴村住了下来。尊师，我当时心里想：“这些客诸比丘旅途的疲劳现在已经消除了。他们之前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乞食路线，现在也熟悉了。然而，在别人家里一辈子都这么殷勤地服务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向人讨要东西也是令人不快的。我干脆就不再殷勤地为他们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了吧。” 尊师，于是我就不再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了。尊师，那时那些客诸比丘心想：“这位住寺比丘以前殷勤地准备洗澡水，也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但现在他却不再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了。这位住寺比丘变坏了！来吧，朋友们，我们把这位住寺比丘举罪赶走！” 尊师，于是那些客诸比丘聚集在一起，对我说：‘朋友，你以前殷勤地准备洗澡水，也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但现在你不再殷勤地准备粥、硬食和正餐了。朋友，你已经犯了戒，你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过错吗？’ 我回答说：‘朋友们，我没有犯任何我能看见的过错。’ 尊师，于是，那些客诸比丘就以”不见罪“为由，对我执行了举罪甘马。尊师，那时我心里想：“我实在搞不懂，这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犯，我到底是犯了戒还是没犯戒，我是被举罪了还是没被举罪，他们执行的甘马是如法的还是非法的，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是站得住脚的还是站不住脚的。不如我去瞻波，向世尊请教这件事吧。” 世尊，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佛陀说：“比丘，这不是罪过，你没有犯戒。你没有犯戒，你是清净的。你没有罪，你没

有被举罪。你是被一个非法的、可破的、站不住脚的甘马举罪的。去吧，比丘，你就在瓦萨巴村那里住下来吧。”“是的，尊师。”伽萨巴·果达比丘这样回答世尊后，便从座起身，向世尊礼敬，右绕作礼，然后朝瓦萨巴村回去了。

381 那时，那些客诸比丘心里产生了不安和懊悔。他们想：“我们真是没有利益，不是真有利益啊！我们真是恶得，不是善得啊！我们竟然对一个清净无犯、没有过错的比丘，在没有犯戒事实、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把他举罪了。来吧，朋友们，我们去瞻波，在世尊面前，把我们的过错如实坦白出来吧。”于是，那些客诸比丘收拾好住处，带上钵和袈裟，就朝瞻波出发了。他们一路游历，最终到达了瞻波，来到了世尊所在的地方。到了之后，他们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边。佛陀世尊们向来有这样的惯例：与远道而来的诸比丘亲切问候。那时，世尊就对那些比丘说：“诸比丘，你们还堪忍受吗？还过得去吗？你们这一路走来，没有太过疲劳吧？还有，诸比丘，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回答说：“世尊，我们还堪忍受，还过得去。尊师，我们这一路走来，并没有太过疲劳。尊师，在迦尸地方有一个名叫瓦萨巴的村庄。世尊，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世尊问道：“诸比丘，你们把那位住寺比丘举罪了吗？”他们回答：“是的，尊师。”世尊又问：“诸比丘，是基于什么事实、什么理由呢？”他们回答：“世尊，没有事实，没有理由。”佛陀世尊严厉地呵责了他们：“愚痴的人啊，这完全不符合规矩、不合时宜、不相称、不是沙门所为、不如法、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们这些愚痴的人，怎么能对一个清净无犯、没有过错的比丘，在没有犯戒事实、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把他举罪呢？愚痴的人啊，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中间省略）……。”世尊在呵责之后，进行了法义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宣告：“诸比丘，不应该对一个清净无犯、没有过错的比丘，在没有犯戒事实、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进行举罪。如果有人这么做了，那就犯了恶作罪。”

那时，那些比丘们从座位起身，将上衣搭在一肩，以头礼拜在世尊的脚上，对世尊说：“尊师！过错战胜了我们，我们就像愚者、像迷途者、像不善巧者一样，竟然对一个清净无犯、没有过错的比丘，在没有犯戒事实、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对他执行了举罪。尊师！请世尊为了我们未来的防护，接受我们的过错，把它看作是过错吧！”世尊说：“诸比丘，确实是过错战胜了你们，你们就像愚者、像迷途者、像不善巧者一样，对一个清净无犯、没有过错的比丘，在没有犯戒事实、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对他执行了举罪。但是，诸比丘，既然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是过错，并按照法去改正了，我们便接受你们的忏悔。诸比丘，在圣者的律法中，一个人能看到过错并视之为过错，如法改正，在未来加以防护，这本身就是一种增长。”

235. 非法别众等甘马论 235. Adhammena vaggādikammakathā

382 而就在当时，瞻波的诸比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甘马：以非法作别众甘马，以非法作和合甘马；以法作别众甘马，以似法作别众甘马；以似法作和合甘马；一个人对一个人执行举罪，一个人对两个人执行举罪，一个人对多人执行举罪，一个人对僧团执行举罪；两个人对一个人执行举罪，两个人对两个人执行举罪，两个人对多人执行举罪，两个人对僧团执行举罪；多人对一个人执行举罪，多人对两个人执行举罪，多人对多人执行举罪，多人对僧团执行举罪；僧团对僧团执行举罪。那些少欲知足的诸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批评和指责：“瞻波的诸比丘怎么能做出这样的甘马呢？他们以非法作别众甘马，以非法作和合甘马；以法作别众甘马，以似法作别众甘马；以似法作和合甘马；一个人对一个人执行举罪……僧团对僧团执行举罪。” 于是，那些比丘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中间省略）…… 世尊问道：“诸比丘，听说瞻波的诸比丘真的做出了这样的甘马吗？以非法作别众甘马……乃至僧团对僧团执行举罪？” 他们回答：“是真的，世尊。” 佛陀世尊严厉地呵责了他们：“诸比丘，那些愚痴的人做的事，完全不符合规矩、不合时宜、不相称、不是沙门所为、不如法、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诸比丘，那些愚痴的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甘马呢？以非法作别众甘马……乃至僧团对僧团执行举罪。诸比丘，这既不能让未生信者生信……（中间省略）……。” 世尊在呵责之后，进行了法义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

383 “诸比丘，以非法作别众甘马，这不是甘马，也不应当做；以非法作和合甘马，这不是甘马，也不应当做；以法作别众甘马，这不是甘马，也不应当做；以似法作别众甘马，这不是甘马，也不应当做；以似法作和合甘马，这不是甘马，也不应当做；一个人对一个人执行举罪，这不是甘马，也不应当做；一个人对两个人执行举罪……一个人对僧团执行举罪……两个人对一个人执行举罪……两个人对两个人执行举罪……两个人对多人执行举罪……两个人对僧团执行举罪……多人对一个人执行举罪……多人对两个人执行举罪……多人对多人执行举罪……多人对僧团执行举罪……僧团对僧团执行举罪，这些都不是甘马，也不应当做。”

384 “诸比丘，有这四种甘马：非法别众甘马、非法和合甘马、法别众甘马、法和合甘马。诸比丘，在这四种中，那非法别众甘马，因为它是非法的、是别众的，所以是可破的、站不住脚的；诸比丘，这样的甘马不应当做，我也没有开许这样的甘马。诸比丘，那非法和合甘马，因为它是非法的，所以是可破的、站不住脚的；诸比丘，

这样的甘马不应当做，我也没有开许这样的甘马。诸比丘，那法别众甘马，因为它是别众的，所以是可破的、站不住脚的；诸比丘，这样的甘马不应当做，我也没有开许这样的甘马。诸比丘，那法和合甘马，因为它是如法的、是和合的，所以是不可破的、站得住脚的；诸比丘，这样的甘马应当做，我也开许了这样的甘马。因此，诸比丘，我们应当去做这样的甘马，也就是”法和合甘马“。诸比丘，你们应当这样去学习。”

非法别众等甘马论终

236. 白不成就甘马等论 236. Ñattivipannakammādikathā

385 那时候，六群诸比丘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以非法的方式作别众甘马，以非法的方式作和合甘马；以如法的方式作别众甘马，以法的仿冒品的方式作别众甘马，以法的仿冒品的方式作和合甘马；他们作提案有缺陷而宣告完整的甘马，作宣告有缺陷而提案完整的甘马，也作提案有缺陷且宣告也有缺陷的甘马；他们作与法不相应的甘马，作与律不相应的甘马，作与导师的教法不相应的甘马；他们还作出那种受到反对的、非法的、可破的、没有立足根据的甘马。那些少欲的诸比丘……对此感到不满、批评、指责说：“六群诸比丘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以非法的方式作别众甘马，以非法的方式作和合甘马；以如法的方式作别众甘马，以法的仿冒品的方式作别众甘马，以法的仿冒品的方式作和合甘马；作提案有缺陷而宣告完整的甘马，作宣告有缺陷而提案完整的甘马，也作提案有缺陷且宣告也有缺陷的甘马；作与法不相应的甘马，作与律不相应的甘马，作与导师的教法不相应的甘马；还作出那种受到反对的、非法的、可破的、没有立足根据的甘马呢？”于是，那些比丘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听说六群诸比丘确实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以非法的方式作别众甘马……乃至作那种受到反对的、非法的、可破的、没有立足根据的甘马，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他们……呵责之后，说了法义的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

386 “诸比丘，如果以非法的方式作了别众甘马，那就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如果以非法的方式作了和合甘马，那也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如果以如法的方式作了别众甘马，那也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如果以法的仿冒品的方式作了别众甘马，那也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如果以法的仿冒品的方式作了和合甘马，那也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诸比丘，如果提案有缺陷而宣告完整，这样的甘马算不上

甘马，也不应该做；诸比丘，如果宣告有缺陷而提案完整，这样的甘马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诸比丘，如果提案有缺陷且宣告也有缺陷，这样的甘马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如果作了与法不相应的甘马，那也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如果作了与律不相应的甘马，那也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如果作了与导师的教法不相应的甘马，那也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诸比丘，如果作了那种受到反对的、非法的、可破的、没有立足根据的甘马，那也算不上甘马，也不应该做。

387 诸比丘，这六种就是甘马：非法甘马、别众甘马、和合甘马、以法的仿冒品作的别众甘马、以法的仿冒品作的和合甘马、以法作的和合甘马。

诸比丘，什么是非法甘马呢？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只用一次提案就作出甘马，而不宣告决议宣言，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如果用了两次提案来作出甘马，而不宣告决议宣言，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只用一次决议宣言就作出甘马，而不确立提案，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如果用了两次决议宣言来作出甘马，而不确立提案，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只用一次提案就作出甘马，而不宣告决议宣言，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用了两次提案来作出甘马，而不宣告决议宣言，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用了三次提案来作出甘马，而不宣告决议宣言，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用了四次提案来作出甘马，而不宣告决议宣言，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只用一次决议宣言就作出甘马，而不确立提案，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用了两次决议宣言来作出甘马，而不确立提案，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用了三次决议宣言来作出甘马，而不确立提案，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用了四次决议宣言来作出甘马，而不确立提案，这就是非法甘马。诸比丘，这就叫做非法甘马。

诸比丘，什么是别众甘马呢？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如果未到，应表态者的表态没有带过来，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如果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没有带过来，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如果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也带过来了，但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所有应到场

的比丘如果未到，应表态者的表态没有带过来，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如果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没有带过来，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如果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也带过来了，但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别众甘马。诸比丘，这就叫做别众甘马。

诸比丘，什么是和合甘马呢？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所有应到场的比丘都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也带过来了，在场的人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和合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所有应到场的比丘都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也带过来了，在场的人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和合甘马。诸比丘，这就叫做和合甘马。

诸比丘，什么是法的仿冒品的别众甘马呢？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先宣告决议宣言，之后再确立提案，所有应到场的比丘未到，应表态者的表态没有带过来，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法的仿冒品的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先宣告决议宣言，之后再确立提案，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没有带过来，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法的仿冒品的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先宣告决议宣言，之后再确立提案，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也带过来了，但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法的仿冒品的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先宣告决议宣言，之后再确立提案，所有应到场的比丘未到，应表态者的表态没有带过来，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法的仿冒品的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先宣告决议宣言，之后再确立提案，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没有带过来，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法的仿冒品的别众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先宣告决议宣言，之后再确立提案，所有应到场的比丘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也带过来了，但在场的人表示反对——这就是法的仿冒品的别众甘马。诸比丘，这就叫做法的仿冒品的别众甘马。

诸比丘，什么是法的仿冒品的和合甘马呢？诸比丘，在提案为第二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先宣告决议宣言，之后再确立提案，所有应到场的比丘都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也带过来了，在场的人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法的仿冒品的和合甘马。诸比丘，在提案为第四程序的甘马中，如果先宣告决议宣言，之后再确立提案，所有应到场的比丘都到了，应表态者的表态也带过来了，在场的人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法的仿冒品的和合甘马。诸比丘，这就叫做法的仿冒品的和合甘马。

那么，诸比丘，什么是以法作、和合的僧团甘马呢？诸比丘，如果是二白甘马，先提出一次动议，之后用一次甘马语作出甘马，所有应参加甘马的比丘都到了，应表态者的意愿已带来，在场的诸比丘都没有反对——这就是以法作、和合的僧团甘马。诸比丘，如果是四白甘马，先提出一次动议，之后用三次甘马语作出甘马，所有应参加甘马的比丘都到了，应表态者的意愿已带来，在场的诸比丘都没有反对——这就是以法作、和合的僧团甘马。诸比丘，这便称为以法作、和合的僧团甘马。

白不成就甘马等论终

237. 四人组作等论 237. Catuvaggakaraṇādikathā

388 僧团有五种：四人制的比丘僧团、五人制的比丘僧团、十人制的比丘僧团、二十人制的比丘僧团、超过二十人的比丘僧团。诸比丘，其中这个四人制的比丘僧团，除了三种甘马——达上、自恣、出罪（Abbhāna）之外，在其他所有甘马中，只要以法和合，就是达到了甘马人数的。诸比丘，其中这个五人制的比丘僧团，除了两种甘马——在中央地区（佛法中心区）的达上和出罪之外，在其他所有甘马中，只要以法和合，就是达到了甘马人数的。诸比丘，其中这个十人制的比丘僧团，除了一种甘马——出罪之外，在其他所有甘马中，只要以法和合，就是达到了甘马人数的。诸比丘，其中这个二十人制的比丘僧团，在所有甘马中，只要以法和合，就是达到了甘马人数的。诸比丘，其中这个超过二十人的比丘僧团，在所有甘马中，只要以法和合，就是达到了甘马人数的。

389 诸比丘，如果需要四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比丘尼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诸比丘，如果需要四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在学尼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沙弥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沙弥尼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舍戒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犯了极重罪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因不承认有罪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黄门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伪住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投靠外道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畜生道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杀母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杀父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

是甘马，不应作。以杀阿拉汉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损害比丘尼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破僧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出佛身血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双性人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别住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站在不同界内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神通站在虚空者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以僧团正对他行甘马的那个人为第四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

四人组

390 诸比丘，如果需要五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比丘尼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诸比丘，如果需要五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在学尼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中略）……以沙弥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沙弥尼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舍戒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犯了极重罪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因不承认有罪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黄门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伪住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投靠外道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畜生道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杀母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杀父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杀阿拉汉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损害比丘尼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破僧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出佛身血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双性人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别住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站在不同界内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神通站在虚空者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以僧团正对他行甘马的那个人为第五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

五人组作

391 诸比丘，如果需要十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比丘尼为第十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诸比丘，如果需要十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在学尼为第十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中略）……诸比丘，如果需要十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僧团正对他行甘马的那个人为第十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

十人组作

392 诸比丘，如果需要二十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比丘尼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诸比丘，如果需要二十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以在学尼

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中略）……以沙弥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沙弥尼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舍戒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犯了极重罪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因不承认有罪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者，以他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黄门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伪住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投靠外道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畜生道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杀母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杀父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杀阿拉汉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损害比丘尼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破僧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出佛身血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双性人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别住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站在不同界内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神通站在虚空者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以僧团正对他行甘马的那个人为第二十人来进行甘马——那不是甘马，不应作。

二十人组作

四人组作等论终

238. 别住者等论 238. Pārivāsikādikathā

393 诸比丘，如果需要四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让应行别住者与另外三人组成四人组来授予别住、遣返至起点、授予敬悦，或者以他为第二十人来出罪——那不是甘马，不应作。诸比丘，如果需要四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让应遣返至起点者与另外三人组成四人组来授予别住、遣返至起点、授予敬悦，或者以他为第二十人来出罪——那不是甘马，不应作。诸比丘，如果需要四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让应受敬悦者与另外三人组成四人组来授予别住、遣返至起点、授予敬悦，或者以他为第二十人来出罪——那不是甘马，不应作。诸比丘，如果需要四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让正在行敬悦者与另外三人组成四人组来授予别住、遣返至起点、授予敬悦，或者以他为第二十人来出罪——那不是甘马，不应作。诸比丘，如果需要四人才能进行的甘马，却让应出罪者与另外三人组成四人组来授予别住、遣返至起点、授予敬悦，或者以他为第二十人来出罪——那不是甘马，不应作。

394 诸比丘，有些人在僧团中的反对是有效的，有些人的反对是无效的。那么，诸比丘，哪些人在僧团中的反对是无效的呢？诸比丘，比丘尼在僧团中的反对是无效的。诸比丘，在学尼……（中略）……沙弥……沙弥尼……舍戒者……犯了极重罪者……精神错乱者……心散乱者……受剧烈痛苦者……因不承认有罪而被举罪者……

因不忏悔罪而被举罪者……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罪者……黄门……伪住者……投靠外道者……畜生道者……杀母者……杀父者……杀阿拉汉者……损害比丘尼者……破僧者……出佛身血者……双性人……别住者……站在不同界内者……以神通站在虚空者……诸比丘，还有僧团正对他行甘马的那个人，这些人在僧团中的反对是无效的。诸比丘，这就是那些在僧团中反对无效的人。

诸比丘！谁在僧团中的反对有效？诸比丘！清净比丘的

对于享有共同生活、在同一界内安住的人，哪怕只是让身旁紧邻的一位比丘知晓，在僧团中间提出反对，也是有效的。诸比丘，这个人在僧团中间的反对是有效的。

别住者等论终

239. 二驱摈等论 239. Dvenissāraṇādikathā

395 诸比丘，有两种逐出。诸比丘，有一种人还没到该被逐出的地步，但如果僧团把他逐出，有的情况是善被逐出，有的情况是恶被逐出。诸比丘，什么人还没到该被逐出的地步，但如果僧团把他逐出，就是恶被逐出呢？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是清净的、没有犯戒的。如果僧团把他逐出，这就是恶被逐出。诸比丘，这就叫做：此人还没到该被逐出的地步，如果僧团把他逐出，就是恶被逐出。

诸比丘，什么人还没到该被逐出的地步，但如果僧团把他逐出，就是善被逐出呢？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愚笨、无能、犯戒频繁、不知分寸，他过着与在家人密切交往的生活，从事那些不合适的在家交游。如果僧团把他逐出，这就是善被逐出。诸比丘，这就叫做：此人还没到该被逐出的地步，如果僧团把他逐出，就是善被逐出。

396 诸比丘，有两种接纳。诸比丘，有一种人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僧团却把他接纳了；这样的接纳，有的是善的接纳，有的是恶的接纳。诸比丘，什么人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僧团却把他接纳，而这接纳是恶的接纳呢？诸比丘，黄门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僧团却把他接纳，这便是恶的接纳。诸比丘，贼住者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僧团却把他接纳，这便是恶的接纳。诸比丘，投靠外道者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僧团却把他接纳，这便是恶的接纳……畜生道众生……杀母者……杀父者……杀阿拉汉者……玷污比丘尼者……分裂僧团者……出佛身血者……诸比丘，两性人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僧团却把他接纳，这便是恶的接纳。诸比丘，这就叫做：这种人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僧团却把他接纳，这便是恶的接纳。诸比丘，这些人就叫做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僧团却把他们接纳，这便是恶的接纳。

诸比丘，什么人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但如果僧团把他接纳，就是善被接纳呢？诸比丘，手被砍断的人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如果僧团把他接纳，就是善被接纳。诸比丘，脚被砍断的人……手脚被砍断的人……耳朵被割掉的人……鼻子被割掉的人……耳鼻被割掉的人……手指被砍断的人……脚趾被砍断的人……筋被挑断的人……手掌如扇的人……驼背的人……侏儒……脖子长瘤的人……身上有烙印的人……受过鞭刑的人……被通缉的罪犯……脚肿的人……患重病的人……扰乱大众的人……独眼的人……手弯曲的人……瘸腿的人……半身瘫痪的人……行为举止不健全的人……老弱的人……盲人……哑巴……聋子……盲哑人……盲聋人……哑聋人……盲哑聋人，诸比丘，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如果僧团接纳，就是善被接纳。诸比丘，这就叫做：此人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如果僧团把他接纳，就是善被接纳。诸比丘，这些人就叫做还没到该被接纳的地步，如果僧团把他们接纳，就是善被接纳。

二驱摈等论终

瓦萨帕嘎玛诵分第一终

240. 非法甘马等论 240. Adhammakammādikathā

397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并没有需要被看到的犯戒行为。有人举发他，无论是僧团、多位比丘或者一个人，对他说：“贤友，你犯了戒，你看到这个犯戒了吗？”他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犯戒，我看不到。”于是僧团以“不见罪”为由将他举罪——这是非法甘马。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并没有需要被处理的犯戒行为。有人举发他，无论是僧团、多位比丘或者一个人，对他说：“贤友，你犯了戒，你处理这个犯戒吧。”他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犯戒，没有什么需要我处理的。”于是僧团以“不处理罪”为由将他举罪——这是非法甘马。

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并没有需要舍弃的恶见。有人举发他，无论是僧团、多位比丘或者一个人，对他说：“贤友，你有恶见，舍弃那个恶见吧。”他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恶见，没有什么需要我舍弃的。”于是僧团以“不舍弃恶见”为由将他举罪——这是非法甘马。

还有，诸比丘，有一位比丘既没有应当看到的罪，也没有应当忏悔的罪。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对他举罪说：‘贤友，你犯了罪，你看到这项罪了吗？你应当忏悔这项罪。’他这样说：‘贤友，我没有罪，没什么需要我看到的。贤友，我没有罪，没什么需要我忏悔的。’僧团以‘不承认’或‘不忏悔’为由对他举罪——这是非法甘马。

还有，诸比丘，有一位比丘既没有应当看到的罪，也没有应当舍弃的邪见。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对他举罪说：‘贤友，你犯了罪，你看到这项罪了吗？你有邪见，应当舍弃这邪见。’他这样说：‘贤友，我没有罪，没什么需要我看到的。贤友，我没有邪见，没什么需要我舍弃的。’僧团以‘不承认’或‘不舍弃’为由对他执行驱出——这是非法甘马。

还有，诸比丘，有一位比丘既没有应当忏悔的罪，也没有应当舍弃的邪见。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对他举罪说：‘贤友，你犯了罪，你应当忏悔这项罪。你有邪见，应当舍弃这邪见。’他这样说：‘贤友，我没有罪，没什么需要我忏悔的。贤友，我没有邪见，没什么需要我舍弃的。’僧团以‘不忏悔’或‘不舍弃’为由对他执行驱出——这是非法甘马。

还有，诸比丘，有一位比丘既没有应当看到的罪，也没有应当忏悔的罪，也没有应当舍弃的邪见。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对他举罪说：‘贤友，你犯了罪，你看到这项罪了吗？你应当忏悔这项罪。你有邪见，应当舍弃这邪见。’他这样说：‘贤友，我没有罪，没什么需要我看到的。贤友，我没有罪，没什么需要我忏悔的。贤友，我没有邪见，没什么需要我舍弃的。’僧团以‘不承认’或‘不忏悔’或‘不舍弃’为由对他执行驱出——这是非法甘马。

398 还有，诸比丘，有一位比丘确实有应当看到的罪。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对他举罪说：‘贤友，你犯了罪，你看到这项罪了吗？’他这样说：‘是的，贤友，我看到了。’僧团以‘对罪不承认’为由对他举罪——这是非法甘马。

还有，诸比丘，有一位比丘确实有应当忏悔的罪。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对他举罪说：‘贤友，你犯了罪，你应当忏悔这项罪。’他这样说：‘是的，贤友，我会忏悔的。’僧团以‘对罪不忏悔’为由对他举罪——这是非法甘马。

还有，诸比丘，有一位比丘确实有应当舍弃的邪见。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对他举罪说：‘贤友，你有邪见，应当舍弃这邪见。’他这样说：‘是的，贤友，我会舍弃的。’僧团以‘对邪见不舍弃’为由对他举罪——这是非法甘马。

还有，诸比丘，有一位比丘确实有应当看到的罪，也有应当忏悔的罪……确实有应当看到的罪，也有应当舍弃的邪见……确实有应当忏悔的罪，也有应当舍弃的邪见……确实有应当看到的罪，也有应当忏悔的罪，也有应当舍弃的邪见。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对他举罪说：‘贤友，你犯了罪，你看到这项罪了吗？你应当忏悔这项罪。你有邪见，应当舍弃这邪见。’他这样说：‘是的贤友，我看

到了；是的，我会忏悔；是的，我会舍弃。’僧团以‘不承认’或‘不忏悔’或‘不舍弃’为由对他执行驱出——这是非法甘马。

399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有一个可以被看到的罪过。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这样对他提出检举：‘贤友，你犯了一个罪过，你看得到这个罪过吗？’他却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任何我看得到的罪过。’于是，僧团以‘不见罪’为由，对他执行了揭举——这是一个如法的甘马。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有一个应该被发露忏悔的罪过。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这样对他提出检举：‘贤友，你犯了一个罪过，你应该发露忏悔这个罪过。’他却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任何我应该发露忏悔的罪过。’于是，僧团以‘不忏悔罪’为由，对他执行了揭举——这是一个如法的甘马。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有一个应该被舍弃的邪恶见解。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这样对他提出检举：‘贤友，你有一个邪恶的见解，你应该舍弃这个邪恶的见解。’他却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任何我应该舍弃的邪恶见解。’于是，僧团以‘不舍弃邪恶见解’为由，对他执行了揭举——这是一个如法的甘马。

诸比丘！于此，比丘有应见之罪，有应对治之罪……

有一个可以被看到的罪过，有一个应该被舍弃的邪恶见解……有一个应该被发露忏悔的罪过，有一个应该被舍弃的邪恶见解……有一个可以被看到的罪过，有一个应该被发露忏悔的罪过，有一个应该被舍弃的邪恶见解。僧团，或者多位比丘，或者单独一个人这样对他提出检举：‘贤友，你犯了一个罪过，你看得到这个罪过吗？你应该发露忏悔这个罪过。你有一个邪恶的见解，你应该舍弃这个邪恶的见解。’他却这样回答：‘贤友，我没有任何我看得到的罪过。贤友，我没有任何我应该发露忏悔的罪过。贤友，我没有任何我应该舍弃的邪恶见解。’于是，僧团以‘不见罪’、或‘不忏悔罪’、或‘不舍弃见解’为由，对他执行了揭举——这是一个如法的甘马。

非法甘马等论终

241. 优波离所问论 241. Upālipucchākathā

400 那时，具寿优波离（Upāli）来到世尊所在的地方，到了之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具寿优波离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件应该面对面执行的甘马，却以不面对面的方式执行了，尊者，这样的甘马是如法的甘马、是如律的甘马吗？’‘优波离，那是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尊者，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件应该通过反问执行的甘马，却以不反问的方式执行了……对

一件应该通过承认执行的甘马，却在没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执行了……对一位适合给予忆念毗尼的比丘，却给予了不痴毗尼……对一位适合给予不痴毗尼的比丘，却执行了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觅罪相毗尼甘马的比丘，却执行了呵责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呵责甘马的比丘，却执行了依止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依止甘马的比丘，却执行了驱出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驱出甘马的比丘，却执行了下意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下意甘马的比丘，却执行了举罪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举罪甘马的比丘，却给予了别住……把一位适合别住的，退回原本……对一位适合退回原本的，给予了敬悦……对一位适合敬悦的，给出了罪……对一位适合出罪的，却给予具足戒，尊者，这样的甘马是如法的甘马、是如律的甘马吗？’‘优波离，那是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

‘优波离，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件应该面对面执行的甘马，以不面对面的方式执行了，这样，优波离，就是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僧团是有过失的。优波离，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件应该通过反问执行的甘马，以不反问的方式执行了……对一件应该通过承认执行的甘马，在没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执行了……对一位适合给予忆念毗尼的比丘，给予了不痴毗尼……对一位适合给予不痴毗尼的比丘，执行了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觅罪相毗尼甘马的比丘，执行了呵责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呵责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依止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依止甘马的比丘，执行了驱出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驱出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下意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下意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举罪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举罪甘马的比丘，给予了别住……把一位适合别住的，退回原本……对一位适合退回原本的，给予了敬悦……对一位适合敬悦的，给出了罪……对一位适合出罪的，给予了具足戒，这样，优波离，就是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僧团是有过失的。’

401 ‘尊者，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件应该面对面执行的甘马，以面对面的方式执行了，尊者，这样的甘马是如法的甘马、是如律的甘马吗？’‘优波离，那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尊者，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件应该通过反问执行的甘马，以反问的方式执行了……对一件应该通过承认执行的甘马，在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执行了……对一位适合给予忆念毗尼的比丘，给予了忆念毗尼……对一位适合给予不痴毗尼的比丘，给予了不痴毗尼……对一位适合执行觅罪相毗尼甘马的比丘，执行了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呵责甘马的比丘，执行了呵责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依止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依止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驱出甘马的比丘，执

行了驱出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下意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下意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举罪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举罪甘马……对一位适合别住的比丘，给予了别住……把一位适合退回原本的，退回原本……对一位适合敬悦的比丘，给予了敬悦……对一位适合出罪的比丘，给出了罪……对一位适合达上的比丘，给予达上，尊者，这样的甘马是如法的甘马、是如律的甘马吗？’‘优波离，那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

‘优波离，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件应该面对面执行的甘马，以面对面的方式执行了，这样，优波离，就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僧团是无过失的。优波离，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件应该通过反问执行的甘马，以反问的方式执行了……对一件应该通过承认执行的甘马，在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执行了……对一位适合给予忆念毗尼的比丘，给予了忆念毗尼……对一位适合给予不痴毗尼的比丘，给予了不痴毗尼……对一位适合执行觅罪相毗尼甘马的比丘，执行了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呵责甘马的比丘，执行了呵责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依止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依止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驱出甘马的比丘，执行了驱出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下意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下意甘马……对一位适合执行举罪甘马的比丘，执行了举罪甘马……对一位适合别住的比丘，给予了别住……把一位适合退回原本的，退回原本……对一位适合敬悦的比丘，给予了敬悦……对一位适合出罪的比丘，给出了罪……对一位适合达上的比丘，给予达上，这样，优波离，就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僧团是无过失的。’

402 “尊者，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给予‘不痴毗尼’，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给予‘忆念毗尼’，尊者，这算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吗？”

“优波离，那是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尊者，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应受‘觅罪相毗尼甘马’的人给予‘不痴毗尼’……（中略）……对一位应受‘觅罪相毗尼甘马’的人施行‘呵责甘马’，对一位应受‘呵责甘马’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应受‘呵责甘马’的人施行‘依止甘马’，对一位应受‘依止甘马’的人施行‘呵责甘马’……对一位应受‘依止甘马’的人施行‘驱出甘马’，对一位应受‘驱出甘马’的人施行‘依止甘马’……对一位应受‘驱出甘马’的人施行‘下意甘马’，对一位应受‘下意甘马’的人施行‘驱出甘马’……对一位应受‘下意甘马’的人施行‘举罪甘马’，对一位应受‘举罪甘马’的人施行‘下意甘马’……对一位应受‘举罪甘马’的人施行‘别住’，

对一位应受‘别住’的人施行‘举罪甘马’……将一位应受‘别住’的人退回原本，对一位应受‘退回原本’的人施行‘别住’……对一位应受‘退回原本’的人施行‘敬悦’，对一位应受‘敬悦’的人退回原本……令一位应受‘敬悦’的人‘出罪’，对一位应受‘出罪’的人施行‘敬悦’……令一位应受‘出罪’的人‘授达上’，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令其‘出罪’，尊者，这算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吗？”

“优波离，那是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

“优波离，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给予‘不痴毗尼’，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给予‘忆念毗尼’，优波离，这样就成为了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应受责备的。优波离，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应受‘觅罪相毗尼甘马’的人给予‘不痴毗尼’……（中略）……对一位应受‘觅罪相毗尼甘马’的人施行‘呵责甘马’，对一位应受‘呵责甘马’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应受‘呵责甘马’的人施行‘依止甘马’，对一位应受‘依止甘马’的人施行‘呵责甘马’……对一位应受‘依止甘马’的人施行‘驱出甘马’，对一位应受‘驱出甘马’的人施行‘依止甘马’……对一位应受‘驱出甘马’的人施行‘下意甘马’，对一位应受‘下意甘马’的人施行‘驱出甘马’……对一位应受‘下意甘马’的人施行‘举罪甘马’，对一位应受‘举罪甘马’的人施行‘下意甘马’……对一位应受‘举罪甘马’的人施行‘别住’，对一位应受‘别住’的人施行‘举罪甘马’……将一位应受‘别住’的人退回原本，对一位应受‘退回原本’的人施行‘别住’……对一位应受‘退回原本’的人施行‘敬悦’，对一位应受‘敬悦’的人退回原本——令一位应受‘敬悦’的人‘出罪’，对一位应受‘出罪’的人施行‘敬悦’……令一位应受‘出罪’的人‘授达上’，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令其‘出罪’，优波离，这样就成为了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应受责备的。”

403 “尊者，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给予‘忆念毗尼’，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给予‘不痴毗尼’，尊者，这算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吗？”

“优波离，那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

“尊者，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给予‘不痴毗尼’……（中略）……对一位应受‘觅罪相毗尼甘马’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呵责甘马’的人施行‘呵责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依止甘马’的人施行‘依止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驱出甘马’的人施

行‘驱出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下意甘马’的人施行‘下意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举罪甘马’的人施行‘举罪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别住’的人施行‘别住’……（中略）……将一位应受‘退回原本’的人退回原本……（中略）……对一位应受‘敬悦’的人施行‘敬悦’……（中略）……令一位应受‘出罪’的人‘出罪’，令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授达上’，尊者，这算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吗？”

“优波离，那是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

“优波离，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给予‘忆念毗尼’，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给予‘不痴毗尼’，优波离，这样就成为了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无可责备的。优波离，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给予‘不痴毗尼’……（中略）……对一位应受‘觅罪相毗尼甘马’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呵责甘马’的人施行‘呵责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依止甘马’的人施行‘依止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驱出甘马’的人施行‘驱出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下意甘马’的人施行‘下意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举罪甘马’的人施行‘举罪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别住’的人施行‘别住’……（中略）……将一位应受‘退回原本’的人退回原本……（中略）……对一位应受‘敬悦’的人施行‘敬悦’……（中略）……令一位应受‘出罪’的人‘出罪’，令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授达上’，优波离，这样就成为了如法的甘马、如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无可责备的。”

404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诸比丘，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给予‘不痴毗尼’，诸比丘，这样就成为了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应受责备的。诸比丘，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施行‘呵责甘马’……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施行‘依止甘马’……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施行‘驱出甘马’……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施行‘下意甘马’……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施行‘举罪甘马’……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施行‘别住’……将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退回原本……对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施行‘敬悦’……令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出罪’……令一位应受‘忆念毗尼’的人‘授具足戒’，诸比丘，这样就成为了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应受责备的。”

405 “诸比丘，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诸比丘，这样就成为了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应受责备的。诸比丘，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呵责甘马’……（中略）……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依止甘马’……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依止甘马’……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下意甘马’……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举罪甘马’……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别住’……将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退回原本……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施行‘敬悦’……令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出罪’……令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授具足戒’……对一位应受‘不痴毗尼’的人给予‘忆念毗尼’，诸比丘，这样就成为了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应受责备的。”

406 “诸比丘，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觅罪相毗尼甘马’的人施行‘呵责甘马’……（中略）……对应受呵责甘马的人…… 对应受依止甘马的人…… 对应受驱出甘马的人…… 对应受下意甘马的人…… 对应受举罪甘马的人…… 对应受别住的人…… 对应受退回原本的人…… 对应受敬悦的人…… 对应受出罪的人…… 对应受授达上的人，给予‘忆念毗尼’，诸比丘，这样就成为了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应受责备的。诸比丘，如果一个和合的僧团，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给予‘不痴毗尼’……（中略）……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施行‘觅罪相毗尼甘马’……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施行‘呵责甘马’……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施行‘依止甘马’……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施行‘驱出甘马’……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施行‘下意甘马’……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施行‘举罪甘马’……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施行‘别住’……将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退回原本……对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施行‘敬悦’……令一位应受‘授达上’的人‘出罪’，诸比丘，这样就成为了非法的甘马、非律的甘马。而且，这样的僧团就成为应受责备的。”

优波离所问论终

优波离所问诵分第二终

242. 呵责甘马论 242. Tajjanīyakammakathā

407 “再者，诸比丘，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位比丘是争吵的制造者、争斗的制造者、争论的制造者、闲话的制造者、在僧团中引起争执的制造者。而在某处，诸比丘这

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争吵的制造者、争斗的制造者、争论的制造者、闲话的制造者、在僧团中引起争执的制造者。来吧，我们来对他施行呵责甘马！’他们便对他施行了呵责甘马——非法的、别众的。那位比丘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被僧团以非法的、别众的方式施以呵责甘马的。来吧，我们来对他施行呵责甘马！’他们便对他施行了呵责甘马——非法的、和合的。那位比丘又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被僧团以非法的、和合的方式施以呵责甘马的。来吧，我们来对他施行呵责甘马！’他们便对他施行了呵责甘马——如法的、别众的。那位比丘又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被僧团以如法的、别众的方式施以呵责甘马的。来吧，我们来对他施行呵责甘马！’他们便对他施行了呵责甘马——以似是而非的法的、别众的。那位比丘又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被僧团以似是而非的法、别众的方式施以呵责甘马的。来吧，我们来对他施行呵责甘马！’他们便对他施行了呵责甘马——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的。”

408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是挑事者、吵架者、争论者、闲谈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如果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挑事者、吵架者、争论者、闲谈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和合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如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如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似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似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似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似法、和合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

409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是挑事者、吵架者、争论者、闲谈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如果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挑事者、吵架者、争论者、闲谈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如法、别众的方式，

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如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似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似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似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似法、和合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

410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是挑事者、吵架者、争论者、闲谈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如果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挑事者、吵架者、争论者、闲谈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似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似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似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似法、和合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和合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如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

411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是挑事者、吵架者、争论者、闲谈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如果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挑事者、吵架者、争论者、闲谈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似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似法、和合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

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和合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如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他从那个住处也离开，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如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呵责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呵责甘马。”他们以似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呵责甘马。

呵责甘马论终

243. 依止甘马论 243. Niyassakammakathā

412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是愚者、笨拙者、多犯戒者且不能自省，他与在家人过度交往，以种种不恰当的在家交往方式共住。如果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愚者、笨拙者、多犯戒者且不能自省，他与在家人过度交往，以种种不恰当的在家交往方式共住。来吧，我们给他做依止甘马。”他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依止甘马。他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依止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依止甘马。”他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依止甘马……（中略）……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中略）。

如同前面所说的那样，应当同样地（为这些情况）作出循环排列。

依止甘马论终

244. 驱出甘马论 244. Pabbājanīyakammakathā

413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是污家者、有恶行。如果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污家者、有恶行。来吧，我们给他做驱出甘马。”他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驱出甘马。他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驱出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驱出甘马。”他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驱出甘马……（中略）……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中略）。

应作轮

驱出甘马论终

245. 下意甘马论 245. Paṭisāraṇīyakammakathā

414 诸比丘，在此，有一位比丘辱骂、毁谤在家人。如果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辱骂、毁谤在家人。来吧，我们给他做下意甘马。”他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给他做了下意甘马。他从那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下意甘马。来吧，我们给他做下意甘马。”他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给他做了下意甘马……（中略）……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中略）。

应作轮

下意甘马论终

246. 不见举罪甘马论 246. Adassane ukkhepanīyakammakathā

415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罪后，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罪。如果那里的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罪后，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罪。来吧，让我们对他做一个因不见罪的举罪甘马。”他们便对他做一个因不见罪的举罪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因不见罪的举罪甘马。来吧，让我们对他做一个因不见罪的举罪甘马。”他们便对他做一个因不见罪的举罪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和合而做……（中略）……以如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以似法的、别众而做……以似法的、和合而做……（中略）……。

应作轮

不见举罪甘马论终

247. 不忏悔举罪甘马论 247. Appaṭikamme ukkhepanīyakammakathā

416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罪后，不愿意忏悔罪。如果那里的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罪后，不愿意忏悔罪。来吧，让我们对他做一个因不忏悔罪的举罪甘马。”他们便对他做一个因不忏悔罪的举罪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因不忏悔罪的举罪甘马。来吧，让我们对他做一个因不忏悔罪的举罪甘马。”他们便对他做一个因不忏悔罪的举罪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和合而做……（中略）……以如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以似法的、别众而做……以似法的、和合而做……（中略）……。

应作轮

不忏悔举罪甘马论终

248.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论 248. Appaṭinissagge ukkhepanīyakammakathā

417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不愿意舍弃恶见。如果那里的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不愿意舍弃恶见。来吧，让我们对他做一个因不舍弃恶见的举罪甘马。”他们便对他做一个因不舍弃恶见的举罪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做了因不舍弃恶见的举罪甘马。来吧，让我们对他做一个因不舍弃恶见的举罪甘马。”他们便对他做一个因不舍弃恶见的举罪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和合而做……（中略）……以如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以似法的、别众而做……以似法的、和合而做……（中略）……。

应作轮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论终

249. 呵责甘马止息论 249. Tajj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18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他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如果那里的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非法、和合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和合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如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如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似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和合而做。

419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他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如果那里的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

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和合而做。他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非法、和合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如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如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似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和合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似法、和合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别众而做。

420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他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如果那里的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如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如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似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和合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似法、和合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和合而做。

421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他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如果那里的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

马的解除。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别众而做。他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似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和合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似法、和合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和合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非法、和合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如法的方式、别众而做。

422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他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如果那里的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做了呵责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顺从悔改，履行出罪程序，乞求呵责甘马的解除。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和合而做。他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似法、和合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非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非法的方式、和合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非法、和合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如法的方式、别众而做。他又离开那个住处，去另一个住处。在那里的诸比丘也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呵责甘马，被僧团以如法、别众的方式解除了。来吧，让我们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他们便为他解除呵责甘马——以似法的、别众而做。

呵责甘马止息论终

250. 依止甘马止息论 250. Niyass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23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施以依止甘马，他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依止甘马。这时，那些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施以依止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依止甘马。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依止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依止甘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他离开这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那些比丘们也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依止甘马，是被那边那些别众比丘以非法的方式解除的。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依止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依止甘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

应作轮

依止甘马止息论终

251. 驱出甘马止息论 251. Pabbāj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24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施以驱出甘马，他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驱出甘马。这时，那些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施以驱出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驱出甘马。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驱出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驱出甘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他离开这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那些比丘们也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驱出甘马，是被那边那些别众比丘以非法的方式解除的。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驱出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驱出甘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

应作轮

驱出甘马止息论终

252. 下意甘马止息论 252. Paṭisāraṇ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25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施以下意甘马，他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下意甘马。这时，那些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施以下意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下意甘马。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下意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下意甘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他离开这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那些比丘们也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下意甘马，是被那边那些别众比丘以非法的方式解除的。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下

意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下意甘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

应作轮

下意甘马止息论终

253. 不见举罪甘马止息论 253. Adassane ukkhep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26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以不见罪为由施以举甘马，他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不见罪举甘马。这时，那些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以不见罪为由施以举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不见罪举甘马。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不见罪举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不见罪举甘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他离开这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那些比丘们也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不见罪举甘马，是被那边那些别众比丘以非法的方式解除的。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不见罪举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不见罪举甘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

应作轮

不见举罪甘马止息论终

254. 不忏悔举罪甘马止息论 254. Appaṭikamme ukkhep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27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以不悔罪为由施以举甘马，他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不悔罪举甘马。这时，那些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以不悔罪为由施以举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不悔罪举甘马。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不悔罪举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不悔罪举甘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他离开这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那些比丘们也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不悔罪举甘马，是被那边那些别众比丘以非法的方式解除的。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不悔罪举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不悔罪举甘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

应作轮

不忏悔举罪甘马止息论终

255.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止息论 255. Appaṭinissagge ukkhep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28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以不舍恶见为由施以举甘马，他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不舍恶见举甘马。这时，那些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被僧团以不舍恶见为由施以举甘马的比丘，行为端正，随顺依止，行出罪法，请求解除不舍恶见举甘马。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不舍恶见举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不舍恶见举甘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他离开这个住处，去了另一个住处。在那里，那些比丘们也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的不舍恶见举甘马，是被那边那些别众比丘以非法的方式解除的。来吧，我们来为他解除不舍恶见举甘马。”他们就为他解除不舍恶见举甘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如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

应作轮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止息论终

256. 呵责甘马争论论 256. Tajjanīyakammavivādakathā

429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位比丘是制造诤论者、制造纠纷者、制造争议者、制造是非者、在僧团中制造事端者。这时，那些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制造诤论者……在僧团中制造事端者。来吧，我们来对他施以呵责甘马。”他们就对他施以呵责甘马——以非法、别众的方式。在场的僧团就争论起来：“这是非法别众甘马”，“这是非法和合甘马”，“这是如法别众甘马”，“这是似法别众甘马”，“这是似法和合甘马”，“这是未成甘马、恶作甘马、应再作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说“这是非法别众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说“这是未成甘马、恶作甘马、应再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件事上是如法之说者。

430 诸比丘，在这里，有一位比丘是制造诤论者……在僧团中制造事端者。这时，那些比丘们这么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制造诤论者……在僧团中制造事端者。来吧，我们来对他施以呵责甘马。”他们就对他施以呵责甘马——以非法、和合的方式。在场的僧团就争论起来：“这是非法别众甘马”，“这是非法和合甘马”，“这是如法别众甘马”，“这是似法别众甘马”，“这是似法和合甘马”，“这是未成甘马、恶作甘马、应再作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说“这是非法和合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说“这是未成甘马、恶作甘马、应再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件事上是如法之说者。

431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是争吵的制造者……（中略）……在僧团中制造诤事。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争吵的制造者……（中略）……在僧团中制造诤事。来吧，我们对他做呵斥甘马。”他们便对他做呵斥甘马——如法地，但别众。当事的僧团生起争议：“非法、别众的甘马，非法、和合的甘马，如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和合的甘马，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如法、别众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说如法的。

432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是争吵的制造者……（中略）……在僧团中制造诤事。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争吵的制造者……（中略）……在僧团中制造诤事。来吧，我们对他做呵斥甘马。”他们便对他做呵斥甘马——似法地，别众。当事的僧团生起争议：“非法、别众的甘马，非法、和合的甘马，如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和合的甘马，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似法、和合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说如法的。

433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是争吵的制造者……（中略）……在僧团中制造诤事。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争吵的制造者……（中略）……在僧团中制造诤事。来吧，我们对他做呵斥甘马。”他们便对他做呵斥甘马——似法地，和合。当事的僧团生起争议：“非法、别众的甘马，非法、和合的甘马，如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和合的甘马，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似法、和合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说如法的。

呵责甘马争论论终

257. 依止甘马争论论 257. Niyassakammavivādakathā

434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愚痴、不聪明、多犯戒行、没有节制，与在家人杂处而住，从事不适当的在家交往。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愚痴、不聪明、多犯戒行、没有节制，与在家人杂处而住，从事不适当的在家交往。来吧，我们对他做依止甘马。”他们便对他做依止甘马——非法地，别众……

（中略）……非法地，和合……如法地，别众……似法地，别众……似法地，和合。当事的僧团生起争议：“非法、别众的甘马，非法、和合的甘马，如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和合的甘马，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似法、和合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说如法的。这些是略说的五个方面。

依止甘马争论论终

258. 驱出甘马争论论 258. Pabbājanīyakammavivādakathā

435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是破坏俗家的人，有恶行。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是破坏俗家的人，有恶行。来吧，我们对他做驱出甘马。”他们便对他做驱出甘马——非法地，别众……（中略）……非法地，和合……如法地，别众……似法地，别众……似法地，和合。当事的僧团生起争议：“非法、别众的甘马，非法、和合的甘马，如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和合的甘马，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似法、和合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说如法的。这些是略说的五个方面。

驱出甘马争论论终

259. 下意甘马争论论 259. Paṭisāraṇīyakammavivādakathā

436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他辱骂、毁谤在家人。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辱骂、毁谤在家人。来吧，我们对他做下意甘马。”他们便对他做下意甘马——非法地，别众……（中略）……非法地，和合……如法地，别众……似法地，别众……似法地，和合。当事的僧团生起争议：“非法、别众的甘马，非法、和合的甘马，如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和合的甘马，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似法、和合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说如法的。这些是略说的五个方面。

下意甘马争论论终

260. 不见举罪甘马争论论 260. Adassane ukkhepanīyakammavivādakathā

437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戒行之后，不愿意正视戒行。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戒行之后，不愿意正视戒行。来吧，我们以不见戒行的理由对他做举罪甘马。”他们便以不见戒行的理由对他做举罪甘马——非法地，别众……（中略）……非法地，和合……如法地，别众……似法地，别众……似法地，和合。当事的僧团生起争议：“非法、别众的甘马，非法、和合的甘马，如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和合的甘马，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似法、和合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做的甘马，应当重新做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说如法的。这些是略说的五个方面。

不见举罪甘马争论论终

261. 不忏悔举罪甘马争论论 261. Appaṭikamme ukkhepanīyakammavivādakathā

438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罪之后，不愿意处理这项罪。那时，诸比丘心里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犯了罪之后，不愿意处理这项罪。来吧，我们以不处理罪为由对他做举罪甘马。”他们便以不处理罪为由对他做举罪甘马——非法地、别众……（中略）……非法地、和合……如法地、别众……似法地、别众……似法地、和合。当事的僧团生起争议：“非法、别众的甘马，非法、和合的甘马，如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别众的甘马，似法、和合的甘马，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作的甘马，应当重新作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似法、和合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无效的甘马，是恶作的甘马，应当重新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说如法的。这些是略说的五个方面。

不忏悔举罪甘马争论论终

262.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争论论 262. Appaṭinissagge ukkhepanīyakammavivādakathā

439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不愿意舍弃邪见。在这种情况下，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不愿意舍弃邪见。来吧，我们就因他不舍弃邪见，对他作驱摈甘马。”于是他们对他作了驱摈甘马，理由是他不舍弃邪见——作的时候情形是这样的：以非法、别众……以非法、和合……以如法、别众……以似法、别众……以似法、和合。在场的僧团对此争论，各执一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

诸比丘，在这里，有些比丘说：“这是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另有些比丘说：“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这两类比丘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都是如法的。以上是略说的五种情况。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争论论终

249. 呵责甘马止息论 263. Tajj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40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他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在这种情况下，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来吧，我们为他撤销呵责甘马。”他们便以非法的方式、别众地为他撤销了呵责甘马。在场的僧团对此争论，有的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诸比丘，在这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法之说。

441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他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在这种情况下，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来吧，我们为他撤销呵责甘马。”他们便以非法的方式、和合地为他撤销了呵责甘马。在场的僧团对此争论，有的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诸比丘，在这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法之说。

442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他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在这种情况下，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来吧，我们为他撤销呵责甘马。”他们便以如法的方式、别众地为他撤销了呵责甘马。在场的僧团对此争论，有的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

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诸比丘，在这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法之说。

443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他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在这种情况下，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来吧，我们为他撤销呵责甘马。”他们便以似法的方式、别众地为他撤销了呵责甘马。在场的僧团对此争论，有的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诸比丘，在这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法之说。

444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他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在这种情况下，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呵责甘马后，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呵责甘马。来吧，我们为他撤销呵责甘马。”他们便以似法的方式、和合地为他撤销了呵责甘马。在场的僧团对此争论，有的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诸比丘，在这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法之说。

呵责甘马止息论终

250. 依止甘马止息论 264. Niyass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45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依止甘马后，他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依止甘马。在这种情况下，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依止甘马后，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

并请求撤销依止甘马。来吧，我们为他撤销依止甘马。”他们便以非法的方式、别众地……以非法的方式、和合地……以如法的方式、别众地……以似法的方式、别众地……以似法的方式、和合地，为他撤销了依止甘马。在场的僧团对此争论，有的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诸比丘，在这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法之说。以上也是略说的五种情况。

依止甘马止息论终

251. 驱出甘马止息论 265. Pabbāj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46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后，他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驱出甘马。在这种情况下，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执行了驱出甘马后，如法而行，顺从改正，修习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驱出甘马。来吧，我们为他撤销驱出甘马。”他们便以非法的方式、别众地……以非法的方式、和合地……以如法的方式、别众地……以似法的方式、别众地……以似法的方式、和合地，为他撤销了驱出甘马。在场的僧团对此争论，有的说：“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以如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诸比丘，在这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完成的甘马、恶作的甘马、应该重新作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法之说。以上也是略说的五种情况。

驱出甘马止息论终

252. 下意甘马止息论 266. Paṭisāraṇ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47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施以了下意甘马。他正确地遵守规矩，表现得柔顺谦恭，践行净除，并请求撤销对自己的下意甘马。这时，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施以了下意甘马，但他正确地遵守规矩，表现得柔顺谦恭，践行净除，还请求撤销对自己的下意甘马。好了，让我们为他撤销那下意甘马吧。”他们于是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是而非的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的方式，为他撤销下意甘马。因此，那里的僧团发生争论：“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非法、

和合作的甘马；这是以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做成的甘马，是不好的甘马，是应重新执行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作的甘马”的比丘，和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做成的甘马，是不好的甘马，是应重新执行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在说法者。这五项也以简要的方式说了。

下意甘马止息论终

253. 不见举罪甘马止息论 267. Adassane ukkhep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48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僧团以不见罪为由，对他作了驱摈的甘马。他却正确地遵守规矩，表现得柔顺谦恭，践行净除之道，并请求撤销那项因不见罪而作、驱摈的甘马。这时，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虽被僧团以不见罪为由作了驱摈的甘马，却正确地遵守规矩，表现得柔顺谦恭，践行净除之道，还请求撤销那项因不见罪而作、驱摈的甘马。好了，让我们为他撤销那项因不见罪而作、驱摈的甘马吧。”于是，他们便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是而非的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的方式，为他撤销了那项因不见罪而作、驱摈的甘马。正因如此，那里的僧团起了争论，说：“这是以非法、别众而作的甘马；这是以非法、和合而作的甘马；这是以法、别众而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别众而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而作的甘马；这是未作成的甘马，是不好的甘马，是应当重新执行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有些比丘说“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而作的甘马”，另一些比丘则说“这是未作成的甘马，是不好的甘马，是应当重新执行的甘马”；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便是说法者。这五项也已以简要的方式说明了。

不见举罪甘马止息论终

254. 不忏悔举罪甘马止息论 268. Appaṭikamme ukkhep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49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施以了因不忏悔罪而驱摈的甘马。他正确地遵守规矩，表现得柔顺谦恭，践行净除，并请求撤销自己的因不忏悔罪而驱摈的甘马。这时，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施以了因不忏悔罪而驱摈的甘马，但他正确地遵守规矩，表现得柔顺谦恭，践行净除，还请求撤销自己的因不忏悔罪而驱摈的甘马。好了，让我们为他撤销那因不忏悔罪而驱摈的甘马吧。”他们于是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是而非的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的方式，为他撤销因不忏悔罪而驱摈

的甘马。因此，那里的僧团发生争论：“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以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做成的甘马，是不好的甘马，是应重新执行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这样说“这是以似是而非的法、和合作的甘马”的比丘，和那些这样说“这是未做成的甘马，是不好的甘马，是应重新执行的甘马”的比丘，这些比丘在那件事上是在说法者。这五项也以简要的方式说了。

不忏悔举罪甘马止息论终

255.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止息论 269. Appaṭinissagge ukkhepanīyakammapaṭippassaddhikathā

450 再者，诸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被僧团施以了因不舍弃恶见而举罪的甘马。他正确地遵守规矩，表现得柔顺谦恭，践行出罪之道，并请求撤销自己的因不舍弃恶见而举罪的甘马。这时，诸比丘这样想：“贤友们，这位比丘被僧团施以了因不舍弃恶见而举罪的甘马，但他正确地遵守规矩，表现得柔顺谦恭，践行出罪之道，还请求撤销自己的因不舍弃恶见而举罪的甘马。好了，让我们为他撤销那因不舍弃恶见而举罪的甘马吧。”他们于是以非法、别众的方式……以非法、和合的方式……以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别众的方式……以似法、和合的方式，为他撤销因不舍弃恶见而举罪的甘马。因此，那里的僧团发生争论：“这是以非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非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以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法、别众作的甘马；这是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这是未做成的甘马，是不好的甘马，是应重新执行的甘马。”诸比丘，在那里，那些说“这是以似法、和合作的甘马”的比丘，以及那些说“这是未做成的甘马，是不好的甘马，是应重新执行的甘马”的比丘，是如法说者。以上亦是略说的五种情形。

不舍恶见举罪甘马止息论终

占波犍度第九

270. 其摄颂 270. Tassuddānaṃ

【摄颂：起因与非法甘马】世尊曾在瞻波，事情发生在瓦萨巴村；

他殷勤地侍奉那些客诸比丘，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

当他意识到他们变得不知感恩后，于是不再那样殷勤侍奉；

他说“这位被举罪的比丘不做事”，于是动身前往世尊身旁。

以非法而别众的甘马，以及以非法而和合的甘马；

以如法而别众的甘马，以及以看似如法的别众甘马。
以看似如法的和合甘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举罪；
以及一个人对两个人、对多个人，一个人对僧团举罪。
两个人对多个人，以及僧团对僧团举罪；
一切知者中最胜者听了之后，呵斥为“非法”。
那种甘马，其动议有缺陷而宣布完备；
那种甘马，其宣布有缺陷而动议完备。
这两方面都已败坏的，唯独依法的情形另当别论；
那被导师从律制上呵斥的，是可破的、不应成立之事。
非法别众、非法和合，以及那两种似是而非的如法；
唯有以法成就的和合众，才是如来所开许的。
【摄颂：僧团众数定式】四众、五众、十众与二十众，
还有超过二十众，如此僧团有五种。
除了授达上，以及自恣甘马；
与出罪甘马一起，其余甘马在四众中即可执行。
除开两种甘马，以及在中部地区受具足戒的情况；
以及出罪，五众于其余一切甘马中皆是执行者。
除了出罪这一种之外，那些十人众的比丘——
僧团能作一切甘马，二十人在一切处都是执行者。
【摄颂：不可入数之人】比丘尼、在学女、沙弥、沙弥尼；
拒绝极终事者、因不见罪而被举者；
因不舍弃恶见而被举者、黄门、贼住者；
外道、畜生、杀母者、杀父者。
阿拉汉、污辱比丘尼者、分裂者、出佛身血者；
性变者、异住者、以神通在异界者；
若僧团对他作甘马，这些成为二十四；
被等正觉者所禁止，他们不算为满数者。
以别住者为第四人而给予别住；
退回原本、给予敬悦、令出罪，皆非有效甘马，也不应这样做。
根本的应受敬悦以及应受出罪者；

这五种不是甘马执行者，已由等正觉者阐明。
比丘尼及在学尼，沙弥沙弥尼；
已弃还者、疯狂者、心神丧失者，不见罪者。
学处未作之见、黄门及双性人；
共住不同者与界场、虚空中所作之甘马。
【摄颂：抗辩成立与驱摈】此等十八种，抗辩不成立；
对本性具足之比丘，抗辩方成立。
清净者被恶驱摈，愚者实为善驱摈；
黄门、贼住者、投向他派者、兽形者。
弒母者、弒父者、杀阿拉汉者、玷污比丘尼者，分裂僧团者，
出佛身血者，以及二根之人。
【摄颂：不可接纳之十一种人】这十一种人的接纳，是不被允许的；
手、脚，两者皆损；耳、鼻，两者皆损。
手指缺损、筋腱挛缩、瘰疬、驼背、侏儒，
瘿疬、有斑痕、有癣疥、有纹身者，以及象皮病。
品性卑劣者、独手者、跛子、被切断者，
威仪虚弱者、盲人、哑巴，以及聋子。
对于盲者、哑者、聋者，以及又哑又聋的人，
以及又盲又哑又聋者，这些一共三十二种，没有缺失。
【摄颂：三十二种残缺者的接纳】关于他们的接纳，正自觉者已经阐明：
应当仔细观察，应当令其如法对治，并不应被驱摈。
对这人所作的举罪甘马，有七种属于非法。
若追随那犯戒之人，这七种甘马也同样非法。
若不追随那犯戒之人，这七种甘马便属于如法。
【摄颂：甘马成立之程序】必须经过当面诘问、反复质询，并获得当事人承认，以此作为甘马的根据。
忆念毗尼、不痴毗尼、加重处分、呵责与依止；
驱出、下意、举罪、别住。
根本、敬悦、出罪，同样还有达上；
若对别的对象做别的事，这十六种是非法。

若对该对象做该事，此十六种则为如法。
若以此相互呵责（举罪），此十六种非法。
若每一种只以一事为根本而轮转，这十六种都是如法的。
一一为根本之轮，胜者说为“非法”。
【摄颂：随处呵责之争论】那位引发诤论的比丘，僧团对他作了呵责甘马；
那是非法、别众的甘马。他便去了另一住处。
在那里，僧团以非法、和合地对他作了呵责；
在别处，又有人以别众、非法的方式对他作了呵责。
也有人以相似法，别众地作；同样，也有人和合地作；
也有非法而和合的，以及如法而别众的。
还有以相似法别众的，以及以相似法和合的——这些情况，
智者把它们一一作为根本，结合成一个法轮。
【摄颂：对治甘马与止息】对于愚钝的人，应安排他依止聪明的人；对于污蔑家族之人，应予以驱摈。
对于辱骂者，应执行下意甘马。
关于不见罪甘马、不忏悔罪甘马，以及不放弃邪见者——
对于这些人，世尊（商队向导）已开示了举罪甘马。
智者在上面所说的那些甘马体系里，对于呵责甘马，应当明了其程序。
对于他们的随顺甘马，被请求时便应正确地进行。
这些甘马的解除平息，以及根据下面的甘马程序——
然而，在各种甘马事务之中，相关者在这件事上，却在那里争执。
既然不再做那已造的恶行，也知道那事不应再做；
对于甘马已然消融，这些比丘就是宣说正法者。
大牟尼看见他们被失败所苦，已然靠近甘马；
他便开许消融，就像外科医师开出药方。

此篇集中有三十六事

占波犍度终

10. 憍赏弥犍度

10. Kosambakakkhandhako

271. 憍赏弥争论论 271. Kosambakavivādakathā

451 那时，世尊住在憍赏弥（Kosambī）的科斯达（Ghosita）。当时，有位比丘犯了罪。他对于那个罪，当时是看成有罪的；而其他比丘对于那个罪看成是无犯的。后来，他对于那个罪，反过来看成是无犯的；而其他比丘对于那个罪看成是有罪的。于是，那些比丘就对那位比丘这样说：“贤友，你犯了罪，你看到了这个罪吗？”他说：“贤友，我没有看到自己有罪。”于是，那些比丘在达成一致之后，就以不见罪为由把那位比丘举罚了。而那位比丘博学多闻，通达经教，持法、持律、持本母，聪慧、善巧、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习。此后，那位比丘就去找他亲近、熟识的诸比丘，对他们说：“贤友，这不是罪，那不是罪。我没有犯，不是我犯的。我没有被举罚，不是我被举罚的。我是被一个非法的、动摇的、没有理由的甘马（kamma，古译：羯磨）所举罚。请贤友们依从法、依从律来做我的支持者。”那位比丘得到了当地亲近的比丘们的支持。他又向乡间的亲友传去同样的口信，同样在那里结成了党羽。那些支持他的比丘便前往举罚他的比丘们那里，说道：“贤友们，这并非罪，这位比丘并未犯罪；他也未被举罚，因为那甘马是非法的、可动摇的、不堪成立的。”对方回答说：“贤友们，这是罪，他确实犯了罪；他确实已被举罚，那甘马是如法的、不可动摇的、堪以成立的。诸位贤友，请勿支持这位比丘。”然而他们仍旧支持他、追随于他。

452 那时，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里，到了之后顶礼世尊，然后坐在一边。坐定之后，那位比丘就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罪。他当时把那个罪看成有罪，而其他比丘把那个罪看成无罪。后来，他反过来把那个罪看成无罪，而其他比丘把那个罪看成有罪。然后，尊者，那些比丘就对那位比丘这样说：‘贤友，你犯了罪，你见到了这个罪吗？’他说：“贤友，我没有看见自己有罪。”于是，尊者，那些比丘在达成一致之后，就以不见罪为由，把那位比丘举罚了。而那位比丘，尊者，博学多闻，通达经教，持法、持律、持本母，聪慧、善巧、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习。此后，尊者，那位比丘就去到他亲近、熟识的诸比丘那里，对他们说：‘贤友，这不是罪……请尊者们依从法、依从律，做我的支持者。’那位比丘，尊者，得到了当地亲近、熟识的诸比丘作为支持者。他又派人到外地同样亲

近、熟识的诸比丘那里传话：‘贤友，这不是罪……请尊者们依从法、依从律，做我的支持者。’那位比丘，尊者，也得到了外地亲近、熟识的诸比丘作为支持者。此后，尊者，那些跟随被举罚者的诸比丘就去到举罚者们那里，到了之后对举罚者们这样说：‘贤友，这不是罪……他是被一个非法的、动摇的、没有理由的甘马所举罚。’这样说之后，尊者，那些举罚者们就对跟随被举罚者的诸比丘说：‘贤友，这是罪……他是被一个如法的、不动摇的、有理由的甘马所举罚。你们这些尊者不要追随、不要围绕那个被举罚的比丘。’可是，尊者，即使被举罚者们这样劝说，那些跟随被举罚者的诸比丘还是照样追随、围绕着那位被举罚的比丘。”

453 那时，世尊知道“比丘僧团分裂了，比丘僧团分裂了”，便从座位起身，走到举罚诸比丘那里，在敷设好的座位上坐下，然后对举罚诸比丘这样说：“诸位比丘，你们不要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我们觉得那样’，就认为可以随便举罚某个比丘。”

可是，诸位比丘，这里有个比丘犯了罪。他对于那个罪看成是无犯的，而其他比丘对于那个罪看成是有罪的。诸位比丘，如果那些比丘这样知道这位尊者：“这位尊者博学多闻，通达经教，持法、持律、持本母，聪慧、善巧、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习。如果我们因不见罪而把这位比丘举罚了，我们就不会和这位比丘一起诵戒，就会缺少这位比丘而诵戒，那么僧团就会以此为因缘产生争吵、纷争、斗诤、争论，乃至僧团分裂、僧团破裂、僧团别住、僧团分异。”诸位比丘，如果是这样，那些重视僧团不分裂的比丘，就不应该因不见罪而把那位比丘举罚。

再者，诸位比丘，这里有个比丘犯了罪。他把那个罪看成无罪，而其他比丘把那个罪看成有罪。诸位比丘，如果那些比丘这样了解这位尊者：“这位尊者博学多闻……乐于学习。如果我们因不见罪而举罚这位比丘，我们就不能和这位比丘一起自恣，只能撇下这位比丘自恣。我们就不能和这位比丘一起做僧团甘马，只能撇下这位比丘做僧团甘马。我们就不能和这位比丘同坐一处，只能撇下这位比丘就座。我们就不能和这位比丘一起在粥饮处坐，只能撇下这位比丘在粥饮处坐。我们就不能和这位比丘一起在食堂坐，只能撇下这位比丘在食堂坐。我们就不能和这位比丘同住一屋檐下，只能撇下这位比丘同住一屋檐下。我们就不能和这位比丘如法次第礼敬、起迎、合掌、作适当的礼仪，只能撇下这位比丘如法次第礼敬、起迎、合掌、作适当的礼仪。这样，僧团就会以此为因缘产生争吵、纷争、斗诤、争论，乃至僧团分裂、僧团破裂、僧团别住、僧团分异。”诸位比丘，如果是这样，那些重视僧团不分裂的比丘，就不应该因不见罪而举罚那位比丘。

454 那时，世尊对举罚者诸比丘说了这些道理之后，就从座位起身，走到跟随被举罚者的诸比丘那边，到了之后坐在敷设的座位上，坐下之后，世尊就对跟随被举罚者的诸比丘这样说：“诸位比丘，你们不要犯了罪，还想着‘我们没有犯、我们没有犯’，从而不忏这个罪。”

可是，诸位比丘，这里有个比丘犯了罪。他把那个罪看作无罪，而其他比丘把那个罪看作有罪。诸位比丘，如果那位比丘这样知道那些比丘：“这些尊者都博学多闻，通达经教，持法、持律、持本母，聪慧、善巧、有智慧，有惭耻心、谨慎、乐于学习，他们不会因为贪欲、嗔恚、愚痴、恐惧而走错路，无论是因为我，还是因为其他人。如果这些比丘以不见罪为理由把我举罚，他们就不和我一起诵戒，就会没有我而诵戒，那么僧团就会由此产生争吵、纷争、斗诤、争论，乃至僧团分裂、僧团破裂、僧团别住、僧团分异。”诸位比丘，如果是这样，那个重视僧团不分裂的比丘，就应该怀着对他人的信任，把那个罪说出来。

再者，诸位比丘，这里有一位比丘犯了罪。他把那个罪看作无罪，而其他比丘则把那个罪看作有罪。诸位比丘，如果那位比丘这样了解那些比丘：“这些尊者博学多闻……不会因为贪欲、嗔恚、愚痴、恐惧而走上错路。假如这些比丘以不见罪为由把我举罚，他们就不会和我一起自恣，会没有我在场而自恣；他们就不会和我一起做僧团甘马，会没有我在场而做僧团甘马；他们就不会和我一起坐在座位上，会没有我在场而坐在座位上；他们就不会和我一起在粥饮处坐，会没有我在场而在粥饮处坐；他们就不会和我一起在食堂坐，会没有我在场而在食堂坐；他们就不会和我同住一屋檐下，会没有我在场而同住一屋檐下；他们就不会和我如法次第礼敬、起迎、合掌、作适当的礼仪，会没有我在场而如法次第礼敬、起迎、合掌、作适当的礼仪。那么僧团就会以此为因缘产生争吵、纷争、斗诤、争论，乃至僧团分裂、僧团破裂、僧团别住、僧团分异。”诸位比丘，如果是这样，那位重视僧团不分裂的比丘，就应该怀着对他人的信任，把那个罪说出来。“那时，世尊对跟随被举罚者的诸比丘说了这些道理之后，就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455 那时，随顺被举者的诸比丘就在界内诵巴帝摩卡、作僧团甘马；而那些举罚者的诸比丘却走到界外去诵巴帝摩卡、作僧团甘马。这时，某位举罚者的比丘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以后，礼敬世尊，坐在一旁。坐在一旁后，那位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那些随顺被举者的比丘就在界内诵巴帝摩卡、作僧团甘马；而我们这些举罚者的比丘，却要走到界外去诵巴帝摩卡、作僧团甘马。”世尊说：“比丘，如果那些随顺被举者的比丘就在界内诵巴帝摩卡、作僧团甘马，只要他们是依照我所制定的白众

和甘马说示来作的，那么他们的那些甘马就是如法的甘马，不可动摇，值得认可。比丘，如果你们这些举罚者的比丘也在界内诵巴帝摩卡、作僧团甘马，只要你们是依照我所制定的白众和甘马说示来作的，那么你们的那些甘马也将是如法的甘马，不可动摇，值得认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比丘与你们是异住者，你们与他们也是异住者。”

世尊接着说：“比丘，有这两种成为异住者的条件：自己把自己变成异住者，或者，和合的僧团以不见罪、不忏罪、不舍邪见为由，将他举罚。比丘，这就是两种成为异住者的条件。比丘，有这两种成为同住者的条件：自己把自己变成同住者，或者，和合的僧团将那位因不见罪、不忏罪、不舍邪见而被举罚的人，开许接纳入僧团。比丘，这就是两种成为同住者的条件。”

456 那时，诸比丘在一个市镇或村落间的施食处，陷入了争吵、争执、争论，相互展示不合宜的身业、语业，甚至动手推搡。人们对此讥嫌、批评、非议说：“这些释迦子沙门，怎么能在市镇或村落间的施食处，陷入争吵、争执、争论，相互展示不合宜的身业、语业，甚至动手推搡呢？”那些比丘听到了那些人的讥嫌、批评、非议。凡是少欲知足的比丘，也都对此讥嫌、批评、非议说：“诸比丘怎么能在市镇或村落间的施食处，陷入争吵、争执、争论，相互展示不合宜的身业、语业，甚至动手推搡呢？”于是，那些比丘把这件事禀告了世尊……世尊问：“诸比丘，据说诸比丘在施食处陷入了争吵……甚至动手推搡，是真的吗？”诸比丘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世尊呵责了……呵责之后，作了法义开示，然后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在僧团分裂时，如果事情朝着非法方向发展，关系不融洽，那么在座位上坐着时，就应该想着‘到此为止，我们不再相互展示不合宜的身业、语业，不相互动手推搡’。诸比丘，在僧团分裂时，如果事情朝着如法方向发展，关系融洽，那就可以相邻而坐。”

457 那时，诸比丘在僧团中陷入了争吵、争执、争论，彼此以尖利的话语互相挖苦，待在一起。他们无法平息那场诤事。这时，有一位比丘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以后，礼敬世尊，站在一旁。站在一旁后，那位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这里的诸比丘在僧团中陷入了争吵、争执、争论，彼此以尖利的话语互相挖苦，待在一起。他们无法平息那场诤事。萨度（sādhu，古译：善哉），尊者，愿世尊出于悲悯，前往那些比丘那里。”世尊以沉默表示同意。于是，世尊前往那些比丘那里，到了之后，在铺设的座位上坐下。坐下后，世尊对那些比丘说：“够了，诸比丘，不要争吵，不要争执，不要纷争，不要争论。”这么说了以后，有一位持非法主张的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请世尊，法的主人，再等等吧；尊者，请世尊轻松自在，安心于现世安

乐的住法吧。这场争吵、争执、纷争、争论，我们自己会弄清楚的。”世尊第二次对那些比丘说：“够了，诸比丘，不要争吵，不要争执，不要纷争，不要争论。”那位持非法主张的比丘第二次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请世尊，法的主人，再等等吧；尊者，请世尊轻松自在，安心于现世安乐的住法吧。这场争吵、争执、纷争、争论，我们自己会弄清楚的。”

憍赏弥争论论终

272. 长生童子事 272. Dīghāvuvatthu

458 于是，世尊对诸比丘说：“诸比丘，从前，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有一位名叫梵授（Brahmadatta）的迦尸王，他富裕、有大财、多资具、兵力强盛、车乘众多、国土广大、仓库饱满。而有一位名叫长寿王（Dīghīti）的憍萨罗（Kosala）王，他却贫穷、少财、缺资具、兵力微弱、车乘稀少、国土狭小、仓库空虚。诸比丘，那时，迦尸王梵授集合了四兵种的大军，去攻打憍萨罗王长寿王。诸比丘，憍萨罗王长寿王听说了：‘据说迦尸王梵授集合了四兵种的大军，来攻打我了。’诸比丘，那时，憍萨罗王长寿王心想：‘迦尸王梵授富裕、有大财、多资具、兵力强盛、车乘众多、国土广大、仓库饱满，而我却贫穷、少财、缺资具、兵力微弱、车乘稀少、国土狭小、仓库空虚。我根本不是迦尸王梵授的一合之敌。不如我预先就撤出都城吧。’”

世尊继续说：“诸比丘，于是，憍萨罗王长寿王带着王后，预先就撤出了都城。诸比丘，那时，迦尸王梵授就征服了憍萨罗王长寿王的军队、车乘、国土、财库和仓库，加以占领。诸比丘，后来，憍萨罗王长寿王与妻子一起，朝着波罗奈城的方向走去。辗转来到了波罗奈城。诸比丘，就在波罗奈城一个偏僻的角落，憍萨罗王长寿王与妻子一起，伪装成外出行脚的陌生人，住在一个陶匠家。诸比丘，不久，憍萨罗王长寿王的王后怀孕了。她生起了这样一种孕期的渴望：‘我想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看到排列整齐、披戴盔甲、站立在平整地面上的四兵种大军，我还想喝洗剑的水。’诸比丘，于是，憍萨罗王长寿王的王后对憍萨罗王长寿王这样说：‘大王，我怀孕了。我生起了一种孕期的渴望：我想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看到排列整齐、披戴盔甲、站立在平整地面上的四兵种大军，还想喝洗剑的水。’憍萨罗王长寿王说：‘王后啊，我们这些陷入困境的人，哪里去找排列整齐、披戴盔甲、站立在平整地面上的四兵种大军，又哪里有洗剑的水可喝呢？’王后说：‘大王，如果我得不到满足，我会死的。’”

459 世尊继续说：“诸比丘，那时候，迦尸王梵授的国师婆罗门，与憍萨罗王长寿王是朋友。诸比丘，于是，憍萨罗王长寿王来到迦尸王梵授的国师婆罗门那里，到了之后，对迦尸王梵授的国师婆罗门这样说：‘朋友，我的爱妻怀孕了。她生起了这样一种孕期的渴望：她想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看到排列整齐、披戴盔甲、站立在平整地面上的四兵种大军，还想喝洗剑的水。’国师婆罗门说：‘那么，大王，我们也去看望一下王后吧。’诸比丘，于是，憍萨罗王长寿王的王后，来到了迦尸王梵授的国师婆罗门那里。诸比丘，迦尸王梵授的国师婆罗门，远远地看到憍萨罗王长寿王的王后走过来，看到以后，便从座位上起身，把上衣搭在一肩，向着憍萨罗王长寿王的王后合掌致敬，并三次发出感叹说：‘憍萨罗王确实在胎中！憍萨罗王确实在胎中！’婆罗门接着说：‘王后，您应该高兴，您将能够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看到排列整齐、披戴盔甲、站立在平整地面上的四兵种大军，并且喝到洗剑的水。’”

世尊继续说：“诸比丘，于是，迦尸王梵授的国师婆罗门，来到迦尸王梵授那里，到了之后，对迦尸王梵授这样说：‘大王，出现的预兆表明，明天日出时，应该让四兵种大军排列整齐、披戴盔甲、站立在平整地面上，并且清洗宝剑。’诸比丘，于是，迦尸王梵授就命令众人说：‘喂，就按照国师婆罗门所说的去做。’诸比丘，于是，憍萨罗王长生童子（Dīghāvu）的王后，果然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看到了排列整齐、披戴盔甲、站立在平整地面上的四兵种大军，并且喝到了洗剑的水。诸比丘，后来，憍萨罗王长生童子的王后，在胎儿足月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长生童子。诸比丘，长生童子童子不久之后，就长大成人了。诸比丘，那时，憍萨罗王长生童子心想：‘这位迦尸王梵授，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夺走了我们的军队、车乘、国土、财库和仓库。如果让他知道了我们，一定会把我们三个都杀掉。不如我把长生童子童子安置在城外住吧。’诸比丘，于是，憍萨罗王长生童子就把长生童子童子安置在城外住。诸比丘，长生童子童子住在城外，不久就精通了所有的技艺。”

460 那时，憍萨罗王长寿王的理发师住在迦尸王梵授那里。比丘们，那位理发师看到长寿王和他的王后，穿着外道行者的衣服，乔装打扮隐姓埋名，住在波罗奈城边远地区的一个陶匠家。看到后，他就去拜见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到了之后，对梵授王说了这些话：“大王，长寿王和他的王后，穿着外道行者的衣服，乔装打扮隐姓埋名，住在波罗奈城边远地区的一个陶匠家。”比丘们，那时，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命令人们说：“那么，喂，你们去把长寿王和他的王后抓来！”比丘们，那些人回答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说：“是的，大王。”于是就把长寿王和他的王后抓来了。比丘们，然后迦

尸王国的梵授王命令人们说：“那么，喂，你们用结实的绳子把长寿王和他的王后双手反绑，牢牢捆紧，剃光他们的头发，用刺耳的锣鼓声押着他们游街，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然后从南门带出去，在城南方把他们砍成四块，把尸块分别丢弃在四方。”比丘们，那些人回答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说：“是的，大王。”于是用结实的绳子把长寿王和王后双手反绑，牢牢捆紧，剃光头发，用刺耳的锣鼓声押着他们游街，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

诸比丘，那时，长生童子童子心里想：“我已经很久没见到父母了，我现在应该去看看父母。”诸比丘，于是长生童子童子进入波罗奈城，看见父母被结实的绳子反绑双手、牢牢捆紧，剃光头发，在刺耳的锣鼓声中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地被游街示众。看见后，他就走近父母。诸比丘，长生童子王远远看见长生童子童子走来，看见后，就对长生童子童子说了这些话：“孩子长生童子啊，你不要看远的，不要看近的。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诸比丘，听了这话，那些人对长生童子王说：“这个长生童子王疯了，在胡言乱语。他是谁的长生童子？他这是在叫谁呢——“孩子长生童子啊，你不要看远的，不要看近的。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长生童子王说：“喂，我没有疯，也没有胡言乱语。有智慧的人会明白的。”诸比丘，第二次……（中略）……诸比丘，第三次，长生童子王又对长生童子童子说了这些：“孩子长生童子啊，你不要看远的，不要看近的。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诸比丘，第三次，那些人又对长生童子王说：“这个长生童子王疯了，在胡言乱语。他是谁的长生童子？他这是在叫谁呢——“孩子长生童子啊，你不要看远的，不要看近的。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长生童子王说：“喂，我没有疯，也没有胡言乱语。有智慧的人会明白的。”诸比丘，那些人把长生童子王和王后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游行完后，从南门带出去，在城南方把他们砍成四块，把尸块分别丢在四方，安排了一队守卫后，就离开了。诸比丘，那时，长生童子童子进入波罗奈城，带出了酒，给那些守卫喝。等到他们喝醉了，倒在地上，他就收集木柴，搭起一个火葬堆，把父母的遗体放到火葬堆上，点燃了火，然后合掌，顺时针绕着火葬堆走了三圈。

461 那时候，迦尸王国的梵授王正在宫殿的顶层上。诸比丘，梵授王看见长生童子童子合掌，正顺时针绕着火葬堆走三圈。看见后，他心里想：“这个人毫无疑问一定是长生童子王的亲戚或同族。唉，这会对我不利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报告我。”诸比丘，然后，长生童子童子走到森林里，尽情地大哭了一场，擦干眼泪，进入波罗奈，来到王宫附近的一个象棚，对象师说了这些话：“师父，我想学习这门技艺。”象师说：“那么，喂，年轻人，你就学吧。”诸比丘，于是，长生童子童子在凌晨后夜时分起床，在象棚里用悦耳的嗓音唱歌，并且弹奏琴。诸比丘，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在凌晨后夜时分起了床，听到象棚里传来用悦耳嗓音唱的歌声和弹奏的琴声。听到后，就问人们：“喂，是谁在凌晨后夜时分起床，在象棚里用悦耳的嗓音唱歌，还弹奏琴？”人们回答：“大王，是某某象师的一个徒弟，那个年轻人，在凌晨后夜时分起床，在象棚里用悦耳的嗓音唱歌，弹奏琴。”梵授王说：“那么，喂，你们去把那个年轻人带来。”诸比丘，那些人回答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说：“是的，大王。”于是把长生童子童子带了来。梵授王问：“喂，年轻人，是你在凌晨后夜时分起床，在象棚里用悦耳的嗓音唱歌，还弹奏琴的吗？”长生童子童子回答：“是的，大王。”梵授王说：“那么，喂，年轻人，你唱吧，弹琴吧。”诸比丘，长生童子童子回答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说：“是的，大王。”他怀着被赏识的期望，用悦耳的嗓音唱起了歌，弹起了琴。梵授王说：“喂，年轻人，你来侍奉我吧。”诸比丘，长生童子童子回答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说：“是的，大王。”诸比丘，于是，长生童子童子就成了比梵授王早起、比梵授王晚睡、听从吩咐、做事讨人喜欢、说话和悦的人。诸比丘，没过多久，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就把长生童子童子安置在了身边亲近而深受信任的位置上。

462 诸比丘，有一次，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对长生童子童子说：“那么，喂，年轻人，准备好车，我们要去打猎了。”诸比丘，长生童子童子回答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说：“是的，大王。”准备好车后，对梵授王说：“大王，车子已经备好了，现在是出发的时候了。”诸比丘，于是，迦尸王国的梵授王登上了车。长生童子童子驾着车，驾着车走的方向，让大部队往一个方向走，而车子则往另一个方向走。诸比丘，走了很远之后，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对长生童子童子说：“喂，年轻人，把车松开吧，我累了，要躺下休息一下。”诸比丘，长生童子童子回答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说：“是的，大王。”于是卸下马车，自己在空地上盘腿坐下。诸比丘，迦尸王国的梵授王把头枕在长生童子童子的大腿上，躺下休息。他因为疲惫，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诸比丘，那时，长生童子童子心里想：“这个迦尸王国的梵授王，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用武力夺取了我们的军队、车乘、国土、财库和粮仓，又杀害了我的父母。现在正

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于是他从剑鞘里拔出了剑。诸比丘，随即长生童子童子又这样想：“父亲临死前对我说过：“孩子长生童子啊，你不要看远的，不要看近的。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我如果违背父亲的话，那是不应该的。”于是他把剑又插回了剑鞘。诸比丘，第二次，长生童子童子心里又想：“这个迦尸王国的梵授王，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现在正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他又从剑鞘里拔出了剑。诸比丘，第二次，长生童子童子随即又这样想：“父亲临死前对我说过……我如果违背父亲的话，那是不应该的。”他又把剑插回了剑鞘。诸比丘，第三次，长生童子童子心里又想：“这个迦尸王国的梵授王，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现在正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他又从剑鞘里拔出了剑。诸比丘，第三次，长生童子童子随即又这样想：“父亲临死前对我说过：“孩子长生童子啊，你不要看远的，不要看近的。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我如果违背父亲的话，那是不应该的。”他终于又把剑插回了剑鞘。诸比丘，这时，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因为害怕、惊慌、疑惧、恐怖，一下子惊醒了。诸比丘，长生童子童子对梵授王说：“大王，你为什么害怕、惊慌、疑惧、恐怖，一下子惊醒了呢？”梵授王说：“喂，年轻人，我梦见长生童子王的儿子长生童子童子拿着剑要杀我。所以我害怕、惊慌、疑惧、恐怖，一下子惊醒了。”诸比丘，那时，长生童子童子用左手抓住迦尸王国梵授王的头，用右手拔出剑，对梵授王说：“大王，我就是那个长生童子王的儿子长生童子童子。你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你用武力夺取了我们的军队、车乘、国土、财库和粮仓，又杀害了我的父母。现在正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诸比丘，迦尸王国的梵授王立刻把头伏在长生童子童子的脚上，对长生童子童子说：“孩子长生童子啊，饶我一命吧！孩子长生童子啊，饶我一命吧！”长生童子童子说：“我怎么敢说饶大王的命呢？应该是大王饶我的命才对。”梵授王说：“那么，孩子长生童子，这样吧，你饶我一命，我也饶你一命。”诸比丘，于是，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和长生童子童子互相饶了对方的命，互相握住手，并立下盟誓，保证永不背弃。

诸比丘，于是，迦尸王国的梵授王对长生童子童子说：“那么，长生童子孩子，备好车，我们回去吧。”诸比丘，长生童子童子回答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说：“是的，大王。”准备好车后，对梵授王说：“大王，车子已经备好了，现在是出发的时候了。”诸比丘，迦尸王国的梵授王登上了车，长生童子童子驱车前行：他就这样一路驾车前进，不久便追上了大部队。诸比丘，迦尸王国的梵授王进入波罗奈后，召

集大臣和侍从们，对他们说：“喂，如果你们看到长生童子王的儿子长生童子童子，会怎么处置他？”有些人这样说：“大王，我们会砍掉他的手。大王，我们会砍掉他的脚。大王，我们会砍掉他的手脚。大王，我们会割掉他的耳朵。大王，我们会割掉他的鼻子。大王，我们会割掉他的耳朵和鼻子。大王，我们会砍掉他的头！”梵授王说：“喂，这个人就是长生童子王的儿子长生童子童子。你们不能对他有任何伤害。他饶了我的命，我也饶了他的命。”

463 诸比丘，于是，迦尸国的梵授王对长生童子童子说：“孩子长生童子啊，你父亲临死前对你说：‘孩子长生童子啊，你不要看远的，不要看近的。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你父亲这话指的是什么呢？”长生童子童子说：“大王，我父亲临死前对我说‘不要看远的’，意思是不要让仇恨延续太久。大王，这就是我父亲临死前对我说的‘不要看远的’的含义。大王，我父亲临死前对我说‘不要看近的’，意思是不要很快地和朋友们决裂。大王，这就是我父亲临死前对我说的‘不要看近的’的含义。大王，我父亲临死前对我说‘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的意思是：您杀害了我的父母，如果我当时把大王您给杀了，那些希望您好的人就会把我杀掉，而那些希望我好的人又会把那些人杀掉——这样，这个仇恨就没法用仇恨来平息了。但现在，大王饶了我的命，我也饶了大王的命。这样一来，这个仇恨不用仇恨就平息了。大王，这就是我父亲临死前对我说‘孩子长生童子啊，仇恨从来不能靠仇恨来平息；孩子长生童子啊，只有不仇恨，才能让仇恨平息’的含义。”诸比丘，迦尸国的梵授王惊叹道：“真是稀有啊！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位长生童子童子是多么的聪明啊！他竟然能如此详尽地理解他父亲那简短话语的深义！”于是就把属于他父亲的军队、车乘、国土、财库和粮仓都归还给了他，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诸比丘，连那些手拿刑杖、手持武器的国王们，都能有这样的忍辱和温和的修养。诸比丘，如今，你们在这个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中出家了，成为修行者，更应该具备忍辱与温和的品质，这才光彩啊！“世尊第三次对那些比丘们说：‘够了，诸比丘，不要争吵，不要斗嘴，不要纷争，不要辩论了！’第三次，那位说非法之言的比丘还是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请您等等吧，世尊，您是法主；请您，尊者，世尊，不要操心，安住于现世安乐的境界中吧。这些争吵、斗嘴、纷争、辩论的事情，我们自己会了结的。’诸比丘，这时世尊心里想：‘这些愚痴的人已经被蒙蔽了心智，看来是很难让他们明白了。’于是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开了。

长生童子诵分第一终

464 世尊在上午，穿好下衣，拿了钵和僧衣，进入憍赏弥城去托钵乞食。在憍赏弥城乞食回来后，用完斋，收拾好住所，拿着钵和僧衣，站在僧团中，说了这些偈颂：

“众人喧嚷，同聚一处，无人自认是愚者；

在僧团正在分裂时，他们没有觉得还有别的什么比这更严重。

迷失者是那些貌似智者、却沉溺于空谈之辈。

他们随心所欲地张口放言，却不知自己被什么引导。

有人骂了我、打了我、击败了我、夺走了我的东西；

那些执取怨恨的人，他们的怨结不会止息。

有人骂了我、打了我、击败了我、夺走了我的东西；

有人骂了我、打了我、击败了我、夺走了我的东西；对于这些事，如果不耿耿于怀，那种怨恨就会平息下来。

因为在这个世间，怨恨无论如何都无法用怨恨来平息；只有不用怨恨，才能平息怨恨，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以无怨恨而平息，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

别人不了解，我们在这里将消亡；

而那些在此了解的人，纷争就由此平息。

那些断人骨、夺人命，偷牛马与财物的人，

即便是劫掠国邦之人，他们之间也能团结和合；

为何你们就不会有呢?

如果找到一位明智而审慎的同伴，

与他同行、安住、坚定的人——

他克服了一切危险，

与他一同，满怀喜悦、具足正念地游方。

若不能寻得一位睿智的同伴，

与他同行、安住、坚定的人——

那么，就像一位国王放弃他已征服的国土，

应当独自生活，如同森林中的一头野象。

“单独行路更好，

与愚者，谈不上真正的同伴。

独自而行，不造作诸恶，

无所挂虑，犹如林中的象王。”

273. 巴拉咖罗纳咖前往论 273. Bālakaloṇakagamanakathā

465 那时，世尊在僧团中站着说了这些偈颂后，便往巴拉卡罗纳卡村的方向走去。当时，婆古尊者住在巴拉卡罗纳卡村。婆古尊者远远地看见世尊走过来，便铺好座位，准备了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迎上前去，接过了世尊的衣钵。世尊在铺好的座位上坐下，坐下后便洗了脚。婆古尊者礼敬世尊后，坐在一旁。世尊对坐在一旁的婆古尊者说：“比丘，怎么样，还能忍耐吗？还能维持吗？托钵乞食不感到疲惫吗？”婆古尊者回答：“能忍耐，世尊，能维持，世尊；尊者，我托钵乞食并不感到疲惫。”接着，世尊以法谈教导、劝勉、激励、令婆古尊者欢喜后，从座起身，往东竹林（Pācīnavaṃsadāya）的方向走去。

巴拉咖罗纳咖前往论终

274. 东竹园前往论 274. Pācīnavaṃsadāyagamanakathā

466 那时，阿那律尊者（Anuruddha）、难迪亚尊者和吉米拉尊者（Kimila）正住在东竹林中。守林人远远地看见世尊走过来，便对世尊说：“沙门，不要进这个林子。这里住着三位善男子，他们正自得其乐。不要去打扰他们。”阿那律尊者听到了守林人和世尊的对话，便对守林人说：“朋友守林人，不要阻拦世尊。我们的大师世尊来了。”于是，阿那律尊者去到难迪亚尊者和吉米拉尊者那里，对他们说：“来吧，尊者！来吧，尊者！我们的大师世尊来了。”随后，阿那律尊者、难迪亚尊者和吉米拉尊者一起迎上前去。一人接过世尊的衣钵，一人铺好座位，一人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世尊在铺好的座位上坐下，坐下后便洗了脚。三位尊者也礼敬世尊后，坐在一旁。世尊对坐在一旁的阿那律尊者说：“阿那律，你们怎么样，还能忍耐吗？还能维持吗？托钵乞食不感到疲惫吗？”他们回答：“能忍耐，世尊，能维持，世尊；尊者，我们托钵乞食并不感到疲惫。”

“阿那律，那么你们是否和合、欢喜、无诤，如水乳交融，彼此以亲切目光相看而住呢？”

“尊者，我们确实和合、欢喜、无诤，如水乳交融，彼此以亲切目光相看而住。”

“阿那律，你们是如何这样和合、欢喜、无诤，如水乳交融，彼此以亲切目光相看而住的呢？”

“尊者，在这件事上，我心里这样想：‘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好福气了，能和这样的同梵行者一起居住。’尊者，我对这些尊者，无论在人前还是独处时，都保持着慈爱的

身业；慈爱的语业……慈爱的意业，无论在人前还是独处时，都保持着。尊者，我心里这样想：‘为什么我不放下自己的心意，而跟随这些尊者的心意来行事呢？’尊者，我便放下自己的心意，跟随这些尊者的心意来行事。尊者，我们的身体虽然各别不同，但我感觉心意却是一个。”

难迪亚尊者也……吉米拉尊者也对世尊说：“尊者，我心里也是这样想：‘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好福气了，能和这样的同梵行者一起居住。’尊者，对这些尊者，我无论在人前还是独处时，都保持着慈爱的身业；无论在人前还是独处时，都保持着慈爱的语业、慈爱的意业。尊者，我心里这样想：‘为什么我不放下自己的心意，而跟随这些尊者的心意来行事呢？’尊者，我便放下自己的心意，跟随这些尊者的心意来行事。尊者，我们的身体虽然各别不同，但我感觉心意却是一个。尊者，我们就是这样和合、欢喜、无诤，如水乳交融，彼此以亲切目光相看而住的。”

“阿那律，那么你们是否不放逸、热忱、精进而住呢？”

“尊者，我们确实不放逸、热忱、精进而住。”

“阿那律，你们是如何不放逸、热忱、精进而住的呢？”

“尊者，在我们这里，谁先从村子托钵回来，谁就铺好座位，准备好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把痰盂洗净放好，准备好饮用水和使用水。谁后从村子托钵回来，如果有吃剩下的食物，如果他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倒在无草处，或倒在无虫的水中。他把座位收起，把洗脚水、脚凳和擦脚布归位，把痰盂洗净收好，把饮用水和使用水归位，把食堂打扫干净。谁看到饮用水罐、使用水罐或厕所水罐空了没了，就把它加满。如果一个人做不了，就用手势招呼第二个人，两个人一起用手合力把它加满。尊者，我们绝不因此事而发一言争吵。尊者，我们每五天会通宵聚坐，共作法谈。尊者，我们就是这样不放逸、热忱、精进而住的。”

东竹园前往论终

275. 巴利雷亚伽前往论 275. Pālileyyakagamanakathā

467 那时，世尊以法语向具寿阿那律、具寿难提亚、具寿吉米拉开示、劝导、鼓励、使他们欢喜后，从座起立，向巴利咧亚伽游行。次第游行，到达巴利咧亚伽。世尊住在巴利咧亚伽，在拉奇答林中的吉祥娑罗树下。那时，世尊独自远离、独坐时，心中生起这样的寻思：“我以前与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论者、制造诤论者、制造争执者、制造是非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者——拥挤在一起，住得不安乐。我现在独

自无伴，安乐、安稳而住，远离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论者、制造诤论者、制造争执者、制造是非者、在僧团中制造诤事者。”

还有一头大象，被公象、母象、小象和幼象们挤得无法安住。它吃着被咬断尖端的草，象群还把它折下的枝叶啃得乱七八糟，喝着浑浊的水。每当它下水沐浴时，那些母象就靠过来摩擦它的身体。那时，那头象心里想：“我现在被公象、母象、小象和幼象们挤得无法安住，吃着被咬断尖端的草，它们还把我折下的枝叶啃得乱七八糟，喝着浑浊的水。下水沐浴时，那些母象就靠过来摩擦我的身体。我为什么不离开象群，独自待着呢？”于是，那头象离开了象群，朝着巴利雷雅卡那片受保护的森林、那棵吉祥的沙拉树而去，来到世尊身边。到了以后，它用鼻子为世尊准备好饮用水和日用杂用水，还清理出无杂草的地面。那时，那头象心里又想：“我以前被公象、母象、小象和幼象们挤得不安乐，吃着被咬断尖端的草，它们把我折下的枝叶啃得乱七八糟，喝着浑浊的水。下水沐浴时，那些母象还靠过来摩擦我的身体。而现在，我独自一个，没有同伴，离开了那些公象、母象、小象和幼象，住得真是快乐安适。”

那时，世尊深知自己独处的妙乐，也完全了知吉祥象内心的思虑，就在那个时刻，说出了这句感叹语：

“这头象和那头象，长着犁辕般长牙的大象，

心与心的契合，让独自在林间享受的那一位心生欢喜。”

那时，世尊在巴利雷雅卡随心所欲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朝着舍卫城（Sāvatthī）方向游化而去。依次游化，最终到达了舍卫城。在那里，世尊就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那时，憍赏弥的在家信众们心想：“这些憍赏弥的尊者诸比丘，真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利。世尊被这些比丘搞得厌烦而离开了。来吧，我们这些在家信众，不要向憍赏弥的尊者们问讯，不要起身迎接，不要向他们合掌或做任何应有的礼节性行为，不要恭敬他们，不要尊重他们，不要礼遇他们，不要亲近他们，不要供奉他们。就算他们来到面前，也不要给他们食物。这样一来，这些比丘被我们这样不恭敬、不尊重、不礼遇、不亲近、不供奉，被如此冷落后，也许会离开，也许会还俗，或者会去请求世尊的原谅。”于是，憍赏弥的在家信众们果然不再向憍赏弥诸比丘问讯，不起身迎接，不向他们合掌或做应有的礼节性行为，不恭敬他们，不尊重他们，不礼遇他们，不亲近他们，不供奉他们。即使他们来到面前，也不给他们食物。那时，憍赏弥的诸比丘被憍赏弥的在家信众们这样不恭敬、不尊重、不礼遇、不

亲近、不供奉，被如此冷落后，就互相说道：“各位贤友，来吧，我们去舍卫城，在世尊面前平息这件纠纷吧。”

巴利雷亚咖前往论终

276. 十八事论 276. Aṭṭhārasavatthukathā

468 于是，憍赏弥的诸比丘收拾好住处，拿着衣钵，前往舍卫城。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那些制造争吵、制造斗诤、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挑起纠纷的人，要来舍卫城了。”于是，舍利弗尊者来到世尊那里，到了以后，礼敬世尊，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舍利弗尊者对世尊说：“尊者，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那些制造争吵、制造斗诤、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挑起纠纷的人，要来舍卫城了。尊者，我应当如何对待这些比丘呢？”世尊说：“那么，舍利弗，你就依法而安住吧。”舍利弗尊者问：“尊者，我怎样才能辨别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呢？”

“舍利弗，有十八种情况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主张非法的人。舍利弗，在此，有比丘把非法宣称为‘这是法’，把法宣称为‘这是非法’；把非律宣称为‘这是律’，把律宣称为‘这是非律’；把如来没有说过、没有讲过的话宣称为‘这是如来所说、所讲的’，把如来说过、讲过的话宣称为‘这不是如来所说、所讲的’；把如来没有做过的事宣称为‘这是如来所做过的’，把如来做过的事宣称为‘这不是如来所做过的’；把如来没有制定过的学处宣称为‘这是如来所制定的’，把如来制定过的学处宣称为‘这不是如来所制定的’；把非罪宣称为‘这是罪’，把罪宣称为‘这不是罪’；把轻罪宣称为‘这是重罪’，把重罪宣称为‘这是轻罪’；把有余罪的罪宣称为‘这是无余罪’，把无余罪的罪宣称为‘这是有余罪’；把粗重罪宣称为‘这不是粗重罪’，把非粗重罪宣称为‘这是粗重罪’。舍利弗，通过这十八种情况，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主张非法的人。

‘舍利弗，同样有十八种情况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主张法的人。舍利弗，在此，有比丘把非法宣称是非法，把法宣称是法；把非律宣称是非律，把律宣称是律；把如来没有说过、没有讲过的话宣称是如来没有说过、没有讲过的，把如来说过、讲过的话宣称是如来所说、所讲的；把如来没有做过的事宣称是如来没有做过的，把如来做过的事宣称是如来所做过的；把如来没有制定过的学处宣称是如来没有制定的，把如来制定过的学处宣称是如来所制定的；把非罪宣称是非罪，把罪宣称是罪；把轻罪宣称是轻罪，把重罪宣称是重罪；把有余罪宣称是有余罪，把无余罪宣称是无余罪；把粗

重罪宣称是粗重罪，把非粗重罪宣称是非粗重罪。舍利弗，通过这十八种情况，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主张法的人。’

469 大目犍连尊者（Mahāmoggallāna）听说了……大迦叶尊者（Mahākassapa）听说了……玛哈咖佳亚那尊者（Mahākaccāna）听说了……玛哈果提咖尊者（Mahākoṭṭhika）听说了……玛哈咖毕那尊者（Mahākappina）听说了……玛哈春达尊者（Mahācunda）听说了……阿那律尊者听说了……雷瓦达尊者（Revata）听说了……优波离尊者（Upāli）听说了……阿难尊者（Ānanda）听说了……罗睺罗尊者（Rāhula）听说了：“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要到舍卫城来了。”于是，罗睺罗尊者前往世尊所在之处，到了以后，向世尊行礼，坐在一旁。坐定之后，罗睺罗尊者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要到舍卫城来了。尊者，我该如何对待那些比丘们呢？”

“罗睺罗，你应当如依法而安住。”

“尊者，我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呢？”

罗睺罗，可以通过十八个方面来辨别非法说者。罗睺罗，在此，有比丘将非法解说为法，将法解说为非法；将非律解说为律，将律解说为非律；将如来所未说、所不讲的，解说为如来所说、所讲的，将如来所说、所讲的，解说为如来所未说、所不讲的；将如来未实行过的，解说为如来实行过的，将如来实行过的，解说为如来未实行过的；将如来未制定的，解说为如来制定的，将如来制定的，解说为如来未制定的；将非罪解说为罪，将罪解说为非罪；将轻罪解说为重罪，将重罪解说为轻罪；将有余罪解说为无余罪，将无余罪解说为有余罪；将粗重罪解说为非粗重罪，将非粗重罪解说为粗重罪——罗睺罗，通过这十八个方面，可以辨别非法说者。

罗睺罗，也可以通过十八个方面来辨别如法说者。罗睺罗，在此，有比丘将非法解说为非法，将法解说为法；将非律解说为非律，将律解说为律；将如来所未说、所不讲的，解说为如来所未说、所不讲的，将如来所说、所讲的，解说为如来所说、所讲的；将如来未实行过的，解说为如来未实行过的，将如来实行过的，解说为如来实行过的；将如来未制定的，解说为如来未制定的，将如来制定的，解说为如来制定的；将非罪解说为非罪，将罪解说为罪；将轻罪解说为轻罪，将重罪解说为重罪；将有余罪解说为有余罪，将无余罪解说为无余罪；将粗重罪解说为粗重罪，将非粗重罪解说为非粗重罪——罗睺罗，通过这十八个方面，可以辨别如法说者。

470 大爱道（Mahāpajāpati）果达弥（Gotamī）听说了：“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要到舍卫城来了。”于是，大爱道果达弥前往世尊所在之处，到了以后，向世尊行礼，站在一旁。站定之后，大爱道果达弥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要到舍卫城来了。尊者，我该如何对待那些比丘们呢？”

“果达弥，你应当听取双方所说的法。听完双方所说的法之后，认同那些持如法说的诸比丘的见解、宽容、喜好和认可。再者，凡是比丘尼僧团需要向比丘僧团请求的任何东西，都应只向持如法说者请求。”

471 给孤独居士（Anāthapiṇḍika）听说了：“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要到舍卫城来了。”于是，给孤独居士前往世尊所在之处，到了以后，向世尊行礼，坐在一旁。坐定之后，给孤独居士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要到舍卫城来了。尊者，我该如何对待那些比丘们呢？”

“居士，你应当对双方都进行布施。对双方都布施之后，听取双方所说的法。听完双方所说的法之后，认同那些持如法说的诸比丘的见解、宽容、喜好和认可。”

472 毗舍佉·鹿子母（Visākhā Migāramātā）听说了：“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要到舍卫城来了。”于是，毗舍佉·鹿子母前往世尊所在之处，到了以后，向世尊行礼，坐在一旁。坐定之后，毗舍佉·鹿子母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要到舍卫城来了。尊者，我该如何对待那些比丘们呢？”

“毗舍佉（Visākhā），你应当对双方都进行布施。对双方都布施之后，听取双方所说的法。听完双方所说的法之后，认同那些持如法说的诸比丘的见解、宽容、喜好和认可。”

473 那时，憍赏弥的诸比丘辗转来到了舍卫城。于是，舍利弗尊者前往世尊所在之处，到了以后，向世尊行礼，坐在一旁。坐定之后，舍利弗尊者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听说那些憍赏弥的诸比丘，制造争吵、制造口角、制造争论、制造是非，在僧团里制造诤事，已经到达舍卫城了。尊者，关于他们的房舍，应当如何处理呢？”

“舍利弗，应当给他们分配僻静的房舍。”

“尊者，如果没有僻静的房舍，应当如何处理呢？”

“舍利弗，哪怕将房舍腾出僻静之处，也应当分配给他们。舍利弗，无论如何，都不应拒绝给较上座的比丘住处。如果有人拒绝，犯恶作罪。”

“尊者，关于饮食，应当如何处理呢？”

“舍利弗，饮食应当平均分给在座的每一位。”

十八事论终

277. 允许接纳 277. Osāraṇānujānanā

474 那时，那位被举罚的比丘审视法与律后，心里这样想：“这确实是罪，不是无犯。我确实犯了罪，不是没犯罪。我确实被举罚了，不是没被举罚。我是被如法的、不可动摇的、符合程序的甘马所举罚的。”接着，那位被举罚的比丘就到随顺被举罚者的诸比丘那里去，到了之后，对随顺被举罚者的诸比丘这样说：“贤友们，这确实是罪，不是无犯。我确实犯了罪，不是没犯罪。我确实被举罚了，不是没被举罚。我是被如法的、不可动摇的、符合程序的甘马所举罚的。来吧，尊者们，请重新接纳我吧。”于是，那些随顺被举罚者的诸比丘就带着那位被举罚的比丘，到世尊那里去。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这位被举罚的比丘这样说：‘贤友们，这确实是罪，不是无犯。我确实犯了罪，不是没犯罪。我确实被举罚了，不是没被举罚。我是被如法的、不可动摇的、符合程序的甘马所举罚的。来吧，尊者们，请重新接纳我吧。’尊者，我们应当怎么办？”世尊说：“诸比丘，这确实是罪，不是无犯。这位比丘确实犯了罪，不是没犯罪。这位比丘确实被举罚了，不是没被举罚。他是被如法的、不可动摇的、符合程序的甘马所举罚的。诸比丘，既然这位比丘已经认罪并承认被举罚的事实，那么，诸比丘，你们就重新接纳他吧。”

允许接纳终

278. 僧团和合论 278. Saṅghasāmaggīkathā

475 于是，那些随顺被举罚者的诸比丘为那位被举罚的比丘解罪后，就到举罚方的诸比丘那里去。到了之后，对举罚方的诸比丘这样说：“贤友们，在那件事上，僧团曾经发生争吵、争端、对立、诤论、僧团分裂、僧团隔阂、僧团分裂状态、僧团各执己见，而现在这位比丘已经认罪，承认被举罚，并且已被接纳。来吧，贤友们，为了那件事的平息，我们作僧团和合吧。”

于是，那些举罚方的诸比丘就到世尊那里去。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样说：“尊者，那些随顺被举罚者的诸比丘这样说：‘贤友们，在那件事上，僧团曾经发生争吵、争端、对立、诤论、僧团分裂、僧团隔阂、僧团分裂状态、僧团各执己见，而现在这位比丘已经认罪，承认被举罚，并且已被接纳。来吧，贤友们，为了那件事的平息，我们作僧团和合吧。’尊者，我们应当怎么办？”世尊说：“诸比丘，既然这位比丘已经认罪，承认被举罚，并且已被接纳，那么，诸比丘，僧团就为了那件事的平息而作僧团和合吧。诸比丘，应当这样作：所有人都要集合在一起，无论生病的还是没生病的，都不应派人代为表态。集合后，应由一位有能力、能胜任的比丘向僧团宣告：”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在那件事上，僧团曾经发生争吵、争端、对立、诤论、僧团分裂、僧团隔阂、僧团分裂状态、僧团各执己见，而现在这位比丘已经认罪，承认被举罚，并且已被接纳。如果僧团认为适当，僧团就为了那件事的平息而作僧团和合。这是动议。’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在那件事上，僧团曾经发生争吵、争端、对立、诤论、僧团分裂、僧团隔阂、僧团分裂状态、僧团各执己见，而现在这位比丘已经认罪，承认被举罚，并且已被接纳。僧团正在为了那件事的平息而作僧团和合。哪位尊者同意为了那件事的平息而作僧团和合，请保持沉默；哪位不同意，请说出来。’

“‘僧团已经为了那件事的平息而作僧团和合。僧团分裂已被熄灭，僧团隔阂已被熄灭，僧团分裂状态已被熄灭，僧团各执己见已被熄灭。僧团同意，因此沉默，我这样记录此事。’

那天就应该立即举行伍波萨他，诵出巴帝摩卡。

僧团和合论终

279. 优波离僧团和合问 279. Upālisaṅghasāmaggīpucchā

476 那时，优波离尊者到世尊那里去，到了之后，向世尊礼敬，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后，优波离尊者对世尊这样说：“尊者，如果在那件事上，僧团发生争吵、争端、对立、诤论、僧团分裂、僧团隔阂、僧团分裂状态、僧团各执己见，而僧团不对那件事作出裁决，就从非根本到根本而作僧团和合，尊者，这样的僧团和合如法吗？”世尊说：“优波离，在那件事上，僧团发生争吵、争端、对立、诤论、僧团分裂、僧团隔阂、僧团分裂状态、僧团各执己见，如果僧团不对那件事作出裁决，就从非根本到根本而作僧团和合，优波离，那样的僧团和合是不如法的。”

“尊者，当僧团在某件事情上出现争吵、纷争、冲突、争论、僧团破裂、僧团分裂、僧团分派、僧团对立，僧团便判决该事件，从根本上彻查到底，使僧团和合——尊者，那样的僧团和合是如法的吗？”

“优波离，当僧团在某件事情上出现争吵、纷争、冲突、争论、僧团破裂、僧团分裂、僧团分派、僧团对立，僧团便判决该事件，从根本上彻查到底，使僧团和合——优波离，那样的僧团和合是如法的。”

“尊者，僧团和合有几种呢？”

“优波离，有两种僧团和合：优波离，一种是舍义取文的僧团和合；优波离，另一种是取义又取文的僧团和合。优波离，什么是舍义取文的僧团和合呢？优波离，当僧团在某件事情上产生了争吵、纷争、冲突、争论、僧团破裂、僧团分裂、僧团分派、僧团对立，僧团却不判决该事件，也不从根本追究到根本，就做了僧团和合——优波离，这就叫做舍义取文的僧团和合。优波离，什么是取义又取文的僧团和合呢？优波离，当僧团在某件事情上产生了争吵、纷争、冲突、争论、僧团破裂、僧团分裂、僧团分派、僧团对立，僧团判决该事件，从根本追究到根本之后，才做了僧团和合——优波离，这就叫做取义又取文的僧团和合。优波离，这就是两种僧团和合。”

477 那时，优波离尊者从座位上起身，将上衣搭在一个肩上，向世尊的方向合掌致敬，然后用偈颂对世尊说：

“在处理僧团的事务、进行商议时，
在重大事情发生、需要作出裁决时，
一个具有重大利益的人，应当是什么样愤怒的？
一位比丘在这里，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可以担当的人？”

“首先，在戒德上，他是无可指摘的；
他观察入微、善护诸根，
那些反对者，无法依法地指责他；
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可被指摘之处。
像他这样的人，立足于戒德的清净，
他清晰明辨、有能力，说话时充满自信；
在大众之中不害怕、不颤抖，
他宣说被问及的法义时，不会丢失其核心义理。
同样地，当在大众中被提问时，
既不焦躁，也不消沉；

他适时说出值得答复的话语；
这位明智者令智者之众欢喜。
对年长诸比丘恭敬，
在自己的老师面前自信而娴熟；
善于权衡，善于讲说；
对敌方的过失了如指掌，
以此，敌方遭受惩处。
能说服大众；
不放弃自己的见解与依持；
记说（解答）与问题相应的意义。
在信使工作上，他堪称胜任；
在僧团的事务中，他也被众人称许为——
遵行比丘众派遣所说之语；
他不因此而想“是我在作”。
无论在多少事上违犯——
他了知什么是犯戒，以及如何从罪中出离。
对于这两者的分别，他都完全通达。
他是精通罪与出罪之道的善巧者。
他懂得进行驱逐的程序，以及该如何处理。
他清楚地知道被摈出者的状况，以及他们应当如何做。
他也明了怎样重新接纳那位已经住过的人。
精通分别的人，同样知道这些事理。
对年长诸比丘恭敬，
在新学、长老和中坚比丘当中，
他是一位为大众谋利益、行持卓越的智者；
像这样的比丘，在这里值得被扶持。”

优波离僧团和合问终

憍赏弥犍度第十

280. 其摄颂 280. Tassuddānaṃ

在憍赏弥，胜者（佛陀）针对诤论与罪见，

教导说：不论在何种情况都不应贸然举罚，而应以信任教示其罪。

就在那界内的巴啦嘎和万萨达，

还有帕利利耶和舍卫城，有舍利弗与目犍连；

大迦叶与咖佳亚那、果提咖以及玛哈咖毕那也在那里。

摩诃春达、阿那律、雷瓦达，还有优波离。

阿难、罗睺罗、果达弥和给孤独长者；

住处、空闲处、食物，以及平等。

不应派人代为表态，优波离被询问；

持戒无过失，和合在胜者教中。

憍赏弥犍度终

大品终



大品部

Mahāvaggapāḷi

本书仅供学习、研究与免费流通使用
允许个人阅读、非商业分享、寺院与公益团体免费结缘
未经许可不得销售、牟利印刷或改编出版

CC BY-NC-ND 4.0

https://www.tipitaka.cn

© 2026 三藏之路